

列传第五十一

李谔 程戡 夏侯峤 盛度 丁度 张观 郑戡 明镐
王尧臣 孙抃 田况

李谔，字仲询，唐赵国公峘之后。峘贬死袁州，因家新喻，遂为新喻人。谔幼有至性，父文捷出其母，谔日夜号泣，食饮不入口，父怜之而还其母，遂以孝闻。举进士，真宗顾左右曰：“是能安其亲者。”擢第三人，除大理评事、通判舒州，召试中书，为太子中允、直集贤院。历三司、开封府判官，再迁左正言，出为淮南转运副使。帝幸亳，以劳，迁尚书礼部员外郎。会江南饥，徙江东转运副使，为度支判官。擢知制诰，寇准数改谔所拟制辞，谔不乐，以父留乡里请外，遂出知荆南。会翰林学士阙，宰相拟他官，帝曰：“不如李谔。”遂为学士。

仁宗即位，超迁本曹郎中、权知开封府，数月，权三司使，拜右谏议大夫。尝奏事两宫曰：“天下赋调有定，今西北寝兵且二十年，而边馈如故。戍兵虽未可灭，其未作浮费非本务者，宜一切裁损以厚下。”即诏谔与御史中丞刘筠等同议冗费，以景德较天禧，计所减得十三之上。

时陕西缘边数言军食不给，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奉，章献太后忧之，命吕夷简、鲁宗道、张士逊与谔等经度其事。谔曰：“旧法商人入粟边郡，算茶与犀象、缗钱，为虚实三估，出钱十四文，坐得三司钱百文。”谔请变法以实钱入粟，实钱售

茶，三者不得相为轻重。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，怨谤蜂起。谂以疾累请郡，改枢密直学士、知洪州。行数月，而御史台鞫吏王举、句献私商人，多请慈州矾，会计茶法不折虚费钱，妄称增课百万缗，以凯恩赏。谂坐不察夺职。

久之，进给事中、知杭州，复枢密直学士、知永兴军。衣冠子弟恃荫无赖者，谂悉杖之，境内肃然。还，勾当三班院，坐举吏降左谏议大夫。权三司使事，是岁，禁中火，仓卒营造，应办举集。

进尚书礼部侍郎，拜枢密副使。数月，遭父丧，起复，迁户部侍郎、知谏院事。是时榷茶法浸坏，乃诏谂、蔡齐等更议之。谂以前坐变法得罪，固辞，不许。于是复用谂所变法，语具《食货志》。卒，赠右仆射，谥宪成。

谂性明辨，周知世务，其处烦猝，常若闲暇，吏不敢欺。在枢府，专务革滥赏，抑侥幸，人以为称职。无子，以族子为后。

程戡，字胜之，许州阳翟人。少力学，举进士甲科，补泾州观察推官，再迁秘书丞、通判许州。曹利用贬，戡以利用婿降通判蕲州。徙虔州，州人有杀母，暮夜置尸仇人之门，以诬仇者。狱已具，戡独辨之，正其罪。以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归州，召为侍御史、三司度支判官。

宝元初，忻、代地震，坏城郭、庐舍，死伤甚众，命戡安抚，颇以便宜从事。改起居舍人、知谏院，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、三司户部副使。擢天章阁待制、陕西都转运使。

未几，知渭州。陕西有保毅军，人苦其役。戡奏曰：“保毅在乡兵外，不黥而有籍，所以佐边备也。已隶保捷兵，而保毅籍如故，州县以供力役，率困急，至破析财产售田者，犹数户出一夫，民不胜苦。”因诏：私役保毅者以计佣律坐之。

进枢密直学士、知成都府。坐尝保任贝州张得一，得一伏诛，夺职出知凤翔府，寻徙河中。御史中丞张观辨之，复为枢密直学士、知永兴军，徙瀛州，四迁给事中。契丹使过，称疾，求著帽见，戡使谓曰：“有疾，可毋相见，见当如礼。”使者语屈，冠而见。

人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，孟知祥之割据，李顺之起而为盗，皆此时也。仁宗自择戡再知益州，迁端明殿学士，召见慰遣。至彭州，民妄言有兵变，捕斩之。守益州者以嫌，多不治城堞，戡独完城浚池自固，不以为嫌也。

召拜参知政事，奏禁蜀人妖言诬民者。避宰相文彦博亲，改尚书户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数与宋庠争议，谏官、御史皆论之，戡亦自请罢。除吏部侍郎、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同群牧制置使，寻拜宣徽南院使、鄜延路经略安抚使、判延州。

英宗即位，以安武军节度使留再任。初，覃恩，蕃官例不序迁。至是，用戡奏始皆得迁。又请首领有战功材武，皆得召见，选补为蕃官。延州夹河为两城，雉堞颇卑小。敌登九州台，则下瞰城中。戡调兵夫大增筑之。横山酋豪怨谅祚，欲率其属叛，取灵、夏，来求兵为援。戡言：“豺虎非自相搏，则未易取也；痍疽非其自溃，则未易攻也。谅祚久悖慢，宜乘此许之，所谓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利也。”会英宗不豫，大臣重生事，不报。

言者请选大臣帅永兴，屯重兵以制五路，敕戡具利害以闻。戡以为“四路距永兴皆十数驿，设有警，使听节制，则不及事矣。且关中财赋不赡，宿军多，何以给之？”

治平初，命宦官王昭明等领四路蕃部事。戡曰：“蕃部所以亡去，苦边吏苛暴，为西人诱略尔。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领，犒以牛酒，恐未足以结其心也。而甚动边听，宜更置路分钤辖、

都监，各部一将兵，兼沿边巡检使，无复专蕃部事。”从其奏。夏人遣使入贡，僭汉官移文于州，称其国中官曰枢密。戡止令称使副不以官，称枢密曰“领庐”，方许之。

戡告老章累上，终弗听，遣使以手诏问劳，赐茶药、黄金，乃再上章曰：“臣老疾剧矣，高奴屯劲兵为要地，岂养病所耶？”召还，道卒。赠太尉，谥康穆。

戡久在边，安重习事，治不近名。然不为言者所与，或传戡交通宦官阎士良，至令妻出见之。

夏侯峤，字峻极，其先幽州人。高祖秀，为济州钜野镇游奕使，因家焉。父浦，梁开平中，以明经至棣州录事参军。峤幼好学，弱冠，以辞赋称，周相李谷延置门下。又依西京留守向拱，摄伊阳令；拱移安州，又令摄录事参军。

太平兴国初，举进士甲科，解褐大理评事、通判兴州，累迁右赞善大夫。从征太原，督刍粮于河朔。迁殿中丞、通判邠州。岁满，拜监察御史、通判兴元府，进秩殿中。

雍熙二年代还，对便殿。太宗语有司曰：“此人朕自知其才行，勿须奏拟。”即日改左补阙、直史馆，赐绯鱼。会王师护边，乘传督河间饘道，就命知莫州。逾月，徙洪州，改起居郎。真宗在襄邸，太宗择朝士谨厚者为官属，即召入为翊善，赐金紫，加直昭文馆。真宗尹京府，命兼推官，加司封员外郎。东宫建，复兼中舍，迁工部郎中。及嗣位，拜给事中、知审刑院。数月，擢枢密院副使。

咸平元年，以户部郎中罢。二年，始建讲读之职，命峤为翰林侍读学士。及杨徽之卒，又命兼秘书监。是秋，江、浙饥，命为江南巡抚使，所过疏理刑讼，存问耆老，务从宽简，人以为便。使还，采病民二十余事上之，亟诏厘革。又判吏部选事。

峤善鼓琴，好读庄、老书，淳厚谨慎，居官无过失。真宗

尤爱重之，多所询访，每以善人目之。素好道，留意养生，少疾。景德元年五月，以选人俟对崇政殿，暴中风眩，亟诏取金丹，上尊酒饵之，肩舆还第，遣内侍召外内名医诊视。其夕卒，年七十二。诏赠兵部尚书，赠赐外，增赐白金三百两给葬。录其子大理寺丞晟为太子中舍，孙恭为奉礼郎，侄孙蔚赐同学究出身。峤在近侍，恩遇甚渥。卒后数月，毕士安为相，抚坐叹曰：“使夏侯君在，吾岂先据此位！”有集十五卷。

大中祥符初，晟上《汉武封禅图》，缙金匱、玉匱、石感、石距之状，咸有注释，上览而善之。至驾部员外郎。恭至太子中舍。

盛度，字公量，世居应天府，后徙杭州余杭县。曾祖瑄，仕钱氏为余杭县令。父豫，从钱俶入朝，终尚书度支郎中。度举进士第，补济阴尉。选为封丘主簿，改府仓曹参军，为光禄寺丞、御史台推勘官，改秘书省秘书郎。试学士院，为直史馆、三司户部判官，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。

契丹寇边，从幸大名，数上疏论边事。奉使陕西，因览疆域，参质汉、唐故地，绘为《西域图》以献。改开封府判官，坐决狱失实，降监洪州税。起知建昌军、三司盐铁判官，改起居舍人、知制诰。度尝奏事便殿，真宗问其所上《西域图》，度因言：“酒泉、张掖、武威、敦煌、金城五郡之东南，自秦筑长城，西起临洮，东至辽碣，延袤万里。有郡、有军、有守捉，襟带相属，烽火相望，其为形势备御之道至矣。唐始置节度，后以宰相兼领，用非其人，故有河山之险而不能固，有甲兵之利而不能御。今复绘山川、道路、壁垒、区聚，为《河西陇右图》，愿备上览。”真宗称其博学。

后迁右谏议大夫、权知开封府。以疾不拜，改会灵观判官，入翰林为学士，加史馆修撰。历兵部郎中、景灵宫副使。寇准

罢相，度以交通周怀政，出知光州。乾兴初，再谪和州团练副使。丁谓贬，起为祠部郎中，复兵部郎中，迁太常少卿、知筠州，更虔、滁、苏三州。还知审刑院，以右谏议大夫知扬州，加集贤院学士。

初，度谪洪州，建请复贤良方正科，又请建四科以取士，曰：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，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，明晓法律能按章覆问科。既而用夏竦议，置六科，其议亦自度始。

复为翰林学士、史馆修撰，迁给事中。尝受诏与御史中丞王随议通解盐，听商旅入钱算盐，语在《食货志》。寻进承旨，以礼部侍郎兼端明殿学士，召问边计，退而条十事上之。又兼侍读学士。

景祐二年，拜参知政事。时王曾、吕夷简为相，度与宋绶、蔡齐并参知政事，曾与齐善，而夷简与绶善，惟度不得志于二人。及二人俱辞相，仁宗问度曰：“王曾、吕夷简力求退，何也？”度对曰：“二人腹心之事，臣不得而知，陛下询二人以孰可代者，则其情可察矣。”仁宗果以问曾，曾荐齐，又问夷简，夷简荐绶，于是四人俱罢，而度独留。迁知枢密院事。

章得象既相，以度尝位其上，即拜武宁军节度使。坐令开封府吏冯士元强取其邻所赁官舍，以尚书右丞罢。复知扬州，加资政殿学士、知应天府。暴感风眩，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。赠太子太保，谥文肃。

度好学，家居列图书，每归，未尝释手。敏于为文，而泛滥不精。尝奉诏同编《续通典》、《文苑英华》，注释御集。真宗祀汾阴，仁宗在藩邸，诏掌起居笺奏及留司章奏。有《愚谷》、《银台》、《中书》、《枢中》四集，又有《中书》、《翰林》二制集。

天禧三年，诏许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谏议大夫母封郡太君，而学士不预。时度官兵部郎中，因请追封其母，自是学士官未至谏议者，其母皆得封郡君。

度体肥大，艰于拜起，宾客有拜之者，则俯伏不能兴，往往瞪视而诟詈之。性极猜险，虽平居，僚友不敢易语言。所至，下贫无赖，多所纵舍；稍有贵者，一切绳之以法。

子申甫，终尚书兵部郎中、集贤校理，尝为福建转运使，颇以修洁称。

从兄京，有吏能，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丁度，字公雅，其先恩州清河人。祖顓，后唐清泰初陷契丹，逃归，徙居祥符。父逢吉，以医术事真宗藩邸，然好聚书，与儒者游。度强力学问，好读《尚书》，尚拟为《书命》十余篇。大中祥符中，登服勤词学科，为大理评事、通判通州，改太子中允、直集贤院。坐解送国子监进士失实，监齐州税。还知太常礼院，判吏部南曹。上书论六事：一、增讲读官；二、增谏员；三、补荫用大功以上亲；四、选河北、河东役兵补禁军；五、籍令佐垦田为殿最；六、凡缘公事坐私罪仗者，听保任迁官。章献太后善之。

旧制，监司及藩镇辞谒皆赐对。仁宗初即位，止令附中书、枢密奏之，度言，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。又尝献《王凤论》于章献太后，以戒外戚。历三司磨勘司、京西转运使。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气，请增筑以厌之，有诏按视。度奏神道贵静，不可轻缮治，乃止。入知制诰，迁翰林学士，纠察在京刑狱，判太常礼院兼群牧使。

刘平、石元孙败，帝遣使问所以御边。度奏曰：“今士气伤沮，若复追穷巢穴，馈粮千里，轻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，非计之得也。唐都长安，天宝后，河、湟覆没，泾州西门不开，

京师距寇境不及五百里，屯重兵，严烽火，虽常有侵轶，然卒无事。太祖时，疆场之任，不用节将。但审擢材器，丰其廩赐，信其赏罚，方陞辑宁几二十年。为今之策，莫若谨亭障，远斥堠，控扼要害，为制御之全计。”因条上十策，名曰《备边要览》。

时西疆未宁，二府三司，虽旬休不废务。度言：“苻坚以百万师寇晋，谢安命驾出游以安人心。请给假如故，无使外夷窥朝廷浅深。”从之。累迁中书舍人，为承旨。

时叶清臣请商州置监铸大钱，以一当十。度奏曰：“汉之五铢，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，轻重大小，最为折中。历代改更，法虽精密，不能期年，即复改铸。议者欲绳以峻法，革其盗铸。昔汉变钱币，盗铸死者数十万。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，钱轻币重，严刑不能禁止。今禁旅戍边，月给百钱，得大钱裁十，不可畸用，旧钱不出，新钱愈轻，则刍粮增价。臣尝知湖州，民有抵茶禁者，受千钱立契代鞭背。在京西，有强盗杀人，取其弊衣，直不过数百钱。盗铸之利，不啻数倍。复有湖山绝处，凶魁啸聚，炉冶日滋，居则铸钱，急则为盗。民间铜铅之器，悉为大钱，何以禁止。”

度又言：“祥符、天圣间，牧马至十余万，其后言者以天下无事，不可虚费，遂废八监。然犹秦渭环阶麟府文州、火山保德岢岚军，岁市马二万二百匹，补京畿、塞下之阙。自西鄙用兵，四年所牧，三万而已。马少地闲，坊监诚可罢；若贼平马归，则不可阙。今河北、河东、京东西、淮南皆籍丁壮为兵，请令民畜一战马者，得免二丁，仍不许贖产以升户等，则缓急有备，而国马蕃矣。”

庆历中，副杜衍宣抚河东。久之，迁端明殿学士、知审刑院。时江西转运使移属州，凡市米盐钞，每百缗贴纳钱三之一。

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财免贴纳，事觉，大理将以枉法论。度曰：“枉法，谓于典宪有所阿曲。虞卿所违者，转运使移文尔。”遂贷虞卿死。

帝尝问，用人以资与才孰先？度对曰：“承平时用资，边事未平宜用才。”时度在翰林已七年，而朝廷方用兵，故对以此。谏官孙甫论度所言，盖自求柄用，帝谕辅臣曰：“度在侍从十五年，数论天下事，顾未尝及私，甫安从得是语。”

未几，擢工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因言：“周世宗募骁健，有朝出群盗、夕备宿卫者；太祖阅猛士实骑军。请择河北、河东、陕西就粮马军，以补禁旅之阙。”又言：“契丹尝渝盟，预备不可忽。”因上《庆历兵录》五卷、《贍边录》一卷。明年，参知政事。会春旱，降秩中书舍人，逾月，复官。

后二年，卫士为变，事连宦官杨怀敏，枢密使夏竦请御史与宦官同于禁中鞫之，不可滋蔓，令反侧者不自安。度曰：“宿卫有变，事关社稷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！请付外台穷治党与。”争于帝前。仁宗从竦言，度遂求解政事，罢为紫宸殿学士兼侍读学士。御史何郯言，紫宸非官称所宜。改观文殿学士、知通进银台司、判尚书都省，再迁尚书左丞，卒。赠吏部尚书，谥文简。

度性淳质，不为威仪，居一室十余年，左右无姬侍。然喜论事，在经筵岁久，帝每以学士呼之而不名。尝问蓍龟占应之事，乃对：“卜筮虽圣人所为，要之一技而已，不若以古之治乱为监。”又尝示以欹器曰：“朕欲临天下以中正之道。”度对曰：“臣等亦愿无倾满以事陛下。”因奏太宗尝作此器，真宗亦尝著论，于是帝制《后述》以赐之。

度著《迓英圣览》十卷、《龟鉴精义》三卷、《编年总录》八卷，奉诏领诸儒集《武经总要》四十卷。子讽，集贤校理。

张观，字思正，绛州绛县人。少谨愿好学，有乡曲名。中服勤辞学科，擢为第一，授将作监丞、通判解州。会盐池吏以赃败，坐失举劾，降监河中府税。复通判果州，改秘书省秘书郎。

仁宗即位，迁太常丞，擢右正言、直史馆，为三司度支判官，同修起居注，改右司谏、知制诰、判登闻检院，出知杭州。还判国子监，权发遣开封府事，进为翰林学士、知审官院，累迁左司郎中，以给事中权御史中丞。

时星流、地震、雷发正月，诏求直言。观谓：“承平日久，政宽法慢，用度渐侈，风俗渐薄，以致灾异。”因上四事：一曰知人，二曰严禁，三曰尚质，四曰节用。河北大雨水，又条七事，曰：“导积水以广播种，缓催欠以省禁锢，宽刑罚以振淹狱，收逃田以募归复，罢工役以先急务，止配率以阜民财，通商旅以济艰食。复知审官院，遂拜同知枢密院事。

康定中，西兵失利，因议点乡兵，久之不决，遂与王黼、陈执中俱罢，以资政殿学士、尚书礼部侍郎知相州。徙澶州。河坏孙陈埽及浮梁，州人大恐，或请趋北原以避水患。观曰：“太守独去，如州民何。”乃躬率卒徒增筑之，堤完，水亦退。

徙郢州。旧法，亦东通安邑盐，而濒海之地禁私煮。观上言：“利之所在，百姓趋之，虽日杀于市，恐不能止，请弛禁以便民。”岁免黥配者不可胜计。历知应天府、孟州、河南府，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。以父居业高年多病，请便郡，以观文殿学士知许州。月余，拜左丞。丁父忧，哀毁过人，既练而卒。赠吏部尚书，谥文孝。

观性至孝，初为秘书郎，其父方为州从事，因上书愿以官授父。真宗嘉之，以居业为京官。及观贵，居业繇恩至太府卿。居业尝过洛，嘉其山川风物，曰：“吾得老于此足矣。”观于

是买田宅、营林榭，以适其意。早起奉药、膳，然后出视事，未尝一日废也。趣尚恬旷，持廉少欲，平生书必为楷字，无一行草，类其为人。仁宗飞白书“清”字赐观，以赏其节。然于吏事非所长，知开封府，民犯夜禁，观诘之曰：“有人见否？”众传以为笑。

郑戡，字天休，苏州吴县人。早孤力学。客京师，事杨亿，以属辞知名，后复还吴。及亿卒，宾客弟子散去，戡乃倍道会葬。举进士，擢甲科，授太常寺奉礼郎、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事，召试学士院，为光禄寺丞、集贤校理、通判越州。还，改太子中允、同知太常礼院，注释御制《发愿文》、《三宝赞》，升直史馆、三司户部判官，同修起居注，以右正言知制诰。判国子监；选明经生讲解经义。徙知审刑院，迁起居舍人、龙图阁直学士、权知开封府。

吏冯士为奸利，有告士元受赇藏禁书者，戡穷治之。辞连宰相吕夷简、知枢密院盛度、参知政事程琳，遂逮捕夷简子公绰、公弼参劾其状。既而士元流海岛，度、琳坐尝交关士元罢去，其余绌罚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辅、天章阁待制庞籍又十余人，朝议畏其皦核。戡敏强善听决，喜出不意，独假贷细民，即豪宗大姓，绳治益急，政有能迹。徙权三司使，复转运使考课格，分别殿最。又勾较三司出入，得羨钱四百万缗，以右谏议大夫、同知枢密院改枢密副使。

戡与参知政事宋庠，为宰相吕夷简所忌，与庠皆罢，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。钱塘湖溉民田数十顷，钱氏置撩清军，以疏淤填之患。既纳国后不复治，葑土堙塞，为豪族僧坊所占冒，湖水益狭。戡发属县丁夫数万辟之，民赖其利。事闻，诏本郡岁治如戡法。

迁给事中，徙并州，道改郢州，又徙永兴军。建言：“凡

军行所须，愿下有司相缓急，析为三等，非急罢去。”先是，衙吏输木京师，浮渭泛河，多漂没，既至，则斥不中程，往往破家不能偿，戡奏岁减二十余万；又奏罢括余，以劝民积粟。长安故都多豪恶，戡治之尚严，甚者至黥窜，人皆惕息。

未几，为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、安抚、招讨使，驻泾州，听便宜从事。迁尚书礼部侍郎。时知庆州滕宗谅、知渭州张亢过用公使钱，戡致于法。行边至镇戎军，趣莲花堡，天寒，与将佐置酒，元昊拥兵近塞。会暮尘起，有报敌骑至者，戡曰：“此必三川将按边回，非敌骑也。”已而果然。及疆事少宁，诏还，知永兴军。

初，静边砦主刘沪谋筑水洛、结公二城，以通秦、渭援兵，招生羌大王族为边卫。戡使沪与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。会罢戡四路，宣抚使韩琦、知渭州尹洙皆以为不便，召沪、士廉罢役归，不听。乃使裨将狄青将兵以往，械送德顺军狱。戡力争于朝，卒城之。

进户部侍郎、资政殿大学士、知并州。契丹与元昊方交兵，边奏互上，独戡不以闻。诏遣使问其故，戡对曰：“敌自相攻，中国不足忧也。”麟、府间有弃地曰草城川，戡募土人为弓箭手，计口给田。初，兵兴，用不足。河东行铁钱，山多炭、铁，鼓铸利厚，重辟不能止。戡乃请三当一。令既下，兵民相扇动，数千人邀走马承受诉。承受，中贵人，不能遏。又群噪州门，守门者拒不得入。戡闻，悉召至庭下，推首谋者数十人，黥隶他州，事乃定。

迁吏部侍郎，改宣徽北院使，拜奉国军节度使，卒。赠太尉，谥文肃。戡遇事，果敢必行。然凭气近侠，用刑峻深，士民多怨之。

明镐字化基，密州安丘人。中进士第，补蕲州防御推官。

真宗崩，上《真颂》四十六篇，改大理寺丞。薛奎领秦州，辟为节度判官。奎徙益州，辟知录事参军。程琳代奎，奏为签书节度判官，就通判州事，迁太常博士。还朝，仁宗问镐所能，奎称其沈鸷有谋，能断大事，除开封推官。献《六冗书》，进尚书祠部员外郎，为三司户部判官，改刑部员外郎、京东转运使，迁兵部员外郎、直史馆、益州路转运使。会岁饥，民无积聚，盗贼间发，镐为平物价，募民为兵，人赖以安。

知陵州，楚应几赃败，或告以先期奏之，镐曰：“获罪则已，安可欺朝廷耶？”卒坐失察，降知同州。未逾月，会元昊寇延州，起为陕西转运使。虜破金明砦，既去，议修复其城，帅臣拥兵不即进，而镐止以百余骑，自督将士，一月而成。又尝阅同州厢军，得材武者三百余人，教以强弩，奏为清边军，号最骁悍。其后，陕西、河东颇仿置之。

迁户部郎中、直昭文馆、知陕州，徙江、淮制置发运使。未行，会贼破丰州，擢天章阁待制、河东都转运使。修建宁中候百胜砦、镇川清塞堡，凡五城，以劳迁左司郎中。

明年，擢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并州。镐大巡边以备贼。时边任多纨绔子弟，镐乃取尤不职者杖之，疲软者皆自解去，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。军行，娼妇多从之，镐欲驱逐，恶伤士卒心，会有忿争杀娼妇者，吏执以白，镐曰：“彼来军中何耶？”纵去不治，娼妇闻皆散走。以枢密直学士、左谏议大夫知成德军，入知开封府。

王则叛，命镐为体量安抚使；则未下，又命参知政事文彦博为宣抚使，以镐副之。贝州平，迁端明殿学士、给事中、权三司使，诸将悉超迁，都虞候、士卒八千四百人，第其功为五等，每等迁一资。彦博数推镐功，拜参知政事。

已而疽发背，帝谓辅臣曰：“镐忠亮有劳，及其未乱，思

一见之。”临问，恻然曰：“方赖卿谋国事，何遽被疾！”镐气愈，犹能顿首谢。翌日，卒，谥文烈。镐端挺寡言，所至安静有体，而遇事不苟，为世所推重。

王则者，本涿州人。岁饥，流至恩州，自卖为人牧羊，后隶宣毅军为小校。恩、冀俗妖幻，相与习《五龙》、《滴泪》等经及图讖诸书，言释迦佛衰谢，弥勒佛当持世。初，则去涿，母与之诀别，刺“福”字于其背以为记。妖人因妄传字隐起，争信事之，而州吏张峦、卜吉主其谋，党连德、齐诸州，约以庆历八年正旦，断澶州浮梁，乱河北。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，事觉被执，故不待期，亟以七年冬至叛。

时知州张得一与官谒天庆观，则率其徒劫库兵，得一走保骁捷营。贼焚门，执得一囚之。兵马都监、内殿承制田斌以从卒巷斗，不胜而出。城扉阖，提点刑狱田京、任黄裳持印，弃其家縋城出，保南关。贼从通判董元亨取军资库钥，元亨拒之，杀元亨。又出狱囚，囚有憾司理参军王奖者，遂杀奖。既而节度判官李浩、清河令齐开、主簿王湊皆被害。

则僭号东平郡王，以张峦为宰相，卜吉为枢密使，建国曰安阳。榜所居门曰中京，居室厩库皆立名号，改年曰得圣，以十二月为正月。百姓年十二以上、七十以下，皆涅其面曰“义军破赵得胜”。旗帜号令，率以“佛”为称。城以一楼为一州，书州名，补其徒为知州，每面置一总管。然縋城下者日众。于是令守者伍伍为保，一人縋，余悉斩。

有州民汪文庆、郭斌、赵宗本、汪顺者，自城上系书射犒帐，约为内应，夜垂絙以引官军。既内数百人，焚楼櫓，贼觉，率众拒战。初，官军既登，欲专其功，断絙以绝后来者。及与贼战，兵寡不敌，与文庆等复縋而下。是夜，城几克。则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，谍者以告。镐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门，

贼果以数百人夜出，伏发，皆就获。

城峻不可攻，乃为距闾，将成，为贼所焚。遂即南城为地道，日攻其北牵制之。及文彦博至，穴通城中，选壮士中夜由地道入，众登城。贼纵火牛，官军以枪中牛鼻，牛还攻之，贼大溃，开东门遁。阁门祇候张姻缘壕与战，死之。总管王信捕得则，其余众保村舍，皆焚死。槛送则京师，支解以徇。则叛凡六十六日。

王尧臣，字伯庸，应天府虞城人。举进士第一，授将作监丞、通判湖州。召试，改秘书省著作郎、直集贤院。会从父冲坐事，出尧臣知光州。父丧，服除，为三司度支判官，再迁右司谏。

郭皇后薨，议者归罪内侍都知阎文应，尧臣请穷治左右侍医者，不报。时上元节，有司张灯，尧臣俟乘舆出，即上言：“后已复位号，今方在殡，不当游幸。”帝为罢张灯。擢知制诰、同知通进银台司、提举诸司库务，知审刑院，入翰林为学士、知审官院。

陕西用兵，为体量安抚使。将行，请曰：“故事，使者所至，称诏存问官吏将校，而不及于民。自元昊反，三年于今，关中之民凋弊为甚，请以诏劳来，仍谕以贼平蠲租赋二年。”仁宗从之。

使还，上言：

陕西兵二十万，分屯四路，然可使战者止十万。贼众入寇，常数倍官军。彼以十战一，我以一战十，故三至而三胜，由众寡不侔也。泾原近贼巢穴，最当要害，宜先备之。今防秋甚迟，请益团士兵，以二万屯渭州，为镇戎山外之援；万人屯泾州，为原、渭声势；二万屯环庆，万人屯秦州，以制其冲突。

且贼之犯边，不患不能入，患不能出也。并塞地形，虽险

易不同，而兵行须由大川，大川率有砦栅为控扼。贼来利在虏掠，人自为战，故所向无前。若延州之金明、塞门砦，镇戎之刘璠、定川堡，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、静边砦，皆不能扼其来。故贼不患不能入也。既入汉地，分行钞略，驱虏人畜，劫掠财货，士马疲困，奔趋归路，无复斗志。若以精兵扼险，强弩注射，旁设奇伏，断其首尾，且追且击，不败何待。故贼之患在不能出也。

贼屡乘战胜，重掠而归，诸将不能追击者，由兵寡而势分也。若尚循故辙，必无可胜之理。

又论：“延州、镇戎军、渭州山外三败之由，皆为贼先据胜地，诱致我师，将帅不能据险击归，而多倍道趋利。兵方疲顿，乃与生羌合战；贼始纵铁骑冲我军，继以步卒挽强注射，锋不可当，遂致掩覆，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。愿敕边吏，常远斥候，遇贼至，度远近立营砦，然后量敌奋击，毋得轻出。”诏以其言戎边吏。

时韩琦坐好水川兵败徙秦州，范仲淹亦以擅复元昊书降耀州。尧臣言：二人者，皆忠义智勇，不当置之散地。又荐种世衡、狄青有将帅才。明年，贼果自镇戎军、原州入寇，败葛怀敏，乘胜掠平凉、潘原，关中震恐，自邠、泾以东，皆闭垒自守。仲淹自将庆州兵捍贼，贼引去。仁宗思其言，乃复以琦、仲淹为招讨使，置府泾州，益屯兵三万人，而使尧臣再安抚泾原。

初，曹玮开山外地，置笼竿等四砦，募弓箭手，给田使耕战自守。其后将帅失抚御，稍侵夺之，众怨怒，遂劫德胜砦将姚贵，闭城畔。尧臣适过境上，作书射城中，谕以祸福，众遂出降。乃为申明约束如旧而去。

既还，上言：“自陕西用兵，夏竦、陈执中并以两府旧臣，

为陕西经略、安抚、招讨使，韩琦、范仲淹止为经略、安抚副使。既而张存知延州，王沿知渭州，张奎知庆州，俱是学士、待制之职，亦止管勾本路总管司事。及竦、执中罢，四路置帅，遂各带都总管及经略、安抚、招讨等使，因而武臣副总管亦为副使。今琦、仲淹、庞籍既为陕西四路都总管、缘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，四路当禀节制，而尚带经略使名者九人，各置司行事。名号不异，而所禀非一。今请逐路都总管、副总管并罢经略，只充缘边安抚使。”既而滕宗谅亦以为请，遂罢之。

又言：“鄜延、环庆路，其地皆险固而易守；惟泾原自汉、唐以来，为冲要之地。自镇戎军至渭州，沿泾河大川直抵泾、邠，略无险阻。虽有城砦据平地，贼径交属，难以捍防，如郭子仪、浑瑊，常宿重兵守之。自元昊叛命数年，由此三入寇。朝廷置帅府于泾州，为控扼关、陕之会，诚合事机。然频经败覆，边地空虚，士气不振。愿深监近弊，精择将佐；其新集之兵，未经训练，宜易以旧人。傥一路兵力完实，则贼不敢长驱入寇矣。”因论沿边城砦、控扼要害、贼径通属及备御轻重之策为五事上之。又请泾、原五州营田，益置弓箭手，及请彻潼关楼橹，皆报可。

以户部郎中权三司使，辟张温之、杜杞等十余人为副使、判官。时入内都知张永和建建议，收民僦舍钱十之三以助军费。尧臣入对曰：“此衰世之事，召怨而携民，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乱也。”度支副使林潍畏永和，附会其说，尧臣奏黜潍，议乃定。

夔州转运使请增盐井岁课十余万缗，尧臣以为上恩未尝及远人，而反牟取厚利，适足以敛怨，罢之。迁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，为群牧使。丁母丧，服除，转右谏议大夫。

初，学士苏易简、丁度皆自郎中进中书舍人充承旨，及尧

臣为承旨，不迁官，意宰相贾昌朝所抑。及是，文彦博为相，因其岁满，遂优迁之。大享明堂，加给事中。与三司更议茶法，较天下每岁财赋出入，上其数，遂拜枢密副使。

会侂智高反，请析广西宜、容、邕州为三路，以融、柳、象隶宜州，白、高、龚、雷、化、郁林、仪、藤、梧、龚、琼隶容州，钦、宾、廉、横、浔、贵隶邕州；遇蛮入寇，三路会支郡兵掩击，令经略、安抚使守桂州以统制焉；益募澄海、忠敢土军分屯，运全、永、道三州米以饷之，罢遣北兵远戍。时狄青经制岭南，诏青审议，以为便。

居枢密三年，务裁抑徼幸，于是有镂匿名书以布京城，然仁宗不以为疑也。以户部侍郎参知政事。久之，帝欲以为枢密使，而当制学士胡宿固抑之，乃进吏部侍郎。卒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文安。

尧臣以文学进，典内外制十余年，其为文辞温丽。执政时，尝与宰相文彦博、富弼、刘沆劝帝早立嗣，且言英宗尝养宫中，宜为后，为诏草挟以进，未果立。

元丰三年，子同老进遗稿论父功，帝以访文彦博，具奏本末，遂加赠太师、中书令，改谥文忠。

孙抃，字梦得，眉州眉山人。六世祖长孺，喜藏书，号“书楼孙氏”，子孙以田为业。至抃始读书属文。中进士甲科，以大理评事通判绛州。召试学士院，除太常丞、直集贤院，为开封府推官，判三司开拆司，同修起居注，以右正言知制诰，迁起居舍人、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、史馆修撰，累迁尚书吏部郎中。抃虽久处显要，罕所建明。

皇祐中，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。制下，谏官韩绛论奏抃非纠绳才，不可任风宪。抃即手疏曰：“臣观方今士人，趋进者多，廉退者少。以善求事为精神，以能讦人为风采；捷给

若嗇夫者谓之有议论，刻深若酷吏者谓之有政事。谏官所谓才者，无乃谓是乎？若然，臣诚不能也。”仁宗察其言，趣视事，且命知审官院。抃辞以任言责不当兼事局，乃止。

在台，数言事，不为矫激，尤喜称荐人才。帝欲除入内都知王守忠领武宁军节度使，抃奏罢之。温成皇后葬，以刘沆为监护使，抃奏沆为宰相，不当为后妃护葬丧事。时又议为后建陵立庙，抃率官属言非礼。因相与请对，固争不能得，伏地不起，帝为改容遣之。御史请罢宰相梁适，未听，抃奏曰：“适在相位，上不能持平权衡，下不能笃训子弟。言事官数论奏，未闻报可，非罢适无以慰物论。”宰相陈执中婢为嬖妾张氏榜杀，置狱取证左，执中弗遣，有诏勿推。抃复与官属请对论列，疏十上，适、执中卒皆罢。

改翰林学士承旨，复兼侍读学士。帝读《史记龟策传》，问：“古人动作必由此乎？”对曰：“古有大疑，既决于己，又询于众，犹谓不有天命乎，于是命龟以断吉凶。所谓‘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谋及卜筮’。盖圣人贵诚，不专人谋，默与神契，然后为得也。”帝善其对。

谏官陈升之上选用、责任、考课转运使三法，命抃与御史中丞张升典之，卒亦无所进退焉。再迁礼部侍郎。抃久居侍从，泊如也，人以为长者。既而枢密副使程戡罢，帝欲用旧人，即以命抃。岁中，参知政事。

抃性笃厚寡言，质略无威仪。居两府，年益耄，无所可否。又善忘，语言举止多可笑，好事者至传以为口实。御史韩缜弹奏之，罢为观文殿学士、同群牧制置使，复兼侍读学士。英宗即位，进户部侍郎。告老，以太子少傅就第，卒。赠太子太保，谥文懿。

田况，字元均，其先冀州信都人。晋乱，祖行周没于契丹。

父延昭，景德中脱身南归，性沈鸷，教子甚严，累官至太子率府率。况少卓犖有大志，好读书。举进士甲科，补江陵府推官，再调楚州判官，迁秘书省著作佐郎。举贤良方正，改太常丞、通判江宁府。

赵元昊反，夏竦经略陕西，辟为判官。时竦与韩琦、尹洙等画上攻守二策，朝廷将用攻策，范仲淹议未可出师。况上疏曰：

昔继迁扰边，太宗部分诸将五路进讨，或遇贼不击，或战衄而还。又尝令白守素、马绍忠护送粮饷于灵州，诸将多违诏自奋，浦洛河之败，死者数万人。今将帅士卒，素已懦怯，未甚更练。又知韩琦、尹洙同建此策，恐未甚稟服，临事进退，有误大举。其不可一也。

计者以为贼常并力而来，我常分兵以御，众寡不敌，多貽败衄，今若全师大举，必有成功，此思之未熟尔。夫三军之命，系于将帅。人之才有大小，智有远近，以汉祖之善将，不若淮阴之益办，况庸人乎？今徒知大众可以威敌，而不思将帅之才否，此祸之大者也。两路之人，众十余万，庸将驱之，若为舒卷；贼若据险设伏，邀截冲击，首尾前后，势不相援，一有不利，则边防莫守，别貽后患。安危之计，决于一举。其不可二也。

自西贼叛命以来，虽屡乘机会，然终不敢深寇郡县，以厌其欲者，非算之少也。直以中国之大，贤俊之盛，甲兵之众，未易可测。今师深入，若无成功，挫国威灵，为贼轻侮，或别堕奸计，以致他虞。其不可三也。

计者又云，将帅虽未足倚，下流勇进，或有其人。自刘平、石元孙陷没，士气挫怯，未能振起。今兵数虽多，疲懦者众，以庸将驱怯兵，入不测之地，独其下使臣数辈，干赏蹈利，欲

邀奇功，未见其利。其不可四也。

计者又云，非欲深绝沙磧，以穷妖巢，但浅入山界，以挫贼气，如袭白豹城之比。臣谓乘虚袭掠，既不能破戎首、拉凶党，但残戮孱弱，以厚怨毒，非王师吊伐招徕之体。然事出无策，为彼之所为，亦当霆发雷逝，往来轻速，以掩其不备。今兴师十万，鼓行而西，贼已清野据险以待，我师何袭挫之有？其不可五也。

自元昊寇边，人皆知其诛赏明、计数黠。今未有间隙可窥，而暴为兴举，计事者但欲决胜负于一战。幸其或有所成，否则愿自比王恢以待罪，勇则勇矣，如国事何。其不可六也。

昨仲淹奏乞朝廷，敦包荒之量，存鄙延一路。今诸将勒兵严备，未行讨伐，容示以恩意，岁时之间，或可招纳。若使泾原一路独入，则孤军进退，忧患不浅。传闻贼谋，俟我师诸路入界，并兵以敌，此正陷贼计中。其不可七也。

以臣所见，夏竦、韩琦、尹洙同献此策，今若奏乞中罢，则是自相违异；欲果决进讨，则又仲淹执议不同。乞召两府大臣定议，但令严设边备，若有侵掠，即出兵邀击；或贼界谨自守备，不必先用轻举。如此则全威制胜，有功而无患也。

于是罢出师议。

况又言治边十四事。迁右正言，管勾国子监、判三司理欠凭由司，专供谏职，权修起居注，遂知制诰。尝面奏事，论及政体，帝颇以好名为非，意在遵守故常，况退而著论上之。其略曰：

名者由实而生，非徒好而自至也。尧、舜三代之君，非好名者。而鸿烈休德，倬若日月，不能纤晦者，有实美而然也。设或谦弱自守，不为恢闳睿明之事，则名从而晦矣，虽欲好之，岂可得耶。

方今政令宽弛，百职不修，二虏炽结，凌慢中国，朝廷恫矜下民，横罹杀掠，竭沥膏血，以资缮备，而未免侵轶之忧。故屈就讲和，为翕张予夺之术。自非君臣朝夕耻愤，大有为以遏后虞，则势可忧矣。陛下若恐好名而不为，则非臣之所敢知也。陛下倘奋乾刚，明听断，则有英睿之名；行威令，慑奸宄，则有神武之名；斥奢汰，革风俗，则有崇俭之名；澄冗滥，轻会敛，则有广爱之名；悦亮直，恶巧媚，则有纳谏之名；务咨询，达壅蔽，则有勤政之名；责功实，抑偷幸，则有求治之名。今皆非之而不为，则天下何所望乎？抑又圣贤之道曰名教，忠谊之训曰名节，群臣诸儒所以尊辅朝廷，纪纲人伦之大本也。陛下从而非之，则教化微，节义废，无耻之徒争进，而劝沮之方不行矣，岂圣人率下之意耶。

时边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葺堡砦。况意其蓄奸谋，乃上疏曰：

朝廷予契丹金帛岁五十万，朘削生民，输将道路，疲弊之势，渐不可久。而近西羌通款，岁又予二十万，设或复肆贪渎，再有规求，朝廷尚可从乎？臣至愚，不当大责，每念至此，则惋叹不已。矧两府大臣，皆宗庙社稷、天下生民所望而系安危者，岂不为陛下思之哉？每旦垂拱之对，不过目前政事数条而已，非陛下所以待辅臣，非辅臣所以忧朝廷之意也。

有唐故事，肃宗以天下未乂，除正衙奏事外，别开延英以询访宰相，盖旁无侍卫，献可替否，曲尽讨论。今北敌桀慢，而河朔将佐之良愚，中兵之善窳，道路之夷险，城垒之坚弊，军政之是否，财粮之多少，在两府辅臣，实未有知之者。万一变发所忽，制由中出，少有差跌，则事不测矣。如前岁萧英、刘六符始来，和议未决，中外惶扰，不知为计，此臣所目睹也。和议既定，又复恬然若无事者，是岂得为安哉。

愿因燕闲，召执政大臣于便殿，从容赐坐，访逮时政，专以虑患为急。则人人惟恐不知以误应对，事事惟恐不集以孤圣怀，旦夕忧思，不敢少懈，同心协力，必有所为。今不以此为务，而日以委琐之事，更相辩对，议者羞之。臣叨备近列，实系朝廷休戚，惟陛下不以人废言。

寻为陕西宣抚副使，还领三班院。保州云翼军杀州吏据城叛，诏况处置之。既而除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成德军。况督诸将攻，以敕榜招降叛卒二千余人，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，以功迁起居舍人。徙秦州。丁父忧，诏起复，固辞。又遣内侍持手敕起之，不得已，乞归葬阳翟。既葬，托边事求见，泣请终制，仁宗恻然许之。帅臣得终丧自况始。服除，以枢密直学士、尚书礼部郎中知渭州。

迁右谏议大夫、知成都府。蜀自李顺、王均再乱，人心易摇，守得便宜决事，多擅杀以为威，虽小罪，犹并妻子徙出蜀，至有流离死道路者。况至，拊循教诲，非有甚恶不使迁，蜀人尤爱之。

迁给事中，召为御史中丞。既至，权三司使，加龙图阁学士、翰林学士。况钩考财赋，尽知其出入，乃约《景德会计录》，以今财赋所入，多于景德，而岁之所出，又多于所入。因著《皇祐会计录》上之。以礼部侍郎为三司使。至和元年，擢枢密副使，遂为枢密使。以疾，罢为尚书右丞、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，提举景灵宫，遂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。赠太子太保，谥宣简。

况宽厚明敏，有文武材。与人若无不可，至其所守，人亦不能移也。其论天下事甚多，至并枢密院于中书以一政本，日轮两制馆阁官一员于便殿备访问，以锡庆院广太学，兴镇戎军、原渭等州营田，汰诸路宣毅、广捷等冗军，策元昊势屈纳款，

必令尽还延州侵地，毋过许岁币，并入中青盐，请戮陕西陷殁主将随行亲兵。其论甚伟，然不尽行也。有奏议二十卷。

始，契丹寇澶州，略得数百人，以属其父延昭。延昭哀之，悉纵去，因自脱归中国。延昭生八男，子多知名，况长子也。保州之役，况坑杀降卒数百人，朝廷壮其决，后大用之。然卒无子，以兄子为后。

论曰：时治平而文德用，则士之负艺者致位政府，宜矣。李谔、程戡晓畅吏事。谔变茶法，虽浮议动摇，乍行乍止，卒无能易其说；戡任边寄，守以安静，非必智谋，抑所遇之时耳。峤尚庄、老，以善著称。张观、丁度、孙抃，世推其德性淳易，而盛度每为寮友猜惮，心迹固何如也。戡明伟宏放，亦一时之俊。尧臣论议铿铿，正谊而不谋利，其最优乎。镐坚正寡合，驭军严，临事果，其安抚河西边塞，后来父老道其举动措置，辄嗟叹追思。况有文武才略，言事精畅，然欲惩兵骄，乃坑降卒，弗忌阴祸，惜哉！

列传第五十二

田锡 王禹偁 张咏

田锡，字表圣，嘉州洪雅人。幼聪悟，好读书属文。杨徽之宰峨眉，宋白宰玉津，皆厚遇之，为之延誉，繇是声称翕然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进士高等，释褐将作监丞、通判宣州。迁著作郎、京西北路转运判官。改左拾遗、直史馆，赐绯鱼。锡好言时务，既居谏官，即上疏献军国要机者一、朝廷大体者四。其略曰：

顷岁王师平太原，未赏军功，迄今二载。幽燕窃据，固当用兵，虽稟宸谋，必资武力。愿陛下因郊禋、耕籍之礼，议平戩之功，则驾馭戎臣，莫兹为重，此要机也。

今交州未下，战士无功，《春秋》所谓“老师费财”者是也。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土，惟务广德业，声教远被，自当来宾。周成王时，越裳九译来贡，且曰：“天无迅风疾雨、海不扬波三年矣。意者中国其有圣人乎？盍往朝之。”交州瘴海，得之如获石田，臣愿陛下务修德以来远，无钝兵以挫锐，又何必以蕞尔蛮夷，上劳震怒乎？此大体之一也。

今谏官不闻廷争，给事中不闻封驳，左右史不闻升降轩、记言动，岂圣朝美事乎？又御史不敢弹奏，中书舍人未尝访以政事，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，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。臣愿陛下择才任人，使各司其局，苟职业修举，则威仪自严。

此大体之二也。

尔者寓县平宁，京师富庶。军营马监，靡不恢崇；佛寺道宫，悉皆轮奂。加又辟西苑，广御池，虽周之灵囿，汉之昆明，未足为比。而尚书省湫隘尤甚，郎曹无本局，尚书无听事。九寺三监，寓天街之两廊，贡院就武成王庙，是岂太平之制度邪？臣愿陛下别修省寺，用列职官。此大体之三也。

案狱官令，枷杻有短长，钳锁有轻重，尺寸斤两，并载刑书，未闻以铁为枷者也。昔唐太宗观《明堂图》，见人之五藏皆丽于背，遂减徒刑。况隆平之时，将措刑不用，于法所无，去之可矣。此大体之四也。

疏奏，优诏褒答，赐钱五十万。僚友谓锡曰：“今日之事鲜矣，宜少晦以远谗忌。”锡曰：“事君之诚，惟恐不竭，矧天植其性，岂为一赏夺邪？”时赵普为相，令有司受群臣章奏，必先白锡。锡贻书于普，以为失至公之体，普引咎谢之。

六年，为河北转运副使，驿书言边事曰：

臣闻动静之机，不可妄举；安危之理，不可轻言。利害相生，变易不定；取舍无惑，思虑必精。夫动静之机，不可妄举者，动谓用兵，静谓持重。应动而静，则养寇以生奸；应静而动，则失时以败事。动静中节，乃得其宜。今北鄙绎骚，盖亦有以居边任者，规羊马细利为捷，矜捕斩小胜为功，贾怨结仇，兴戎致寇，职此之由。前岁边陲俶扰，亲迂革轂，戎骑既退，万乘方归。是皆失我机先，落其术内，劳烦耗斲，可胜言哉。伏愿申饬将帅，慎固封守，勿尚小功。许通互市，俘获蕃口，抚而还之。如此不出五载，河朔之民，得务农业，亭障之地，可积军储。然后待其乱而取之则克，乘其衰而兵之则降，既心服而忘归，则力省而功倍。

诚愿考古道，务远图，示绥怀万国之心，用驾馭四夷之策，

事戒辄发，理贵深谋，所谓安危之理，不可轻言者。国家务大体，求至治则安；舍近谋远，劳而无功则危。为君有常道，为臣有常职，是务大体也。上不拒谏，下不隐情，是求至治也。汉武帝躬秉武节，登单于之台；唐太宗手结雨衣，伐辽东之国：则是舍近谋远也。沙漠穷荒，得之无用，则是劳而无功也。在位之臣，敢言者少，言而见听，未必蒙福，言而不从，方且虞祸，欲下不隐情得乎？恶在其务大体而求至治也。

臣又谓利害相生，变易不定者，《兵书》曰：“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。”盖事有可进而退，则害成之事至焉；可退而进，则利用之事去焉。可速而缓，则利必从之而失；可缓而速，则害必由之而致。可诛而赦，则奸宄之心，或有时而生害；可赦而诛，则患勇之人，或无心于利国。可赏而罚，则有以害勤劳之功；可罚而赏，则有以利僭逾之幸。能审利害，则为聪明。以天下之耳听之则聪，以天下之目视之则明。故《书》曰“明四目、达四聪”，此之谓也。臣又谓取舍不可以有惑者，故曰“孟贲之狐疑，不如童子之必至”。思虑不可以不精者，故曰“差若毫厘，缪以千里”。自国家图燕以来，连兵未解，财用不得不耗，人心不得不忧，愿陛下精思虑，决取舍，无使旷日持久，穷兵极武焉。

书奏，上嘉之。七年，徙知相州，改右补阙。复上章论事。

明年，移睦州。睦州人旧阻礼教，锡建孔子庙，表请以经籍给诸生，诏赐《九经》，自是人知向学。会文明殿灾，又拜章极言时政，上嘉纳焉。转起居舍人，还判登闻鼓院，上书请封禅。以本官知制诰，寻加兵部员外郎。

端拱二年，京畿大旱，锡上章，有“调变倒置”语，忤宰相，罢为户部郎中，出知陈州。坐稽留杀人狱，责授海州团练副使，后徙单州。召为工部员外郎，复论时政阙失，俄诏直集

贤院。至道中，复旧官。

真宗嗣位，迁吏部。出使秦、陇，还，连上章言，陕西数十州苦于灵、夏之役，生民重困，上为之戚然。同知审官院兼通进、银台、封驳司，赐金紫；与魏廷式联职，以议论不协求罢，出知泰州。会彗星见，拜疏请责躬以答天戒，再召见便殿。及行，降中使抚谕，仍加优赐。

咸平三年，诏近臣举贤良方正，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以锡应诏。还朝，屡召对言事。锡尝奏曰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治天下何道？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。旧有《御览》，但记分门事类。臣请钞略四部，别为《御览》三百六十卷，万几之暇，日览一卷，经岁而毕。又采经史要切之言。为《御屏风》十卷，置宸座之侧，则治乱兴亡之鉴，常在目矣。”真宗善其言，诏史馆以群书借之，每成书数卷，即先进内。锡乃先上《御览》三十卷、《御屏风》五卷。

《御览序》曰：“圣人之道，布在方册。《六经》则言高旨远，非讲求讨论，不可测其渊深。诸史则迹异事殊，非参会异同，岂易记其繁杂。子书则异端之说胜，文集则宗经之辞寡。非猎精义以为鉴戒，举纲要以观会通，为日览之书，资日新之德，则虽白首，未能穷经，矧王者乎？臣每读书，思以所得上补圣聪，可以铭于座隅者，书于御屏；可以用于常道者，录为御览。冀以涓埃之微，上裨天地之德，俾功业与尧、舜比崇，而生灵亦跻仁寿之域矣。”

《御屏风序》曰：“古之帝王，盘盂皆铭，几杖有戒，盖起居必睹，而夙夜不忘也。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‘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’武王铭于几杖曰：‘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熟惟二者，后必无凶。’唐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讲《孝经》，举其要切者言之曰：‘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不失其天下。’”

宪宗采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》已来经济之要，号《前代君臣事迹》，书于屏间。臣每览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因取其语要，辄用进献，题之御屏，置之座右，日夕观省，则圣德日新，与汤、武比隆矣。”

五年，再掌银台，览天下奏章，有言民饥盗起及诏敕不便者，悉条奏其事。上对宰相称锡“得争臣之体”，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，擢右谏议大夫、史馆修撰。连上八疏，皆直言时政得失。六年冬，病卒，年六十四。遗表劝上以慈俭守位，以清净化人，居安思危，在治思乱。上览之恻然，谓宰相李沆曰：“田锡，直臣也。朝廷少有阙失，方在思虑，锡之章奏已至矣。若此谏官，亦不可得。”嗟惜久之，特赠工部侍郎。录其二子，并为大理评事，给奉终丧。

锡耿介寡合，未尝趋权贵之门，居公庭，危坐终日，无懈容。慕魏徵、李绛之为人，以尽规献替为己任。尝曰：“吾立朝以来，章疏五十有二，皆谏臣任职之常言。苟获从，幸也，岂可藏副示后，谤时卖直邪？”悉命焚之。然性凝执，治郡无称。所著有《咸平集》五十卷。

王禹偁，字元之，济州钜野人。世为农家，九岁能文，毕士安见而器之。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，授成武主簿。徙知长洲县，就改大理评事。同年生罗处约时宰吴县，日相与赋咏，人多传诵。端拱初，太宗闻其名，召试，擢右拾遗、直史馆，赐绯。故事，赐绯者给涂金银带，上特命以文犀带宠之。即日献《端拱箴》以寓规讽。

时北庭未宁，访群臣以边事。禹偁献《御戎十策》，大略假汉事以明之：“汉十二君，言贤明者，文、景也；言昏乱者，哀、平也。然而文、景之世，军臣单于最为强盛，肆行侵掠，候骑至雍，火照甘泉。哀、平之时，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，委

质称臣，边烽罢警。何邪？盖汉文当军臣强盛之时，而外任人、内修政，使不能为深患者，由乎德也。哀、平当呼韩衰弱之际，虽外无良将，内无贤臣，而致其来朝者，系于时也。今国家之广大，不下汉朝，陛下之圣明，岂让文帝。契丹之强盛，不及军臣单于，至如挠边侵塞，岂有候骑至雍，而火照甘泉之患乎？亦在乎外任人、内修德尔。臣愚以为：外则合兵势而重将权，罢小臣诃逻边事，行间谍离其党，遣赵保忠、折御卿率所部以掎角。下诏感励边人，使知取燕蓟旧疆，非贪其土地；内则省官以宽经费，抑文士以激武夫，信用大臣以资其谋，不贵虚名以戒无益，禁游惰以厚民力。”帝深嘉之。又与夏侯嘉正、罗处约、杜镐表请同校《三史书》，多所厘正。

二年，亲试贡士，召禹偁，赋诗立就。上悦曰：“此不逾月遍天下矣。”即拜左司谏、知制诰。是冬，京城旱，禹偁疏云：“一谷不收谓之馑，五谷不收谓之饥。馑则大夫以下，皆损其禄；饥则尽无禄，廩食而已。今旱云未沾，宿麦未茁，既无积蓄，民饥可忧。望下诏直云：‘君臣之间，政教有阙，自乘舆服御，下至百官奉料，非宿卫军士、边庭将帅，悉第减之，上答天谴，下厌人心，俟雨足复故。’臣朝行中家最贫，奉最薄，亦愿首减奉，以赎耗蠹之咎。外则停岁市之物；内则罢工巧之伎。近城掘土，侵冢墓者瘞之；外州配隶之众，非赃盗者释之。然后以古者猛虎渡河、飞蝗越境之事，戒敕州县官吏。其余军民刑政之弊，非臣所知者，望委宰臣裁议颁行，但感人心，必召和气。”

未几，判大理寺，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，道安当反坐，有诏勿治。禹偁抗疏雪铉，请论道安罪，坐贬商州团练副使，岁余移解州。四年，召拜左正言，上以其性刚直不容物，命宰相戒之。直弘文馆，求补郡以便奉养，得知单州，赐钱三十万。

至郡十五日，召为礼部员外郎，再知制诰。屡献讨李继迁便宜，以为继迁不必劳力而诛，自可用计而取。谓宜明数继迁罪恶，晓谕蕃汉，垂立赏赐，高与官资，则继迁身首，不臬即擒矣。其后潘罗支射死继迁，夏人款附，卒如禹偁言。

至道元年，召入翰林为学士，知审官院兼通进、银台、封驳司。诏命有不便者，多所论奏。孝章皇后崩，迁梓宫于故燕国长公主第，群臣不成服。禹偁与客言，后尝母仪天下，当遵用旧礼。坐谤讪，罢为工部郎中、知滁州。初，禹偁尝草《李继迁制》，送马五十匹为润笔，禹偁却之。及出滁，闽人郑褒徒步来谒，禹偁爱其儒雅，为买一马。或言买马亏价者，太宗曰：“彼能却继迁五十马，顾肯亏一马价哉？”移知扬州。真宗即位，迁秩刑部，会诏求直言，禹偁上疏言五事：

一曰谨边防，通盟好，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。方今北有契丹，西有继迁。契丹虽不侵边，戍兵岂能减削？继迁既未归命，馈饷固难寝停。关辅之民，倒悬尤甚。臣愚以为宜敕封疆之吏，致书辽臣，俾达其主，请寻旧好。下诏赦继迁罪，复与夏台。彼必感恩内附，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为民也。

二曰减冗兵，并冗吏，使山泽之饶，稍流于下。当乾德、开宝之时，土地未广，财赋未丰，然而击河东，备北鄙，国用未足，兵威亦强，其义安在？由所蓄之兵锐而不众，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故也。自后尽取东南数国，又平河东，土地财赋，可谓广且丰矣，而兵威不振，国用转急，其义安在？由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，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。臣愚以为宜经制兵赋，如开宝中，则可高枕而治矣。且开宝中设官至少。臣本鲁人，占籍济上，未及第时，一州止有刺史一人、司户一人，当时未尝阙事。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，太平兴国中，增置通判、副使、判官、推官，而监酒、榷税算又增四员。曹官之外，更益司理。

问其租税，减于曩日也；问其人民，逃于昔时也。一州既尔，天下可知。冗吏耗于上，冗兵耗于下，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，而不能足也。夫山泽之利，与民共之。自汉以来，取为国用，不可弃也；然亦不可尽也。只如茶法从古无税，唐元和中，以用兵齐、蔡，始税茶。唐史称是岁得钱四十万贯，今则数百万矣，民何以堪？臣故曰减冗兵，并冗吏，使山泽之饶，稍流于下者此也。

三曰艰难选举，使入官不滥。古者乡举里选，为官择人，士君子学行修于家，然后荐之朝廷，历代虽有沿革，未尝远去其道。隋、唐始有科试，太祖之世，每岁进士不过三十人，经学五十人。重以诸侯不得奏辟，士大夫罕有资荫，故有终身不获一第，没齿不获一官者。太宗毓德王藩，睹其如此。临御之后，不求备以取人，舍短用长，拔十得五。在位将逾二纪，登第殆近万人，虽有俊杰之才，亦有容易而得。臣愚以为数百年之艰难，故先帝济之以泛取，二十载之霈泽，陛下宜纠之以旧章，望以举场还有司，如故事。至于吏部铨官，亦非帝王躬亲之事，自来五品已下，谓之旨授官，今幕职、州县而已，京官虽有选限，多不施行。臣愚以为宜以吏部还有司，依格敕注拟可也。

四曰沙汰僧尼，使疲民无耗。夫古者惟有四民，兵不在其数。盖古者井田之法，农即兵也。自秦以来，战士不服农业，是四民之外，又生一民，故农益困。然执干戈卫社稷，理不可去。汉明之后，佛法流入中国，度人修寺，历代增加。不蚕而衣，不耕而食，是五民之外，又益一而为六矣。假使天下有万僧，日食米一升，岁用绢一匹，是至俭也，犹月费三千斛，岁用万缗，何况五七万辈哉。不曰民蠹得乎？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，造寺多矣，计其费耗，何啻亿万。先朝不豫，舍施又多，

佛若有灵，岂不蒙福？事佛无效，断可知矣。愿陛下深鉴治本，亟行沙汰，如以嗣位之初，未欲惊骇此辈，且可以二十载，不度人修寺，使自销铄，亦救弊之一端也”

五曰亲大臣，远小人，使忠良蹇谔之士，知进而不疑，奸憸倾巧之徒，知退而有惧。夫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言同体也。得其人则勿疑，非其人则不用。凡议帝王之盛者，岂不曰尧、舜之时，契作司徒，咎繇作士，伯夷典礼，后夔典乐，禹平水土，益作虞官。委任责成，而尧有知人任贤之德。虽然，尧之道远矣，臣请以近事言之。唐元和中，宪宗尝命裴垪铨品庶官，垪曰：“天子择宰相，宰相择诸司长官，长官自择僚属，则上下不疑，而政成矣。”识者以垪为知言。愿陛下远取帝尧，近鉴唐室，既得宰相，用而不疑。使宰相择诸司长官，长官自取僚属，则垂拱而治矣。古者刑人不在君侧，《语》曰：“放郑声，远佞人。”是以周文王左右，无可结袜者，言皆贤也。夫小人巧言令色，先意希旨，事必害正，心惟忌贤，非圣明不能深察。旧制，南班三品，尚书方得升殿；比来三班奉职，或因遣使，亦许升殿，惑乱天听，无甚于此。愿陛下振举纪纲，尊严视听，在此时矣。

臣愚又以为今之所急，在先议兵，使众寡得其宜，措置得其道。然后议吏，使清浊殊涂，品流不杂，然后艰选举以塞其源，禁僧尼以去其耗，自然国用足而王道行矣。

疏奏，召还，复知制诰。咸平初，预修《太祖实录》，直书其事。时宰相张齐贤、李沆不协，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。出知黄州，尝作《三黜赋》以见志。其卒章云：“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，虽百谪而何亏！”三年，濮州盗夜入城，略知州王守信、监军王昭度，禹偁闻而奏疏，略曰：

伏以体国经野，王者保邦之制也。《易》曰“王公设险，

以守其国”。自五季乱离，各据城垒，豆分瓜剖，七十余年。太祖、太宗，削平僭伪，天下一家。当时议者，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、收兵甲、彻武备者，二十余年。书生领州，大郡给二十人，小郡减五人，以充常从。号曰长吏，实同旅人；名为郡城，荡若平地。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，为强干弱枝之术，亦匪得其中道也。臣比在滁州，值发兵挽漕，关城无人守御，止以白直代主开闭，城池颓圯，铠仗不完。及徙维扬，称为重镇，乃与滁州无异。尝出铠甲三十副，与巡警使臣，彀弩张弓，十损四五，盖不敢擅有修治，上下因循，遂至于此。今黄州城雉器甲，复不及滁、扬。万一水旱为灾，盗贼窃发，虽思御备，何以枝梧。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，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，不得不尔。其如设法救世，久则弊生，救弊之道，在乎从宜。疾若转规，固不可胶柱而鼓瑟也。今江、淮诸州，大患有三：城池堕圯，一也；兵仗不完，二也；军不服习，三也；濮贼之兴，慢防可见。望陛下特紆宸断，许江、淮诸郡，酌民户众寡，城池大小，并置守捉。军士多不过五百人，阅习弓箭，然后渐葺城壁，缮完甲冑，则郡国有御侮之备，长吏免剽略之虞矣。

疏奏，上嘉纳之。

四年，州境二虎斗，其一死，食之殆半。群鸡夜鸣，经月不止。冬雷暴作。禹偁手疏引《洪范传》陈戒，且自劾；上遣内侍乘驲劳问，醮禳之，询日官，云：“守土者当其咎。”上惜禹偁才，是日，命徙蕲州。禹偁上表谢，有“宣室鬼神之问，不望生还；茂陵封禅之书，止期身后”之语。上异之，果至郡未逾月而卒，年四十八。讣闻，甚悼之，厚赙其家。赐一子出身。

禹偁词学敏赡，遇事敢言，喜臧否人物，以直躬行道为己任。尝云：“吾若生元和时，从事于李绹、崔群间，斯无愧矣。”

其为文著书，多涉规讽，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，故屡见摈斥。所与游必儒雅，后进有词艺者，极意称扬之。如孙何、丁谓辈，多游其门。有《小畜集》二十卷、《承明集》十卷、《集议》十卷、诗三卷。子嘉祐、嘉言俱知名。

嘉祐为馆职，寇准曰：“吾尹京，外议云何？”对曰：“人言丈人且入相。”准曰：“于吾子意何如？”嘉祐曰：“以愚观之，不若不为相之善也，相则誉望损矣。自古贤相，所以能建功业、泽生民者，其君臣相得，如鱼之有水，故言听计从，而臣主俱荣。今丈人负天下重望，中外有太平之责焉，丈人于明主，能若鱼之有水乎？”准大喜，执其手曰：“元之虽文章冠天下，至于深识远虑，或不逮吾子也。”嘉祐官不显。

嘉言以进士第为江都簿，真宗尝观禹偁奏章，嗟美切直，因访其后，宰相以嘉言闻。即召对，擢大理评事，至殿中侍御史。

曾孙汾举进士甲科，仕至工部侍郎，入元祐党籍。

张咏，字复之，濮州鄆城人。少任气，不拘小节，虽贫贱客游，未尝下人。太平兴国五年，郡举进士，议以咏首荐。有夙儒张覃者未第，咏与寇准致书郡将，荐覃为首，众许其能让。是岁，咏登进士乙科，大理评事、知鄂州崇阳县。再迁著作佐郎。以苏易简荐，入为太子中允，迁秘书丞、通判麟相二州，乞掌濮州市征以便养。俄召还，赐绯鱼，知浚仪县。会李沆、宋湜、寇准连荐其才，以为荆湖北路转运使，奏罢归、峡二州水递夫，就转太常博士。

太宗闻其强干，召还，超拜虞部郎中，赐金紫。旬日，与向敏中并擢为枢密直学士、同知银台通进封驳司兼掌三班院。张永德为并代部署，有小校犯法，笞之至死，诏案其罪。咏封还诏书，且言：“陛下方委永德边任，若以一部校故，推辱主

帅，臣恐下有轻上之心。”太宗不从。未几，果有营兵胁诉军校者，咏引前事为言，太宗改容劳之。

出知益州，时李顺构乱，王继恩、上官正总兵攻讨，缓师不进。咏以言激正，勉其亲行，仍盛为供帐饯之。酒酣，举爵属军校曰：“汝曹蒙国厚恩，无以塞责，此行当直抵寇垒，平荡丑类。若老师旷日，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。”正由是决行深入，大致克捷。继恩帐下卒缒城夜遁，吏执以告。咏不欲与继恩失欢，即命繫投弩井，人无知者。时寇略之际，民多胁从，咏移文谕以朝廷恩信，使各归田里。且曰：“前日李顺胁民为贼，今日吾化贼为民，不亦可乎？”时民间讹言，有白头翁午后食人儿女，一郡嚣然。至暮，路无行人，既而得造讹者戮之，民遂帖息。咏曰：“妖讹之兴，沴气乘之，妖则有形，讹则有声，止讹之术，在乎识断，不在乎厌胜也。”

初，蜀士知向学，而不乐仕宦。咏察郡人张及、李畋、张逵者皆有学行，为乡里所称；遂敦勉就举，而三人者悉登科，士由是知劝。民有讞诉者，咏灼见情伪，立为判决，人皆厌服。好事者編集其辞，镂板传布。咏尝曰：“询君子得君子，询小人得小人，各就其党询之，则无不审矣。”其为政，恩威并用，蜀民畏而爱之。丁外艰，起复，改兵部郎中。会诏川、陕诸州参用铜铁钱，每铜钱一当铁钱十。咏上言：“昨经利州，以铜钱一换铁钱五，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，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。若一其法，公私非便。望依旬估折纳铜钱。”

真宗即位，加左谏议大夫。咸平初，入拜给事中、户部使，改御史中丞。承天节齐会，丞相大僚有酒失者，咏奏弹之。二年，同知贡举。是夏，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。属岁歉，民多私鬻盐以自给，捕获犯者数百人，咏悉宽其罚而遣之。官属请曰：“不痛绳之，恐无以禁。”咏曰：“钱塘十万家，饥者八九，

苟不以盐自活，一旦蜂聚为盗，则为患深矣。俟秋成，当仍旧法。”有民家子与姊婿讼家财。婿言妻父临终，此子裁三岁，故见命掌贖产；且有遗书，令异日以十之三与子，余七与婿。咏览之，索酒酹地，曰：“汝妻父，智人也，以子幼故托汝。苟以七与子，则子死汝手矣。”亟命以七给其子，余三给婿，人皆服其明断。知永兴军府。

五年，马知节自益徙延州，朝议择可代者。真宗以咏前在蜀治行优异，复命知益州，仍加刑部侍郎、枢密直学士，就迁吏部侍郎。转运使黄观上其治状，有诏褒美。会遣谢涛巡抚西蜀，上因令传谕咏曰：“得卿在蜀，朕无西顾之忧矣。”归朝，复掌三班，领登闻检院。

咏刚中岁疡生脑，颇妨巾栉，求知颍州。真宗以其公直，有时望，再任益部，皆以政绩闻，不当莅小郡。令中书召问，将委以青社或真定，令其自择。咏辞不就，遂命知升州。大中祥符初，加左丞。三年春，州民以咏秩满借留，就转工部尚书，令再任。是秋，以江左旱歉，命充升、宣等十州安抚使，进礼部。上闻咏脑疡甚，悯之，令薛映驰驿代还。以疾未见，恨不得面陈所蕴，乃抗论言：“近年虚国帑藏，竭生民膏血，以奉无用之土木，皆贼臣丁谓、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。不诛死，无以谢天下。”章三上，出知陈州。

初，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。霖隐不仕。咏既显，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，至是来谒。阁吏白傅霖请见，咏责之曰：“傅先生天下贤士，吾尚不得为友，汝何人，敢名之！”霖笑曰：“别子一世尚尔邪，是岂知世间有傅霖者乎？”咏问：“昔何隐，今何出？”霖曰：“子将去矣，来报子尔。”咏曰：“咏亦自知之。”霖曰：“知复何言。”翌日别去。后一月而咏卒，年七十。赠左仆射，谥忠定。

咏刚方自任，为治尚严猛，尝有小吏忤咏，咏械其颈。吏恚曰：“非斩某，此枷终不脱。”咏怒其悖，即斩之。少学击剑，慷慨好大言，乐为奇节。有士人游宦远郡，为仆夫所持，且欲得其女为妻，士人者不能制。咏遇于传舍，知其事，即阳假此仆为驭，单骑出近郊，至林麓中，斩之而还。尝谓其友人曰：“张咏幸生明时，读典坟以自律，不尔，则为何人邪？”故其言曰：“事君者廉不言贫，勤不言苦，忠不言己效，公不言己能，斯可以事君矣。”性躁果卞急，病创甚，饮食则痛楚增剧，御下益峻，尤不喜人拜跪，命典客预戒止。有违者，咏即连拜不止，或倨坐骂之。真守尝称其材任将帅，以疾不尽其用。自号乖崖，以为“乖”则违众，“崖”不利物。有集十卷。弟诜，为虞部员外郎。

论曰：《传》云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。”三人者，躬骨鯁蹇谔之节，蔚为名臣，所遇之时然也。禹偁制戎之策，厥后果符其言，而醇文奥学，为世宗仰。锡身没之后，特降褒命，以贲直操，与夫容容嘿嘿，以持禄固位者异矣。咏所至以政绩闻。天子尝曰：“咏在蜀，吾无西顾之忧。”其被奖与如此。然皆肮脏自信，道不谐偶，故不极于用云。

列传第五十三

掌禹锡 苏绅 王洙 子钦臣 胥偃 柳植 聂冠卿
冯元 赵师民 张锡张揆 杨安国

掌禹锡，字唐卿，许州郾城人。中进士第，为道州司理参军。试身言书判第一，改大理寺丞，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、通判并州。擢知庐州，未行，丁度荐为侍御史，上疏请严备西羌。时议举兵，禹锡引周宣薄伐为得，汉武远讨为失；且建画增步卒，省骑兵。旧法，荐举边吏，贪赃皆同坐。禹锡奏谓：“使贪使愚，用兵之法也。若举边吏必兼责士节，则莫敢荐矣。材武者孰从而进哉？”后遂更其法。

出提点河东刑狱。杜衍荐，召试，为集贤校理，改直集贤院兼崇文院检讨。历三司度支判官、判理欠司、同管勾国子监。历判司农、太常寺。数考试开封国学进士，命题皆奇奥，士子惮之，目为“难题掌公”。迁光禄卿，改直秘阁。英宗即位，自秘书监迁太子宾客。御中劾禹锡老病不任事，帝怜其博学多记，令召至中书，示以弹文。禹锡惶怖自请，遂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禹锡矜慎畏法，居家勤俭，至自举几案。尝预修《皇祐方域图志》、《地理新书》，奏对帝前，王洙推其稽考有劳，赐三品服。及校正《类篇》、《神农本草》，载药石之名状为《图经》。喜命术，自推直生日，年庚寅，日乙酉，时壬午，当《易》之

《归妹》、《困》、《震》初中末三卦。以世应飞伏纳五甲行轨析数推之，卦得二十五少分，三卦合七十五年约半，禄秩算数，尽于此矣。著《郡国手鉴》一卷，《周易集解》十卷。好储书，所记极博，然迂漫不能达其要。常乘驺马，衣冠污垢，言语举止多可笑，僚属或慢侮之，过闾巷，人指以为戏云。

苏绅，字仪甫，泉州晋江人。进士及第。历宜、复、安三州推官，改大理寺丞。母丧，寓扬州。州将盛度以文学自负，见其文，大惊，自以为不及，由是知名。再迁太常博士，举贤良方正科，擢尚书祠部员外郎、通判洪州，徙扬州。归，上十议，进直史馆，为开封府推官、三司盐铁判官。时众星西流，并代地地震，方春而雷，诏求直言，绅上疏极言时事。

安化蛮蒙光月率众寇宜州，败官军，杀钤辖张怀志等六人。绅上言曰：

国家比以西北二边为意，而鲜复留意南方，故有今日之患，诚不可不虑也。臣顷从事宜州，粗知本末。安化地幅员数百里，持兵之众，不过三四千人。然而敢肆侵扰，非特恃其险绝，亦由往者守将失计，而国家姑息之太过也。

向闻宜州吏民言，祥符中，蛮人骚动，朝廷兴兵讨伐。是时，唯安抚都监马玉勒兵深入，多杀所获。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，累移文止之，故玉志不得逞。蛮人畏伏其名，至今言者犹惜之。使当时领兵者皆如玉，则蛮当殄灭，无今日之患矣。至使乘隙蹂边，屠杀将吏，其损国威，无甚于此。朝廷傥不以此时加兵，则无以创艾将来，而震叠荒裔。彼六臣者，虽不善为馭，自致丧败，然衔冤负耻，当有以刷除。

臣观蛮情，所恃者地形险厄，据高临下，大军难以并进。然其壤土硗确，资蓄虚乏，刀耕火种，以为餽粮。其势可以缓图，不可以速取；可以计覆，不可以力争。今广东西教阅忠敢

澄海、湖南北雄武等军，皆惯涉险阻。又所习兵器，与蛮人略同。请速发诣宜州策应，而以他兵代之。仍命转运使备数年军食，今秋、冬之交，岚气已息，进军据其出路，转粟补卒，为旷日持久之计。伺得便利，即图深入，可以倾荡巢穴，杜绝蹊迳。纵使奔进林莽，亦且坏其室庐，焚其积聚，使进无钞略之获，退无攻守之备。然后谕以国恩，许以送款，而徙之内郡，收其土地，募民耕种，异时足以拓外夷为屏蔽也。

仍诏旁近诸蛮，谕以朝廷讨叛之意，毋得相为声援；如获首级，即优赏以金帛。计若出此，则不越一年，逆寇必就殄灭。况广西溪峒、荆湖、川峡蛮落甚多，大抵好为骚动。因此一役，必皆震讙，可保数十年无俶扰之虞矣。

朝廷施用其策，遣冯伸己守桂州经制之，蛮遂平。

又陈便宜八事：

一曰重爵赏。先王爵以褒德，禄以赏功，名以定流品，位以民才实。未有无德而据高爵，无功而食厚禄，非其人而受美名，非其才而在显位者。不妄与人官，非惜宠也，盖官非其人，则不肖者逞。不妄赏人，非爱财也，盖实非其人，则徼幸者众。非特如此而已，则又败国伤政，纳侮诒患。上干天气，下戾人心，灾异既兴，妖孽乃见。故汉世五侯同日封，天气赤黄，及丁、傅封而其变亦然。杨宣以为爵土过制，伤乱土气之祥也。

二曰慎选择。今内外之臣，序年迁改，以为官滥，而复有论述微效，援此希进者。朝臣则有升监司，使臣则有授横行。不问人材物望，可与不可，并甄禄之。不三数年，坐致清显。如此不止，则异日必以将相为赏矣。

三曰明荐举。今有位多援亲旧，或迫于权贵，甚非荐贤助国，为官择人之道。若要官阙人，宜如祖宗故事，取班簿亲择五品以上清望官，各令举一二人，述其才能德业，陛下与执政

大臣，参验而擢之。试而有效，则先赏举者，否则黜责之。如此，则人人得以自劝。又选人条约太严。旧制，三人保者，得选京官，今则五人。旧转运使、提点刑狱率当三人，今止当一人。旧大两省官岁举五人，今才举三人；升朝官举三人，今则举一人。旧不以在任及所统属皆得奏举，今则须在任及统属方许论荐。驱驰下僚，未免有贤愚同滞之欢也。

四曰异服章。朝班中执技之人与丞郎清望同佩金鱼，内侍班行与学士同服金带，岂朝廷待贤才、加礼遇之意？宜加裁定，使采章有别，则人品定而朝仪正矣。

五曰适才宜。古者自黄、散而下，及隋之六品，唐之五品，皆吏部得专去留。今审官院、流内铨，则古之吏部；三班院，古之兵部。不问官职之闲剧，才能之长短，惟以资历深浅为先后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。欲贤不肖有别，不可得也。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，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，今审官是也，其任职岂轻也哉？宜择主判官，付之以事权，责成其选事。若以为格例之设久，不可遽更。或有异才高行，许别论奏，如寇准判铨，荐选人钱若水等三人，并迁朝官为直馆。其非才亦许奏殿，如唐卢从愿为吏部，非才实者并令罢选，十不取一是也。

六曰择将帅。汉制边防有警，左右之臣，皆将帅也。唐室文臣，自员外、郎中以上，为刺史、团练、防御、观察、节度等使，皆是养将帅之道，岂尝限以文武？比年设武举，所得人不过授以三班官，使人监临，欲图其建功立事，何可得也？臣僚举换右职者，必人才弓马兼书算策略，亦责之太备。宜使有材武者居统领之任，有谋画者任边防之寄，士若素养之，不虑不为用也。

七曰辨忠邪。夫忠贤之嫉奸邪，谓之去恶，恶不去则害政而伤国。奸邪陷忠良，谓之蔽明，明不蔽，则无以稔其慝而肆

其毒矣。忠邪之端，惟人主深辨之。自古称帝之圣者，莫如唐尧，然而四凶在朝，圯毁善类。好贤之甚者，莫如汉文，然而绦、灌在列，不容贤臣。愿监此而不使誉毁之说得行，爱憎之徒逞志，则忠贤进而邪慝消矣。

八曰修预备。国家承平，天下无事将八十载，民食宜足而不足，国用宜丰而未丰，甚可怪也。往者明道初，虫螟水旱，几遍天下。始之以饥馑，继之以疾疫，民之转流死亡，不可胜数。幸而比年稍稔，流亡稍复，而在位未尝留意于备预之道，莫若安民而厚利，富国而足食。欲民之安，则不之择守宰、明教化；欲民之利，则为之去兼并、禁游末。恤其疾苦，宽其徭役，则民安而利矣。欲国之富，则必崇节俭，敦质素，蠲浮费。欲食之足，则省官吏之冗，去兵释之蠹，绝奢靡之弊，塞凋伪之原，则国食足矣。民足于下，国富于上，虽有灾沴，不足忧也。

书奏，帝嘉纳之。进史馆修撰，擢知制诰，入翰林为学士。再迁尚书礼部郎中。

王素、欧阳修为谏官，数言事，绅忌之。会京师闵雨，绅请对，言：“《洪范》五事，‘言之不从，是谓不义，厥咎僭，厥罚常易。’盖言国之号令，不专于上，威福之柄，或移臣下，虚哗愤乱，故其咎僭。”又曰：“庶位逾节兹谓僭。刑赏妄加，群阴不附，则阳气胜，故其罚常易。今朝廷号令，有不一者，庶位有逾节而陵上者，刑赏有妄加于下者，下人有谋而僭上者。此而不思，虽禱于上下神祇，殆非天意。”绅意以指谏官。谏官亦言绅举御史马端非其人，改龙图阁学士、知扬州，复为翰林学士、史馆修撰、权判尚书省。

绅锐于进取，善中伤人。阴中王德用，其疏至有“宅枕乾冈，貌类艺祖”之语，帝恶之，匿其疏不下。遂出绅，以吏部

郎中改侍读学士、集贤殿修撰、知河阳，徙河中。未行感疾，为医者药所误，犹力疾答之，已而卒。

绅博学多知，喜言事。尝请罢连日视朝，复唐制朔望唤仗入阁，间开便殿，延对辅臣；宽制举科格，以收才杰；选命谏员，勿侵御史职事。赵元昊反，请诏边帅为入讨之计，且曰：“以十年防守之费，为一岁攻取之资；不尔，则防守之备，不止于十年矣。”又曰：“今边兵止备陕西，恐贼出不意窥河东，即麟、府不可不虑，宜稍移兵备之。鄜、延与原州、镇戎军，皆当贼冲，而兵屯从寡不均。或寇原州、镇戎军，则鄜、延能应援。陕西屯卒太多，永兴为关、陇根本，而戍者不及三千。宜留西戍之兵，壮关中形势，缓急便于调发。郡县备盗不谨，请增尉员，益弓手藉。”其论利害甚多。

绅与梁适同在两禁，人以为险诋，故语曰：“草头木脚，陷人倒卓。”子頌，别有传。

王洙，字原叔，应天宋城人。少聪悟博学，记问过人。初举进士，与郭稹同保。人有告稹冒祖母禫，主司欲脱洙连坐之法，召谓曰：“不保，可易也。”洙曰：“保之，不愿易。”遂与稹俱罢。再举，中甲科，补舒城县尉。坐覆县民钟元杀妻不实免官

后调富川县主簿。晏殊留守南京，厚遇之，荐为府学教授。召为国子监说书，改直讲。校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擢史馆检讨、同知太常礼院，为天章阁侍讲。专读宝训、要言于迓英阁。累迁太常博士、同管勾国子监，预修《崇文总目》成，迁尚书工部员外郎。修《国朝会要》，加直龙图阁、权同判太常寺。坐赴进奏院赛神与女妓杂坐，为御史劾奏，黜知濠州，徙襄州。

会贝卒叛，州郡皆恟々，襄佐史请罢教阅士，不听。又请毋给真兵，洙曰：“此正使人不安也。”命给库兵，教阅如常

日，人无敢哗者。

徙徐州。时京东饥，朝廷议塞商胡，赋榷薪，输半而罢塞。洙命更其余为谷粟，诱愿输者以餽流民，因募其壮者为兵，得千余人，盗贼衰息。有司上其最，为京东第一，徙亳州。复为天章阁侍讲、史馆检讨。

帝将祀明堂，宋祁言：“明堂制度久不讲，洙有《礼》学，愿得同具其仪。”诏还洙太常，再迁兵部员外郎，命撰《大飨明堂记》。除史馆修撰，迁知制诰。诏诸儒定雅乐，久未决。洙与胡瑗更造钟磬，而无形制容受之别。皇祐五年，有事于南郊，劝上用新药，既而议者多非之，卒不复用。

夏竦卒，赐谥文献。洙当草制，封还其目曰：“臣下不当与僖祖同谥。”因言：“前有司谥王溥为文献，章得象为文宪，字虽异而音同，皆当改。”于是太常更谥竦文庄，而溥、得象皆易谥。

尝使契丹，至鞞淀。契丹令刘六符来伴宴，且言耶律防善画，向持礼南朝，写圣容以归，欲持至馆中。洙曰：“此非瞻拜之地也。”六符言恐未得其真，欲遣防再往传绘，洙力拒之。

尝言天下田税不均，请用郭谿、孙琳千步开方法，颁州县以均其税。贵妃张氏薨，治丧皇仪殿，追册温成皇后。洙钩摭非礼，阴与内侍石全彬附会时事。陈执中、刘沆在中书，喜其助己，擢洙为翰林学士。既而温成即园立庙，且欲用乐，诏礼院议。礼官论未一，洙令礼直官填印纸，上议请用乐，朝廷从其说。礼官吴充、鞠直卿移文开封府，治礼直官擅发印纸罪。知府蔡襄释不问，而谏官范镇疏礼院议园陵前后不一，请诘所以。御史继论之不已，宰相意充等风言者，皆罢斥。

既而洙以兄子尧臣参知政事，改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。罢一学士，换二学士且兼讲读，前此未尝有也。是岁，京东、河

北秋大稔。洙言：“近年边余，增虚价数倍，虽复稍延日月之期，而终偿以实钱及山泽之物，以致三司财用之蹙。请借内藏库禁钱，乘时和余京东、河北之粟，以供边食，可以坐纾便余之急。”又言：“近时选谏官、御史，凡执政之臣尝所荐者，皆不与选。且士之饬身励行，稍为大臣所知，反置而不用，甚可惜也。”及得疾逾月，帝遣使问：“疾少间否，能起侍经席乎？”时不能起矣。

洙泛览传记，至图纬、方技、阴阳、五行、算数、音律、诂训、篆隶之学，无所不通。及卒赐谥曰文，御史吴中复言官不应得谥，乃止。预修《集韵》、《祖宗故事》、《三朝经武圣略》、《乡兵制度》，著《易传》十卷、杂文千有余篇。子钦臣。

钦臣字仲至，清亮有志操，以文贻欧阳修，修器重之。用荫入官，文彦博荐试学士院，赐进士及第。历陕西转运副使。元祐初，为工部员外郎。奉使高丽，还，进太仆少卿，迁秘书少监。开封尹钱勰入对，哲宗言：“此阅书诏，殊不满人意，谁可为学士者？”勰以钦臣对。哲宗曰：“章惇不喜。”乃以勰为学士，钦臣领开封。改集贤殿修撰、知和州。徙饶州，斥提举太平观。徽宗立，复待制、知成德军。卒，年六十七。

钦臣平生为文至多，所交尽名士，惟嗜古，藏书数万卷，手自讎正，世称善本。

胥偃，字安道，潭州长沙人。少力学，河东柳开见其所为文曰：“异日必得名天下。”举进士甲科，授大理评事、通判湖、舒二州，直集贤院、同判吏部南曹、知太常礼院，再迁太常丞、知开封县。

与御史高升试府进士，既封弥卷首，辄发视，择有名者居上。降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监光化军酒。起通判邓州，复太常丞。林特知许州，辟通判州事，徙知汉阳军。还判三司度支勾院、

修起居注。累迁尚书刑部员外郎，遂知制诰，迁工部郎中，入翰林为学士，权知开封府。

忻州地震，偃以为：“地震，阴之盛。今朝廷政令，不专上出，而后宫外戚，恩泽日蕃，此阳不胜阴之效也。宜选将练师，以防边塞。”赵元昊朝贡不至，偃曰：“遽讨之，太暴。宜遣使问其不臣状，待其辞屈而后加兵。则其不直者在彼，而王师之出有名矣。”又奏：“戍兵代还，宜如祖宗制，阅其艺后殿次进之。”

会有卫卒赂库吏求拣冬衣，坐系者三十余人。时八月，霜雪暴至。偃推《洪范》“急，恒寒若”之咎，请从未减，奏可。西塞用兵，士卒妻子留京师者犯法当死，帝不忍用刑，或欲以毒置饮食中，令得善死。偃极言其不可，帝亦悔而止。宦人程智诚与三班使臣冯文显八人抵罪，帝使赦智诚三人，而文显五人坐如法。偃曰：“恤近遗远，非政也，况同罪异罚乎？”诏并释之。未几，卒。

偃未仕时，家有良田数十顷，既贵，悉以予族人。初，天下职田，无日月之限，而赴官者多以前后为断。偃请水陆田各限以月，因著为令。尝与谢绛受诏试中书吏，而大臣有以简属偃者，偃不敢发视，亟焚之。欧阳修始见偃，偃爱其文，召置门下，妻以女。偃纠察刑狱，范仲淹尹京，偃数纠其立异不循法者。修方善仲淹，因与偃有隙。

子元衡，有学行，能自立，为尚书都官员外郎，并其子茂谔咸早卒。偃妻，直史馆刁约之妹。与元衡妇韩、茂谔妇谢皆寡居丹阳，闺门有法，江、淮人至今称之。

柳植，字子春，真州人。少贫，自奋为学，从祖开颇器之。举进士甲科，为大理评事、通判滁州。迁著作郎、直集贤院、知秀州。除三司度支判官，出知宣州。擢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。

求知苏州，徙杭州，累迁尚书工部员外、郎中。召还，为翰林学士，迁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既而以疾辞，改侍读学士、知邓州。迁给事中、移颖州。

先是，张海、郭邈山叛京西，攻掠县镇，而光化卒邵兴亦率其徒作乱，逐官吏，取库兵而去。时植领京西安抚使，坐贼发部中不能察，降右谏议大夫、知黄州。久之，复其官。坐荐张得一落职，未几，复其职如故。历知寿、亳、蔡、扬四州，分司西京，遂致仕。累迁吏部侍郎，卒。

植平居畏慎，寡言笑，所至官舍，蔬果不辄采，家无长物，时称其廉。

聂冠卿，字长孺，歙州新安人。五世祖师道，杨行密版奏，号问政先生，鸿胪卿。冠卿举进士，授连州军事推官。杨亿爱其文章，于是大臣交荐，召试学士院，校勘馆阁书籍。迁大理寺丞，为集贤校理、通判蕲州。坐尝校《十代兴亡论》谬误落职。

再迁太常博士，复集贤校理。言：“天下旬奏狱，虽笞、杖并覆，而徒、流不系狱者乃不以闻，非所以矜慎刑罚之意。请自今罢覆笞、杖罪，自徒以上虽不系狱，亦奏覆。”从之。判登闻鼓院，历开封府判官、三司盐铁度支判官，同修起居注。累迁尚书工部郎中。

初，翰林侍讲学士冯元修大乐，命冠卿检新闻事迹。又预选《景祐广乐记》，特迁刑部郎中、直集贤院。以兵部郎中、知制诰判太常礼院，纠察刑狱。奉使契丹，其主谓曰：“君家先世奉道，子孙固有昌者。”尝观所著《蕲春集》，词极清丽，因自击球纵饮，命冠卿赋诗，礼遇甚厚。还，同知通进银台司、审刑院，入翰林为学士。母亡，起复，判昭文馆。未几，兼侍读学士。

冠卿每进读《左氏春秋》，必引尊王黜霸之义以讽。一日，坠笏上前，帝悯冠卿丧毁羸瘠，既退，赐禁中汤剂。未几，告归葬亲，至扬州卒。诏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。初，世卿监延丰仓，掘地得古砖，有隶书字，半漫灭。其可辨者云：“公先世饴霞栖云，高尚不仕，累石于江滨。”又云：“昭王大丞相聂。”又云：“水龙夜号，夕鸡骇飞。其年九月十二日卒，年五十有五。”冠卿始见而恶之，至是，校所卒岁月及其享年，无少异者。

冠卿嗜学好古，手未尝释卷，尤工诗，有《蕲春集》十卷。

论曰：学士大夫异于众人者，以操行修尔。《诗》曰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君子不可不慎也。禹锡迂陋，不知止足之戒，取讥当世。绅急进喜倾。洙阿谀附会，晚节污变，卒忘平生之学。偃之恬正，植之廉介，冠卿之雅尚，其列侍从，庶亡愧焉。

冯元，字道宗。高祖禧，唐末官广州，以术数仕刘氏。传三世至父邴，广南平，入朝为保章正。元幼从崔颐正、孙奭为《五经》大义，与乐安孙质、吴陆参、谯夏侯圭善，群居讲学，或达旦不寝，号“四友”。进士中第，授江阴尉。

时诏流内铨取明经者补学官，元自荐通《五经》。谢泌笑曰：“古治一经，或至皓首，子尚少，能尽通邪？”对曰：“达者一以贯之。”更问疑义，辨析无滞。补国子监讲书，迁大理评事，擢崇文院检讨兼国子监直讲。王旦闻其名，尝令说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，群子弟侍听，因荐之。

真宗试进士殿中，召元讲《易》。元进说曰：“地天为《泰》者，以天地之气交也。君道至尊，臣道至卑，惟上下相与，则可以辅相天地，财成万化。”帝悦。未几，迁太子中允、直龙图阁，诏预内朝，直龙图阁预内朝自此始。

天禧初，数与查道、李虚己、李行简入讲《易》于宣和门北阁。迁太常丞兼判礼部、吏部南曹。皇子为寿春郡王，王旦又荐元宜讲经资善堂。帝以元少，更用崔遵度。会遵度卒，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谕德。

仁宗即位，迁户部员外郎，为直学士兼侍讲。与孙奭以经术并进讲论，自是仁宗益响学。历会灵观副使、知通进银台司、判登闻检院、同判国子监。故事，国子监多宿儒典领，后颇用公卿子弟，任均管库。及奭、元并命，士议悦服。同知贡举，进龙图阁学士，预修《三朝正史》。为翰林学士、判都省三班院、史馆修撰、判流内铨兼群牧使，四迁给事中。

明道元年，当监护宸妃葬事。及帝亲政，追册宸妃为庄懿皇后，改葬永定陵。既发圻而流泉沮洳，言者以监护不职，罢翰林学士、知河阳。王曾为言元东朝旧臣，不宜以细故弃外。即召为翰林侍讲学士，迁礼部侍郎、知审官院，复判礼院、国子监。上《金华五箴》，赐书褒答。修《景祐广乐记》，书成，迁户部侍郎。足疾气駁，属李淑、宋祁为铭志。卒，赠本部尚书，谥章靖。

元性简厚，不治声名，非庆吊未尝过谒二府。执亲丧，自括发至祥练，皆案礼变服，不为世俗斋荐，遇祭日，与门生对坐，诵说《孝经》而已。多识古今台阁品式之事，尤精《易》。

初，七岁，方读《易》，每夜梦异人，以绀莲华与元吞之，且曰：“善读此，后必贵显。”元且老，率三日一诵《易》。无子，以兄之子諲为后。

赵师民，字周翰，青州临淄人。九岁能属文，举进士第，孙奭辟兖州说书，领诸城主簿。师民学问精博，奭自以为不及。夏竦尤所奇重，称为“盛德君子”，论其文行，愿回两子恩，授以京秩。除齐州推官、青州教授，更天平军节度推官。

年五十来京师，近臣张观、宋郊、王尧臣、庞籍、韩琦、明镐列荐，为国子监直讲，兼润、冀二王宫教授。改著作佐郎、宗正寺主簿，加崇文院检讨、崇政殿说书，迁宗正丞。

会赵元昊反，罢进讲。师民上书陈十五事：一曰咨辅相，二曰命将帅，三曰乘侍从，四曰择守宰，五曰治军旅，六曰修边防，七曰求谏诤，八曰延讲诵，九曰革贡举，十曰久官政，十一曰谨财用，十二曰不遗年，十三曰容诽谤，十四曰除忌讳，十五曰慎出令。因献《劝讲箴》。明年春，帝遂御迎阳门，召近臣观图画，复命讲读经史。师民见朝廷厌兵，屈意以招元昊，内不能平。乃上言请任方面，以图报效。迁天章阁侍讲、同知贡举，进待制、同判宗正寺。

尝讲《诗》“如彼泉流”，曰：“水之初出，喻王政之发。顺行则通，通故清洁；逆乱则壅，壅故浊败。贤人用，则王政通而世清平；邪人进，则王泽壅而世浊败。幽王失道，用邪纠正，正不胜邪，虽有善人，不能为治，亦将相牵而沦于污浊也。”帝曰：“水何以喻政？”对曰：“水者，顺行而润下，利万物，故以喻政，此于比兴，义最大。”

后讲《论语》，问“修文德”，曰：“文者，经天纬地之总称。君人之道，抚之以仁，制之以义，接之以礼，讲之以信，皆是。”帝曰：“然其所先者，无若信也。”曰：“信者，天下之大本，仁义礼乐，皆必由之，此实至道之要。”复问“钻燧改火”，曰：“古之圣王，举动必顺天时，所以四时变，火随木色。近世渐务苟简，以为非治具而遂废之，至其万事皆不如古。”又问：“子夏、子张所言交道孰胜？”曰：“圣哲之道，含覆广大，与天地参。善者有以进德，恶者俾之改行。子张之言为优。”

他日读《汉记》，问长安城，众莫能知，共推师民。因陈

自古都雍年世，旧址所在，若画诸掌。帝悦曰：“何其所记如此！”在经筵十余年，甚见器异。尝盛夏属疾家居，帝飞白书团扇为“和平”字，赐以寄意。

累请补郡，除龙图阁直学士、知耀州。帝自写诗宠行，目以“儒林旧德”。将行，上疏曰：

近睹太阳食于正朔，此虽阴阳之事，亦虑是天意欲以感动圣心。臣非瞽史，不知天道，但率愚意言之。其月在亥，亥为水，水为正阴。其日在丙，丙为正阳。月掩日，阴侵阳，下蔽上之象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。”又曰：“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。”谓以阴奸阳，失其叙也。又曰：“百川沸腾，山冢卒崩。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”谓下陵上，侵其权也。又曰：“皇父卿士，番惟司徒。家伯维宰，中允膳夫。聚子内史，蹶维趣马，楛维师氏。”谓大小之臣，有不得其人者也。宗周之间，时王失德。今而引喻，盖事有所譬，固当不讳。

凡天之示象，由人君有失，不然，则下蔽其上。古人君之失，不过暴虐怠慢，奢侈纵放，不师古始。舍是，何失道之有？今圣心慈仁恭勤，俭约自检，动循典礼，如此自非下蒙上、邪挠正，使主恩不下究，而谁之咎欤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，泊左右近侍耳目之官。其忠而纯者，与之慎柬内外百执事及州县牧宰，使主恩究于下，不为群邪所蔽塞，则亿兆之幸也。

三迁刑部郎中，复领宗正，卒。

师民淳静刚敏，举止凝重。幼丧父，哀感，不畜婢妾，年四十四始婚。志尚清远，专以读书为事。性极慈恕，勤于吏治，政有惠爱。尝奏蠲陕西旱租。又欲论榷酤诸敝，会仁宗不豫而止。常患近世官失其守，作《正官名》，议多不载。有集三十卷。子彦若，试中书舍人。

张锡，字贶之，其先京兆人。曾祖山甫，尝从唐僖宗入蜀，蜀平，徙家汉阳。锡进士甲科，为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南昌县。迁著作郎、知新州。初建学于州，自是人始知学。再迁太常博士、监染院。诏选能吏治畿县，乃以锡知东明。始至，令其下曰：“吾所治者三：恃力、恃富、恃赇者，吾所先也。”岁中以治迹闻。枢密直学士李及荐为监察御史。丁谓贬崖州，议还内地。锡疏谓：“奸邪弄国，本与天下共弃之；今复还，是违天下意。”由是止徙雷州。

王清昭应宫灾，连系甚众。锡言：“天灾反以罪人，恐重天怒，愿修德以应之。”会论者众，狱遂解。迁殿中侍御史，权三司盐铁判官，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，改尚书兵部员外郎，还判度支勾院，为京东转运使。淄、青、齐、濮、郓诸州人冒耕河壩地，数起争讼。锡命籍其地，收租绢岁二十余万，讼者亦息。判盐铁勾院，为河北转运使，改江、淮制置发运使，召兼侍御史知杂事、判大理寺、权知谏院，安抚利、夔路。历度支、盐铁副使。丧母，起复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河中府，累迁右司郎中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，迁右谏议大夫、知审官院。进翰林侍读学士、判太常寺、国子监。卒，赠尚书工部侍郎。

锡淳重清约，虽贵，奉养如少贱时。读书老而弥笃。初，举广文馆进士，考官任随以为第一，及随死，无子，锡屡赙其家。

张揆字贯之，其先范阳人，后徙齐州。擢进士第，历北海县尉，改大理寺丞。以疾解官，十年不出户。读《易》，因通扬雄《太玄经》。陈执中安抚京东，荐揆经明行淳，召为国子监直讲，徙诸王府侍讲。以尚书度支员外郎直史馆、荆王府记室参军。府罢，权三司户部判官。上所著《太玄集解》数万言。诏对迓英阁，令揆耆，得断首，且言：“断首准《易》之《 》，

盖以阳刚决阴柔，君子进、小人退之象。”仁宗悦。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读，累迁右谏议大夫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给事中、判太常寺。一日，进读汉《马后传》。至服大练、抑止外家，因言：“今妃族太盛，不可不裁损，使保其家。”帝嘉纳之。诏改王溥谥，有议欲为文忠者，揆曰：“溥，周之宰相，国亡不能死，安得为忠？”乃谥为文康。加翰林侍读学士、知审刑院，出知齐州。卒，赠尚书礼部侍郎。

揆性刚狷少容，阔于世务，然好读书，老而不倦。与弟揆相友爱，揆，为龙图阁直学士。

杨安国字君倚，密州安丘人。父光辅，居马耆山，学者多从受经，州守王博文荐为太学助教。孙奭知兖州，又荐为太常寺奉礼郎，州学讲书。既而奭与冯元荐安国为国子监直讲，并召光辅至。仁宗命说《尚书》，光辅曰：“尧、舜之事，远而未易行，愿讲《无逸》一篇。”时年七十余矣，而论说明畅。帝悦，欲留为学官，固辞，以国子监丞老于家。

安国《五经》及第，为枝江县尉，后迁大理寺丞。光辅教授兖州，请监兖州酒税，徙监益州粮料院，入为国子监直讲，景祐初，置崇政殿说书，安国以国子博士预选。久之，进天章阁侍讲、直龙图阁，遂为天章阁待制、龙图阁直学士，皆兼侍讲。进翰林侍讲学士，历判尚书刑部、太常寺，纠察在京刑狱，累迁给事中。年七十余，卒，赠尚书礼部侍郎。

安国讲说，一以注疏为主，无他发明，引喻鄙俚，世或传以为笑。尤喜纬书及注疏所引纬书，则尊之与经等。在经筵二十七年，仁宗称其行义淳质，以比先朝崔遵度。

尝讲《易》至《鼎卦》，帝问：“九四象如何？”安国对：“九四上承至尊，上应初爻，行重非据，故折足覆餗。亦犹任得其人，则虽重可胜，非其人，必有颠覆之患。”帝称善。

又尝讲《周官》至“大荒大札，则薄征缓刑”，因进言曰：“古所谓缓刑，乃贲过误之民尔。今众持兵仗取民廩食，一切宽之，恐无以禁奸。”帝曰：“不然，天下皆吾赤子，迫于饿莩。至起为盗。州县既不能振恤，乃捕而杀之。不亦甚乎。”尝请书《无逸篇》于迓英阁之后屏，帝曰：“朕不欲背圣人之言”，命蔡襄书《无逸》、王洙书《孝经》四章列置左右。

论曰：冯元质直博雅，有古君子之风，欧阳修称师民醇儒硕学，在仁宗时，并繇宿望，先后执经劝讲，庶有所补益矣。张锡清慎敛晦，晚始见知。揆及安国父子俱侍经幄，考求其说，亡过人者。夫博习修洁之士，潜德隐行，不闻于世者多矣。由是言之，士遇不遇，岂非命哉！

列传第五十四

尹洙 孙甫 谢绛 子景温 叶清臣 杨察

尹洙，字师鲁，河南人。少与兄源俱以儒学知名。举进士，调正平县主簿。历河南府户曹参军、安国军节度推官、知光泽县。举书判拔萃，改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、知伊阳县，有能名。用大臣荐，召试，为馆阁校勘，迁太子中允。会范仲淹贬，敕榜朝堂，戒百官为朋党。洙上奏曰：“仲淹忠亮有素，臣与之义兼师友，则是仲淹之党也。今仲淹以朋党被罪，臣不可苟免。”宰相怒，落校勘，复为掌书记、监唐州酒税。

西北久安，洙作《叙燕》、《息戍》二篇，以为武备不可弛。

《叙燕》曰：

战国世，燕最弱。二汉叛臣，持燕挟虏，蔑能自固，以公孙伯珪之强，卒制于袁氏。独慕容乘石虎乱，乃并赵。虽胜败异术，大概论其强弱，燕不能加赵。赵、魏一，则燕固不敌。唐三盗连衡百余年，虏未尝越燕侵赵、魏，是燕独能支虏也。自燕入于契丹，势日炽大。显德世，虽复三关，尚未尽燕南地。国初，始与并合，势益张，然止命偏师备御。王师伐蜀伐吴，泰然不以两河为顾，是赵、魏足以制之明矣。并寇既平，悉天下锐专力契丹，不能攘尺寸地。顷尝以百万众驻赵、魏，讫敌退莫敢抗，世多咎其不战。然我众负城，有内顾心，战不必胜，不胜则事亟矣，故不战未尝咎也。

原其弊，在兵不分。设兵为三，壁于争地，犄角以疑其势，

设覆以待其进。边垒素固，驱民以守之，俾其兵顿坚城之下，乘间夹击，无不胜矣。盖兵不分有六弊：使敌蓄勇以待战，无他枝梧，一也；我众则士怠，二也；前世善将兵者必问几何，今以中才尽主之，三也；大众僥北，彼遂长驱无复顾忌，四也；重兵一属，根本虚弱，纤人易以干说，五也；虽委大柄，不无疑贰，复命贵臣监督，进退皆由中御，失于应变，六也。兵分则尽易其弊，是有六利也。

胜败兵家常势。悉内以击外，失则举所有以弃之，苻坚淝水、哥舒翰潼关是也。是则制敌在谋不在众。以赵、魏、燕南，益以山西，民足以守，兵足以战。分而帅之，将得专制，就使偏师挫衄，他众尚奋，讵能系国安危哉？故师覆于外而本根不摇者，善败也。昔者六国各有地千里，师败于秦，散而复振，几百战犹未及其都，守国之固也。陈胜、项梁举关东之众，朝败而夕灭，新造之势也。以天下之广谋其国，不若千里之固，而袭新造之势，侥幸于一战，庸非惑哉？兵既久弭，士大夫诵习，谓百世不复用，非甚妄者不谈。然兵果废则已，僥后世复用之，鉴此少以悟世主，故迹其胜败云。

《息戍》曰：

国家割弃朔方，西师不出三十年，而亭徼千里，环重兵以戍之。虽种落屡扰，即时辑定，然屯戍之费，亦已甚矣。西戎为寇，远自周世，西汉先零，东汉烧当，晋氏、羌，唐秃发，历朝侵軼，为国剧患。兴师定律，皆有成功，而劳弊中国，东汉尤甚，费用常以亿计。孝安世，羌叛十四年，用二百四十亿。永和末，复经七年，用八十余亿。及段纪明，用裁五十四亿，而剪灭殆尽。今西北泾原、邠宁、秦凤、鄜延四帅，戍卒十余万。一卒岁给，无虑二万，骑卒与冗卒，较其中者，总廩给之数，恩赏不在焉，以十万较之，岁用二十亿。白灵武罢兵，计

费六百余亿，方前世数倍矣。平世屯戍，且犹若是，后虽有他警，不可一日辍去，是十万众，有增而无损期也。国家厚利募商入粟，倾四方之货，然无水漕之运，所挽致亦不过被边数郡尔。岁不常登，廩有常给，顷年亦尝稍匮矣。傥其乘我荐饥，我必济师，馈饷当出于关中，则未战而西垂已困，可不虑哉？

按唐府兵，上府千二百人，中府千人，下府八百人。为今之计，莫若籍丁民为兵，拟唐置府，颇损其数。又今边鄙虽有乡兵之制，然止极塞数郡，民籍寡少，不足备敌。料京兆西北数郡，上户可十余万，中家半之，当得兵六七万。质其赋无他易，赋以帛名者不易以五谷，畜马者又蠲其杂徭。民幸于庇宗，乐然隶籍。农隙讲事，登材武者为什长、队正，盛秋旬阅，常若寇至。以关内、河东劲兵傅之，尽罢京师禁旅，慎简守帅，分其统，专其任。分统则兵不重，专任则将益励，坚其守备，习其形势，积粟多，教士锐，使虏众无隙可窥，不战而慑。《兵志》所谓“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”，其庙胜之策乎？

又为《述享》、《审断》、《原刑》、《敦学》、《矫察》、《考绩》、《广谏》，凡《杂议》共九篇上之。

赵元昊反，大将葛怀敏辟为经略判官。洙虽用怀敏辟，尤为韩琦所深知。顷之，刘平、石元孙战败，朝廷以夏竦为经略、安抚使，范仲淹、韩琦副之，复以洙为判官。洙数上疏论兵，请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边事，及讲求开宝以前用兵故实，特出睿断，以重边计。又请减并栅垒，召募士兵，省骑军，增步卒。又上鬻爵令。时诏问攻守之计，竦具二策，令琦与洙诣阙奏之。帝取攻策，以洙为集贤校理。洙遂趋延州谋出兵，而仲淹持不可。还至庆州，会任福败于好水川，因发庆州部将刘政锐卒数千，趋镇戎军赴救，未至，贼引去。夏竦奏洙擅发兵，降通判濠州。当时言者谓福之败，由参军耿傅督战太急。后得傅书，

乃戒福使持重，毋轻进。洙以傅文吏，无军责而死于行阵，又为时所诬，遂作《悯忠》、《辨诬》二篇。

未几，韩琦知秦州，辟洙通判州事，加直集贤院。上奏曰：汉文帝盛德之主，贾谊论当时事势，犹云可为恸哭。孝武帝外制四夷，以强主威，徐乐、严安尚以陈胜亡秦、六卿篡晋为戒。二帝不以危乱灭亡为讳，故子孙保有天下者十余世。秦二世时，关东盗起。或以反者闻，二世怒，下吏；或曰逐捕今尽，不足忧，乃悦。隋炀帝时，四方兵起，左右近臣皆隐贼数，不以实闻，或言贼多者，辄被诘。二帝以危乱灭亡为讳，故秦、隋宗社数年为丘墟。陛下视今日天下之治，孰与汉文？威制四夷，孰与汉武？国家基本仁德，陛下慈孝爱民，诚万万于秦、隋矣。至于西有不臣之虏，北有强大之邻，非特闾巷盗贼之势也。

自西夏叛命四年，并塞苦数扰，内地疲远输。兵久于外而休息无期，卒有乘弊而起。《兵法》所谓“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”。当此之时，陛下宜夙夜忧惧，所以虑事变而塞祸源也。陛下延访边事，容纳直言，前世人主。勤劳宽大，未有能远过者。然未闻以宗庙为忧，危亡为惧，此贱臣所以感愤于邑而不已也。何者？今命令数更，恩宠过滥，赐与不节。此三者，戒之慎之，在陛下所行尔，非有难动之势也。而因循不革，弊坏日甚。臣谓陛下不以宗庙为忧、危亡为惧者，以此。

未命令者，人主所以取信于下也。异时民间，朝廷降一命令，皆竦视之；今则不然，相与窃语，以为不久当更，既而信然，此命令日轻于下也。命令轻，则朝廷不尊矣。又闻群臣有献忠谋者，陛下始甚听之，年复一人沮之，则意移矣。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终，颇自诘其谋，以为无益，此命令数更之弊也。

夫爵赏，陛下所持之柄也。近时外戚、内臣以及士人，或

因缘以求恩泽，从中而下谓之“内降”。臣闻唐氏政衰，或母后专制，或妃主擅朝，树恩私党，名为“斜封”。今陛下威柄自出，外戚、内臣贤而才者，当与大臣公议而进之，何必袭“斜封”之弊哉。且使大臣从之，则坏陛下纲纪；不从，则沮陛下德音。坏纲纪，忠臣所不忍为；沮德音，则威柄轻于上。且尽公不阿，朝廷所以责大臣。今乃自以私昵挠之，而欲责大臣之不私，难矣。此恩宠过滥之弊也。

夫赐予者，国家所以勤功也。比年以来，嫔御及伶官、太医之属，赐予过厚。民间传言，内帑金帛，皆祖宗累朝积聚。陛下用之，不甚爱惜，今之所存无几。疏远之人，诚不能知内府丰匮之数，但见取于民者日烦，即知畜于公帑者不厚。臣亦知国家自西方宿兵，用度浸广，帑藏之积，未必悉为赐予所费，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晓，独见陛下行事感动尔。往岁闻边将王珪，以力战赐金，则无不悦服；或见优人所得过厚，则往往愤叹。人情不可不察，此赐予不节之弊也。

臣所论三事，皆人人所共知，近臣从谏而不言，以至今日。方今非独四夷之为患，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，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。故臣愿先正于内，以正于外。然后忠谋渐进，纪纲渐举，国用渐足，士心渐奋。边境之患，庶乎息矣。惟深察秦、隋恶闻忠言所以亡，远法汉王不讳危乱所以存，日亲盛德，与民更始，则天下幸甚。

仁宗嘉纳之。

改太常丞、知泾州。以右司谏、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。会郑戩为陕西四路都总管，遣刘沪、董士廉城水洛，以通秦、渭援兵。洙以为前此屡困于贼者，正由城砦多而兵势分也。今又益城，不可，奏罢之。时戩已解四路。而奏沪等督役如故。洙不平，遣人再召沪，不至；命张忠往代之，又不受。于是谕

狄青械沪、士廉下吏。戡论奏不已，卒徙洙庆州而城水洛。又徙晋州，迁起居舍人、直龙图阁、知潞州。会士廉诣阙上书讼洙，诏遣御史刘湜就鞫，不得他罪。而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，自京师贷息钱到官，亡以偿。洙惜其才可用，恐以犯法罢去，尝假公使钱为偿之，又以为尝自贷，坐贬崇信军节度副使，天下莫不以为湜文致之也。徙监均州酒税，感疾，沿牒至南阳访医，卒，年四十七。嘉祐中，宰相韩琦为洙言，乃追复故官，及官其子构。

洙内刚外和，博学有识度，尤深于《春秋》。自唐末历五代，文格卑弱。至宋初，柳开始为古文，洙与穆修复振起之。其为文简而有法，有集二十七卷。自元昊不庭，洙未尝不在兵间，故于西事尤练习。其为兵制之说，述战守胜败，尽当时利害。又欲训士兵代戍卒，以减边费，为御戎长久之策，皆未及施为。而元昊臣，洙亦去而得罪矣。

孙甫字之翰，许州阳翟人。少好学，日诵数千言，慕孙何为古文章。初举进士，得同学究出身，为蔡州汝阳县主簿。再举进士及第，为华州推官。转运使李紘荐其材，迁大理寺丞、知绛州翼城县。杜衍辟为永兴司录，凡吏职，纤末皆倚办甫。甫曰：“待我以此，可以去矣。”衍闻之，不复以小事属甫。衍与宴语，甫必引经以对，言天下贤俊，历评其才性所长。衍曰：“吾辟属官，得益友。”诸生亦多从甫学问。

徙知永昌县，监益州交子务，再迁太常博士。蜀用铁钱，民苦转贸重，故设书纸代钱，以便市易。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，欲废不用。甫曰：“交子可以伪造，钱亦可以私铸，私铸有犯，钱可废乎？但严治之，不当以小仁废大利。”后卒不能废。衍为枢密副使，荐于朝，授秘阁校理。

是岁，诏三馆臣僚言事。甫进十二事，按祖宗故实，校当

世之治有所不逮者，论述以为讽谏，名《三圣政范》。改右正言。时河北降赤雪，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，甫推《洪范五行传》及前代变验，上疏曰：“赤雪者，赤眚也，人君舒缓之应。舒缓则政事弛，赏罚差，百官废职，所以召乱也。晋太康中，河阴降赤雪。时武帝怠于政事，荒宴后宫。每见臣下，多道常事，不及经国远图，故招赤眚之怪，终致晋乱。地震者，阴之盛也。阴之象，臣也，后宫也，四夷也。三者不可过盛，过盛则阴为变而动矣。忻州赵分，地震六年。每震，则有声如雷，前代地震，未有如此之久者。惟唐高宗本封于晋，及即位，晋州经岁地震。宰相张行成言，恐女谒用事，大臣阴谋，宜制于未萌。其后武昭仪专恣，几移唐祚。天地灾变，固不虚应，陛下救纾缓之失，莫若自主威福，时出英断，以慑奸邪，以肃天下。救阴盛之变，莫若外谨戎备，内制后宫。谨戎备，则切责大臣，使之预图兵防，熟计成败；制后宫，则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，尽出之，且裁节其恩，使无过分，此应天之实也。”时契丹、西夏稍强，后宫张修媛宠幸，大臣专政，甫以此谏焉。

又言：“修媛宠恣市恩，祸渐已萌。夫后者，正嫡也，其余皆婢妾尔。贵贱有等，用物不宜过僭。自古宠女色，初不制而后不能制者，其祸不可悔。”帝曰：“用物在有司，朕恨不知尔。”甫曰：“世谓谏臣耳目官，所以达不知也。若所谓前世女祸者，载在书史，陛下可自知也。”

夏国乞盟，甫上一利、曰害曰：“宿兵以来，国用空耗。今若与之约和，则边兵可减，科敛可省。其为利一也。始，契丹声言，尝遣使谕西人使臣中国。今和议既成，必恃其功。去岁有割地之请，朝廷已增岁赂，若更有求，将安拒之？其为害一也。自承平四十年，武事不飭，及边鄙有警，而用不习之将，不练之兵，故久无成功。然比来边臣中材谋勇健者，往往复出，

方在讲训不懈，以张中国之威。一旦因议和弛备，复如曩日，缓急必不可用。其为害二也。自元昊拒命，终不敢深入关中者，以唃廝囉等族不附，虑为后患也。今中国与之和，获岁遗之厚，彼必专力以制二蕃，强大之势，自兹为始。其为害三也。且朝廷恃久安之势，法令纪纲，弛而不葺。及西戎累败，王师始议更张，以救前弊。今见戎人请和，苟贪无事，他时之患，不可救矣。其为害四也。凡利害之机，愿陛下熟图之。”

又言：“张子奭使夏州回，元昊复称臣，然乞岁卖青盐十万石，兼欲就京师互市诸物，仍求增岁给之数。臣以谓西盐数万石，其直不下钱十余万缗。况朝廷已许岁赐二十五万，若又许其卖盐，则与遗契丹物数相当。使契丹闻之，则贪得之心生矣。况自德明之时，累乞放行青盐，先帝以其乱法，不听。及请之不已，迨德明弟入质而许之，是则以彼难从之事，杜其意也。盖盐，中国之大利，又西戎之盐，味胜解池所出，而出产无穷。既开其禁，则流于民间，无以堤防矣。兼闻张子奭言，元昊自拒命以来，收结人心，钞掠所得，旋给其众，兵力虽胜，用度随窘。当此之时，尤宜以计困之，安得汲汲与和，曲徇其请乎？”

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、判官尹洙还朝，甫建议请诏琦等，条四路将官能否，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黜其最下者。保州兵变前，有告者，大臣不时发之。甫因言枢密使副当得罪，使乃杜衍也。边将刘沪城水洛于渭州，总管尹洙以沪违节度，将斩之。大臣稍主洙议，甫以谓：“水洛通秦、渭，于国家为利，沪不可罪。”由是罢洙而释沪。衍屡荐甫，洙与甫素善者，而甫不少假借，其鲠亮不私如此。

甫尝言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亡术，不可用。帝难之，由是求补外，不许。其后奏丁度因对求进用，帝曰：“度未尝请也。”

度乞与甫辩，且指甫为宰相杜衍门人。乃以右司谏出知邓州，徙安州，历江东、两浙转运使。

范仲淹知杭州，多以便宜从事。甫曰：“范公，大臣也。吾屈于此，则不得伸于彼矣。”一切绳之以法，然退未尝不称其贤。再迁尚书兵部员外郎，改直史馆、知陕州，徙晋州。为河东转运使、三司度支副使，迁刑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，留为侍读。卒，特赠右谏议大夫。

甫性劲果，善持论，有文集七卷，著《唐史记》七十五卷。每言唐君臣行事，以推见当时治乱，若身履其间，而听者晓然，如目见之。时人言：“终日读史，不如一日听孙论也。”《唐史》藏秘阁。

谢绛，字希深，其先阳夏人。祖懿文，为杭州盐官县令，葬富阳，遂为富阳人。父涛，以文行称，进士起家，为梓州榷盐院判官。李顺反成都，攻陷州县，涛尝画守御之计。贼平，以功迁观察推官，权知华阳县。乱亡之后，田庐荒废，诏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与之，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，流民至无所归。涛收诏书，悉以田还主。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兴国军。还，以治行召对长春殿，命试学士院。会契丹入寇，真宗议亲征，时曹、濮多盗，而契丹声言趋齐、郟，以涛知曹州。属县赋税多输睢阳助兵食，是岁霖潦，百姓苦于转送，涛悉留不遣。奏曰：“江、淮漕运，日过睢阳，可取以饷军。愿留曹赋繇广济河以馈京师。”转运使论以为不可，诏从涛奏。尝使蜀还，举所部官三十余人。宰相疑以为多，涛曰：“有罪，愿连坐之。”奉使举官连坐，自涛始。久之，用冯拯荐，复召试，以尚书兵部员外郎直史馆，遂兼侍御史知杂事。真宗山陵灵驾所经道路，有司请悉坏城门、庐舍，以过车舆象物。涛言：“先帝车驾封祀，仪物大备，犹不闻有所毁撤，且遗诏从俭薄。今有司

治明器侈大，以劳州县，非先帝意，愿下少府裁损之。”进直昭文馆，累官至太子宾客。

绛以父任试秘书省校书郎，举进士中甲科，授太常寺奉礼郎、知汝阴县。善议论，喜谈时事，尝论四民失业，累数千言。天禧中，上疏谓宋当以土德王天下。时大理寺丞董行父，请用天为统，以金为德。诏两制议，皆言：“用土德，则当越唐上承于隋；用金德，则当越五代绍唐。而太祖实受终周室，岂可弗遵传继之序？”绛、行父议皆黜不用。

杨亿荐绛文章，召试，擢秘阁校理、同判太常礼院。丁母忧，服除，仁宗即位，迁太常博士。用郑氏《经》、唐故事议宣祖非受命祖，不宜配享感生帝，请以真宗配之。翰林学士承旨李维以为不可。寻出通判常州。天圣中，天下水旱、蝗起，河决滑州，绛上疏曰：

去年京师大水，败民庐舍，河渠暴溢，几冒城郭；今年苦旱，百姓疫死，田谷焦槁，秋成绝望：此皆大异也。按《洪范》、京房《易传》皆以为简祭祀，逆天时，则水不顺下；政令逆时，水失其性，则坏国邑，伤稼穡；颛事者知，诛罚绝理，则大水杀人；欲德不用，兹谓张，厥灾荒；上下皆蔽，兹谓隔，其咎旱：天道指类示戒，大要如此。陛下夙夜勤苦，思有以上塞时变，固宜策告殃咎，变更理化，下罪己之诏，修顺时之令，宣群言以导壅，斥近幸以损阴。而圣心优柔，重在改作，号令所发，未闻有以当天心者。

夫风雨、寒暑之于天时，为大信也；信不及于物，泽不究于下，则水旱为沴。近日制命，有信宿辄改，适行遽止，而欲风雨以信，其可得乎？天下之广，万几之众，不出房闼，岂能尽知？而在廷之臣，未闻被数刻之召，吐片言之善，朝夕左右，非恩泽即佞幸，上下皆蔽，其应不虚。

昔两汉日食、地震、水旱之变，则策免三公，以示戒惧。陛下进用丞弼，极一时之选，而政道未茂，天时未顺，岂大臣辅佐不明邪？陛下信任不笃邪？必若使之，宜推心责成，以极其效；谓之不然，则更选贤者。比来奸邪者易进，守道者数穷，政出多门，俗喜由径。圣心固欲尽得天下之贤能，分职受业；而宰相方考贤进吏，无敢建白。欲德不用之应，又可验矣。

今阳骄莫解，虫孽渐炽，河水妄行。循故道之迹，行寻常之政，臣恐不足回灵意、塞至戒。古者，谷不登则亏膳，灾屡至则降服，凶年不涂墍。愿下诏引咎，损太官之膳，避路寝之朝，许士大夫斥诿上闻，讥切时病。罢不急之役，省无名之敛，勿崇私恩，更进直道，宣德流化，以休息天下。至诚动乎上，大惠浹于下，岂有时泽之艰哉！

仁宗嘉纳之。

会修国史，以绛为编修官，史成，迁祠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。时涛官西京，且老矣，因请便养，通判河南府。又论：“唐室丽正、史官之局，并在大明、华清宫内。太宗皇帝肇修三馆，更立秘阁于升龙门左，亲为飞白书额，作赞刻石阁下。景德中，图书浸广，真宗皇帝益以内帑四库。二圣数尝临幸，亲加劳问，递宿广内者，有不时之召。人人力道术、究艺文，知天子尊礼甚勤，而名臣高位，繇此其选也。往者遭遘延燔，未遑中葺，或引两省故事，别建外馆，直舍卑喧，民櫺丛接。大官卫尉，供拟滋削，亏体伤风，莫兹为甚。陛下未尝迂翠华、降玉趾，寥寥册府，不闻舆马之音，旷有日矣。议者以谓慕道不笃于古，待士少损于前。士无延访之勤，而因循相尚，不自激策，文雅渐弊，窃为圣朝惜之。愿辟内馆，以恢景德之制。”诏可。

绛虽在外，犹数论事。奏言：“近岁不逞之徒，托言数术，

以先生、处士自名，秃巾短褐，内结权幸，外走州邑，甚者矫诬诏书，傲忽官吏。请严禁止。尝以墨敕赐封号者，追还之。”

还权开封府判官，言：

蝗亘田野，坳人郭郭，跳掷官寺，井鬲皆满。鲁三书螟，《谷梁》以为哀公用田赋虐取于民。朝廷敛弛之法，近于廉平，以臣愚所闻，似吏不甚称而召其变。凡今典城牧民，有颀方面之执：才者掠功取名，以严急为术，或辩伪无实，数蒙奖录；愚者期会簿书，畏首与尾。二者政殊，而同归于弊。

夫为国在养民，养民在择吏，吏循则民安，气和而灾息。愿先取大州邑数十百，诏公卿以下，举任州守者，使得自辟属县令长，务求术略，不限资考。然后宽以约束，许便宜从事。期年条上理状，或徙或留，必有功化风迹，异乎有司以资而任之者焉。汉时，诏问京房灾异可息之术，房对以考功课吏。臣愿陛下博访理官，除烦苛之命；申敕计臣，损聚敛之役。勿起大狱，勿用躁人，务静安，守渊默。《传》曰：“大侵之礼，百官备而不制。言省事也。”如此而沴气不弭，嘉休不至，是灵意讫谏，而圣言罔惑欤。

会郭皇后废，绛陈《诗白华》，引申后、褒姒事以讽，辞甚切至。徙三司度支判官，再迁兵部员外郎。上言：“迩来用物滋侈，赐予过制，禁中须索，去年计为缗钱四十五万。自今春至四月，已及二十余万。比诏裁节费用，而有司移文，但求咸平、景德簿书。簿书不存，则无所措置。臣以谓不若推近及远，递考岁用而裁节之，不必咸平、景德为准也。”

初，诏罢织密花透背，禁人服用，且云自掖庭始。既而内人赐衣，复取于有司。又后苑作制玳瑁器，索龟筒于市。龟筒，禁物也，民间不得有，而索不已。绛皆论罢之。又言：“号令数变则亏国体，利害偏听则惑聪明。请者务欲各行，而守者患

于不一。请罢内降，凡诏令皆由中书、枢密，然后施行。”因进《圣治箴》五篇。

以父忧去，服除，擢知制诰，判吏部流内铨、太常礼院。吏部拟官，旧视职田有无，不问多寡，以是不均。绛为核其实，以多寡为差，其有名而无实者皆不用，人以为便。初改判礼院为知礼仪事，自张绛建请。

使契丹，还，请知邓州。距州百二十里，有美阳堰，引湍水溉公田。水来远而少，利不及民；滨堰筑新土为防，俗谓之墩者，大小又十数，岁数坏，辄调民增筑。奸人蓄薪茭，以时其急，往往盗决堰墩，百姓苦之。绛按召信臣六门堰故迹，距城三里，壅水注钳庐陂，溉田至三万顷。请复修之，可罢州人岁役，以水与民，未就而卒，年四十六。

绛以文学知名一时，为人修洁酝藉，所至大兴学舍，尝请诸郡立学。在河南修国子学，教诸生，自远辇而至者数百人。好施宗族，喜宾客，以故，卒之日，家无余赀。有文集五十卷。子景初、景温、景平、景回。景平好学，著诗书传说数十篇，终秘书丞。景回早卒。

景温字师直。中进士第，通判汝、莫二州，江东转运判官。兴宣城百丈圩，议者以为罪，降通判、知涟水军。神宗初，知谏院邵亢直其前事，徙真州，提点江西刑狱。历京西、淮南转运使。

景温平生未尝仕中朝，王安石与之善，又景温妹嫁其弟安礼，乃骤擢为侍御史知杂事。安石方恶苏轼，景温劾轼向丁忧归蜀，乘舟商贩。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、水师穷其事，讫无一实。苏颂等论李定不持母服，景温察安石指，为辨于前。已而事下台，景温难违众议，始云定当追服。又言薛向不当得侍从，王韶边奏诬罔，浸失安石意，然犹以尝助己，但改直史馆兼侍

读。不敢拜，出知邓州。

逾年，进陕西都转运使，以不奉司农约束，改知邓、襄、澶三州，加直龙图阁，判将作监。转右谏议大夫、知潭州。章惇开五溪，景温协力拓筑，论功进官，召拜礼部侍郎。复出知洪州、应天府、瀛州。

元祐初，进宝文阁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未岁，御史中丞刘摯言其非拨烦吏。右司谏王觐言：“瀛州妖妇李自称事九仙圣母，能与人通语言，谈祸福。景温在郡为所惑，礼饷甚厚，遣十兵挈之入京。数遣子慥至其处；补李媾为小史，使出入官府，崇大声势；至纵嬖妾之弟，醉欧市人。为政若此，尚何惜而不加谴。”于是罢知蔡州。

三年初，置权六曹尚书，以为刑部。刘安世复论之，改知郢州，再历永兴军。时章惇为相，景温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，并西夏人偃蹇终未顺命，宜罢分画，以马迹所至为境。惇用其说，徙知河阳，卒，年七十七。

叶清臣，字道卿，苏州长洲人。父参，终光禄卿。清臣幼敏异，好学善属文。天圣二年，举进士，知举刘筠奇所对策，擢第二。宋进士以策擢高第，自清臣始。授太常寺奉礼郎、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事。还为光禄寺丞、集贤校理，通判太平州、知秀州。入判三司户部勾院，改盐铁判官。

上言九事：请遣使循行天下，知民疾苦，察吏能否；兴太学，选置博士，许公卿大臣子弟补学生；重县令；诸科举人取名大义，责以策问；省流外官，无得入仕；听武臣终三年之丧；罢度僧；废读经一业；训兵练将，慎出令，简条约。词多不载。出知宣州，累迁太常丞，同修起居注，判三司盐铁勾院，进直史馆。

是冬，京师地震，上疏曰：“天以阳动，君之道也；地以

阴静，臣之道也。天动地静，主尊臣卑。易此则乱，地为之震。乃十二月二日丙夜，京师地震，移刻而止；定襄同日震，至五日不止，坏庐寺，杀人畜，凡十之六。大河之东，弥千五百里而及都下，诚大异也。属者荧惑犯南斗，治历者相顾而骇。陛下忧勤庶政，方夏泰宁，而一岁之中，灾变仍见。必有下失民望、上戾天意者，故垂戒以启迪清衷。而陛下泰然不以为异，徒使内侍走四方，治佛事，修道科，非所谓消复之实也。顷范仲淹、余靖以言事被黜，天下之人，齟舌不敢议朝政者，行将二年。愿陛下深自咎责，许延忠直敢言之士，庶几明威降鉴，而善应来集也。”书奏数日，仲淹等皆得近徙。

会诏求直言，清臣复上疏言大臣专政，仁宗嘉纳之。清臣请外，为两浙转运副使。并太湖有民田，豪右据上游，水不得泄，而民不敢诉。尝建请疏盘龙汇、沪渎港入于海，民赖其利。以右正言知制诰，知审官院，判国子监。

时陕西用兵，上言：“当今将不素蓄，兵不素练，财无久积。小有边警，外无骁将，内无重兵。举西北二垂观之，若瀼落大瓠，外示雄壮，其中空洞，了无一物。脱不幸戎马猖突，腹内诸城，非可以计术守也。自元昊僭窃，因循至于延州之寇，中间一岁矣。而屯戍无术，资粮不充，穷年畜兵，了不足用，连监牧马，未几已虚。使蚩蚩之氓无所倚而安者，此臣所以孜孜忧大瓠之穿也。今羌戎稍却，变诈亡穷，岂宜乘即时之小安，忘前日之大辱？又将泰然自处，则后日视今，犹今之视前也。”

元昊围延州，既解去，钤辖内侍卢守勤与通判计用章更讼于朝。时内侍用事者，多为守勤游说，朝廷议薄守勤罪，而流用章岭南。清臣上疏曰：“臣闻众议，延州之围，卢守勤首对范雍号泣，谋遣李康伯见元昊，为偷生之计。计用章以为事急，不若退保鄜州，李康伯遂有‘死难，不可出城见贼’之语。自

元昊退，守勤惧金明之失、二将之没，朝廷归罪边将；又思仓卒之言，一旦为人所发，则祸在不测。遂反覆前议，移过于人，先为奏陈，冀望取信。正如黄德和诬奏刘平，欲免退走之罪。寻闻计用章亦疏斥守勤事状，诏文彦博置劾，未分曲直，而遽罪用章、康伯，牲赦守勤。此必有议者结中人、惑圣听，以为方当用师边陲，不可轻起大狱。臣观前史，魏尚、陈汤虽有功，尚不免削爵，罚作案验吏士。何况拥兵自固，观望不出，恣纵羌贼，破一县，擒二将。大罪未戮，又自蔽其过，矫诬上奏，此而不按，何罪不容？设用章有退保之言，止坐畏懦；而守勤谋见贼之行，乃是归款。二者之责，孰重孰轻，望诏彦博鞫正其狱。苟用章之状果虚，守勤之罪果白，用章更置重科，物论亦允。无容偏听一辞，以亏王道无党之义。”其后狱具，守勤才降湖北兵马都监。

时西师未解，急于经费，中书进拟三司使，清臣初不在选中。帝曰：“叶清臣才可用。”擢为起居舍人、龙图阁学士、权三司使公事。始奏编前后诏敕，使吏不能欺，簿帐之丛冗者，一切删去。内东门、御厨皆内侍领之，凡所呼索，有司不敢问，乃为合同以检其出入。清臣与宋庠、郑戩雅相善，为吕夷简所恶，出知江宁府。逾年，入翰林学士，知通进银台司、勾当三班院。丁父忧，言者以清臣为知兵，请起守边。及服除，宰相陈执中素不悦之，即除翰林侍读学士、知邠州。道由京师，因请对，改澶州，进尚书户部郎中、知青州。徙知永兴军，浚三白渠，溉田逾六千顷。

仁宗御天章阁，召公卿，出手诏问当世急务。清臣闻之，为条对，极论时政阙失，其言多剴切权贵。且曰：“陛下欲息奔竞，此系中书。若宰相裁抑奔竞之流，则风俗醇厚，人知止足；宰相用儉佞之士，则贪荣冒进，激成浑波。向有职在管库，

日趋走时相之门。入则取街谈巷言，以资耳目；出则窃庙谟朝论，以惊流辈。一旦皆擢职司，以酬所任。比日人士竞踵此风，出入权要之家，时有‘三尸’、‘五鬼’之号。乃列馆职，或置省曹。且台谏官为天子耳目，今则不然，尽为宰相肘腋。宰相所恶，则摭以微瑕，公行击搏；宰相所善，则从而唱和，为之先容。中书政令不平，赏罚不当，则箝口结舌，未尝敢言。人主纤微过差，或宫闈小事，即极言过当，用为讦直。供职未逾岁时，迁擢已加常等。宋禧为御史，劝陛下宫中畜犬设棘，以为守卫。削弱朝体，取笑四夷，不加诃谴，擢为谏官。王达两为湖南、江西转运使，所至苛虐，诛剥百姓，徒配无辜，特以宰相故旧，不次拔擢，遂有河北之行。如此，是长奔竞也。”其他所列利害甚众。

会河决商胡，北道艰食，复以为翰林学士、权三司使。旧制，有三司使、权使公事，而清臣所除，止言“权使”，自是分三等焉。以户部副使向传式不职，奏请出之。皇祐元年春，帝御便殿，访近臣以备边之策。清臣上对，略曰：

陛下临御天下，二十八年，未尝一日自暇自逸。而西夏、契丹频岁为患者，岂非将相大臣，不得其人，不能为陛下张威德而攘四夷乎？昔王商在廷。单于不敢仰视。郅都临代，匈奴不敢犯边。今内则辅相寡谋，纲纪不振；外则兵不素练，将不素蓄。此外寇得以内侮也。庆历，刘六符来，执政无术略，不能折冲樽俎，以破其谋。六符初亦疑大国之有人，藏奸计而未发。既见表里，遂肆陆梁。只烦一介之使，坐致二十万物，永匮膏血，以奉腥膻。此有识之士，所以为国长太息也。

今诏问：“北使诣阙，以伐西戎为名，即有邀求，何以答之？”臣闻誓书所载，彼此无求。况元昊叛边，累年致讨，契丹坐观金鼓之出，岂有毫发之助？今彼国出师，辄求我助，奸

盟违约，不亦甚乎？若使辩捷之人，判其曲直，要之一战，以破其谋，我直彼曲，岂不惮服。苟不知咎，或肆侵陵，方河朔灾伤之余，野无庐舍，我坚壁自守，纵令深入，其能久居？既无所因之粮，则亟当遁去。然后选择骁勇，遏绝归师，设伏出奇，邀击首尾，若不就禽，亦且大败矣。

诏问：“辅翊之能，方面之才，与夫帅领偏裨，当今孰可以任此者。”臣以为不患无人，患有人而不能用尔。今辅翊之臣，抱忠义之深者，莫如富弼。为社稷之固者，莫知范仲淹。谙古今故事者，莫如夏竦。议论之敏者，莫如郑戩。方面之才，严重有纪律者，莫如韩琦。临大事能断者，莫如田况。刚果不顾避者，莫如刘涣。宏达有方略者，莫如孙沔。至于帅领偏裨，贵能坐运筹策，不必亲当矢石，王德用素有威名，范仲淹深练军政，庞籍久经边任，皆其选也。狄青、范全颇能馭众，蒋偕沉毅有术略，张亢倜傥有胆勇，刘贻孙材武刚断，王德基纯慤劲勇，此可补偏裨者也。

诏谓：“朔方灾伤，军储缺乏。”此则三司失计置，转运使不举职，固非一日。既往固已不咎，来者又复不追，臣未见其可也。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，方欲竭思虑、办职事，一与贾昌朝违戾，遂被移徙，军储何由不乏？自去年秋八月，计度市余，而昌朝执异议，仲春尚未与夺，财赋何缘得丰？先朝置内帑，本备非常。今为主者之吝，自分彼我，缓急不以为备，则臣不知其所为也。至如粒食之重，转徙为难，莫若重立爵等，少均万数，豪民诖误，使得入粟，以免杖笞，必能速办。夫能俭嗇以省费，渐致于从容。德音及此，天下之福也。比日多以卑官躐请厚奉，或身为内供奉而有遥刺之给，或为观察使便占留后之封，幸门日开，赐予无艺，若令有司执守，率循旧规，庶几物力亦获宽弛。

诏问：“战马乏绝，何策可使足用？”臣前在三司，尝陈监牧之弊，占良田九万余顷，岁费钱百万缗。天闲之数，才三四万，急有征调，一不可用。今欲不费而马立办，莫若赋马于河北、河东、陕西、京东西五路。上户一马，中户二户一马，养马者复其一丁。如此，则坐致战马二十万匹，不为难矣。

时清臣以河北乏兵食，自汴漕米繇河阴输北道者七十余万；又请发大名库钱，以佐边余。而安抚使贾昌朝格诏不从，清臣固争，且疏其跋扈不臣。宰相方欲两中之，乃徙昌朝郑州，罢清臣为侍读学士、知河阳。卒，赠左谏议大夫。

清臣天资爽迈，遇事敢行，奏对无所屈。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，封郡主，给奉；及承祐为殿前副都指挥使，妻以不加封，请增月给，清臣执奏不可。仁宗曰：“承祐管军，妻又诸王女，当优之。”清臣曰：“是终为侥幸。”遂卷其奏置怀中，不行。数上书论天下事，陈九议、十要、五利，皆当世可行者。有文集一百六十卷。子均，为集贤校理。

杨察，字隐甫。其先晋人，从唐僖宗入蜀，家于成都。至其祖钧，始从孟昶归朝。钧生居简，仕真宗时，至尚书都官员外郎，尝官庐州，遂为合肥人。居简生察，景祐元年，举进士甲科，除将作监丞、通判宿州。迁秘书省著作郎、直集贤院，出知颍、寿二州，入为开封府推官，判三司盐铁、度支勾院，修起居注，历江南东路转运使。属吏以察年少，易之。及行部，数摘奸隐，众始畏伏。察在部，专以举官为急务。人或议之，察曰：“此按察职也，苟掩拾羨余，则俗吏之能，何必我哉！”召为右正言、知制诰，权判礼部贡院。时上封者请罢有司糊名考士，及变文格，使为放轶以袭唐体。察以谓：“防禁一溃，则奔竞复起。且文无今昔，惟以体要为宗，若肆其澶漫，亦非唐氏科选之法。”前议遂寝。

晏殊执政，以妻父嫌，换龙图阁待制。母忧去职，服除，复为知制诰，拜翰林学士、权知开封府，擢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论事无所避。会诏举御史，建言：“台属供奉殿中，巡纠不法，必得通古今治乱良直之臣。今举格太密，公坐细故，皆置不取，恐英伟之士，或有所遗。”御史何郯以论事不得实，中书问状。察又言：“御史，故事许风闻；纵所言不当，自系朝廷采择。今以疑似之间，遽被诘问，臣恐台谏官畏罪缄默，非所以广言路也。”

又数以言事忤宰相陈执中。未几，三司户部判官杨仪以请求贬官，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，虽去官，犹罢知信州。徙扬州，复为翰林侍读学士，又兼龙图阁学士、知永兴军，加端明殿学士、知益州。再迁礼部侍郎，复权知开封府，复兼翰林学士、权三司使。

内侍杨永德毁察于帝，三司有狱，辞连卫士，皇城司不即遣，而有诏移开封府鞫之。察由是乞罢三司，乃迁户部侍郎兼三学士，提连集禧观，进承旨。逾年，复以本官充三司使。饵钟乳过剂，病痲卒。赠礼部尚书，谥宣懿。

察美风仪。幼孤，七岁始能言，母颇知书，尝自教之。敏于属文，其为制诰，初若不用意；及稿成，皆雅致有体，当世称之。遇事明决，勤于吏职，虽多益喜不厌。痲方作，犹入对，商画财利，归而大顿，人以为用神太竭云。有文集二十卷。无子，以兄子庶为嗣。

弟真，举进士第一，通判润州，以母忧不赴，毁瘠而卒。时人伤之。

论曰：当仁宗在位时，宋兴且百年，海内嘉靖，上下安佚。然法制日以玩弛，侥幸之弊多。自西陲用兵，关中困扰，天子悯劳元元，奋然欲用群材以更内外之治，于时俊杰辈出。尹洙

崎岖兵间，亦颇论天下之事。孙甫驰骋言路，咸以文学、方正知名。绛文词议论，尤为儒林所宗。朝廷方欲倚用之，不幸死矣。最后，清臣、察繇进士高等，不数年致位侍从，立朝蹇蹇，无所附丽，为一时名臣。岂非出于上之所自擢，故奋励不挠，以图报称哉？

列传第五十五

韩丕 师颀 张茂直 梁颀 子固 杨徽之 杨澈 吕文仲 王著 吕祐之潘慎修 杜镐 查道 从兄陶

韩丕，字太简，华州郑人。父杲，晋开运中，为曲阳主簿，契丹攻城，陷没焉。母改适他氏。丕幼孤贫，有志操，读书于骊山、嵩阳，通《周易》、《礼记》，为人讲说。常有山林之志，家虽甚贫，处之晏如。年长，始学文。开宝中，郑牧知文州，与之偕行，遂薄游两川。及牧知成都，刘熙古延置门下，掌书奏，以孙女妻之。

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，声名籍甚，公卿多荐之者。尝著《孟母碑》、《返鲁颂》，人多讽诵之。解褐大理评事、通判衡州。石熙载荐其文行，代还，以文学试中书，擢著作佐郎、直史馆，赐绯鱼。未几，改左拾遗。八年，迁职方员外郎、知制诰。雍熙初，加虞部郎中。二年，与贾黄中、徐铉同知贡举。丕属思艰涩，及典书命，伤于稽缓。宰相宋琪性褊急，常加督责，或申以谐谑，丕不能平。又舍人王祐以前辈负气，每陵轹面折之。丕乃表求外郡，出知虢州，就改职方郎中。端拱初，拜右谏议大夫，赐金紫，知河阳、濠州。

丕起寒素，以冲澹自处，不奔竞于名宦，太宗甚嘉重之。淳化二年，召入为翰林学士，终以迟钝不敏于用。俄罢职，充集贤殿修撰、知均州。就迁给事中、工部侍郎，徙金州。召还，充史馆修撰，又出知滁州，就加礼部。大中祥符二年，卒。

丕纯厚畏慎，似不能言者。历典州郡，虽不优于吏事，能以清介自持，时称其长者云。

师颀，字霄远，大名内黄人。父均，后唐长兴二年进士，终永兴节度判官，因家关右。颀少笃学，与兄頌齐名。建隆二年举进士，竊仪典贡举，擢之上第。释褐耀州军事推官，以疾解，久不赴调。开宝中，复为解州推官。太平兴国初，召还，迁大理寺丞、陕西河北转运判官，就改著作佐郎。秩满，迁监察御史、通判永兴军府。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缗钱，左授乾州团练副使，寻复旧官。六年，改殿中侍御史、通判邠州。徙知简州，转起居舍人。以公累去官，复为殿中侍御史，知资、眉二州。颀所至，以简静为治，蜀人便之。代还，迁侍御史、知安州，赐缗钱二十万。移朗州，超拜工部郎中，命知陕州，赐金紫。

时西鄙用兵，饷道所出，军士多亡命，啸聚山林为盗。颀严其巡捕，盗越他境。改刑部郎中，未几召还。真宗以其旧人，素负才望，而久次于外，累召对，询其文章。颀谦逊自晦，上益嘉之。翌日，命以本官知制诰，兼史馆修撰。咸平二年，与温仲舒、张咏同知贡举。明年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五年，复与陈恕同典贡部，又知审官院、通进银台封驳司。俄卒，年六十七。诏遣官护葬，给其子仲回秘书丞奉终丧。

颀旷达夷雅，搢绅多慕其操尚。有集十卷。子三人：仲回，端拱元年进士及第，至太常博士；仲宰，国子博士；仲说，殿中丞。

张茂直，字林宗，兖州瑕丘人。父延升，以经术教授乡里。茂直方弱冠，慕容彦超据州城，驱之守陴。及周师破敌，拥城守者列坐，将斩之。有卒挟刃谓茂直曰：“汝发甚鬣，惜为颈血所污，可先断之。”茂直许焉。刃未及发，会得释。后励志

于学。

开宝中，州将器其为人，首荐之，且给钱五万，以助其装。二年，登进士第，解褐海州推官，进司农寺丞、通判泰州。为转运使韦务升诬奏，徙监梓州富国监。代还，自陈得雪。复通判静安军。军不领县，城闾之外，即深州之下博，茂直奏割下博隶焉。进秩著作佐郎。扈蒙荐其才，改秘书丞。

会福州民讼田，命茂直按之，将行，留不遣。参知政事李至称其端实，命入益王元杰府为记室参军。王好学，多为诗什，遇茂直甚厚。虽受时果之赐，亦分饷焉。王尝遣使征诗，茂直援笔而就，甚称赏之。

端拱元年，召对，赐金紫。数日，改度支员外郎，三迁本曹郎中。真宗居藩时，茂直与朱昂并在诸王府，每预宴集，屡因酬唱识其名。即位，选用旧臣，得茂直及昂，与梁周翰、师颀辈相继知制诰。茂直既入西阁，会元杰生旦，遣持礼币为赐，复至旧府，时人荣之。

茂直淳至寡言，晚年多疾，才思梗涩不称职。改秘书少监，出知颍州。咸平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子成列，端拱二年进士及第；成务，比部员外郎。

梁颀，字太素，郢州须城人。曾祖涓，成武主簿。祖惟忠，以明经历佐使府，至天平军节度判官。父文度早世，颀养于叔父。王禹偁始与乡贡，颀依以为学，尝以疑义质于禹偁，禹偁拒之不答。颀发愤读书，不期月，复有所质，禹偁大加器赏。初举进士，不中第，留阙下。献疏曰：

臣历观史籍，唐氏之御天下也，列圣间出，人文闡耀，尚且渴于共治，旁求多彦，设科之选，逾四十等。当时秉笔之士，彬彬翔集，表著所以。左右前后，有忠有良，导化原、树治本者，享三百年，得人之由也。

五代不竞，兹制日沦。国家兴儒，追风三代。方今科名之设，俊造毕臻，秉笔者如林，趋选者如云。贡于诸侯，考于春官，陛下躬临慎择，必尽至公。奈何所取不出于诗赋、策论，简于心者援而陟之，拂于心者推而黜之，宁无滥陟枉黜之失耶？其间闾茸妄进，滥厕科场者，间亦有之。

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滞之士，罔计贤否，悉拔而登之，一视同仁。臣窃谓此非确论。盖圣人在上，则内君子而外小人。若薰莸同器，甚非所以正人伦、淳风俗也。况丘园之下，岂无宏才茂德之士。陛下诚能设科以擢异等之士，俾陈古今之治乱、君臣之得失、生民之休戚、贤愚之用舍，庶几有益于治，不特诗赋、论策之小技，以应有司之求而已。

疏上，不报。

雍熙二年，复举进士，廷试，方禹中献赋。太宗召升殿，询其门第，赐甲科，解褐大名府观察推官。四年，与梁湛并召为右拾遗、直史馆，赐绯。判鼓司、登闻院。颢在大名佐赵昌言。昌言人掌枢密，会翟马周事，颢坐贬虢州司户参军。起知鱼台县，就加大理评事。召还，迁殿中丞。顷之，复直史馆，压开封府推官、三司关西道判官，转太常博士，丁内艰，起令赴职，改右司谏。

真宗初，诏群臣言事，颢时使陕西，途中作《听政箴》以献。还为度支判官。咸平元年，与杨励、李若拙、朱台符同知贡举。时诏钱若水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表颢参其事，又同修起居注。扈蹕大名，诏访群臣边事，颢上疏曰：

臣闻自古用兵之道，在乎明赏罚而已。然而赏不可以独任，罚不可以少失。故《兵法》曰：“罚之不行，譬如骄子之不可用。”又曰：“善为将者，威振敌国，令行三军。尽忠益时者，虽仇必赏；犯法败事者，虽亲必罚。”故孙武斩队长而兵皆整，

穰苴斩监军而敌遂退。以此言之，兵法不可不正也。

昨者命将出师，乘秋备塞，而傅潜奉明诏，握重兵，逗挠无谋，守陴玩寇，老精兵於不用。以至蕃马南牧，边尘画惊，河朔之民，流移失所，魏博以北，蹂践一空。遂至残妖未殄，銜辂亲征，此所谓以贼遗君父者也。乃或赦而不问，则何以谢横死之民；或黜而不戮，则何以恢用兵之略。以军法论之，固合斩潜以徇军中，降诏以示天下。如此，则协前古之典章，戒后来之将帅，然后择边臣之可用者，就委用之。

臣尝读汉史，李广之屯兵行师也，无部五行阵，就善水草，人人自便，不击刁斗以自卫，远於斥候，未尝遇害，而广终为名将，士卒乐用。又唐高祖之备北边也，选劲兵为游骑，不赍军粮，随逐水草，遇敌则杀，当时以为得策。愿於边将中，不以名位高卑，但择其武勇谋略素为众所推服者，取十人焉。人付骑士五十，器甲完备，轻赍粮糗，逐水草以为利，往复扞御。不令入郡邑，不许聚处，遇有寇兵，随时掩捕。仍令烽候相望，交相救应。缘边州郡守城兵帅，即坚壁以待之。遇游骑近城，掩杀边寇，内量出兵甲援救。如此，则乘城者不坚闭垒门，免坐观於胜负；捍边者不苟依郡郭，可行备於寇攘。虽匪良筹，且殊胶柱。

时论颇称之。

三年，与李宗谔、赵安仁并命知制诰，赐金紫，是年冬，王均平，命为峡路安抚使。归掌三班。韩国华判大理，以断刑失中，乃选颢以代之。四年，张齐贤使关右安抚，以颢为之副。

颢有吏才，每进对，词辩明敏，真宗嘉赏之。凡群臣上封者，悉付颢泊薛映详阅可否。冬，以河北饥盗，命与映分为东、西路巡检使。还，拜右谏议大夫，充户部使。会罢三部使，以颢为翰林学士同知审官院、三班。景德元年，权知开封。

颢美风姿，强力少疾，闺门雍睦。与人交久而无改，士大夫多之。六月，暴病卒，年九十二。上甚軫恻，赐增加等。所著文集十五卷。子固、述、适。适相仁宗，别有传。

固字仲坚。幼有志节，尝著《汉春秋》，颢器赏之。初，以颢遗荫，赐进士出身。服阕，诣登闻院让前命，愿赴乡举，许之。大中祥符元年，举服勤词学科，擢甲第。解褐将作监丞、同判密州，就迁著作佐郎。归朝，改著作郎、直史馆，赐绯。历户部判官、判户部勾院。

为人气调俊爽，善与人交，疏财慷慨，尚气义，明于吏道。马元方领三司，临事粗率，固摭其旷阙之状，屡请对条奏。尝诏鞠狱，时称平审。天禧大礼成，奏颂甚工。无几卒，年三十三。有集十卷。

杨徽之，字仲猷，建州浦城人。祖郃，仕闽为义军校。家世尚武，父澄独折节为儒，终浦城令。徽之幼刻苦为学，邑人江文蔚善赋，江为能诗，徽之与之游从，遂与齐名。尝肄业于浚阳庐山，时李氏据有江表，乃潜服至汴、洛，以文投窦仪、王朴，深赏遇之。

周显德中，举进士，刘温叟知贡部，中甲科。同时登第者十六人，世宗命覆试，惟徽之与李覃、何严、赵邻几中选。解褐校书郎、集贤校理。宰相范质深器重之。历著作佐郎、右拾遗。窦俨纂礼乐书，徽之预焉。

乾德初，与郑并出为天兴令，府帅王彦超素知其名，待以宾礼。蜀平，移峨眉令。时宋白宰玉津，多以吟咏酬答。复为著作佐郎、知全州，就迁左拾遗、右补阙。太平兴国初，代还。太宗素闻其诗名，因索所著。徽之以数百篇奏御，且献诗为谢，其卒章有“十年流落今何幸，叨遇君王问姓名”语。太宗览之称赏，自是圣制多以别本为赐。迁侍御史、权判刑部。

尝属疾，遣尚医诊疗，赐钱三十万。转库部员外郎，赐金紫，判南曹，同知京朝官差遣。会诏李昉等采辑前代文字，类为《文苑英华》，以徽之精于风雅，分命编诗，为百八十卷。历迁刑、兵二部郎中。献《雍熙词》，上赓其韵以赐。

端拱初，拜左谏议大夫，出知许州。入判史馆事，加修撰。因次对上言，曰：“自陛下嗣统鸿图，阐扬文治，废坠修举，儒学响臻，乃至周岩野以聘隐沦，盛科选以来才彦，取士之道，亦已至矣。然擅文章者多超迁，明经业者罕殊用，向非振举，曷劝专勤，师法不传，祖述安在！且京师四方之会，太学首善之地。今五经博士，并阙其员，非所以崇教化、奖人材、繇内及外之道也。伏望浚发明诏，博求通经之士，简之朝著，拔自草莱，增置员数，分教胄子，随其所业，授以本官，廩稍且优，旌别斯在。淹贯之士，既蒙厚赏，则天下善类知所劝矣，无使唐、汉专称得人。”太宗嘉纳之，顾谓宰相曰：“徽之儒雅，操履无玷，置于馆阁宜矣。”未几，改判集贤院。尝诏预观灯乾元楼，上嘉其精力不衰。

时刘昌言拔自下位，不逾时参掌机务，惧无以厌人望，常求自安之计。董俨为右计使，欲倾昌言代之，尝谓徽之曰：“上遇张洎、钱若水甚厚，旦夕将大用。”有直史馆钱熙者，与昌言厚善，诣徽之，徽之语次及之。熙遽以告昌言，昌言以告洎。洎方固宠，谓徽之遣熙构飞语中伤己，遂白上。上怒，召昌言质其语。出徽之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，熙落职通判朗州。徽之未行，改镇安军行军司马。

真宗尹京，妙选僚佐，驿召为左谏议大夫，与毕士安并充开封府判官，召对便殿，谕以辅导意。东宫建属，以徽之兼左庶子。尝出巡田，真宗作诗言怀，因以寄之。迁给事中。即位，拜工部侍郎、枢密直学士，俄兼秘书监。咸平初，加礼部侍郎。

二年春，以衰疾求解近职，改兵部，仍兼秘书监，入谢，命坐，劳之曰：“图书之府，清净无事，俾卿得以养性也。”是秋，特置翰林侍读学士，命与夏侯峤、吕文仲并为之，赐宴秘阁，且褒以诗。

未几，以足疾请告，上取名药以赐。郊祀不及扈从，锡赍如侍祠之例。车驾北巡，徽之力疾辞于苑中。上顾谓曰：“卿勉进医药，比见，当不久也。”及驻蹕大名，特降手诏存谕。明年春正月，车驾还，又遣使临问。卒，年八十。赠兵部尚书，赐其家钱五十万，绢五百匹。录其外孙宋绶太常寺太祝，侄孙偃、集并同学究出身。

徽之纯厚清介，守规矩，尚名教，尤疾非道以干进者。尝言：“温仲舒、寇准用搏击取贵位，使后辈务习趋竞，礼俗浸薄。”世谓其知言。徽之寡谐于俗，唯李昉、王祐深所推服，与石熙载、李穆、贾黄中为文义友。自为郎官、御史，朝廷即待以旧德。善谈论，多识典故，唐室以来士族人物，悉能详记。酷好吟咏，每对客论诗，终日忘倦。既没，有集二十卷留于家，上令夏侯峤取之以进。徽之无子。后徽之妻王卒，及葬，复以缙帛赐其家。

澈字晏如，徽之宗人也，世家建阳。父思进，晋天福中北渡海，因家于青州之北海，累佐使幕。澈幼聪警，七岁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即晓大义。周宰相李谷召令默诵，一无遗误，谷甚异之。年十六，思进为镇赵从事，会昭庆令缺，使府命澈假其任。时河决邻郡，府督役甚急。澈部徒数千，径大泽中，多芦苇，令采刈为筏，顺流而下。既至，执事者讶以后期，俄而苇筏继至，骇而问之，澈以状对，乃更嗟赏。

建隆初，举进士，时窦仪典贡部，谓澈文词敏速，可当书檄之任。调补河内主簿，再迁青州司户参军。知州张全操多不

法，澈鞫狱平允，无所阿畏。太祖知其名，召试禁中，改著作佐郎，出知渠州。江南平，改通判虔州，令就大将曹彬分兵以行。既入境，伪帅郭再兴拥兵自固，澈单骑直趋其垒，谕以朝廷威信，再兴即奉符以代。澈悉料城中军士之勇壮者，凡五百人为一纲，部送京师。土豪黎、罗二姓，聚众依山谋乱，澈率兵平之，擒二豪，械送阙下。

迁右赞善大夫、知淄州。事亲以孝闻，求便侍养，徙同判青州。三迁祠部员外郎，复知淄州，又知舒州，累转祠部郎中。咸平初，遴选王府僚佐，以澈为雍王府记室参军，赐金紫，加度支郎中。

景德初，车驾幸澶渊，王为东京留守，澈迁兵部郎中，充留守判官。军巡囚逸，王惊而感疾，及薨，又得闺门残忍之状，坐辅导不善免官。未几，起为祠部郎中。卒，年七十四。子峦，淳化进士，职方员外郎。

吕文仲，字子臧，歙州新安人。父裕，伪唐歙州录事参军。文仲在江左，举进士，调补临川尉，再迁大理评事，掌宗室书奏。入朝，授太常寺太祝，稍迁少府监丞。预修太平《御览》、《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，改著作佐郎。太平兴国中，上每御便殿观古碑刻，辄召文仲与舒雅、杜镐、吴淑读之。尝令文仲读《文选》，继又令读《江海赋》，皆有赐赆。以本官充翰林侍读，寓直御书院，与侍书王著更宿。时书学葛湍亦直禁中，太宗暇日，每从容问文仲以书史、著以笔法、湍以字学。雍熙初，文仲迁著作佐郎，副王著使高丽。复命改左正言，巡抚福建。未几，赐金紫，加左谏议大夫。

淳化中，与陈尧叟并兼关西巡抚使。时内品方保吉专干榷酤，威制郡县。民疲吏扰，变易旧法，讼其掎克者甚众。文仲等具奏其实，太宗怒甚。亟召保吉，将劾之，反为保吉所讼，

下御史验问。文仲所坐皆细事，而素巽懦，且耻与保吉辨对，因自诬伏，遂罢职。既而太宗知其由，复令直秘阁；逾月，再为侍读。一日，召于崇政殿，读上草书经史故实数十轴，诏模刻于石。迁起居舍人、兵部员外郎、同判吏部铨，知银台通进封驳司、审官院。咸平三年，拜工部郎中，充翰林侍读学士，受诏集太宗歌诗为三十卷，诏书加奖，又知审刑院。六年，授御史中丞。

景德中，鞫曹州奸民赵谏狱。谏多与士大夫交游，内出姓名七十余人，令悉穷治。文仲请对，言逮捕者众，或在外郡，苟悉索之，虑动人听。上曰：“卿执宪，当嫉恶如仇，岂公行党庇邪？”文仲顿首曰：“中司之职，非徒绳纠愆违，亦当顾国家大体。今纵七十人悉得奸状，以陛下之慈仁，必不尽戮，不过废弃而已。但籍其名，更察其为人，置于冗散，或举选对扬之日摈斥之，未为晚也。”上从其言。三年，迁工部侍郎，复为翰林侍读学士。

文仲久居禁近，颇周密兢慎。一日早朝，暴得风疾，请告逾百日，诏续其奉。明年，改刑部侍郎，充集贤院学士，未几卒，录其子永为奉礼郎。

文仲富词学，器韵淹雅。其使高丽也，善于应对，清净无所求，远俗悦之。后有使高丽者，必询其出处。然性颇齷齪，不为时论所许。有集十卷。

王著，字知微，文仲同时人。自言唐相石泉公方庆之后，世家京兆渭南。祖贲，广明中众僖宗入蜀，遂为成都人。贲仕王建，为雅州刺史。父景环，万州别驾。著，伪蜀明经及第，历平泉、百丈、永康主簿。蜀平赴阙，授隆平主簿，凡十一年不代。著善攻书，笔迹甚媚，颇有家法。太宗以字书讹舛，欲令学士删定，少通习者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转运使侯陟以著名闻，

改卫寺丞、史馆祇候，委以详定篇韵。六年，召见，赐绯，加著作佐郎、翰林侍书与侍读，更直于御书院。

太宗听政之暇，尝以观书及笔法为意，诸家字体，洞臻精妙。尝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，著曰：“未尽善也。”太宗临学益勤，又以示著，著答如前。仁睿诘其故，著曰：“帝王始攻书，或骤称善，则不复留心矣。”久之，复以示著。著曰：“功已至矣，非臣所能及。”其后真宗尝对宰相语其事，且嘉著之善于规益，于侍书待诏中亦无其比。

雍熙二年，迁左拾遗，使高丽。端拱初，加殿中侍御史。二年，与文仲同赐金紫。明年，卒，特加赠赐，录其子嗣复为奉礼郎。

吕祐之，字元吉，济州钜野人。父文赞，本州录事参军。祐之，太平兴国初，举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、通判洋州。改右赞善大夫，出为泰宁军节度判官，移天雄军。召拜殿中侍御史，决狱西蜀。还知贝州，换右补阙、直史馆、同判吏部南曹，迁起居舍人。

端拱中，副吕端使高丽，假内库钱五十万以办装。还，遇风涛，舟欲覆，祐之悉取所得货沉之，即止。复献《海外覃皇泽诗》十九首，太宗嘉之，仍蠲其所贷。淳化初，判户部勾院，会分备三馆职，以祐之与赵昂、安德裕并直昭文馆。俄以本官知制诰，赐金紫，同知贡举。

有东野日宣者，祐之以妻族尝荐举之，坐鞫狱陈州不实，贬官，祐之亦降授殿中丞，再直史馆。未几，复知制诰。太宗尝阅班簿，择近臣举官，睹祐之姓名，宰相因言其前坐举无状。上曰：“此正可令赎过矣。”即取祐之焉。

至道初，拜右谏议大夫，赐金紫，知审官院。出知襄州，徙寿州。真宗即位，转给事中，复知襄州，移升州。岁余，又

典襄阳。归，掌吏部选事，知通进、银台司，与吕文仲并拜工部侍郎、翰林侍读学士。自置侍读、侍讲，甚艰其选，至是裁七人。祐之第其名氏，刻石于秘阁。

祐之纯谨长者，不喜趋竞，所至无显誉，备顾问，不能有所启发。会文仲以疾罢近职，祐之亦出为集贤院学士，仍并迁刑部侍郎。景德四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有集三十卷。

潘慎修，字成德，泉州莆田县人。父承祐，仕闽，后归江南，仕李景，至刑部尚书致仕。慎修少以父任为秘书省正字，累迁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。

开宝末，王师征江南，李煜遣随其弟从镒入贡买宴钱，求缓兵。留馆怀信驿。旦夕捷书至，邸吏督从镒入贺。慎修以为国且亡，当待罪，何贺也？自是每群臣称贺，从镒即奉表请罪。太祖嘉其得礼，遣吕使慰谕，供帐牢饩悉加优给。煜归朝，以慎修为太子右赞善大夫。煜表求慎修掌记室，许之。煜卒，改太常博士。历膳部、仓部、考功三员外，通判寿州，知开封县，又知湖、梓二州。

淳化中，秘书监李至荐之，命以本官知直秘阁。慎修善弈棋，太宗屡召对弈，因作《棋说》以献。大抵谓：“棋之道在乎恬默，而取舍为急。仁则能全，义则能守，礼则能变，智则能兼，信则能克。君子知斯五者，庶几可以言棋矣。”因举十要以明其义，太宗览而称善。俄与直昭文馆韩援使淮南巡抚，累迁仓部、考功二部郎中。咸平中，又副邢昺为两浙巡抚使，俄同修起居注。景德初，上言衰老，求外任。真宗以儒雅宜留秘府，止听解记注之职。数月，擢为右谏议大夫、翰林侍读学士。从幸澶州，遭寒疾，诏令肩舆先归。明年正月，卒，年六十九。赙钱二十万，绢一百匹。

慎修疾虽亟，精爽不乱，托陈彭年草遗奏，不为诸子干泽，

但以主恩未报为恨。上悯之，录其子汝士为大理评事，汝砺为奉礼郎。令有司给舟载其柩归洪州。

慎修风度酝藉，博涉文史，多读道书，善清谈。先是，江南旧臣多言李煜暗懦，事多过实。真宗一日以问慎修，对曰：“煜或懵理若此，何以享国十余年？”他日，对宰相语及之，且言慎修温雅不忘本，得臣子之操，深嘉奖之。当时士大夫与之游者，咸推其素尚。然颇恃前辈，待后进倨慢，人以此少之。有集五卷。

汝士至工部员外郎，直集贤院。

杜镐，字文周，常州无锡人。父昌业，南唐虞部员外郎。镐幼好学，博贯经史。兄为法官，尝有子毁父画像，为旁亲所讼，疑其法不能决。镐曰：“僧道毁天尊、佛像，可比也。”兄甚奇之。举明经，解褐集贤校理，入直澄心堂。

江南平，授千乘县主簿。太宗即位，江左旧儒多荐其能，改国子监丞、崇文院检讨。会将祀南郊，彗星见，宰相赵普召镐问之。镐曰：“当祭而日食，犹废；况谪见如此乎？”普言于上，即罢其礼。翌日，迁著作佐郎，改太子左赞善大夫，赐绯鱼。历殿中丞、国子博士，加秘阁校理。太宗观书秘阁，询镐经义，进对称旨，即日改虞部员外郎，加赐金帛。又问：“西汉赐与悉用黄金，而近代为难得之货，何也？”镐曰：“当是时，佛事未兴，故金价甚贱。”又尝召问天宝梨园事，敷奏详悉。再迁驾部员外郎，判太常礼院，与朱昂、刘承珪编次馆阁书籍，虞部郎中，事毕，赐金紫，改直秘阁。会修《太祖实录》，命镐检讨故事，以备访问。

景德初，置龙图阁待制，因以命锡镐，加都官郎中。从幸澶渊，遇懿德皇后忌日，疑军中鼓吹之礼，时镐先还备仪仗，命驰骑问之。镐以武王载木主伐纣，前歌后舞为对。预修《册

府元龟》，改司封郎中。四年，拜右谏议大夫、龙图阁直学士，赐袭衣、金带，班在枢密直学士下。时特置此职，儒者荣之。

大中祥符中，同详定东封仪注，迁给事中。三年，又置本阁学士，迁镐工部侍郎，充其职。上日，赐宴秘阁，上作诗赐之，进秩礼部侍郎。六年冬，卒，年七十六。录其子渥为大理寺丞及三孙官。

镐博闻强记，凡所检阅，必戒书吏云：“某事，某书在某卷、几行。”覆之，一无差误。每得异书，多召问之，镐必手疏本末以闻，顾遇甚厚。士大夫有所著撰，多访以古事，虽晚辈、卑品请益，应答无倦。年逾五十，犹日治经史数十卷，或寓直馆中，四鼓则起诵《春秋》。所居僻陋，仅庇风雨，处之二十载，不迁徙。燕居暇日，多挈醪饌以待宾友。性和易，清素有懿行，士类推重之。

查道，字湛然，歙州休宁人。祖文徽，仕南唐至工部尚书。父元方，亦仕李煜，为建州观察判官。王师平金陵，卢绛据歙州，遣使传檄至郡，元方斩其使。及绛擒，太祖闻元方所为，优奖之。拜殿中侍御史、知泉州，卒。

道幼沉凝不群，罕言笑，喜亲笔砚，文徽特爱之。未冠，以词业称。侍母渡江，奉养以孝闻。母尝病，思鳧羹，方冬苦寒，市之不获。道泣祷于河，凿冰取之，得鳧尺许以馈。又割臂血写佛经，母疾寻愈。后数年，母卒，绝意名宦，游五台，将落发为僧。一夕，震雷破柱，道坐其下，了无怖色，寺僧异之，咸劝以仕。

端拱初，举进士高第，解褐馆陶尉。曹彬镇徐州，辟为从事，深被礼遇。改兴元观察推官。寇准荐其才，授著作佐郎。淳化中，蜀寇叛，命道通判遂州。召对，出御书历，俾录其课，给以实奉。至道三年，有使两川者，得道公正清洁之状以闻，

优诏嘉奖。迁秘书丞，俄徙知果州。

时寇党尚有伏岩谷依险为栅者，其酋何彦忠集其徒二百余，止西充之大木槽，彀弓露刃。诏书招谕之，未下，咸请发兵殄之。道曰：“彼遇人也，以惧罪，欲延命须臾尔。其党岂无诘误邪？”遂微服单马数仆，不持尺刃，间关林壑百里许，直趋贼所。初悉惊畏，持满外向。道神色自若，踞胡床而坐，谕以诏意。或识之曰：“郡守也，尝闻其仁，是宁害我者。”即相率投顺罗拜，号呼请罪，悉给券归农。加赐袍带驿奏，玺书褒谕。

咸平四年代归，赐绯鱼。上言曰：“朝廷命转运使、副，不惟审度金谷，盖以察廉郡县，庶臻治平，以召和气。今观所至，或匪尽公，盖无惩劝之科，致有因循之弊。望自今每使回日，先令具任内曾荐举才识者若干，奏绌贪猥者若干，朝廷议其否臧，以为赏罚。”从之。俄出知宁州。会举贤良方正之士，李宗谔以道名闻，策入第四等，拜左正言、直史馆。未几，出为西京转运副使。六年，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，召入，拜工部员外郎、充度支副使，赐金紫。

道儒雅迂缓，治剧非所长。卞裒为盐铁副使，与道同候对，将升殿，遽出奏牒请道同署。及上询问事本，道素未省视，不能对，遂以本官罢，出知襄州。卒不能自辩，亦无愠色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归直史馆，迁刑部员外郎，预修《册府元龟》。三年，进秩兵部，为龙图阁待制，与张知白、孙奭、王曙并命焉。加刑部郎中、判吏部选事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奉使契丹，以久次，进右司郎中。真宗退朝之暇，召冯元讲《易》便坐，惟道与李虚己、李行简预焉。

天禧元年，以耳聩难于对问，表求外任，得知虢州。将行，上御龙图阁饮钱之。秋，蝗灾民歉，道不候报，出官廩米赈之，

又设粥糜以救饥者，给州麦四千斛为种于民，民赖以济，所全活万余人。二年五月，卒，讣闻，真宗轸惜之。诏其子奉礼郎循之乘传往治丧事，迁大理评事，赋禄终制。

道性淳厚，有犯不较，所至务宽恕，胥吏有过未尝笞罚，民讼逋负者，或出己钱偿之，以是颇不治。尝出按部，路侧有佳枣，从者摘以献，道即计直挂钱于树布去。儿时尝戏画地为大第，曰：“此当分贍孤遗。”及居京师，家甚贫，多聚亲族之茆独者，禄赐所得，散施随尽，不以屑意。与人交，情公切至，废弃孤露者，待之愈厚，多所周给。

初，赴举，贫不能上，亲族哀钱三万遗之。道出滑台，过父友吕翁家。翁丧，贫窶无以葬，其母兄将鬻女以襄事。道倾褚中钱与之，且为其女择婿，别加资遣。又故人卒，贫甚，质女婢于人。道为赎之，嫁士族。搢绅服其履行。好学，嗜弈棋，深信内典。平居多茹蔬，或止一食，默坐终日，服玩极于卑俭。尝梦神人谓曰：“汝位至正郎，寿五十七。”而享年六十四，论者以为积善所延也。有集二十卷，从兄陶。

陶字大均，初事李煜，以明法登科，补常州录事参军。归朝，诏大理评事，试律学，除本寺丞，迁大理正，历侍御史、权判大理寺，赐绯。断官仲禹锡讼陶用法非当，陶抗辩得雪。迁工部郎中，俄知台州，累迁兵部。咸平五年，朱博为大理，议赵文海罪不当，宰相请以陶代。真宗曰：“闻陶亦深文，当加戒勩。”即迁秘书少监、判寺事。时杨亿知审刑，陶屡攻其失，又命代之，赐金紫。陶持法深刻，用刑多失中，前后坐罚金百余斤，皆以失入，无误出者。景德三年，卒，年七十。子拱之，淳化三年进士，后为都官郎中；庆之，太子中舍。

论曰：典诰命者，以词章典雅为先；侍讲读者，以道德洽闻为贵。自昔皆难其人，至宋尤重其选。太宗崇尚儒术，听政

之暇，以观书为乐，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备顾问。真宗克绍先志，兼置侍讲学士，且因内阁以设职名，俾鸿硕之士更直迭宿，相与从容讲论。以丕之清介，顽之和豫，顥之明敏，茂直之淳厚，俾领词职，固无忝矣。若文仲之器韵淹雅，慎修之酝藉该贯，杜镐之博闻强识，查道之纯孝笃义，置诸左右，启沃尤多，岂直讲论文义而已哉。若祐之不喜趋竞，徽之深疾幸进，风采凝峻，又其卓然者也。徽之尝谓：“温仲舒、寇准以搏击取贵位，使后辈务习趋竞，礼俗浸薄。”君子以为名言云。

列传第五十六

孔道辅 子宗翰 鞠咏 刘随 曹修古 郭劝 段少连

孔道辅，字原鲁，初名延鲁，孔子四十五代孙也。父勣，进士及第，为太平州推官，以殿中丞通判广州。会真宗东封，躬诣孔子祠。帝问宰相：“孔氏今孰为名者？”或言勣有治行，即召对，以为太常博士、知曲阜县。初，勣在广州，以清洁闻，及被召，蕃酋争持宝货以献，皆慰遣之。后为御台推直官，累迁秘书监、分司南京，管勾祖庙，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。后道辅卒，年八十九。

道辅幼端重，举进士第，为宁州军事推官，数与州将争事。有蛇出天庆观真武殿中，一郡以为神，州将帅官属往奠拜之，欲上其事。道辅径前以笏击蛇，碎其首，观者初惊，后莫不叹服。迁大理寺丞、知仙源县，主孔子祠事。孔氏故多放纵者，道辅一绳以法。上言庙制庳陋，请加修崇，诏可。再迁太常博士。章献太后临朝，召为左正言。受命日，论奏枢密使曹利用，尚御药罗崇勋窃弄威柄，宜早斥去，以清朝廷。立对称刻，太后可其言，乃退。未几，为直史馆、判三司理欠凭由司。

奉使契丹，道除右司谏、龙图阁待制。契丹宴使者，优人以文宣王为戏，道辅艷然径出。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辅还坐，且令谢之。道辅正色曰：“中国与北朝通好，以礼文相接。今俳優之徒，慢侮先圣而不之禁，北朝之过也。道辅何谢！”契丹君臣默然，又酌大卮谓曰：“方天寒，饮此，可以致和气。”

道辅曰：“不和，固无害。”既还，言者以为生事，且开争端。仁宗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契丹比为黑水所破，势甚蹙。平时汉使至契丹，辄为所侮，若不较，恐益慢中国。”帝然之。历判吏部流内铨、纠察在京刑狱。坐纠事不当，出知郢州，徙青州。还判流内铨，迁尚书兵部员外郎，复出知徐、许二州，徙应天府。

明道二年，召为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会郭皇后废，道辅率谏官孙祖德、范仲淹、宋郊、刘涣，御史蒋堂、郭劝、杨偕、马绛、段少连十人，诣垂拱殿伏奏：“皇后天下之母，不当轻议绌废。愿赐对，尽所言。”帝使内侍谕道辅等至中书，令宰相吕夷简以皇后当废状告之。道辅语夷简曰：“大臣之于帝后，犹子事父母也；父母不和，可以谏止，奈何顺父出母乎？”夷简曰：“废后有汉、唐故事。”道辅复曰：“人臣当道君以尧、舜，岂得引汉、唐失德为法邪？”夷简不答，即奏言：“伏阁请对，非太平美事。”于是出道辅知泰州。明日晨，入至待漏，闻有诏，亟驰出城。顷之，徙徐州，又徙兖州，进龙图阁直学士，迁给事中。在兖三年，复入为御史中丞。

道辅性鲠挺特达，遇事弹劾无所避，出入风采肃然，及再执宪，权贵益忌之。初，道辅与其父里中僦郭贄旧宅居之，有言于帝者曰：“道辅家近太庙，出入传呼，非所以尊神明。”即诏道辅他徙。集贤校理张宗古上言，汉内史府在太庙 奕垣中，国朝以来，庙垣下皆有官私第舍，谓不须避。帝出宗古通判莱州。道辅叹曰：“儉人之言入矣！”

会受诏鞠冯士元狱，事连参知政事程琳。宰相张士逊素恶琳，而疾道辅不附己，将逐之，察帝有不悦琳意，即谓道辅：“上顾程公厚，今为小人所诬，见上，为辨之。”道辅入对，言琳罪薄不足深治。帝果怒，以道辅朋党大臣，出知郢州。已

而道辅知为士逊所卖，颇愤惋。时大寒上道，行至韦城，发病卒，天下莫不以直道许之。皇祐三年，王素因对语及道辅，仁宗思其忠，特赠尚书工部侍郎。子宗翰。

宗翰字周翰。登进士第，知仙源县，而为治有条理，遇族人 有恩，不以私故翫法。王珪、司马光皆上章论荐，由通判陵州为夔峡转运判官，提点京东刑狱、知虔州。城滨章、贡、两江，岁为水啮。宗翰伐石为址，冶铁锢之，由是屹然，诏书褒美。历陕、扬、洪、兖州，皆以治闻。哲宗初立求言，吏民上书以千数，诏司马光采阅其可用者十五人，独称奖其二，乃宗翰与王巩也。

元祐初，召为司农少卿，迁鸿胪卿。言：“孔子之后，自汉以来有褒成、奉圣、宗圣之号，皆赐实封或缣帛，以奉先祀。至于国朝，益加崇礼。真宗东封临幸，赐子孙世袭公爵，然兼领他官，不在故郡，于名为不正。讲自今袭封之人，使终身在乡里。”诏改衍圣公为奉圣公，不领他职，给庙学田万亩，赐国子监书，立学官以诲其子弟。进刑部侍郎，属疾求去，以宝文阁待制知徐州，未拜而卒。

鞠咏字咏之，开封人。父勗，尚书膳部员外郎、广南转运使。咏十岁而孤，好学自立。举进士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钱塘县，改著作郎、知山阴县。

仁宗即位，以太常博士召为监察御史。钱惟演自亳州来朝，图入相。咏言：“惟演儉险，尝与丁谓为婚姻，缘此大用。后揣知谓奸状已萌，惧牵连得祸，因此力攻谓。今若遂以为相，必大失天下望。”太后遣内侍持奏示之，惟演犹顾望不行。咏语谏官刘随曰：“若相惟演，当取白麻廷毁之。”惟演闻，乃亟去。

大安殿柱生芝草，召群臣就观。咏言：“陛下新即位，河

决未寒，霖雨害稼，宜思所以应灾变。臣愿陛下以援进忠良、退斥邪佞为国宝，以训劝兵农、丰积仓廩为天瑞。草木之怪，何足尚哉！”

时王钦若复相，咏嫉钦若阿倚，数睥睨其短，钦若心忌之。会咏兼左巡使，率府率崇俊入朝失仪，咏言崇俊少在边，今老矣，此不足罪。钦若奏咏废朝廷仪，出通判信州。又坐鞠陈绛狱失实，徙邵州。钦若卒，御史中丞王臻奏还咏殿中侍御史，为三司盐铁判官。曹利用贬死，利用尝所荐擢者多领兵守边，朝廷俗罢去之，咏请一切毋治。

天圣六年夏，大星昼陨，有声如雷，咏条五事上之。因言：“太子少保致仕晁迥，虽老而有器识，宜蒙访对，其心有补。”又言：“三司使胡则，丁谓党也，性贪巧，不可任利权。”河北、京师旱饥，奏请出太仓米十万石振饥民。江、淮制置使钟离瑾因奏计，多致东南物以赂权贵。咏请御史台劾状，帝面谕瑾亟还所部。以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、权同判吏部流内铨，为三司盐铁副使。

八年，特置天章阁待制，以咏及范讽为之。判登闻检院。定国军节度使张士逊入觐，冀得再用。咏奏曰：“曹利用擅威福，士逊与之共事，相亲厚，援荐以至相位。陛下以东宫僚属用之，臣愿割旧恩，伸公义，趣使之藩。”士逊乃赴镇。明年咏卒。尝著《道释杂言》数十篇，别构净室以居，自号深宁子。

刘随，字仲豫，开封考城人。以进士及第，为永康军判官。军无城堞，每伐巨木为栅，坏辄以他木易之，颇用民力。随因令环植杨柳数十万株，使相连属，以为限界，民遂得不扰。属县令受赇鬻狱，转运使李士衡托令于随，不从。士衡愤怒，乃奏随苛刻，不堪从政，罢归，不得调。初，西南夷市马入官，苦吏诛索，随为绳按之。既罢，夷人数百诉于转运使曰：“吾

父何在？”事闻，乃得调。

后改大理寺丞，为详断官。李溥以赃败，事连权贵，有司希旨不穷治，随请再劾之，卒抵溥罪。晁迥荐通判益州，吕夷简安抚川峡，又言其材，以太常博士改右正言。数月，坐尝为开封府发解巡捕官，而不察举人，私以策辞相授，降监济州税，稍徙通判晋州。

还朝，迁右司谏，为三司户部判官。随在谏职数言事，尝言：“今之所切，在于纳谏，其余守常安靖而已。”又奏：“频年水旱，咎在执事大臣忿争不和。请察王钦若等所争，为辨曲直。”又因星变言：“国家本支蕃衍，而定王之外，封策未行。望择贤者，用唐故事，增广嗣王、郡王之封，以慰祖宗意。”时下诏蜀中，选优人补教坊，随以为贱工不足辱诏书。又劾奏江、淮发运使钟离瑾载奇花怪石数十艘，纳禁中及赂权贵。累疏论丁谓奸邪，不宜还之内地；胡则，谓之党，既以罪出陈州，不当复进职。王钦若既死，诏塑其像茅山，列于仙官。随言：“钦若赃污无忌惮，考其行，岂神仙耶？宜察其妄。”又言：“李维以词臣求换武职，非所以励廉节。”前后所论甚众。

帝既益习天下事，而太后犹未归政，随请军国常务，专禀帝旨，又谏太后不宜数幸外家，太后不悦。会随请外，出知济州，改起居郎。久之，迁尚书刑部员外郎，入兼侍御史知杂事。上言：“比年庶官侥幸请托，或对见之际，涕泗祈恩，或绩效甚微，衒鬻要赏。亦有藩翰之臣，位尊职重，表章不逊，请求靡厌。按察之司，燕安顾望，以容奸为大体，以举职为近名，以巧诈为贤，以恬退为拙。以至贪残者渎于货财，老疾者不知止足。请行申儆之法。”朝廷为下诏戒中外。

未几，权同判吏部流内铨，以长定格从事，吏不得为奸。改三司盐铁副使。使契丹，以病足痹，辞不能拜。及还，为有

司劾奏，夺一官，出知信州，徙宜州，再迁工部郎中、知应天府。召为户部副使，改天章阁待制，不旬日卒。

随与孔道辅、曹修古同时为言事官，皆以清直闻。随临事明锐敢行，在蜀，人号为“水晶灯笼。”初，使契丹还，会贬，而官收所得马十五乘。既卒，帝怜其家贫，赐钱六十万。

曹修古，字述之，建州建安人。进士起家，累迁秘书丞、同判饶州。宋绶荐其材，召还，以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。上四事，曰行法令、审故事、惜材力、辨忠邪，辞甚切至。又奏：“唐贞观中，尝下诏令致仕官班本品见任上，欲其知耻而勇退也。比有年余八十，尚任班行，心力既衰，官事何补。请下有司，敕文武官年及七十，上书自言，特与迁官致仕，仍从贞观旧制，即宿德勋贤，自如故事。”因著为令。

修古尝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，将至朝堂，黄门二人行马不避，呵者止之，反为所置。修古奏：“前史称，御史台尊则天子奠。故事，三院同行与知杂事同，今黄门侮慢若此，请付所司劾治。”帝闻，立命答之。晏殊以笏击人折齿。修古奏：“殊身任辅弼，百僚所法，而忿躁亡大臣体。古者，三公不按吏，先朝陈恕于中书榜人，即时罢黜。请正典刑，以允公议。”

司天监主簿苗舜臣等尝言，土宿留参，太白昼见，诏日官同考定。及奏，以谓土宿留参。顺不相犯；太白昼见，日未过午。舜臣等坐妄言灾变被罚。修古奏言：“日官所定，希旨悦上，未足为信。今罚舜臣等，其事甚小，然恐人人自此畏避，佞媚取容，以灾为福，天变不告，所损至大。”禁中以翡翠羽为服玩，诏市于南越。修古以谓重伤物命，且真宗时尝禁采獭毛，故事未远。命罢之。时颇崇建塔庙，议营金阁，费不可胜计，修古极陈其不可。

久之，出知歙州，徙南剑州，复为开封府判官。历殿中侍御史，擢尚书刑部员外郎、知杂司事、权同判吏部流内铨。未逾月，会太后兄子刘从德死，录其姻戚至于厮役几八十人，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、集贤校理钱暖皆缘遗奏超授官秩，修古与杨偕、郭劝、段少连交章论列。太后怒，下其章中书。大臣请黜修古知衢州，余以次贬。太后以为责轻，命皆削一官，以修古为工部员外郎、同判杭州，未行，改知兴化军。会赦复官，卒。

修古立朝，慷慨有风节。当太后临朝，权幸用事，人人顾望畏忌，而修古遇事辄言，无所回挠。既没，人多惜之。家贫，不能归葬，宾佐贖钱五十万。委女泣白其母曰：“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。”卒拒不纳。太后崩，帝思修古忠，特赠右谏议大夫，赐其家钱二十万，录其婿刘勛为试将作监主簿。修古无子，以兄子覲为后。

覲知封州，侂智高乱，死之，见《忠义传》。弟修睦，性廉介自立，与修古同时举进士，有声乡里，累官尚书都官员外郎、知邵武军。御史中丞杜衍荐以为侍御史。岁余，改司封员外郎，出知寿州，徙泉州。坐失举，夺一官罢去。后以知吉州，不行，上书请老，不听，分司南京，未几致仕，年五十一。章得象表其高，诏还所夺官，卒。

曹氏自修古以直谅闻，其女子亦能不累于利，至覲，又能死其官，而修睦亦恬于仕进，不待老而归，世以是贤之。

郭劝，字仲褒，郟州须城人。举进士，授宁化军判官，累迁太常博士、通判密州。特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、梓州路转运判官。以母老固辞，复为博士、通判莱州。州民霍亮为仇人诬罪死，吏受赇傅致之，劝为辨理得免。擢殿中侍御史。

时宋绶出知应天府，杜衍在荆南，劝言：“绶有辞学，衍

清直，不宜处外。”又言：“武胜军节度使钱惟演迁延不赴陈州，觊望相位；弟惟济任观察使、定州总管，自请就迁留后；胡则以罪罢三司使，乃迁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。请趣惟演上道，罢惟济兵权，追则除命。”又论刘从德遗奏恩滥，贬太常博士、监潍州税。

改祠部员外郎、知莱州。月余，复为侍御史、判三司盐铁勾院。郭皇后废，议选纳陈氏，劝进谏曰：“正家以正天下，自后妃始。郭氏非有大故，不当废。陈氏非世阍，不可以俪宸极。”疏入，后已废，而陈氏议遂寢。

迁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。马季良自贬所求致仕，朝廷从之。劝言：“致仕所以待贤者，岂负罪贬黜之人可得，请追还敕诰。”又言：“发运使刘承德献轮扇浴器，大率以媚上也。请付外毁，以戒邪佞。”

赵元昊袭父位，以劝为官告使，所遗百万，悉拒不受。还，兼侍御史知杂事、权判流内铨，迁工部郎中、度支副使，拜天章阁待制、知延州。元昊将山遇率其族来归，且言元昊将反。劝与兵马钤辖李渭议，自德明纳贡四十年，有内附者未尝留，乃奏却之。是冬，元昊果反，遣其使称伪官来。劝视其表函犹称臣，因上奏曰：“元昊虽僭中国名号，然尚称臣，可渐以礼屈之，愿与大臣熟议。”遂落职知齐州，改淄州，数月，移磁州。元昊益侵边，关陕扰攘，言者犹指劝不当绝山遇事，又降兵部员外郎。丁母忧，起复，知凤翔府，寻复待制。

召权户部副使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，再迁兵部郎中，徙沧州，又徙成德军。盗起甘陵，徙郢州。既而知成德军韩琦言，劝所遣将张忠、刘遵，平贼功皆第一，特诏奖谕。未几，召为翰林侍读学士，复判流内铨，改左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迁给事中，辞不受，而请赠其祖莱阳令宁，遂以为尚书祠部员

外郎。

卫士有相恶者，阴置刃衣篋中，从勾当皇城司杨景宗入禁门，既而为阍者所得，景宗辄隐不以闻。劝请先治景宗罪，章再上，不听，又廷争累日，卒贬景宗。祀明堂，将加恩中外官，劝就斋次，帅群御史求对，不许，又极论之。是年，复为侍读学士、同知通进银台司。

劝性廉俭，居无长物。尝谓诸子曰：“颜鲁公云，‘生得五品服章绂，任子为斋郎，足矣。’”及再为侍读，曰：“吾起诸生，志不过郡守，今年七十，列侍从，可以归矣。”遂用元日拜章，三上不得谢，赐银使市田宅。后二年卒。

子源明，治平中，为太常博士。会御史知杂事吕诲等奏弹中书议追崇濮安懿王典礼非是，被黜，以源明补监察御史里行。源明乞免除命，请追诲等，遂听免。后以职方员外郎知单州，卒。

段少连，字希逸，开封人。其母尝梦凤集家庭，寤而生少连。及长，美姿表，倜傥有识度。举服勤词学，为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崇阳县。崇阳剧邑，自张咏为令有治状，其后惟少连能继其风迹。权杭州观察判官。预校《道经》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，历知蒙城、名山、金华三县，以本省丞为审刑院详议官。张士逊守江宁，辟通判府事，还为御史台推直官，迁太常博士。论刘从德遗奏恩滥，降秘书丞、监涟水军酒税。复为博士、通判天雄军。

太后崩，召为殿中侍御史，与孔道辅等伏阁言郭皇后不当废，少连坐赎。复上疏曰：“陛下亲政以来，进用直臣，开辟言路，天下无不欢欣。一旦以谏官、御史伏阁，遽行黜责，中外皆以为非陛下意。盖执政大臣，假天威以出道辅、仲淹，而断来者之说也。窃睹戒谕：‘自今有章，宜如故事密上，毋得’

群诣殿门请对。’且伏阁上疏，岂非故事，今遽绝之，则国家复有大事，谁敢旅进而言者。昔唐城王仲舒伏阁雪陆贽，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锡，前史以为美事。今陛下未忍废黜皇后，而两府列状议降为妃，谏官、御史，安敢缄默。陛下深惟道辅等所言为阿党乎？为忠亮乎？”疏入不报。

又上疏曰：

高明粹清，凝德无累者，天之道也。氛祲蔽翳，晦明偶差，乃阴阳之沴尔。象天德者，君之体也。治阴阳者，臣之职也。陛下秉一德、临万方，有生之类，莫不浸涵德泽。而氛祲蔽翳，偶差晦明，以累圣德者，由大臣怀录而不谏，小臣畏罪而不言。臣独何人，敢贡狂瞽。窃痛陛下履仁圣之具美，乏骨鯁之良辅，因成不忍之忿，又稽不远之复。臣是以沥肝胆，披情愫，为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累。

《易》曰：“夫夫妇妇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。”《诗》云：“刑于寡妻，以御于家邦。”若然，则君天下修化本者，莫不自内而刑外也。况闻入道降妃之议，出自臣下。且后妃有罪，黜出告宗庙，废则为庶人，安有不示之于天下，不告之于祖宗，而阴行臣下之议乎？且皇后以小过降为妃，则臣下之妇有小过者，亦当降为妾矣。比抗章请对，不蒙赐召，岂非奸邪之臣，离间陛下耶？臣等赴中书，时执政之臣，谓后有妒忌之行，始议入道，终降为妃。兼云有上封者，虑后不利于圣躬，故筑高垣，置在别馆。臣等备言中外之议，以为未可。愿速降明诏，复中宫位号，以安民心。翌日诏出，乃云“中宫有过，掖庭具知，特示涵容，未行遽黜，置之别馆，俾自省修，供给之间，一切如故。”臣未宁黜置别馆，为后为妃？诏书不言，安所取信。况皇后事陛下一纪有余，而辅臣仓卒以降黜之议，惑于宸听，搢绅循默，无敢为陛下言者。臣所谓氛祲蔽翳，以

累圣德者，盖臣职有旷尔。

臣窃恐奸邪之人，引汉武幽陈皇后故事，以谄惑陛下。且汉武骄奢淫纵之主，固不足踵其行事。而为人臣者，思致君如尧、舜，岂致君如汉武哉！今皇后置于别馆，必恐惧修省，陛下仁恕之德，施于天下，而独不加于中宫乎？愿诏复中宫位号，杜绝非间，待之如初。天地以正，阴阳以和，人神共欢，岂不美哉。陛下苟为邪臣所蔽，不加省察，臣恐高宗王后之枉，必见于他日，宫闈不正之乱，未测于将来，惟圣神虑焉。

未几，除开封府判官，改尚书刑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，为三司度支判官，出为两浙转运副使。旧使者所至郡县，索簿书，不暇殫阅，往往委之吏胥，吏胥持以为货。少连命郡县上簿书悉缄识，遇事间指取一二自阅，摘其非是者按之，余不及阅者，全缄识以还。由是吏不能为奸，而州县簿书莫敢不治矣。部吏有过，召诘曰：“闻子所为若此，有之乎？有当告我，我容汝自新；苟以为无，吾不使善人被谤，即为汝辨明矣。”吏不敢欺，皆以实对。少连每得其情，谆谆戒饬使去，后有能自改过者，犹保任之。秀州狱死无罪人，时少连在杭，吏畏恐聚谋，伪为死者服罪款，未及缀，属少连已拏舟入城，讯狱吏，具服请罪，以为神明。是时，郑向守杭，无治才。讼者不服，往往自州出，径趋少连；少连一言处决，莫不尽其理。

徙使淮南，兼发运司事，加兵部员外郎。又徙陕西。附马都尉柴宗庆知陕州，纵其下挠民，少连入境，劾奏之。入兼侍御史知杂事，逾月，为三司度支副使。河东地震，奉使安抚。还，擢工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、知广州。时元昊反，范仲淹荐少连才堪将帅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泾州，改渭州，命未至而卒。少连通敏有才，遇事无大小，决遣如流，不为权势所屈。既卒，仁宗叹惜之。

论曰：古人有言：“山有猛兽，藜藿为之不采。”当天圣、明道间，天子富于春秋，母后称制，而内外肃然，纪纲具举，朝政亡大阙失，奸人不得以自肆者，繇言路得人故也。是时，孔道辅、鞠咏、刘随、曹修古迭为谏官、御史，郭劝、段少连继之，皆侃侃正色，遇事辄言，被斥逐，不更其守。及帝既亲政，道辅、劝、少连复任言责，郭后之废，引议慷慨，犯人主，责大臣，其气益壮，遗风余烈，天下至今称之。《诗》所谓“邦之司直”，其庶几欤！

列传第五十七

彭乘 嵇颖 梅挚 司马池子旦 从子里 曾孙朴 李及
燕肃 子度 孙瑛 蒋堂 刘夔 马亮 陈希亮

彭乘，字利建，益州华阳人。少以好学称州里，进士及第。尝与同年生登相国寺阁，皆瞻顾乡关，有从宦之乐，乘独西望，怅然曰：“亲长矣，安敢舍晨昏之奉，而图一身之荣乎！”翌日，奏乞侍养。居数日，授汉阳军判官，遂得请以归。久之，有荐其文行者，召试，为馆阁校勘。固辞还家，后复除凤州团练推官。

天禧初，用寇准荐，为馆阁校勘，改天平军节度推官。预校正南、北《史》、《隋书》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，迁本省丞、集贤校理。恳求便亲，得知普州，蜀人得守乡郡自乘始。普人鲜知学，乘为兴学，召其子弟为生员教育之。乘父卒，既葬，有甘露降于墓柏，人以为孝感。服除，知荆门军，改太常博士。召还，同判尚书刑部，出知安州，徙提点京西刑狱，改夔州路转运使。会土贼田忠霸诱下溪州蛮将内寇，乘适按郡至境，大集边吏，勒兵下山以备贼，贼遁去。因遣人间之，其党斩忠霸，夷其家。召修起居注，擢知制诰，累迁工部郎中，入翰林为学士，领吏部流内铨、三班院，为群牧使。既病，仁宗敕太医诊视，赐以禁中珍剂。卒，赐白金三百两。御史知杂何郯论请赠官，不许，诏一子给奉终丧。

初，修起居注缺中书舍人，而乘在选中，帝指乘曰：“此老儒也，雅有恬退名，无以易之。”及召见，谕曰：“卿先朝旧臣，久补外，而未尝自言。”对曰：“臣生孤远，自量其分，安敢过有所望。”帝颇嘉之。乘质重寡言，性纯孝，不喜事生业。聚书万余卷，皆手自刊校，蜀中所传书，多出乘。晚岁，历典赞命，而文辞少工云。

嵇颖，字公实，应天宋城人。父适，尝为石首主簿。民有父子坐重系，府檄适按之，抵其父于法，而子获免；父死，假人言曰：“主簿，仁人也，行且生贤子，后必大。”明年颖生。

天圣中，进士及第，授蔡州团练判官。王曾知青州、徙天雄军，皆辟为从事。后用曾荐，迁太子中允，为集贤校理。历开封府推官、三司度支判官、同修起居注，擢知制诰，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。召入翰林为学士，未及谢，卒。诏以告敕、衮衣、金带、鞍勒马赐其家。

颖举进士，时王曾、张知白相继为南京留守，见颖谨厚笃学，谓其子弟曰：“若曹师表也。”张尧封尝从颖学，所为文，多留颖家。其后尧封女入禁中，为修媛，甚被宠幸，令其弟化基诣颖，求编次其父稿，为序以献之。颖不答，亦不以献。

梅挚，字公仪，成都新繁人。进士，起家大理评事、知蓝田上元县，徙知昭州，通判苏州。二浙饥，官贷种食，已而督偿颇急，挚言借贷本以行惠，乃重困民，诏缓输期。

庆历中，擢殿中侍御史。时数有灾异，引《洪范》上《变戒》曰：“‘王省惟岁’，谓王总群吏如岁，四时有不顺，则省其职。今日食于春，地震于夏，雨水于秋。一岁而变及三时，此天意以陛下省职未至，而丁宁戒告也。伊、洛暴涨漂庐舍，海水入台州杀人民，浙江溃防，黄河溢埽，所谓‘水不润下’。陛下宜躬责修德，以回上帝之眷佑。阴不胜阳，则灾异衰止，而盛德日起矣。”

徙开封府推官，迁判官。僧常莹以简札达宫人，鞏官郑玉醉呼，欧徼巡卒，皆释不问，摯请悉杖配之。改度支判官，进侍御史。论石元孙“不死行陈，系縲以还，国之辱也，不斩无以厉边臣。”再奏不报。李用和除宣徽使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摯言：“国初，杜审琼亦帝舅也，官止大将军；李继隆累有战功，晚年始拜使相。祖宗慎名器如此，今不宜亟授无功。”以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、权判大理寺。言：“权陕西转运使张尧佐非才，繇官掖以进，恐上累圣德。”及奏减资政殿学士员，召待制官同议政，复百官转对。帝谓大臣曰：“梅摯言事有体。”以为户部副使。

会宴契丹使紫宸殿，三司副使当坐殿东庑下。同列有谓曲宴例坐殿上，而大宴当止殿门外尔。因不即坐，与刘湜、陈洎趋出。降知海州，徙苏州，人为度支副使。初，河北岁饥，三司益漕江、淮米饷河北。后江、淮饥，有司尚责其数，摯奏减之。

擢天章阁待制、陕西都转运使。还判吏部流内铨，进龙图阁学士、知滑州。州岁备河，调丁壮伐滩苇，摯以疲民，奏用州兵代之。河大涨，将决，夜率官属督工徒完堤，水不为患，诏奖其劳。勾当三班院、同知贡举。请知杭州，帝赐诗宠行。累迁右谏议大夫，徙江宁府，又徙河中。卒。

摯性淳静，不为矫厉之行，政迹如其为人。平居未尝问生业，喜为诗，多警句。有奏议四十余篇。

司马池，字和中，自言晋安平献王孚后，征东大将军阳蔡安邑瀾洄曲，后魏析安邑置夏县，遂为县人。池少丧父，家赀数十万，悉推诸父，而自力读书。时议者以蒲坂、襄津、大阳路官运盐回远闻，乃开一口道，自闻喜逾山而抵垣曲，咸以为便。池谓人曰：“昔人何为舍迳而就迂，殆必有未便者。”众

不以为然。未几，山水暴至，盐车人牛尽没入河，众乃服。

举进士，当试殿庭而报母亡，友匿其书。池心动，夜不能寐，曰：“吾母素多疾，家岂无有异乎？”行至宫城门，徘徊不能入。因语其友，而友止以母疾告，遂号恸而归。后中第，授永宁主簿。出入乘驴。与令相恶，池以公事谒令，令南向踞坐不起，池挽令西向偶坐论事，不为少屈。历建德、郟县尉。蜀人妄言戍兵叛，蛮将入寇，富人争瘞金银逃山谷间。令闾丘梦松假他事上府，主簿称疾不出，池摄县事。会上元张灯，乃纵民游观，凡三夕，民心遂安。

调郑州防御判官、知光山县。禁中营造，诏诸州调竹木，州符期三日毕输。池以土不产大竹，转市蕲、黄，非三日可致，乃更与民自为期，约过不输者罪之，既而输竹先诸县。

盛度荐于朝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监安丰酒税，徙知小溪县。刘焯知河南府，辟知司录参军事，岁余，通判留守司。枢密使曹利用奏为群牧判官，辞不就，朝廷固授之。利用尝委括大臣所负进马价，池曰：“令之不行，由上犯之。公所负尚多，不先输，何以趣他人。”利用惊曰：“吏给我已输矣。”亟命送官，数日而诸负者皆入。利用贬，其党畏罪，徒而毁短者甚众，池独扬言于朝，称利用枉，朝廷卒不问。

会诏百官转对，池言：“唐制门下省，诏书之出，有不便者得以封还。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，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，非所以防过举也。”内侍皇甫继明给事章献太后阁，兼领估马司，自言估马有羨利，乞迁官。事下群牧司，阅无羨利。继明方用事，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会为奏，池独不可。除开封府推官，敕至阁门，为继明党所沮，罢知耀州。擢利州路转运使、知凤翔府。

召知谏院，上表恳辞。仁宗谓宰相曰：“人皆嗜进，而池

独嗜退，亦难能也。”加直史馆，复知凤翔。有疑狱上谏，大理辄复下，掾属惶遽引咎。池曰：“长吏者政事所繇，非诸君过。”乃独承其罪，有诏勿劾。岐阳镇巡检夜饮富民家，所部卒执之，俾为约，不敢复督士卒，而后释其缚；池捕首恶诛之，巡检亦坐废。

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，遂兼侍御史知杂事。尝言：“陕西用兵无宿将，刘平好自用而少智谋，必误大事。”后平果败。更户部度支、盐铁副使。岁满，中书进名，帝曰：“是固辞谏官者。”擢天章阁待制、知河中府，徙同州，又徙杭州。

池性质易，不饰厨传，剽剧非所长，又不知吴俗，以是谤讥闻朝廷。转运使江钧、张从革劾池决事不当十余条，及稽留德音，降知虢州。初，转运使既奏池，会吏有盗官银器，械州狱，自陈为钧掌私厨，出所卖过半；又越州通判载私物盗税，乃从革之姻，遣人私请。或谓池可举劾以报仇，池曰：“吾不为也。”人称其长者。徙知晋州，卒。子旦、光，光自有传。从子里。

旦字伯康。清直敏强，虽小事必审思，度不中不释。以父任，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历郑县主簿。郑有妇藺讼夺人田者，家多金钱，市党买吏，合为奸谩，十年不决。旦取案一阅，情伪立见，黜吏十数辈，冤者以直。又并元庆豪欺乡里，莫敢谁何，旦擒致于法。时旦年尚少，上下易之，自是惊服。吏捕蝗，因缘搔民。旦言：“蝗，民之仇，宜听自捕，输之官。”后著为令。丁内外艰，服除，监饶州永平铸钱监。知祁县，天大旱，人乏食，群盗剽斂，富家巨室至以兵自备。旦召富者开以祸福，于是争出粟，减直以糶，犹不失其赢，饥者获济，盗患亦弭。

举监在京百万仓，时祁隶太原，以太原留，不召。通判乾州，未行，举监在京杂物库。知宜兴县，其民器讼，旦每狱必

穷根株，痛绳之，校系县门，民稍以诋冒为耻。市贯大溪，贾昌朝所作长桥，坏废岁久，旦劝民葺复，不劳而成。

时王安石守常州，开运河，调夫诸县。旦言：“役大而亟，民有不胜，则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。请令诸县岁递一役，虽缓必成。”安石不听。秋，大霖雨，民苦之，多自经死，役竟罢。历知梁山军、安州。旦治郡有大体，所施設，取于适理便事。再监凤翔太平宫，以熙宁八年致仕。历官十七，迁至太中大夫。元祐二年，卒，年八十二。

旦澹薄无欲，奉养苟完，人不见其贵。与弟光尤友爱终始，人无间言。光居洛，旦居夏县，皆有园沼胜概。光岁一往省旦，旦亦间至洛视光。凡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，旦有助焉。及光被门下侍郎召，固辞不拜。旦引大义语之曰：“生平诵尧、舜之道，思致其君，今时可而违，非进退之正也。”光幡然就位。方是时，天下惧光之终不出，及闻此，皆欣然称旦曰：“长者之言也。”

英宗即位，例以亲属入贺得官，时旦在梁山，诸孙未仕者皆不遣，惟遣其从兄子稟。旦与人交以信义，喜周其急。尝有以罪免官贫不能存者，月分俸济之，其人无以报，愿以女为妾。旦惊谢之，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。旦生于丙午，与文彦博、程公珣、席汝言为同年会，赋诗绘像，世以为盛事，比唐九老。三子：良，试将作监主簿；富永，承议郎、陕州通判；宏，陈留令。宏子朴。

里字昭远。进士释褐，授威胜军判官，改大理寺丞。庞籍为鄜延经略使，奏通判鄜州。州将武人，不法，里平居与之欢甚，临事正色力争，不少假借。性廉静质直，所至有惠政。每罢官，至京师，未尝有所谒视。审官榜久阙，人所不取者，乃受之而去。后知乾州，为太常少卿而卒。

朴字文季，少育于外祖范纯仁。绍圣党事起，父宏上书论辨得罪。纯仁责永州，疾失明，客至，必令朴导以见。时方七岁，进揖应对如成人，客皆惊叹。以纯仁遗恩为官。宏死，徒跣负柩还。调晋宁军士曹参军。通判不法，转运使王似讽朴伺其过，朴不可，曰：“下吏而陷长官，不唯乱常，人且不食吾余矣，死不敢奉教。”似贤而荐之。

靖康初，入为虞部、右司员外郎。金人次汴郊，命朴使之。二酋问朴家世，具以告。喜曰：“贤者之后也。”待之加礼，乃吐腹心，谕以亟求讲解。朴复命，任事者疑不决。都城陷，宗思朴之言，以为兵部侍郎。二帝将北迁，又贻书请存立赵氏，金人惮之，挟以北去，且悉取其孥。开封仪曹赵鼎，为匿其长子倬于蜀，故得免。

建炎登极，赦至燕，朴私令赍诣徽宗，为人所告。金主怜其忠，释之。徽宗崩，朴与奉使朱弁在燕共议制服，弁欲先请，朴曰：“为臣子闻君父丧，当致其哀，尚何请。设请而不许，奈何？”遂服斩衰，朝夕哭。金人亦义而不问。又遣朱松年间行，以金人情实归报。宋因王伦出使，持黄金赐朴。伦还，言金命朴为行台左丞，朴辞而止，益重之。后卒于真定。讣闻，诏称其忠节显著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忠洁。

李及，字幼几，其先范阳人，后徙郑州。父覃，左拾遗。及举进士，再调升州观察推官。寇准荐其才，擢大理寺丞、知兴化军。以殿中丞通判曹州。州民赵谏者，素无赖，持郡短长，纵为奸利。及受命，谏在京师，乃谒及，及不之见，慢骂而去，投匿名书诬及，因以毁朝政。会上封者发谏事，命转运使与及察其状。及条上谏前后所为不道，诏御史劾得其实，斩于都市，及由是知名。擢知陇州。

初，置提点刑狱，内出及与陈纲二人名付中书。明日，以

纲使河北，及使陕西，特迁一官。还判三司磨勘司，出知凤翔府，徙延州，除三司户部副使，为淮南转运使，累迁太常少卿、知秦州。议者以及谨厚，非守边才。及至秦州，州将吏亦颇易之。会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，束执以来。及方坐观书，召之使前，略加诘问，其人服罪。及亟命斩之，观书如故，于是将士皆惊服。改左司郎中、枢密直学士，以右谏议大夫召还，勾当三班院，再迁尚书工部侍郎，历知杭州、郢州、应天、河南府，召拜御史中丞。卒，年七十。特赠礼部尚书，谥恭惠。

及资质清介，所治简严，喜慰荐下吏，而乐道人之善。在杭州，恶其风俗轻靡，不事宴游。一日，冒雪出郊，众谓当置酒召客，乃独造林逋清谈，至暮而归。居官数年，未尝市吴中物。比去，唯市《白乐天集》。在河南，杜衍为提点刑狱，间与衍会，而具甚疏薄。他日，中贵人用事者至，亦无加品，衍叹其清德。娶张氏，性嫉悍。及尝生子，鞠之外舍，张固请归保养之，乃会亲属，以子击堂柱，碎其首。及遂无子，以弟之子为后。

燕肃，字穆之，青州益都人。父峻，慷慨任侠，杨光远反时，率其属迎符彦卿，遂家曹州。肃少孤贫，游学。举进士，补凤翔府观察推官。寇准知府事，荐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临邛县。县民尝苦吏追扰，肃削木为牒，民讼有连逮者，书其姓名，使自召之，皆如期至。知考城县，通判河南府。召为监察御史，准方知河南，奏留之。

迁殿中侍御史、提点广南西路刑狱，迁侍御史，徙广南东路。还，为丁谓所恶，出知越州。徙明州，俗轻悍喜斗，肃下令独罪先殴者，于是斗者为息。直昭文馆，为定王府记室参军，判尚书刑部。建言：“京师大辟一覆奏，而州郡之狱有疑及情可悯者上请，多为法司所驳，乃得不应奏之罪。愿如京师，死

许覆奏。”遂诏疑狱及情可悯者上请，语在《刑法志》。其后大辟上请者多得贷，议自肃始。

擢龙图阁待制、权知审刑院、知梓州，还，同纠察在京刑狱，再判刑部，累迁左谏议大夫、知亳州，徙青州。属岁歉，命兼京东安抚使。入判太常寺兼大理寺，复知审刑。肃言：“旧太常钟磬皆设色，每三岁亲祠，则重饰之。岁既久，所涂积厚，声益不协。”乃诏与李照、宋祁同按王朴律，即划涤考击，合以律准，试于后苑，声皆协。又诏与章得象、冯元详刻漏。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颖州，徙邓州。官至礼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肃喜为诗，其多至数千篇。性精巧，能画，入妙品，图山水罨布浓淡，意象微远，尤善为古木折竹。尝造指南、记里鼓二车及欹器以献，又上《莲花漏法》。诏司天台考于钟鼓楼下，云不与《崇天历》合。然肃所至，皆刻石以记其法，州郡用之以候昏晓，世推其精密。在明州，为《海潮图》，著《海潮论》二篇。子度，孙瑛。

度字唐卿。登进士第，知陈留县。京东蝗，年饥盗发，度劝邑豪出粟六万以济民，又行保伍法以察盗，善状日闻。通判永兴军。三司使王尧臣举为户部判官，以伐阅浅，始命权发遣，遂为故事。

出知滑。滑与黎阳对境，河埽下临魏都，霖潦暴至，薪刍不属。度曰：“魏实为河朔根本，不可坐视成败。”悉以所储芟榷御之，埽赖以不溃。复为户部判官。岁皇祐甲午，益州言：“岁在甲午，蜀再乱，今又值之，民为戚戚。”乃命度出使备不虞，还奏无足虑。权河北转运副使，六塔河决，坐贬秩知蔡州，徙福州。闽故多盗，度请假事权制摄一道，遂加兵马钤辖。入为户部副使，以右谏议大夫知潭州。卒，年七十。

度有心计，凡六佐大农。庆历中，三司请榷河北盐。度言：

“川峡不榷酒，河北不禁盐，此祖宗顺民俗，不易之制也，榷之非是。”会张方平亦论之，议遂寢。

瑛字仁叔，以荫为瑕丘尉。县人习为盗，瑛榜谕曰：“今平民或呼以盗，必怒见词色，顾乃舍耕稼本业，为人所不肯为者。及陷于罪，则终身不齿于乡间，尉不忍以是待汝。”盗感悟，为稍弭。累迁太府丞、开封少尹。历广东转运判官，进副使，加进秘阁。时方尚老氏教，瑛言：“守臣任满考课，乞以兴崇教法、拯葺道宫为善最。”从之。连进直龙图阁。

时瑛在岭峽七年，括南海犀珠、香药，奉宰相内侍，人目之为“香燕”。遂以徽猷阁待制提举醴泉观，拜户部侍郎。徽宗赐书“仁人义士之家”以表之，盖取王安石颂其曾大父肃诗语也。转开封尹，赐进士出身，兼侍读，且将大用。后以御史言瑛不能拨烦戢奸吏，致贼杀不辜，罢为龙图阁直学士。未数月，为户部尚书。

靖康初，以龙图阁学士知河阳。金兵入寇，三城当兵冲，瑛至，未及备，而兵骑大集，乘锐攻城，瑛不能御，将出奔，为乱兵所害，年五十。建炎初，赐端明殿学士。

蒋堂，字希鲁，常州宜兴人。擢进士第，为楚州团练推官。满岁，吏部引对，真宗览所试判，善之，特授大理寺丞、知临川县。县富人李甲多为不法，前令莫能制，堂戒谕不悛，白州以兵索其家，得僭乘舆物，置于死。

历通判眉、许、吉、楚州，以太常博士知泗州，召为监察御史。禁中火，有司请究所起，多引宫人属吏。堂言：“火起无迹，安知非天意也，陛下宜修德应变。有司乃欲归咎宫人，以之属吏，何求不可，而遂赐之死，是重天谴也。”诏原之。论奏郭皇后不当废，坐赎。再迁侍御史、判三司度支勾院，出为江南东路转运使，徙淮南，兼江、淮发运事。

时废发运使，上封者屡以为非便。堂言：“唐裴耀卿、刘晏、第五琦、李巽、裴休，皆尝为江淮、河南转运使，不闻别置使名。国朝卞衮、王嗣宗、刘师道，亦止为转运兼领发运司事，而岁输京师常足。”时虽用其议，后卒复。在江、淮，岁荐部史二百人。或谓曰：“一有谬举，且得罪，何以多为？”堂曰：“十得二三，亦足报国。”坐失按蕲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，降知越州。州之鉴湖，马臻所为，溉田八千顷，食利者万家，前守建言听民自占，多为豪右所侵，堂奏复之。

徙苏州，入判刑部，徙户部勾院，历户部、度支、盐铁副使，安抚梓夔路，擢天章阁待制、江淮制置发运使。先是，发运使上计，造大舟数十，载江、湖物入遗京师权贵，堂曰：“吾岂为此，岁入自可附驿奉也。”前后五年，未尝一至京师。就除河东路都转运使，未行，知洪州。改应天府，累迁左司郎中、知杭州，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。

庆历初，诏天下建学。汉文翁石室在孔子庙中，堂因广其舍为学宫，选属官以教诸生，士人翕然称之。杨日严在蜀，有能名，堂素不乐之。于是节游宴，减厨传，专尚宽纵，颇变日严之政。又建铜壶阁，其制宏敞，而材不预具，功既半，乃伐乔木于蜀先主惠陵、江渚祠，又毁后土及刘禅祠，蜀人浸不悦，狱讼滋多。久之，或以为私官妓，徙河中府，又徙杭州、苏州。以尚书礼部侍郎致仕，卒，特赠吏部侍郎。

堂为人清修纯饬，遇事毅然不屈，贫而乐施。好学，工文辞，延誉晚进，至老不倦，尤嗜作诗，有《吴门集》二十卷。

刘夔，字道元，建州崇安人。进士中第，补广德军判官，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，权侍御史。李照改制大乐钟磬，夔以为：“乐之大本，与政化通，不当轻易其器。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、丞，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，请一切罢之。”帝善其言。

历三司户部判官，判度支勾院，江西、两浙、淮南转运使，加直史馆、知陕州，改太常少卿、知广州。所至有廉名。权三司度支副使。桂阳监蛮唐和寇边，以右谏议大夫、龙图阁直学士知潭州，兼湖南安抚使。初至，遣人谕蛮酋使降；不从，乃举兵击败和于银江源，进破其巢穴，蛮逃遁远去。前将以帛购蛮首，至是有持首取购者，按问，乃辄杀平民，诛之而罢购，州境获安。还，权判吏部流内铨、知审刑院。

河北大水，民流入京东为盗，诏增京东守备。帝问谁可守郓者，宰相以夔对，进给事中、枢密直学士以往。至郓，发廩振饥，民赖全活者甚众，盗贼衰息，赐书褒谕。大臣议欲修复河故道，夔极言其不可，遂罢。迁工部侍郎、知福州。请解官入武夷山为道士，弗许。知建州，寻告老，遂以户部侍郎致仕。英宗即位，迁吏部。卒，年八十三。

夔尝过江东，见二囚系累年矣。问之，曰：“前此杀吉州掾徐咸，疑二人者。”夔为言于朝，释之，后果得真盗。尝遇隐者，得养生术，遂蔬食及独居，退处一阁，家人罕见其面。至老，手足耳目强明，如少壮时。不治财产，所收私田有余谷，则以振乡里贫人。前死数日，自作遗表，以禄赐所余分亲族。告其家人曰：“某日，吾死矣。”如期而死。无子。

马亮，字叔明，庐州合肥人。举进士，为大理评事、知芜湖县，再迁殿中丞、通判常州。吏民有因缘亡失官钱，籍其货犹不足以偿，妻子连逮者至数百人。亮纵去，缓与之期，不逾月，尽输所负。罗处约使江东，以亮治行闻，擢知濮州。

会诸路转运司置纠察刑狱官，以福建路命亮，覆讯冤狱，全活者数十人。迁太常博士、知福州。苏易简荐亮才任繁剧，召还，同提点三司都勾院、磨勘凭由司。久之，出知饶州。州豪白氏多执吏短长，尝杀人，以赦免，愈鹗横，为闾里患，亮

发其奸，诛之，部中畏慑。州有铸钱监，匠多而铜锡不给，亮请分其工之半，别置监于池州，岁增铸缙钱十万。迁殿中侍御史。

真宗即位，上书言：“陛下初政，军赏宜速，而所在不时给，请遣使分督之。又赦书蠲除州县逋负，而有司趣责愈急，宜如赦推恩以宽民。故事，以亲王尹开封，地尊势重，嫌隙易生，愿鉴其繇，以示保全亲爱之道。契丹仍岁南侵，河朔萧然，请修好以息边民。”帝善其言，以亮为可用。

王均反，以为西川转运副使。贼平，主将邀功，诛杀不已，亮全活千余人。城中米斗千钱，亮出廩米裁其价，人赖以济。召问蜀事，会械送贼诬误者八十九人至阙下，执政欲尽诛之。亮曰：“愚民胁从，此特百之一二，余窜伏山林者众。今不贷之，反侧之人，闻风疑惧，一唱再起，是灭一均、生一均也。”帝悟，悉宥之。加直史馆，复遣还部。

时诸州盐井，岁久泉涸，而官督所负课，系捕者州数百人。亮尽释系者，而奏废其井，又除属部旧逋官物二百余万。还知潭州，属县有亡命卒剽攻，为乡闾患，人共谋杀之。事觉，法当死者四人，亮咸贷之，曰：“为民去害，而反坐以死罪，非法意也。”徙升州。行次江州，属岁旱民饥，湖湘漕米数十舟适至，亮移文守将，发以振贫民。因奏：“濒江诸郡皆大歉，而吏不之救，愿罢官余，令民转粟以相赙。”

以右谏议大夫知广州。时宜州陈进初平，而澄海兵从进反者家属二百余人，法当配隶，亮悉置不问。盐户逋课，质其妻子于富室，悉取以还其家。海舶久不至，使招来之，明年，至者倍其初，珍货大集，朝廷遣中使赐宴以劳之。是岁东封，亮敦谕大食陀婆离、蒲含沙贡方物泰山下。

历知虔洪二州、江陵府，再迁尚书工部侍郎，复知升州，

徙杭州，加集贤院学士。先是，江涛大溢，调兵筑堤而工未就，诏问所以捍江之策。亮褒诏祷伍员祠下，明日，潮为之却，出横沙数里，堤遂成。人为御史中丞。建言：“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，请自今未葬者，毋得辄析。”明年，改兵部侍郎、知庐州，徙江陵，又徙江宁府。仁宗初，拜尚书右丞，复知庐州，召判尚书都省兼知审刑院，迁工部尚书、知亳州，又迁江宁府，以太子少保致仕，卒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亮有智略，敏于政事，然其所至无廉称。吕夷简少时，从其父蒙亨为县福州，亮见而奇之，妻以女。妻刘恚曰：“嫁女当与县令儿邪？”亮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”陈执中、梁适为京官，田况、宋庠及其弟祁为童子时，亮皆厚遇之，曰：“是后必大显。”世以亮为知人。亮卒，时夷简在相位，有司谥曰忠肃，人不以为是也。子仲甫，为天章阁待制。

陈希亮，字公弼，其先京兆人。唐广明中，违难迁眉谿青神之东山。希亮幼孤好学，年十六，将从师，其兄难之，使治钱息三十余万。希亮悉召取钱者，焚其券而去。业成，乃召兄子庸、谕使学，遂俱中天圣八年进士第，里人表其闾曰“三俊”。

初为大理评事、知长沙县。有僧海印国师，出入章献皇后家，与诸贵人交通，恃势据民地，人莫敢正视，希亮捕治置诸法，一县大耸。郴州竹场有伪为券给输户送官者，事觉，输户当死，希亮察其非辜，出之，已而果得其造伪者。再迁殿中丞，徙知鄆县。老吏曹腆侮法，以希亮年少，易之。希亮视事，首得其罪。腆叩头出血，愿自新，希亮戒而舍之，卒为善吏。巫覡岁敛民财祭鬼，谓之春斋，否则有火灾；民讹言有绯衣三老人行火。希亮禁之，民不敢犯，火亦不作。毁淫祠数百区，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。及罢去，父老送之出境，泣曰：“公去我，绯衣老人复出矣。”迁太常博士。有言郴狱活人死罪，赐五品

服。

初，蜀人官蜀，不得通判州事。希亮以母老，愿折资为县侍亲，于是知临津县。母终，服除，为开封府司录司事。福胜塔火，官欲更造，度用钱三万，希亮言：“陕西用兵，愿以此馈军。”诏罢之。青州民赵禹上书，言赵元昊必反，宰相以禹狂言，徙建州，元昊果反。禹讼所部，不受，亡至京自理，宰相怒，下开封狱。希亮言禹可赏不可罪，争不已。上释禹，赏为徐州推官，且欲以希亮为御史。会外戚沈元吉以奸盗杀人，希亮一问得实，自惊仆死，沈氏诉之，诏御史劾希亮及诸掾吏。希亮曰：“杀此贼者独我耳。”遂引罪坐废。

期年，盗起京西，杀守令，富弼荐希亮可用，起知房州。州素无兵备，民凜凜欲亡去，希亮以牢城卒杂山河户，得数百人。日夜部勒，声振山南，民恃以安。殿侍雷甲以兵百余人逐盗竹山，甲不能戢，所至为暴。或疑为盗，告希亮盗入境，且及门。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，命持满无得发，士皆植立如偶人。甲射之，不动，乃下马拜请死，曰：“初不知公官军也。”吏士皆欲斩甲以徇，希亮独治为暴者十余人，使甲以捕盗自赎。

时剧贼党军子方张，转运使使供奉官崔德赆捕之。德赆既失党军子，遂围竹山民贼所尝舍者曰向氏，杀父子三人，梟首南阳市。曰：“此党军子也。”希亮察其冤，下德赆狱，未服。党军子获于商州，诏赐向氏帛，复其家，流德赆通州。或言华阴人张元走夏州，为元昊谋臣。诏徙其族百余口于房，几察出入，饥寒且死。希亮曰：“元事虚实不可知，使诚有之，为国者终不顾家，徒坚其为贼耳。此又皆其疏属，无罪。”乃密以闻，诏释之。老幼哭希亮庭下曰：“今当还故乡，然奈何去父母乎？”遂画希亮像祠焉。

代还，执政欲以为大理少卿，希亮曰：“法吏守文，非所

愿，愿得一郡以自效。”乃以为宿州。州跨汴为桥，水与桥争，常坏舟。希亮始作飞桥，无柱，以便往来。诏赐缣以褒之，仍下其法，自畿邑至于泗州，皆为飞桥。

皇祐元年，移滑州。奏事殿上，仁宗劳之曰：“知卿疾恶，无恧沈氏子事。”未行，诏提举河北便余。都转运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损物价。已而瓘除龙图阁学士、知开封府，希亮乞廷辨。既对，仁宗直希亮，夺瓘职知越州，且欲用希亮。希亮言：“臣与转运使不和，不得为无罪。”力请还滑。会河溢鱼池埽，且决，希亮悉召河上使者，发禁兵捍之。庐于所当决，吏民涕泣更谏，希亮坚卧不动，水亦去，人比之王尊。

是岁，盗起宛句，昼劫张郭镇，执濮州通判井渊。仁宗以为忧，问执政可用者。未及对，仁宗曰：“朕得之矣。”乃以希亮为曹州。不逾月，悉擒其党。

淮南饥，安抚、转运使皆言寿春守王正民不任职，正民坐免，诏希亮乘传代之。转运使调里胥米而蠲其役，凡十三万石，谓之拆役米。米翔贵，民益饥。希亮至，除之，且表其事，旁郡皆得除。又言正民无罪，职事办治。诏复以正民为鄂州。

久之，徙知庐州。虎翼军士屯寿春者，以谋反诛，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，皆自疑不安。一日，有窃入府舍将为不利者。希亮笑曰：“此必醉耳。”贷而流之，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，且以守仓库。人为之惧，希亮益加亲信，皆感德，指心誓为希亮死。改提点刑狱江东，迁度支郎中，徙河北。

嘉祐二年，入为开封府判官，改判三司户部勾院。朝廷以三司事冗，簿书留滞，乃命希亮又兼开拆司。荣州鬻盐凡十八井，岁久澹竭，有司责课如初，民破产籍没者三百余家。希亮为言，还其所籍，岁蠲三十余万斤。三司簿书滞留者，自天禧以来，未帐六百有四，明道以来，生事二百一十二万，希亮日

夜课吏，凡九月，去其三之二。度支吏不时勾，希亮杖之。副使以希亮擅决罚，由是事复滞。

会接伴契丹使还，自请补外，乃以为京西转运使，赐三品服。石塘河役兵叛，其首周元自称周大王，震动汝、洛间。希亮闻之，即日轻骑出按，吏请以兵从，希亮不许。其贼二十四人道遇希亮，以希亮轻出，意色闲和，不能测，遂相与列诉道周。希亮徐问其所苦，命一老兵押之，曰：“以是付叶县，听吾命。”既至，令曰：“汝以自首，皆无罪，然必有首谋者。”众不敢隐，乃斩元以徇，流军校一人，余悉遣赴役如初。

迁京东转运使。潍州参军王康赴官，道博平，大猾有号“截道虎”者，殴康及其女几死，吏不敢问。希亮移捕甚急，卒流海岛；又劾吏故纵，坐免者数人。除州守暴苛，以细过籍民产数十家，获小盗，使必自诬抵死。希亮言其状，卒以废去。

数上章请老，不允，移知凤翔。仓粟支十二年，主者以腐败为忧，岁饥，希亮发十二万石贷民。有司惧为擅发，希亮身任之。是秋大熟，以新易旧，官民皆便。于闐使者入朝，过秦州，经略使以客礼享之。使者骄甚，留月余，坏传舍什器，纵其徒入市掠饮食，民户皆昼闭。希亮闻之曰：“吾尝主契丹使，得其情。使者初不敢暴横，皆译者教之，吾痛绳以法，译者惧，其使不敢动矣。况此小国乎？”乃使教练使持符告译者曰：“入吾境，有秋毫不如法，吾且斩若。”取军令状以还。使者至，罗拜庭下，希亮命坐两廊饮食之，护出其境，无一人哗者。

英宗即位，迁太常少卿。狱有盗，法当死，僚官持不可。久之，盗杀守吏遁去。希亮以前议讞于朝，而希亮之议是。僚官惧，欲以事中希亮，希亮自顾无有其事。始，州郡以酒相饷，例皆私有之，而法不可。希亮以遗游士之贫者，既而曰：“此亦私也。”以家财偿之。遂借此上书自劾，求去不已，坐是分

司西京。未几致仕，卒，年六十四。希亮尝梦异人按图而告之年，至是果然。赠工部侍郎。

希亮为人清劲寡欲，不假人以色，自王公贵人，皆严惮之。见义勇为，不计祸福。所至，奸民猾吏，易心改行，不改者必诛。然出于仁恕，故严而不残。少与蜀人宋辅游，辅卒于京，母老，子端平幼，希亮养其母终身，以女妻端平，使同诸子学，卒登进士第。

四子。忱，度支郎中。恪，滑州推官。恂，大理寺丞。慥字季常，少时使酒好剑，用财如粪土，慕朱家、郭解为人，闾里之侠皆宗之。在岐下，尝从两骑挟二矢与苏轼游西山。鹊起于前，使骑逐而射之，不获，乃怒马独出，一发得之。因与轼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，自谓一世豪士。稍壮，折节读书，欲以此驰骋当世，然终不遇。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，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，晚年皆弃不取。遁于光、黄间，曰岐亭。庵居蔬食，徒步往来山中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，不与世相闻，人莫识也。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，曰：“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？”因谓之“方山子。”及苏轼谪黄，过岐亭，识之，人始知为慥云。

论曰：乘雅恬退，颖不阿贵戚，有儒者之风。摯淳静而不矫，池质易而长厚，肃议法平恕，及、堂、夔清修自守，盖侍从之选也。希亮为政严而不残，其良吏与。马亮饶才智而寡廉称，士论以此惜之。

列传第五十八

狄棐 子遵度 郎简 孙祖德 张若谷 石扬休 祖士衡 李垂 张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则 薛颜 许元 钟离瑾 孙冲 崔峰 田瑜 施昌言

狄棐，字辅之，潭州长沙人。少随父官徐州，以文谒路振，振器爱之，妻以女。举进士甲科，以大理评事知分宜县。历开封府司录，知壁州。道长安，为寇准所厚，准复入相，乃荐通判益州。擢开封府判官，历京西益州路转运、江淮制置发运使，累迁太常少卿、知广州，加直昭文馆。代还，不以南海物自随，人称其廉。拜右谏议大夫、龙图阁直学士、权判吏部流内铨，出知滑州，进给事中，徙天雄军。会给郊赏帛不善，士卒哗噪趣府门，棐不能治。事闻，命侍御史刘夔按视，未及境，众不自安。棐驰白夔，请给以行河事。夔至，与转运使李绛诛首恶数人。棐坐罢懦，降知随州，徙同州。勾当三班院，进枢密直学士，历知陕郑州、河中河南府，复判流内铨。出知扬州，未行，卒。

有狄国宾者，仁杰之后，分仁杰告身与棐，棐奏录国宾一官，而自称仁杰十四世孙。棐在河中时，有中贵人过郡，言将援棐于上前。棐答以他语，退谓所亲曰：“吾湘潭一寒士，今官侍从，可以老而自污耶？”其为政恺悌，不为表襮，死之日，家无余货。

子遵度，字元规。少颖悟，笃志于学。每读书，意有所得，

即仰屋瞪视，人呼之，弗闻也。少举进士，一斥于有司，耻不复为。以父任为襄县主簿，居数月，弃去。好为古文，著《春秋杂说》，多所发明。尝患时学靡敝，作《拟皇太子册文》、《除侍御史制》、《裴晋公传》，人多称之。尤嗜杜甫诗，赏赞其集。一夕，梦见甫为诵世所未见诗，及觉，才记十余字，遵度足成之，为《佳城篇》。后数月卒。有集十二卷。

郎简，字叔廉，杭州临安人。幼孤贫，借书录之，多至成诵。进士及第，补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宁国县，徙福清令。县有石塘陂，岁久湮塞，募民浚筑，溉废田百余顷，邑人为立生祠。调随州推官。及引对，真宗曰：“简历官无过，而无一入荐，是必恬于进者。”特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分宜县，徙知襄州。县吏死，子幼，赘媾伪为券冒有其赀。及子长，屡诉不得直，乃讼于朝。下简劾治，简示以旧牒曰：“此尔翁书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又取伪券示之，弗类也，始伏罪。

徙藤州，兴学养士，一变其俗，藤自是始有举进士者。通判海州，提点利州路刑狱。官罢，知泉州。累迁尚书度支员外郎、广南东路转运使，擢秘书少监、知广州，捕斩贼冯佐臣。入判大理寺，出知越州，复归判尚书刑部，出知江宁府，历右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、知扬州，徙明州。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。祀明堂，迁刑部。卒，年八十有九，特赠吏部侍郎。

简性和易，喜宾客。即钱塘城北治园庐，自号武林居士。道引服饵，晚岁颜如丹。尤好医术，人有疾，多自处方以疗之，有集验方数十，行于世。一日，谓其子洁曰：“吾退居十五年，未尝小不悻，今意倦，岂不逝欤？”就寝而绝。幼从学四明朱頔，长学文于沈天锡，既仕，均奉资之。后二人亡，又访其子孙，为主婚嫁。平居宴语，惟以宣上德、救民患为意。孙沔知杭州，榜其里门曰德寿坊。然在广州无廉称，盖为洁所累。洁，

终尚书都官员外郎。

孙祖德，字延仲，潍州北海人。父航，监察御史、淮南转运。祖德进士及第，调濠州推官、校勘馆阁书籍。时校勘官不为常职，满岁而去。改大理寺丞、知榆次县，上书言刑法重轻。以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。方冬苦寒，诏罢内外工作，而钱惟演督修天津桥，格诏不下。祖德曰：“诏书可稽留耶？”卒白罢役。

入为殿中侍御史，迁侍御史。章献太后春秋高，疾加剧，祖德请还政。已而疾少间，祖德大恐。及太后崩，诸尝言还政者多进用，遂擢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。言郭皇后不当废，获罪，以赎论。久之，迁天章阁待制。

时三司判官许申因宦官阎文应献计，以药化铁成铜，可铸钱，裨国用。祖德言：“伪铜，法所禁而官自为，是教民欺也。”固争之，出知兖徐蔡州、永兴军。徙凤翔府，请置乡兵。改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梓州，累迁右谏议大夫、知河中府。历陈许蔡潞郢亳州、应天府，以疾得颖州，除吏部侍郎致仕，卒。有《论事》七卷。

祖德少清约，及致仕，娶富人妻，以规有其财。已而妻悍，反资以财而出之。子珪，江东转运使。

张若谷，字德繇，南剑沙县人。进士及第，为巴州军事推官。会蜀寇掠邻郡，若谷摄州事，率众为守御备，贼乃引去。调全州军事推官。入见，真宗识其名，顾曰：“是尝在巴州御贼者耶？”特改大理寺丞、知蒙阳县。三司言：“广宁监岁铸缙钱四十万，其主监宜择人。”乃以命若谷。岁余，所铸赢三十万缙。擢知处州，历江湖淮南益州路转运、江淮制置发运使。入为三司度支、盐铁副使，累迁右谏议大夫、知并州。

先是，麟、府岁以缙锦市蕃部马，前守辄罢之。若谷以谓：

互市，所以利戎落而通边情，且中国得战马；亟罢之，则猜阻不安。奏复市如故，而马入岁增。提举诸司库务，权判大理寺，进枢密直学士，历知澶州、成德军、扬州、江宁府，入知审官院，纠察在京刑狱，知通进银台司、应天府。改龙图阁学士，徙杭州。会岁饥，斥余廩为糜粥赈救之。权判吏部流内铨、知洪州，累官至尚书左丞致仕。

若谷素为宰相张士逊引拔，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迹，不激讦取名云。

石扬休，字昌言，其先江都人。唐兵部郎中仲览之后，后徙京兆。七代祖藏用，右羽林大将军，明于历数，尝召家人谓曰：“天下将有变，而蜀为最安处。”乃去依其亲眉州刺史李滈，遂为眉州人。

扬休少孤力学，进士高第，为同州观察推官，迁著作佐郎、知中牟县。县当国西门，衣冠往来之冲也，地瘠民贫，赋役烦重，富人隶太常为乐工，侥幸免役者凡六十余家。扬休请悉罢之。改秘书丞，为秘阁校理、开封府推官，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，历三司度支、盐铁判官。坐前在开封尝失盗，出知宿州。

顷之，召入为度支判官，修起居注。初，记注官与讲读诸儒，皆得侍坐迓英阁。扬休奏：“史官记言动，当立以待。”从其言。判盐铁勾院，以刑部员外郎知制诰、同判太常寺。初，内出香祠温成庙，帝误书名称臣，扬休言：“此奉宗庙礼，有司承误不以闻。”帝嘉之。兼勾当三班院，为宗正寺修玉牒官。迁工部郎中，未及谢，卒。

扬休喜闲放，平居养猿鹤，玩图书，吟咏自适，与家人言，未尝及朝廷事。及卒，发楮中所得上封事十余章，其大略：请增谏官以广言路，置五经博士使学者专其业，出御史按察诸道以防壅蔽，复齿胄之礼以强宗室，择守令，重农桑，禁奢侈，

皆有补于时者。然扬休为人慎默，世未尝以能言待之也。至于诰命，尤非所长。

平生好殖财。因使契丹，道感寒毒，得风痺，谒告归乡，别坟墓。扬休初在乡时，衣食不足，徒步去家十八年。后以从官还乡里，畴昔同贫窶之人尚在，皆曰：“昌言来，必赐我矣。”扬休卒不挥一金，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。

祖士衡，字平叔，蔡州上蔡人。少孤，博学有文，为李宗谔所知，妻以兄子。杨亿谓刘筠曰：“祖士衡辞学日新，后生可畏也。”举进士甲科，授大理评事、通判蕲州，再迁殿中丞、直集贤院，改右正言、户部判官。未几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迁起居舍人、注释御集检阅官，遂知制诰，为史馆修撰，纠察在京刑狱，同知通进、银台司。天圣初，以附丁谓，落职知吉州。言者又以在郡不修饬，复降监江州税。士衡儿时过外家，有僧善相，见之，语人曰：“是儿神骨秀异，他日有名于时，若年过四十，当位极人臣。”年三十九，卒于官。

李垂，字舜工，聊城人。咸平中，登进士第，上《兵制》、《将制书》。自湖州录事参军召为崇文校勘，累迁著作郎、馆阁校理。上《导河形胜书》三卷，欲复九河故道，时论重之。又累修起居注。丁谓执政，垂未尝往谒。或问其故，垂曰：“谓为宰相，不以公道副天下望，而恃权怙势。观其所为，必游朱崖，吾不欲在其党中。”谓闻而恶之，罢知亳州，迁颖、晋、绛三州。明道中，还朝，阁门祗候李康伯谓曰：“舜工文学议论称于天下，诸公欲用为知制诰，但宰相以舜工未尝相识，盍一往见之。”垂曰：“我若昔谒丁崖州，则乾兴初已为翰林学士矣。今已老大，见大臣不公，常欲面折之，焉能趋炎附热，看人眉睫，以冀推挽乎？道之不行，命也。”执政知之，出知均州。卒，年六十九。

五子，仲昌最知名，锐于进取，尝献计修六塔河无功，自殿中丞责英州文学参军。

张洞，字仲通，开封祥符人。父惟简，太常少卿。洞为人长大，眉目如画，自幼开悟，卓犖不群。惟简异之，抱以访里之卜者。曰：“郎君生甚奇，必在策名，后当以文学政事显。”既诵书，日数千言，为文甚敏。未冠，晬然有声，遇事慷慨，自许以有为。时，赵元昊叛扰边。关、陇萧然，困于飞挽，且屡丧师。仁宗太息，思闻中外之谋。洞以布衣求上方略，召试舍人院，擢试将作监主簿。

寻举进士中第，调涟水军判官，遭亲丧去，再调颍州推官。民刘甲者，强弟柳使鞭其妇，既而投杖，夫妇相持而泣。甲怒，逼柳使再鞭之。妇以无罪死。吏当夫极法，知州欧阳修欲从之。洞曰：“律以教令者为首，夫为从，且非其意，不当死。”众不听，洞即称疾不出，不得已谏于朝，果如洞言，修甚重之。

晏殊知永兴军，奏管勾机宜文字。殊儒臣，喜客，游其门者皆名士，尤深敬洞。改大理丞、知巩县。会殊留守西京，复奏知司录。殊晚节骤用刑，幕府无敢言。洞平居与殊赋诗饮酒，倾倒无不至，当事有官责，持议甚坚，殊为沮止，洞亦自以不负其知。

枢密副使高若讷、参知政事吴育荐其文学，宜为馆职，召试学士院，充秘阁校理、判祠部。时天下户口日蕃，民去为僧者众。洞奏：“至和元年，敕增岁度僧，旧敕诸路三百人度一人，后率百人度一人；又文武官、内臣坟墓，得置寺拨放，近岁滋广。若以勋劳宜假之者，当依古给户守冢，禁毋樵采而已。今祠部帐至三十余万僧，失不裁损，后不胜其弊。”朝廷用其言，始三分减一。知太常礼院，宰相陈执中将葬，洞与同列谥为荣灵，其孙诉之，诏孙抃等复议，改曰恭。洞驳奏：“执中

位宰相，无功德而罪戾多，生不能正法以黜之，死犹当正名以诛之。”竟从抃等议。

初，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废没，后仁宗悔之，诏追复其号，二十余年矣。至是，有司请祔于庙。知制诰刘敞以谓：“《春秋》书‘祔于太庙，用致夫人’。致者，不宜致也。且古者不二嫡，当许其号，不许其礼。”洞奏：“后尝母天下，无大过恶，中外所知。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顺，洗之于既没，犹曰不许其礼，于义无当。且废后立后，何嫌于嫡？此当时大臣护已然之失，乖正名之典，而敞复引《春秋》‘用致夫人’。按《左氏》哀姜之恶所不忍道，而二《传》有非嫡之辞，敞议非是。若从变礼，尚当别立庙。”不行。转太常博士，判登闻鼓院。仁宗方响儒术，洞在馆阁久，数有建明，仁宗以为知《经》，会覆考进士崇政殿，因赐飞白“善经”字宠之。洞献诗谢，复赐诏奖谕。

出知棣州，转尚书祠部员外郎。河北地当六塔之冲者，岁决溢病民田。水退，强者遂侵占，弱者耕居无所。洞奏一切官为标给，蠲其租以绥新集。河北东路民富蚕桑，契丹谓之“绫绢州”，朝廷以为内地不虑。洞奏：“今沧、景，契丹可入之道，兵守多缺，契丹时以贩盐为名，舟往来境上，此不可不察。愿度形势，置帅、增屯戍以控扼之。”

时天下久安，荐绅崇尚虚名，以宽厚沉默为德，于事无所补，洞以谓非朝廷福。又谓：“谏官持谏以震人主，不数年至显仕，此何为者。当重其任而缓其迁，使端良之士不亟易，而浮躁者绝意。”致书欧阳修极论之。召权开封府推官。

英宗即位，转度支员外郎。英宗哀疚，或经旬不御正殿，洞上言：“陛下春秋鼎盛，初嗣大统，岂宜久屈刚健，自比冲幼之主。当躬万机，揽群材，以称先帝付畀之意，厌元元之望。”

大臣亦以为言，遂听政。命考试开封进士，既罢，进赋，题曰《孝慈则忠》。时方议濮安懿王称皇事，英宗曰：“张洞意讽朕。”宰相韩琦进曰：“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。”英宗意解。

诏讯祁国公宗说狱，宗说恃近属，贵骄不道，狱具，英宗以为辱国，不欲暴其恶。洞曰：“宗说罪在不宥。虽然，陛下将惩恶而难暴之，独以其坑不辜数人，置诸法可矣。”英宗喜曰：“卿知大体。”洞因言：“唐宗室多贤宰相名士，盖其知学问使然。国家本支蕃衍，无亲疏一切厚廩之，不使知辛苦。婢妾声伎，无多寡之限，至灭礼义，极嗜欲。贷之则乱公共之法，刑之则伤骨肉之爱。宜因秩品立制度，更选老成教授之。”宗室缘是怨洞，痛诋訾言，上亦起藩邸，赖察之，不罪也。

转司封员外郎、权三司度支判官。对便殿称旨，英宗遂欲进用，大臣忌之，出为江西转运使。江西荐饥，征民积岁赋，洞为奏免之。又民输绢绢不中度者，旧责以满匹，洞命计尺寸输钱，民便之。移淮南转运使，转工部郎中。淮南地不宜麦，民艰于所输，洞复命输钱，官为余麦，不逾时而足。洞在棣时，梦人称敕召者，既出，如拜官然，顾视旌旗吏卒罗于庭。至是，梦之如初。自以年不能永，教诸子部分家事。未几卒，年四十九。

李仕衡，字天均，秦州成纪人，后家京兆府。进士及第，调鄆县主簿。田重进守京兆，命仕衡鞫死囚五人，活者四人。重进即其家谓曰：“子有阴施，此门当高大之。”徙知彭山县，就加大理评事，迁光禄寺丞。父益，以不法诛，仕衡亦坐除名。

后会赦，寇准荐其材，尽复其官，领渭桥犂运，通判邠州，再迁秘书丞，徙知剑州。王均反，仕衡度州兵不足守，即弃城焚刍粟，犂金帛东守剑门。既而贼陷汉州，攻剑州，州空无所

资，即趋剑门。仕衡预招贼众，得千余人，待之不疑。贼将至，与钤辖裴臻迎击之，斩首数千级。乃乘驿入奏，擢尚书度支员外郎，赐服绯鱼。已而使者言仕衡尝弃城，降监虔州税。

召还，判三司盐铁勾院。度支使梁鼎言：“商人入粟于边，率高其直，而售以解盐。商利益博，国用日耗。请调丁夫转粟，而犂盐诸州，官自鬻之，岁可得缗钱三十万。”仕衡曰：“安边无大于息民，今不得已而调剑之，又增以转粟挽盐之役，欲其不困，何可得哉！”不听，遂行鼎议，而关中大扰。乃罢鼎度支使，以仕衡为荆湖北路转运使，徙陕西。初，岁出内帑缗钱三十万，助陕西军费。仕衡言岁计可自办，遂罢给。

真宗谒陵寝，因幸洛，仕衡献粟五十万斛，又以三十万斛馈京西。朝廷以为材，召为度支副使。上言：“关右既弛盐禁，而永兴、同华耀四州犹率卖盐，年额钱请减十之四。”诏悉除之。累迁司封郎中，为河北转运使。又奏罢内帑所助缗钱百万。建言：“河北岁给诸军帛七十万，而民艰于得钱，悉预假于里豪，出倍偿之息，以是工机之利愈薄。方春民不足，请户给钱，至夏输帛，则民获利而官用足矣。诏优其直，仍推其法于天下。

封泰山，献钱帛、刍粮各十万，见于行宫，迁右谏议大夫。祀汾阴，又助钱帛三十万，乃命同林特提举京西、陕西转运事。权知永兴军，进给事中。逾月，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。

顷之，河北阙军储，议者以谓仕衡前过助封祀费，真宗闻之，以为河北都转运使。驾如亳州，又贡丝锦、缣帛各二十万。后集粟塞下，至钜万斛。或言粟腐不可食，朝廷遣使取视之，而粟不腐也。棣州污下苦水患，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，既而大水没故城丈余。南郊，复进钱帛八十万。先是，每有大礼，仕衡必以所部供军物为贡，言者以为不实。仕衡乃条析进六十万皆上供者，二十万即其羨余。帝不之罪，谓王旦曰：“仕衡

应猝有材，人欲以此中之。然朝廷所需，随大小即办，亦其所长也。”明年旱蝗，发积粟赈民，又移五万斛济京西。

迁尚书工部侍郎、权知天雄军。民有盗瓜伤主者，法当死，仕衡以岁饥，奏贷之。盗起淄、青间，迁刑部侍郎、知青州。前守捕群盗妻子置棘围中，仕衡至，悉纵罢之使去。未几，其徒有梟贼首至者。入为三司使，帝作《宽财利论》以赐之。乃更陕西入粟法，使民得受钱与茶。旧市羊及木，责吏送京师，而羊多道死，木至湍险处往往漂失，吏至破产不能偿。仕衡乃许吏私附羊，免其算，使得补死者；听民自采木输官，用入粟法偿其直。迁吏部侍郎。

仁宗即位，拜尚书左丞，以足疾，改同州观察使、知陈州。州大水，筑大堤以障水患。徙颍州，复知陈州。曹利用，仕衡婿也。利用被罪，降仕衡左龙武军大将军，分司西京。岁余，改左卫大将军，卒。其后诸子诉其父有劳于国，非意左迁，诏追复同州观察使。

仕衡前后管计事二十年，虽才智过人，然素贪，家赀至累钜万，建大第长安里中，严若官府。

子丕绪，荫补将作监主簿。及仕衡归老，丕绪时为尚书虞部员外郎，请解官就养。朝廷以为郎，故事不许，请削一官，乃听。未几，还之。居十余年，仕衡死，服除，久之不出。大臣为言，起金书永人军节度判官事。历通判永兴军、同州，知解州、兴元府、华州，累迁司农卿致仕，卒。丕绪居官廉静，不为矫激。家多图书，集历代石刻，为数百卷藏之。

李溥，河南人。初为三司小吏，阴狡多智数。时天下新定，太宗厉精政事，尝论及财赋，欲有所更革，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对便殿，问以职事。溥询其目，请退而条上。命至中书，列七十一事以闻，四十四事即日行之，余下三司议可否。于是帝以

溥等为能，语辅臣曰：“朕尝谕陈恕等，如溥辈虽无学，至于金谷利害，必能究知本末，宜假以色辞，诱令开陈。而恕等强愎自用，莫肯询问。”吕端对曰：“耕当问奴，织当问婢。”寇准曰：“孔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盖以贵下贱，先有司之义也。”帝以为然，悉擢溥等以官，赐钱币有差。

溥为左侍禁、提点三司孔目官，请著内外百官诸军奉禄为定式。加阁门祗候。催运陕西粮草，赴清远军，还，提举在京仓草场，勾当北作坊。齐州大水，坏民庐舍，欲徙州城，未决，命溥往视，遂徙城而还。又与李仕衡使陕西，增酒榷缗钱岁二十五万。三迁崇仪使。

景德中，茶法既弊，命与林特、刘承珪更定法，募人入金帛京师，入刍粟塞下，与东南茶皆倍其数，即以溥制置江、淮等路茶盐矾税兼发运事，使推行之。岁课缗钱，果增其旧，特等皆受赏。溥时已为发运副使，迁为使，仍改西京作坊使。然茶法行之数年，课复损于旧。江、淮岁运米输京师，旧止五百余万斛，至溥乃增至六百万，而诸路狱有余畜。高邮军新开湖水散漫多风涛，溥令漕舟东下者还过泗州，因载石输湖中，积为长堤，自是舟行无患。累迁北作坊使。

时营建玉清昭应宫，溥与丁谓相表里，尽括东南巧匠遣诣京，且多致奇木怪石，以溥会帝意。建安军铸玉皇、圣祖，溥典其事，丁谓言溥蔬食者周岁，而溥亦数奏祥应，遂以为迎奉圣像都监、领顺州刺史，迁奖州团练使。溥自言江、淮岁入茶，视旧额增五百七十余万斤。并言，漕舟旧以使臣若军大将，人掌一纲，多侵盗，自溥并三纲为一，以三人共主之，使更相司察。大中祥符九年，初运米一百二十五万石，才失二百石。会溥当代，诏留再任，特迁宫苑使。

初，谯县尉陈齐论榷茶法，溥荐齐任京官，御史中丞王嗣

宗方判吏部铨，言齐豪民子，不可用。真宗以问执政，冯拯对曰：“若用有材，岂限贫富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因称溥畏慎小心，言事未尝不中利害，以故任之益不疑。然溥久专利权，内倚丁谓，所言辄听。帝尝语执政曰：“群臣上书论事，法官辄沮之，云非有大益，无改旧章，然则何以广言路。”王旦对曰：“法制数更，则诏令牴牾，故重于变易。”因言：“溥尝请盗贩茶盐者赃仗皆没官，已可之矣。”帝曰：“此特畏溥之强，不敢退却，自今虽小吏言，亦宜详究行之。”

溥既专且贪，繇是浸为不法。发运使黄震条其罪状以闻，罢知潭州。命御史鞠治，得溥私役兵为姻家林特起第，附官舟贩竹木，奸赃十数事。未论决，会赦，贬忠武军节度副使。仁宗即位，起知淮阳军，历光、黄二州，复以赃败，贬蔡州团练副使。久之，监徐州利国监，以千牛卫将军致仕，卒。

胡则，字子正，婺州永康人。果敢有材气。以进士起家，补许田县尉，再调宪州录事参军。时灵、夏用兵，转运使索湘命则部送刍粮，为一月计。则曰：“为百日备，尚恐不支，奈何为一月邪？”湘惧无以给，遣则遂入奏。太宗因问以边策，对称旨，顾左右曰：“州县岂乏人？”命记姓名中书。后李继隆讨贼，久不解，湘语则曰：“微子几败我事。”一日，继隆移文转运司曰：“兵且深入，粮有继乎？”则告湘曰：“彼师老将归，欲以粮乏为辞耳，姑以有余报之。”已而果为则所料。湘为河北转运使，奏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佾书贝州观察判官事。

后以太常博士提举两浙榷茶，就知睦州，徙温州。岁余，提举江南路银铜场、铸钱监，得吏所匿铜数万斤，吏惧且死，则曰：“马伏波哀重囚而纵之，吾岂重货而轻数人之生乎？”籍为羨余，不之罪。改江、淮制置发运使，累迁尚书户部员外郎。真宗幸亳还，擢三司度支副使。

初，丁谓举进士，客许田，则厚遇之，谓贵显，故则骤进用。至是，谓罢政事，出则为京西转运使，迁礼部郎中。部内民讹言相惊，至遣使安抚乃定。坐是，徙广西路转运使。有番舶遭风至琼州，且告食乏，不能去。则命贷钱三百万，吏白夷人狡诈，又风波不可期。则曰：“彼以急难投我，可拒而不与邪？”已而偿所贷如期。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，为辨活者九人。复为发运使，累迁太常少卿。

乾兴初，坐丁谓党，降知信州，徙福州，以右谏议大夫知杭州。入权吏部流内铨，坐失举，复为太常少卿、知池州。未行，复谏议大夫、知永兴军，徙河北都转运使，以给事中权三司使，通京东西、陕西盐法，人便之。初，则在河北，殿中侍御史王沿尝就则假官舟贩盐，又以其子为名祈买酒场。至是，张宗海撻发之，按验得实，出则知陈州。逾月，授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。刘随上疏言：“则奸邪贪滥闻天下，比命知池州，不肯行，今以罪去，骤加美职，何以风劝在位？”后徙杭州，再迁兵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则无廉名，喜交结，尚风义。丁谓贬崖州，宾客随散落，独则间遣人至海上，馈问如平日。在福州时，前守陈绛尝延蜀人龙昌期为众人讲《易》，得钱十万。绛既坐罪，遂自成都械昌期至。则破械馆以宾礼，出俸钱为偿之。

昌期者，尝注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阴符经》、《老子》，其说诡诞穿凿，至诋斥周公。初用荐者补国子四门助教，文彦博守成都，召置府学，奏改秘书省校书郎，后以殿中丞致仕。著书百余卷，嘉祐中，诏取其书。昌期时年八十余，野服自诣京师，赐绯鱼，绢百匹。欧阳修言其异端害道，不当推奖，夺所赐服罢归，卒。

薛颜字，彦回，河中万泉人。举《三礼》中第，为嘉州司

户参军。代还引见，太宗顾问之，对称旨，改将作监丞、监华州酒税。以秘书省著作佐郎使夔、峡，疏决刑狱。还，改太子左赞善大夫、知云安军，徙渝、阆二州，擢三司盐铁判官，河北计置粮草。

初，丁谓招抚溪蛮，有威惠，部人爱之。留五年，诏谓自举代，谓荐颜为峡路转运使，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。始，孟氏据蜀，徙夔州于东山，据峡以拒王师，而民居不便也，颜为复其故城。宜州陈进反，命勾当广南东、西路转运司事。贼平，迁金部员外郎，改河东转运使。

祀汾阴，徙陕西。河中浮桥岁为水所败，颜即北岸酾上流为支渠，以杀水怒，因取渠水溉其旁田，民颇利之。坊州募人炼矾，岁久课益重，至有破产被系不能偿者。颜奏：“罢坊矾，则晋矾当大售。”后如其策。徙河北。历知河阳、杭徐州，累迁光禄少卿，以少府监知江宁府。逻者昼劫人，反执平人以告。颜视其色动，曰：“若真盗也。”械之，果引伏。转右谏议大夫、知河南府。

仁宗即位，迁给事中。丁谓分司西京，以颜雅与善，徙知应天府，又徙耀州。部有豪姓李甲，结客数十人，号“没命社”，少不如意，则推一人以死斗之，积数年，为乡人患，莫敢发。颜至，大索其党，会赦当免，特杖甲流海上，余悉籍于军。以光禄卿分司西京，卒于家。

尝属杜衍为墓志，衍却之。仁宗闻其事，他日，谓衍曰：“薛颜有丑行，卿不欲志其墓，诚清识也。”孙向，自有传。

许元，字子春，宣州宣城人。以父荫为太庙斋郎，改大理寺丞，累迁国子博士，监在京榷货务，三门发运判官。元为吏强敏，尤能商财利。庆历中，江、淮岁漕不给，京师乏军储，参知政事范仲淹荐元可独倚办，擢江、淮制置发运判官。至，

则悉发濒江州县藏粟，所在留三月食，远近以次相补，引千余艘转漕而西。未几，京师足食，朝廷以为任职，就迁副使。遂以尚书主客员外郎为使，进金部，特赐进士出身，迁侍御史。

尝欲与施昌言分行二浙、江南调发军食。仁宗闻之，语辅臣曰：“东南岁比不登，民力匱乏，尝诏损岁漕百万石，而元与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，是必诛求疲民以自为功，非朕志也。”下诏戒饬。既而元欲专六路财赋，收羨余以媚三司，惮诸部不从，请以六路转运司自隶，既可之矣，而转运使多论其罪，事遂寝。擢天章阁待制，再迁郎中，以疾请还。历知扬、越、泰州，卒。

元在江、淮十三年，以聚敛刻剥为能，急于进取，多聚珍奇以赂遗京师权贵，尤为王尧臣所知。发运使治所在真州，衣冠之求官舟者，日数十辈。元视势家贵族，立榷巨舰与之；即小官悍独，伺候岁月，有不能得。人以是愤怨，而元自为以当然，无所愧惮。

钟离瑾，字公瑜，庐州合肥人。举进士，为简州推官，以殿中丞通判益州。建言：“州郡既上雨，后虽凶旱，多隐之以成前奏，请令监司劾其不实者。”擢开封府推官，出提点两浙刑狱。衢、润州饥，聚饿者食之，颇废农作，请发米二万斛赈给，家毋过一斛。后徙淮南转运副使，历京西、河东、河北转运使，改江、淮制置发运使。殿直王乙者，请自扬州召伯埭东至瓜州，浚河百二十里，以废二埭。诏瑾规度，以工大不可就，止置闸召伯埭旁，人以为利。累迁尚书刑部郎中，为三司户部副使，除龙图阁待制、权知开封府。未逾月，得疾，仁宗封药赐之，使未及门而卒。

孙冲，字升伯，赵州平棘人。举明经，历古田青阳尉、盐山丽水主簿。尝并丧父母去官，有司循五代故事，必六年乃听

调，冲援古制，以书干宰相，不纳。后举进士，登甲科。授将作监丞，历通判晋、绛、保州，坐与保州守争事，降监吉州酒，累迁太常博士。

河决棣州，知天雄军寇准请徙州治河，命冲往按视。还言：“徙州动民，亦未免治堤，不若塞河为便。”遂以冲知棣州，自秋至春，凡四决，冲皆塞之，就除殿中侍御史。准为枢密使，卒徙州阳信。而冲坐守护河堤过严，民输送往来堤上者辄榜之，为使者论奏，徙知襄州。冲复上疏论徙州非便，著《河书》以献。

会京西蝗，真宗遣中使督捕，至襄，怒冲不出迎，乃奏蝗唯襄为甚，而州将日置酒，无恤民意。帝怒，命即州置狱。冲得属县言岁稔状，驰驿上之。时使者犹未还，帝悟，为追使者笞之。以侍御史为京西转运。塞滑州决河，权知滑州。参知政事鲁宗道总河事，用太常博士李渭策，欲盛夏兴役。冲言徒费薪楩，困人力，虽塞必决。遂罢知河阳。累迁刑部郎中，历湖北、河东转运使。

会南郊赏赐军士，而汾州广勇军所得帛不逮他军，一军大噪，捍守佐堂下劫之，约与善帛乃免。城中戒备，遣兵围广勇营。冲适至，命解围弛备，置酒张乐，推首恶十六人斩之，遂定。初，守佐以乱军所约者上闻，诏给善帛。使者至潞，冲促之还，曰：“以乱而得所欲，是愈诱之乱也。”卒留不与。入判登闻鼓院，以目疾改兵部郎中、直史馆、知河中府，徙潞州，复为河东转运使，迁太常少卿，擢右谏议大夫，复知潞州，迁翰林院学士。及徙同州，权西京留司御史台，迁给事中。丧明，卒。

冲为吏，所至以强干称，能任钩距，多得事情，然无家法，晚节尤寡廉声。孙永，自有传。

崔峰，字之才，京兆长安人。进士及第，累官尚书职方员外郎、知遂州。建议瞿塘峡置关如剑门，以察奸人。事既施行，徙提点刑狱。嘉陵江岁调民丁治堤塌，峰更用州兵代其役。文州蕃卒数剽攻边户，守臣虑生事，多以牛酒和遣。峰请守臣岁时得行边，益募勇壮，伺其发，一切捕击之，后无复内寇。就除转运使。历三司户部判官、河东转运使。会更钱法，潞州民大扰，推其首恶诛之，人心遂定。

后为户部副使，以右谏议大夫为河东都转运使，迁给事中，还，纠察在京刑狱。谏官、御史言宰相陈执中纵嬖妾杀婢，命按治。峰以为执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，非妾杀之，颇左右执中，即授龙图阁待制、知庆州。羌井坑族乱，潜兵讨平。历知同州、凤翔府，改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、知河中府。

峰所至贪奸，比老益甚。在凤翔，转运使薛向按之急，不得已至河中。请老，以刑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田瑜，字资忠，河南寿安人。举进士，历袁、郢、合三州军事推官，迁大理寺丞，知鹿邑、建阳县，徙知蒙、江二州，累迁尚书司封员外郎、提点广南西路刑狱。庆历中，区希范诱溪洞环州蛮叛，上以瑜习知南方事，就除荆湖北路转运使。瑜檄属郡募民击贼，又督转粟以守要害，故兵所至皆不乏食，贼势大挫。

徙两浙转运按察使。杭州龙山堤岁决，水冒民居，辄赋刍塞之。瑜与民约，每刍十束，更输石一尺。率五岁，得石百万，为石堤，堤固而岁不调民。加直史馆、益州路转运使，改江、淮制置发运使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广州，累迁谏议大夫、权三司户部副使。

侂智高犯邕，瑜条上用兵御贼十事。智高平，召对便殿，具言南方山川险要，所以备守之策，乃以为广南东路体量安抚

使。还，纠察刑狱，同判吏部流内铨，除龙图阁直学士、知青州。城中有杀人投尸井中者，吏以其无主名，不以闻。瑜廉得之，大出金帛购贼，后数日，邻州民执贼以告。属岁凶多盗，瑜立赏罚、设方略捕格之，境中肃然。徙知澶州，背发疽卒。

瑜瑾厚少文，而于吏事颇尽心，然御下急，无廉称。

施昌言，字正臣，通州静海人。举进士高第，授将作监丞、通判滁州。后以太常博士召试馆职，不中选，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、知太平州。上《政论》三十篇。入为殿中侍御史、开封府判官。安抚淮南，还，以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迁三司度支副使，除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。言事者以为滨、棣等六州河可涉，宜有城守如边，以待契丹。诏昌言与宦官杨怀敏往视。怀敏以为当城如边，昌言曰：“六州地千里，又河数移徙，城之甚难而无利。契丹未渝盟先自困，非便也。”或请于麟、府立十二砦以拓境，又诏昌言与明镐、张元度可否，昌言独以为：“麟、府在河外，于国家无毫发入，而至今馈守者，徒以畏蹙国之虚名。今不当又事无利之砦，以重困财力。”就除知庆州。在州所为不法，语彻朝廷。昌言疑通判陈湜言之，追发湜罪，湜坐废，昌言亦降知华州。

历知沧州、河阳，移河北都转运使。议塞商胡埽决河，令复故道，与北京留守贾昌朝累论。徙江、淮发运使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应天府，又知延州。召还，会塞六塔河，以为都大修河制置使，辞，弗许，加枢密直学士、知澶州，以便役事。河决，夺一官知滑州，又知杭州，加龙图阁学士，复知滑州。以老求罢，乃以知越州。至京师，卒。

昌言为发运使时，召范仲淹后堂，出婢子为优，杂男子慢戏，无所不言。仲淹怪问之，则皆昌言子也，仲淹大不怿而去。其治家如此。

论曰：狄棐、郎简、孙祖德、张若谷、石扬休、祖士衡并以文辞高第，累侍从，历方州，始为名臣，终鲜大过，考其行事可见也。李垂宁去华近，不肯见宰相；张洞以直言正论为大臣所忌，则其抱负从可知矣。若李仕衡而下十人，皆能任剧繁，然或寡廉称，或有丑行，君子耻之。

列传第五十九

杨偕 王沿 子鼎 杜杞 杨畋 周湛 徐的 姚仲孙
陈太素 马寻 杜曾 附 李虚己 张傅 俞献卿 陈从易 杨
大雅

杨偕，字次公，坊州中部人。唐左仆射於陵六世孙。父守庆，仕广南刘氏，归朝，为坊州司马，因家焉。偕少从种放学于终南山，举进士，释褐坊州军事推官、知汧源县，再调汉州军事判官。道遇术士曰：“君知世有化瓦石为黄金者乎？”就偕试之，既验，欲授以方。偕曰：“吾从吏禄，安事化金哉？”术士曰：“子志若此，非吾所及也。”出户，失所之。

在官，数上书论时政，又上所著文论。召试学士院，不中，改永兴军节度推官。又上书论陕西边事，复召试，不赴，即迁秘书省著作佐郎，为审刑院详议官，再迁太常博士。宋绶荐为监察御史，改殿中侍御史。与曹修古连疏，言刘从德遗奏恩太滥，贬太常博士、监舒州税。以尚书祠部员外郎知光州，改侍御史，为三司度支判官。

时郭皇后废，偕与孔道辅、范仲淹力争。道辅、仲淹既出，偕止罚金。乃言愿得与道辅等皆贬，不报。富民陈氏女选入宫，将以为后，偕复上疏谏上。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马季良以罪斥置滁州，自言得致仕。偕以谓致仕用优贤者，不当以宠罪人，又数论升降之弊，仁宗嘉纳之。判吏部流内铨，徙三司度支副使，擢天章阁待制、河北转运使。按知定州夏守

恩贍数万，守恩流岭南。明年，丁母忧，愿终制，不许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河中府。

元昊反，刘平、石元孙战没。偕闻，乃伪为书驰告延州曰：“朝廷遣救兵十万至矣。”命旁郡县大具刍粮、什器以俟。比书至，贼已解去。夏竦为陕西经略使，请增置士兵，易戍兵归卫京师。偕言：“方关中财用乏，复增士兵，徒耗国用。今贼势方盛，虽大增士兵，亦未能减戍兵东归，第竦惧败事，欲以兵少为解尔。”竦复奏偕不忠，沮边计，偕争愈力。时陕西议立五保，偕又以为扰民，疏请罢之。徙陕州，又徙河东都转运使。诏大选三路之民，募为兵。偕复言：“方今兵不为少，苟多而不练，则其势易以败，又困国而难供。”时论者惟务多兵，而偕论常如此。

进枢密直学士、知并州。及元昊入寇，密诏偕选强壮万人，策应麟、府。偕奏：“出师临阵，无纪律则士不用命。今发农卒赴边，虑在路逃逸及临阵退缩、不禀号令，请以军法从事。”诏如所请。并人大惊畏，都转运使文彦博奏罢之。有中官预军事素横，前帅优遇之。偕至，一绳以法，命率所部兵从副总管赴河外，戒曰：“遇贼将战，一禀副总管节度。”中人不服，捧檄诉。偕叱曰：“汝知违主帅命即斩首乎？”监军怖汗，不觉堕笏，翌日告疾，未几遂卒。于是军政肃然。

元昊大掠河北，诏修宁远砦。偕言：宁远砦在河外，介麟、丰二州之间，无水泉可守。请建新麟州于岚州，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。谓“迁有五利，不迁有三害。省国用，惜民力，利一也。内御岢岚、石府州沿河一带贼所出路，利二也。我据其要，则河冰虽合，贼不敢逾河而东，利三也。商旅往来以通货财，利四也。方河冻时，得所屯兵马五七千人以张军势，利五也。今麟州转输束刍斗粟，费直千钱，若因循不迁，则河东之民，

困于调发无已时，害一也。以孤垒饵敌，害二也。道路艰阻，援兵难继，害三也。且州之四面，属羌遭贼驱胁，荡然一空，止存孤垒，犹四支尽废，首面心腹独存也。今契丹又与西贼共谋，待冰合来攻河东，若朝廷不思御捍之计而修宁远砦，是求虚名而忽大患也。况灵、夏二州皆汉、唐郡，一旦弃之，一麟州何足惜哉！”书奏，帝谓辅臣曰：“麟州，古郡也。咸平中，尝经寇兵攻围，非不可守，今遽欲弃之，是将退而以河为界也。宜谕偕速修复宁远，以援麟州。”

明年，改左司郎中、本路经略安抚招讨使，赐钱五十万。偕列六事于朝：一、罢中人预军事；二、徙麟州；三、以便宜从事；四、出冗师；五、募武士；六、专捕援。且曰：“能用臣言则受命，不然则已。”朝廷不从，偕累奏不已，乃罢知邢州，徙沧州。求面论兵事，召还，今间日入对。

偕在并州日，尝论《八阵图》及进神楯、劈阵刀，其法外环以车，内比以楯。至是，帝命以步卒五百，如其法布阵于庭，善之，乃下其法于诸路。其后王吉果用偕刀楯法败元昊于兔毛川。久之，迁翰林侍读学士、知审官院，复以为左司郎中。元昊乞和而不称臣，偕以谓连年出师，国力日蹙，宜权许之，徐图诛灭之计。谏官王素、欧阳修、蔡襄累章劾奏：“偕职为从官，不思为国讨贼，而助元昊不臣之请，罪当诛。陛下未忍加戮，请出之，不宜留处京师。”帝以其章示偕，偕不自安，乃求知越州，道改杭州。时襄谒告过杭而轻游里市，或谓偕合言于朝。对曰：“襄尝缘公事抵我，我岂可以私报耶？”又上《太平可致十象图》。

还，判太常、司农寺，改右谏议大夫。请老，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。于其归，特赐宴。尝召问，赐不拜。卒，遗奏《兵论》一篇，帝怜之，特赠兵部侍郎。偕性刚而忠朴，敢为大言，

数上书论天下事，议者以为迂阔难用。与人少合，尤喜古今兵法，有《兵书》十五卷，集十卷。子忱、慥，皆有隼才，早卒。

王沿，字圣源，大名馆陶人。少治《春秋》。中进士第，试秘书省校书郎，历知彭城、新昌二县，改相州观察推官，知宗城县。张知白荐其才，擢著作佐郎，入为审刑院详议官，再迁太常博士。上书论：

汉、唐之初，兵革才定，未暇治边圉，则屈意以讲和。承平之后，武力有余，而外侮不已，则以兵治之，孝武之于匈奴，太宗之于突厥颉利是也。宋兴七十年，而契丹数侵深、赵、贝、魏之间，先朝患征调之不已也，故屈己与之盟。然彼以戈矛为耒耜，以剽虏为商贾；而我垒不坚，兵不练，而规规于盟歃之间，岂久安之策哉？

夫善御敌者，必思所以务农实边之计。河北为天下根本，其民俭啬勤苦，地方数千里，古号丰实。今其地，十三为契丹所有，余出征赋者，七分而已。魏史起凿十二渠，引漳水溉斥鹵之田，而河内饶足。唐至德后，渠废，而相、魏、磁、洛之地并漳水者，累遭决溢，今皆斥鹵不可耕。故沿边郡县，数蠲租税，而又牧监刍地，占民田数百千顷，是河北之地，虽十有其七，而得赋之实者，四分而已。以四分之力，给十万防秋之师，生民不得不困也。且牧监养马数万，徒耗刍豢，未尝获其用。请择壮者配军，衰者徙之河南，孳息者养之民间。罢诸坳牧，以其地为屯田，发役卒、刑徒田之，岁可用获谷数十万斛。夫漳水一石，其泥数斗，古人以为利，今人以为害，系乎用与不用尔。愿募民复十二渠，渠复则水分，水分则无奔决之患。以之灌溉，可使数郡瘠鹵之田，变为膏腴，如是，则民富十倍，而帑廩有余矣。以此驭敌，何求而不可。

诏河北转运使规度，而通判洛州王軫言：“漳河岸高水下，

未易疏导；又其流浊，不可溉田。”沿方迁监察御史，即上书驳轸说，帝虽嘉之而不即行，语在《河渠志》。时枢密副使晏殊以笏击从者折齿，知开封府陈尧咨、判官张宗诲日嗜酒惰事，沿皆弹奏之。天圣五年，安抚关陕，减诸县秋税十二三。还，为开封府推官。又体量河朔饥民，所至不俟诏，发官廩济之。就除转运副使。上言：

本朝制兵刑，未几于古。自契丹通好三十年，二边常屯重兵，坐耗国用，而未知所以处之。请教河北强壮，以代就粮禁卒之阙；罢招厢军，以其冗者隶作屯田。行之数年，禁卒当渐销减，而强壮悉为精兵矣。

古者“刑国平，用中典”，而比者以敕处罪，多重于律。以绢估罪者，敕以缙直代之，律坐髡钗而役者，敕黥窜以为卒。比诸州上言，谪卒太多，衣食不足，愿勿复谪者七十余州。以律言之，皆不至是，是以繁文罔之而置于理也。诚愿削深文而用正律，以钱定罪者，悉从绢估；黥窜为卒者，止从髡钗。此所谓胜残去杀，无待百年者也。

被诏鞫曹汭狱于真定府，迁殿中侍御史。母丧服除，改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知邢州，复起为河北转运使。奏罢二牧监，以地赋民。导相、卫、邢、赵水下天平、景祐诸渠，溉田数万顷。因诣阙奏事，上所著《春秋集传》十六卷，复上书以《春秋》论时事。授直昭文馆，为三司户部副使，徙盐铁，迁兵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、陕西都转运使。时朝廷将减卒戍，就食内地，诏与知州、总管、钤辖等议。沿即奏减卒数万，知枢密院李谿以为不可，复下沿边都监议。沿上疏曰：“兵机当在廊庙之上，岂可取责小人哉！”谿恶其言，奏罢之，降知滑州，徙成德军。建学校，行乡饮酒礼。

迁刑部郎中、河东都转运使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并州。

时元昊数寇河东，建议徙丰州，不报，已而州果陷。进枢密直学士、右司郎中，为泾原路经略、安抚、招讨使兼知渭州。增屯兵，城中隘甚，乃筑西关城五里。改泾州观察使。元昊入寇，副都总管葛怀敏率兵出捍，沿教怀敏率兵据瓦亭待之。怀敏进兵镇戎，沿以书戒勿入，第背城为砦，以羸师诱贼，贼至，发伏击之可有功。怀敏不听，进至定川，果为所败。贼乘胜犯渭州，沿率州人乘城，多张旗帜为疑兵，贼遂引去。坐怀敏败，复为龙图阁直学士、刑部郎中、知虢州，寻降天章阁待制，而为权御史中丞贾昌朝所奏，落待制。未几，徙知成德军，复待制，又徙河中府，卒。

沿好建明当世事，而其论多龃龉。初兴河北水利，导诸渠溉民田，论者以为无益。已而邢州民有争渠水至杀人者，后人知沿所建为利。尝论以《春秋》法断事，然真定之狱，人以为沿傅致之。有文集二十卷，《唐志》二十一卷。子鼎。

鼎字鼎臣，以进士第，累迁太常博士。王尧臣领三司，举勾当公事，数上书论时政得失。时天子患吏治多弛，监司不举职，而范仲淹等方执政，择诸路使者令按举不法，以鼎提点江东刑狱。与转运使杨紘、判官王绰竞擿发吏，至微隐罪无所贷。于是所部官吏怨之，目为“三虎”。仁宗闻之，不说，后傅惟几奉使江东，戒以毋效“三虎”为也。仲淹等罢，鼎与紘、绰皆为人所言，时鼎提点两浙刑狱，降知深州。

王则贝州反，深卒庞旦与其徒，谋以元日杀军校、劫库兵应之。前一日，有告者。鼎夜出檄，遣军校摄事外邑，而阴为之备。翌日，会僚吏置酒如常，叛党愕不敢动。鼎刺得实，徐捕首谋十八人送狱。狱具，俟转运使至审决。未至，军中恟恟谋劫囚。鼎因谓僚吏曰：“吾不以累诸君。”独命取囚桀骜者数人，斩于市，众皆失色，一郡帖然。转运使至，囚未决者

半，讯之，皆伏诛。

明年，河北大饥，人相食，鼎经营赈救，颇尽力。徙建州，其俗生子多不举，鼎为条教禁止。时盗贩茶盐者众，一切杖遣之，监司数以为言，鼎弗为变。徙提点河北刑狱，治奸赃益急，所劾举，不避贵势。召为开封府判官，改盐铁判官，累迁司封员外郎、淮南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。内侍杨永德奏请沿汴置铺挽漕舟，岁可省卒六万，鼎议以为不可。永德横猾，执政重违其奏，乃令三司判官一员将永德就鼎议，发八难，永德不能复。鼎因疏言：“陛下幸察用臣，不宜过听小人，妄有所改，以误国计。”于是永德言不用。

居二年，遂以为使。前使者多渔市南物，因奏计京师，持遗权贵。鼎一无所市，独悉意精吏事，事无大小，必出于己。凡调发纲吏，度漕路远近，定先后为成法，于是劳逸均，吏不能为重轻。官舟禁私载，舟兵无以自给，则尽盗官米为奸。有能居贩自贍者，市人持以法，不肯偿所逋。鼎为移州县督偿之，舟人有以自给，不为奸，而所运米未尝不足也。入为三司盐铁副使。数与包拯争议，不少屈。拯素强，然无如之何。迁刑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，徙使河东，卒。

鼎性廉不欺，尝任其子，族人欲增年以图速仕，鼎不可。父死，分诸子以财，鼎悉推与其弟。尝知临邛县，转运使选摄新繁，新繁多职田，斗粟不以自入。奉使契丹，得千缣，散之族人，一日尽。所至不扰，唯市饮食日用物，增直以偿。事继母孝，教育孤侄甚至，自奉养俭约。当官明敏，强直不可挠。所荐士多知名，有终身不识者。然性猜忌，其行部，至于药饵，皆手自扃鐈。至潞州八义馆，疾作，不知人事，左右惶遽，发药奩，悉无题识，莫敢进，以迄于卒。初，鼎与弟豫皆有才气，好上书言事，仁宗称之，以为豫孟浪，鼎所言多可用。豫为人

不事羈检，以大理寺丞知伊阙县，有异政。弃官浮游江、湖间，殖货自给以卒。

杜杞，字伟长。父镐，荫补将作监主簿，知建阳县。强敏有才。闽俗，老而生子辄不举。杞使五保相察，犯者得重罪。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、知横州。时安化蛮寇边，杀知宜州王世宁，出兵讨之。杞言：“岭南诸郡，无城郭甲兵之备，牧守非才。横为邕、钦、廉三郡咽喉，地势险阻，可屯兵为援。邕管内制广源，外控交阯，愿择文臣识权变练达岭外事者，以为牧守，使经制边事。”改通判真州，徙知解州，权发遣度支判官。盗起京西，掠商、邓、均、房，焚光化军，授京西转运、按察使。居数月，贼平。

会广西区希范诱白崖山蛮蒙赶反，有众数千，袭破环州、带溪普义镇宁砦，岭外骚然。擢刑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、广南西路转运按察安抚使。行次真州，先遣急递以书谕蛮，听其自新。次宜州，蛮无至者。杞得州校，出狱囚，脱其械，使入洞说贼，不听。乃勒兵攻破白崖、黄坭、九居山砦及五峒，焚毁积聚，斩首百余级，复环州。贼散走，希范走荔波洞，杞遣使诱之，赶来降。杞谓将佐曰：“贼以穷蹙降我，威不足制则恩不能怀，所以数叛，不如尽杀之。”乃击牛马，为曼陀罗酒，大会环州，伏兵发，诛七十余人。后三日，又得希范，醢之以遗诸蛮，因老病而释者，才百余人。御史梅挚劾杞杀降失信，诏戒谕之，为两浙转运使。明年，徙河北，拜天章阁待制、环庆路经略安抚使、知庆州。杞上言：“杀降者臣也，得罪不敢辞。将吏劳未录，臣未敢受命。”因为行赏。蕃酋率众千余内附，夏人以兵索酋而劫边户，掠马牛，有诏责杞。杞言：“彼违誓举兵，酋不可与。”因移檄夏人，不偿所掠，则酋不可得，既而兵亦罢去。

杞性强记，博览书传，通阴阳数术之学，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。一日据厕，见希范与赶在前诉冤，叱曰：“尔狂僭叛命，法当诛，尚敢诉邪！”未几卒。有奏议十二卷。

兄植，以文雅知名，累任监司，终少府监。弟枢，亦强敏，为比部员外郎。有张彦方者，温成皇后母越国夫人客也。坐奸利论死，语连越国夫人。开封不敢穷治，执政以后故，亦不复诘。狱上，中书遣枢虑问，枢扬言将驳正；亟改用谏官陈升之，权幸切齿于枢。前此，御史中丞王举正留百官班论张尧佐除宣徽使，枢尝出班问其故。至是，盖累月矣，坐是罪枢，绌监衡州税，卒。

杨旼 字乐道，保静军节度使重勋之曾孙。进士及第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、并州录事参军，再迁大理寺丞、知岳州。庆历三年，湖南徭人唐和等劫掠州县，擢殿中丞、提点本路刑狱，专治盗贼事。乃募才勇，深入峒讨击。然南方久不识兵，士卒多畏慑。及战孤浆峒，前军衄，大兵悉溃，旼踣岩下，藉浅草得不死。卒厉众平六峒，以功，迁太常博士。未几，坐部将胡元战死，降知太平州。岁余，贼益肆。帝遣御史按视，还言：“旼尝战山下，人乐为用，今欲殄贼，非旼不可。”乃授东染院使、荆湖南路兵马钤辖。贼闻旼至，皆恐惧，逾岭南遁。又诏往韶、连等州招安之。乃约贼使出峒，授田为民，而转运使欲授以官与赏，纳质使还。旼曰：“贼剽攻湖、广七年，所杀不可胜计，今使饱赏粮、据峒穴，其势不久必复乱。”明年春，贼果复出阳山。旼即领众出岭外，涉夏、秋，凡十五战，贼溃，旼感瘴疾归。蛮平，愿还旧官，改尚书屯田员外郎、直史馆、知随州。

召还，为三司户部判官，奉使河东。丁父忧，会侂智高陷邕州，召至都门外，辞以丧服不敢见。仁宗赐以服饰御巾，入

对便殿。即日，除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、广南东西路体量安抚、经制贼盗。畋至韶州，会张忠战死，智高自广州回军沙头，将济。畋令苏缄弃英州，蒋偕焚粮储，及召开贇、岑宗闵、王从政退保韶州。贼势愈炽，畋不能抗，遂杀蒋偕、王正伦，败陈曙，复据邕州。畋坐是落知谏院、知鄂州，再降为屯田员外郎、知光化军。明年，又降为太常博士，岁终，徙邠州。

复起居舍人，为河东转运使。入为三司户部副使，迁吏部员外郎。奉使契丹，以曾伯祖业尝陷虏，辞不行。河北旧以土绢给军装，三司使张方平易以他州绢。畋既同书奏闻，外议籍籍，又密陈其不可。久之，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读、判吏部流内铨。上言：“愿择宗室之贤者，使侍膳禁中，为宗庙计。”

嘉祐三年冬，河北地震。明年，日食正旦。复上疏曰：“汉成帝时，日食地震，哀、平之世，嫡嗣屡绝，此天所以示戒也。陛下宜早立皇嗣，以答天意。”改知制诰。李珣自防御使迁观察，刘永年自团练使迁防御，畋当草制，封还词头。因言：“祖宗故事，郭进戍西山，董遵诲、姚内斌守环、庆，与强寇对垒，各十余年，未尝转官移镇，重名器也。今珣等无尺寸功，特以外戚故除之，恐非祖宗意。”不报，诏他舍人草制。而范镇言：“朝廷如以畋言为是，当罢珣等所迁官；倘以为非，乞复令畋命词。”不允。进龙图阁直学士，复知谏院。

嘉祐六年，京师大水，畋上言：“《洪范五行传》：‘简宗庙则水不润下。’又曰：‘听之不聪，厥罚常水。’去年夏秋之交，久雨伤稼，澶州河决，东南数路，大水为沴。陛下临御以来，容受直谏，非听之不聪也。以孝事亲，非简于宗庙也。然而灾异数见，臣愚殆以为万机之听，必有失于审者；七庙之享，必有失于顺者，惟陛下积思而矫正之。”乃下其章礼官并两制考议，咸言南郊三圣并侑，温成皇后立庙，皆违经礼。于

是诏：“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，改温成庙为祠殿。”

旧制，内侍十年一迁官。枢密院以为侥幸，乃更定岁数倍之。叟言：“文臣七迁，而内侍始得一磨勘，为不均。宜如文武官僚例，增其岁考。”遂诏南班以上仍旧制，无劳而尝坐罪徒者，即倍其年。议者谓叟以士人比阉寺为失。卒，赠右谏议大夫。

叟出于将家，折节喜学问，为士大夫所称。大山下讨蛮，家问至，即焚之，与士卒同甘苦，破诸峒。及用之岭南，以无功斥，名称遂衰。性情介谨畏，每奏事，必发封数四而后上之。自奉甚约，为郡待客，虽监司，菜果数器而已。及卒，家无余货，特赐黄金二百两。其后端午赠讲读官，御飞白书扇，遣使特赐置其柩。

周湛，字文渊，邓州穰人。进士甲科，为开州推官。中身言书判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通判戎州。俗不知医，病者以祈禳巫祝为事，湛取古方书刻石教之，禁为巫者，自是人始用医药。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、知虔州，提点广南东路刑狱。

初，江、湖民略良人，鬻岭外为奴婢。湛至，设方略搜捕，又听其自陈，得男女二千六百人，给饮食还其家。徙京西路，邓州美阳堰岁役工数十万，溉州县职田，而利不及民，湛奏罢之。为盐铁判官，三司帐籍浩烦，吏胥离析为弊欺。湛为立勘同法，岁减天下计帐七千。为江南西路转运使，州县簿领案牒，淆混无纪次，且多亡失，民诉讼无所质，至久不能决。湛为立号，以月日比次之，诏下其法诸路。又以徭赋不均，百姓巧于避匿，因条其诡名挟佃之类十二事，且许民自言，凡括隐户三十万。

还为户部判官，又为夔州路转运使。云安盐井岁赋民薪茅，至破产责不已，湛为蠲盐课而省输薪茅。判盐铁勾院，以太常

少卿直昭文馆，为江、淮制置发运使。陛辞，仁宗诚以毋纳包苴于京师。湛惶恐对曰：“臣蒙圣训，不敢苟附权要，以谋进身。”湛治烦剧，能得其要，所至喜条上利害，前后至数十百事。天资强记，吏胥满前，一见辄识其姓名。大江历舒州长风沙，其地最险，谓之石牌湾，湛役三十万工，凿河十里以避之，人以为利。

除度支副使。旧制，发运司保任军将至三司，不得考覆而皆迁之。至是，以名上者三十五人，湛尽覆其滥者。拜右谏议大夫。使契丹，辞不行。

知襄州，襄人不善陶瓦，率为竹屋，岁久侵据官道，檐庑相逼，火数为害。湛至，度其所侵，悉毁彻之，自是无火患。然豪姓不便，提点刑狱李穆奏湛扰人，徙知相州。右司谏吴及疏曰：“湛裁损居民第，为官也；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，其职然也。况闻湛明著律令，约民以信，乃奉法行事，百姓自知罪不敢诉。郡从事高直温，夏竦子婿也。竦邸店最广，故加潜于穆，且谓湛伐木若干株。昔之民居侵越官道，木在道侧，既正其侵地，则木在中衢，固宜翦去。又湛种楸桐千余本，课户贮水，以严火禁。又于民居得众汲旧井四，废而复兴，人得其利。道傍之井，反在民居之下，其侵越岂不白乎？望诏执政大臣辨正湛、穆是非，明垂奖黜。若谓湛已行之命，惮于追改，是伤风败俗，貽患于后，不若追改之愈也。湛守大郡，于湛不为重轻，但国家举措有所未安，奉职者将何以劝邪？”未几卒。湛为人脱易，少威仪，然善射弩，虽隔屋亦中的云。

徐的，字公准，建州建安人。擢进士第，补钦州军州推官。钦土烦郁，人多死瘴疠。的见转运使郑天监，请曰：“徙州濒水可无患，请转而上闻。”从之，天监因奏留的使办役。的短衣持挺，与役夫同劳苦，筑城郭，立楼橹，以备战守。画地居

军民，为府舍、仓库、沟渠、厘肆之类，民皆便之。

迁大理寺丞、知吴县，移梁山军，通判常州。属岁饥，出米为糜粥以食饿者。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、知临江军，擢广南西路提点刑狱。安化州蛮攻杀将吏，所部卒畏诛，谋欲叛。的驰至宜州，慰晓之曰：“尔曹亡惧，能出力讨贼，犹可立功以自赎。若朝叛则夕死。非计也。”众皆敛手听命。奏复澄海、忠敢军，后皆获其用。改知舒州，徙荆湖北路转运使。辰州蛮彭士义为寇，的开示恩信，蛮党悔过自归。

摄江陵府事，城中多恶少年，欲为盗，辄夜纵火，火一夜十数发。的籍其恶少年姓名，使相保任，曰：“尔辈递相察，不然，皆尔罪也。”火遂息。太子洗马欧阳景猗横不法，为里人害，的发其奸，窜之岭外。以兵部员外郎为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制置发运副使。奏通泰州海安、如皋县漕河，诏未下，的以便宜调兵夫浚治之，出滞盐三百万，计得钱八百万缗。遂为制置发运使。

军贼王伦起山东，转掠淮南，的团兵待之。会青州改遣裨将傅永吉追杀人历阳，的与赏，迁工部郎中。复治泰州西溪河，发积盐，加直昭文馆。区希范、蒙赶寇衡湘，命的招抚之。既至，再宿，会蛮酋相继出降。三司以郊祠近，宜召还计事，既还，蛮复叛。除度支副使、荆湖南路安抚使，至桂阳，降者复众。其钦景、石碇、华阴、水头诸洞不降者，的皆讨平之，斩其酋熊可清等千余级。卒于桂阳。

论曰：宋承平时，书生知兵者盖寡，偕、沿数上书言边事，策画论议，有得有失，固皆一时之俊。畋由将家子力学第进士，再讨徭贼，前胜后败，兵家之常也。杞、的俱以征宜州蛮立功，杞则杀降失信，的则招徕以恩，其优劣概可见矣。湛强敏，所至有治绩，史称善射，抑亦文臣之习武事者欤。鼎性孝友，自

奉甚约，而疏于财，居官清辨，土俗有生子不举者辄禁之，独发摘吏奸贻众怒，或以“虎”目之，岂其然乎？

姚仲孙，字茂宗，本曹南著姓，曾祖仁嗣，陈州商水令，因家焉。父晔，举进士第一，官至著作佐郎。仲孙早孤，事母孝。擢进士第，补许州司理参军。民妇马氏夫被杀，指里胥尝有求而其夫不应，以为里胥杀之，官捕系辞服。仲孙疑其枉，知州王嗣宗怒曰：“若敢以身任之耶？”仲孙曰：“幸毋遽决，冀得徐辨。”后两月，果得杀人者。

调邢州推官，徙资州。转运使檄仲孙诣富顺监按疑狱，全活数十人。资州更二守，皆愒老，事多决于仲孙。改大理寺丞、知建昌县。初，建昌运茶抵南康，或露积于道，间为霖潦所败，主吏至破产不能偿。仲孙为券，吏民输山木，即高阜为仓，邑人利之。徙通判彭州。尝以天下久无事，不可以弛兵备，因上前世御戎料敌之策，名《防边龟鉴》。通判睦州，徙滁州。岁旱饥，有诏发官粟以赈民，而主吏不时给。仲孙既至州，立劾主吏，夜索丁籍尽给之。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。

王巖守益州，辟通判州事。召为右司谏。入内都知阎文应求为都知，仲孙数其罪，白上曰：“方帝斋宿太庙，而文应叱医官，声闻行在。郭皇后暴薨，中外莫不疑文应置毒者。”出文应为泰州兵马钤辖，又称疾留，复论奏，乃亟去。

以起居舍人知谏院，管勾国子监，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时谏议大夫十二员，仲孙曰：“谏议大夫盖朝廷之选，不宜以岁月序进。今诸寺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员，贴近职者犹不在数，若以年劳授，则数年之外，谏议大夫员益多。请艰其选，以处材望之臣，余悉次补卿监。”乃诏当选者奏听旨。先是，诸路复提点刑狱，还朝多擢为省府官。仲孙请第其课为三等升黜之，即诏仲孙司考课之法。

历三司户部、度支、盐铁副使，进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。大修城垒兵备，仁宗赐诏褒之。权知澶州，河坏明公埽，绝浮桥，仲孙亲总役堤上，埽一夕复完。权知大名府，夜领禁兵塞金堤决河。是岁，澶、魏虽大水，民不及患。进礼部郎中、龙图阁学士，徙陕西都转运使，未行，权三司使事。属西北备边，募兵益屯及赏赐、聘问之费，不可胜计。仲孙悉心经度，虽病，未尝辄废事。坐小吏诈为文符，出知蔡州。因母忧丧一目，卒。

陈太素，字仲华，河南缙氏人。中进士第。尝为大理详断官，入审刑为详议官，权大理少卿，又判大理事。任刑法二十余年，朝廷有大狱疑，必召与议。太素为推原人情，以傅法意，众皆释然，自以为不及。虽号明习法令，然所论建，亦或有不中。每临案牍，至忘寝食，大寒暑不变。子弟或止之，答曰：“囹圄之苦，岂不甚于我也。”历知江阴军、兖州、明州，有治迹。在大理，耳疾，数求罢，执政以为任职，弗许。累官至尚书兵部郎中，卒。

太素家行修治，尤喜论刑名。常以为有司议法，当据文直断，不可求曲当法；求典当法，所以乱也。

同时有马寻者，须城人。举《毛诗》学究，累判大理寺，以明习法律称。历提点两浙陕西刑狱、广东淮南两浙转运使，知湖、抚、汝、襄、洪、宣、邓、滑八州。襄州饥，人或群入富家掠困粟，狱吏鞠以强盗，寻曰：“此脱死尔，其情与强盗异。”奏得减死，论著为例。终司农卿。

又有杜曾者，濮州人。为吏号知法，尝言：“国朝因唐大中制，故杀，人虽已伤未死、已死更生，皆论如已杀。夫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先王不易之典。律虽谋杀已伤则绞，盖甚其处心积虑，阴致贼害尔。至于故杀，初无杀意，须其已死，乃

有杀名；苟无杀名而用杀法，则与谋杀孰辨？自大中之制行，不知杀几何人矣。请格勿用。”又言：“近世赦令，杀人已伤未死者，皆得原减，非律意。请伤者从律保辜法，死限内者论如已杀，勿赦。”皆著为令。

李虚己，字公受，五世祖盈，自光州从王潮徙闽，遂家建安。父寅，有清节，仕江南李氏，至诸司使。江南国除，授殿前承旨，辞不拜。时伪官皆入留京师，而寅母独在江南，乃遣其长子归养。举进士，起家为衢州司理参军。母老，弃官以归。虚己亦中进士第，历沈丘县尉，知城固县，改大理评事，累迁殿中丞，提举淮南茶场。召知荣州，未行，改遂州。

时太宗励精政事，尝手书累二十余纸，曰：“公勤洁己、奉法除奸、惠爱临民者，乃可书为劳绩，月给奉以实钱。”命有司择群臣以治最闻者赐之，仍谕曰：“除奸之要，在乎奉法，不可因以生事。”时虚己被赐，因献诗自陈父子遭遇，荣及祖母。帝悦，为批其纸尾曰：“虚己学古入官，荣亲事生，奉书为郡，欲布亲规，朕得良二千石矣。”遂赐五品服，又赐其祖母钱五十万，命翰林学士张洎会两制、三馆儒臣遍阅所批诏。其后以南郊恩封群臣母妻，虚己又请罢其妻封以授祖母，诏悉封之，世以为荣。

会遣使察川峡吏能否，而州多不治，唯虚己与薛颜、邵晔、查道数人，以能任职称。再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。以便亲，请通判洪州。是时寅已谢归，春秋高，寅母尚无恙，虚己双举迎侍。寅至豫章，乐其山水，曰：“此可以终吾身也。”遂临州之东湖，筑第宇以居。虚己为侍御史，出提点荆湖南路刑狱，徙淮南转运副使，累迁兵部郎中，为龙图阁待制，历判大理寺。久之，求补外，真宗称其儒雅循谨，特迁右谏议大夫。数月，出知河中府。召权御史中丞。未几，以疾辞，进给事中、知洪州。

迁尚书工部侍郎，徙池州。求分司南京，卒。初，寅之请老，年未六十。虚己分司而归，年六十九。其季虚舟仕至余干县令，坐法免官，不复言仕。

初，太宗既赐虚己钱，翌日，以语宰相曰：“虚己诗思可嘉，予钱五十缗矣。”宰相对以所予乃五十万，帝知其误，由是诏群臣以章献者阁门勿受，皆由中书门下阅而上之。然论者谓虚己父子笃行，家甚贫，虽人主一时之误，殆天赐也。寅事亲孝，治家有法，闺门之内肃如也。虚己、虚舟又以孝友清慎世其家。虚舟之子宽，为尚书金部郎中；定，为司农少卿，为吏颇有能名。

虚己喜为诗，数与同年进士曾致尧及其婿晏殊唱和。初，致尧谓曰：“子之词诗虽工，而音韵犹哑。”虚己未悟。后得沈休文所谓“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”，遂精于格律。有《雅正集》十卷。

张傅，字岩卿，唐初功臣公谨之裔。祖播，为亳州团练副使，子孙因为谯人。傅进士及第，稍迁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奉符县。时方修会真宫、天书观及增治岳祠，以办事称，赐钱二十万。宰相向敏中册东岳帝号还，荐之，知楚州。会岁饥，贻书发运使求贷粮，不报。因叹曰：“民转死沟壑矣，报可待邪？”乃发上供仓粟赈贷，所活以万计，因拜章待罪，诏奖之。

提点江西刑狱，徙江东，就除转运使，入权三司盐铁判官。会河决济北，民多被害，命安抚京东。累迁工部郎中，出为两浙转运使，改荆湖北路，复为盐铁判官，再迁兵部，为陕西转运使，徙江、淮发运使，未至，召还。属西京奏兵食乏，因言冯翊、华阴积粟多，可运二十万石，繇三门下济之。遂留为侍御史知杂事，判吏部流内铨，进三司度支副使。以疾请外，迁太常少卿、知应天府。逾月，为右谏议大夫，徙青州，迁给事

中、知郢州，复知应天府，遂以工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傅强力治事，七为监司，所至审核簿书，勾撻奸隐，州县惮之。傅曰：“奚为我惮哉。吾所以事事致察者，正所以爱州县也。吏不敢慢，则州县不复犯法矣。”人亦以为然。天禧中，有术士自言数百岁，少时尝游秦悼王家，历见唐肃宗、代宗朝，由是出入禁中，见尊重，人无敢诘其伪。傅见之，讯以唐事，术士语屈。

俞献卿，字谏臣，歙人。少与兄献可以文学知名，皆中进士第。献可有吏称，历史部郎中、龙图阁待制。献卿起家补安丰县尉。有僧贵宁，积财甚厚，其徒杀之，诣县给言师出游矣。献卿曰：“吾与宁善，不告而去，岂有异乎？”其徒色动，因执之，得其所瘞尸，一县大惊。再调昭州军事推官，会宜州陈进乱，象州守不任事，转运使檄献卿往佐之。及至，守谋弃城，献卿曰：“临难苟免，可乎？贼至，尚当力击；不胜，有死而已，奈何弃去。”初，昭州积缗钱钜万，献卿尽用平余，至积谷数万，及是大兵至，赖以馈军。改大理寺寺丞，为本寺详断官。历知慎、仁和二县，再迁太常博士、知南雄州，徙潮州。

除殿中侍御史，为三司盐铁判官。上言：“天下谷帛日益耗，物价日益高，欲民力之不屈，不可得也。今天下谷帛之直，比祥符初增数倍矣。人皆谓稻苗未立而和余，桑叶未吐而和买。自荆湖、江、淮间，民愁无聊，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，岁益一岁。又非时调率营造一切费用，皆出于民，是以物价积高，而民力积困也。陛下诚以景德中西、北二边通好最盛之时一岁之用较之，天禧五年，凡官吏之要冗，财用之盈缩，力役之多寡，贼盗之增减，较然可知其利害也。况自天禧以来，日侈一日，又甚于前。夫卮不盈者漏在下，木不茂者蠹在内。陛下宜知其有损于彼，无益于此，与公卿大臣，朝夕图议而救正之。”

帝纳其言，为罢诸宫观兵卫，又命官除无名之费以钜万计。

淮、浙盐利不登，命献卿往经度之，更立新法，岁增盐课缗钱甚众。会其兄为盐铁副使，徙开封府判官。朝廷择陕西转运使，宰相连进数人，不称旨。他日，献卿在所拟中。帝曰：“此可以除陕西转运使。”时边吏多因事邀功，泾原路钤辖擅于武延川凿边壕、置堡砦，献卿度必招寇患，亟檄罢之。未几，贼果至，杀将士，塞所凿壕而去。徙京西。因入对，甚言赵振堪将帅，范仲淹、明镐可大用，及条上边策甚备。

除福建转运使，还判三司盐铁勾院，累迁尚书刑部郎中、直史馆、知荆南，历户部、度支、盐铁副使，以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知杭州。暴风，江潮溢决堤，献卿大发卒凿西山，作堤数十里，民以为便。还，勾当三班院，知通进、银台司，最后知应天府，以刑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陈从易，字简夫，泉州晋江人。进士及第，为岚州团练推官，再调彭州军事推官。王均盗据成都，连陷绵、汉诸郡，彭人谋杀兵马都监以应之。时从易摄州事，斩其首谋者，召余党晓以祸福，赏之，众皆呼悦。乃率厉将吏，修严守械，戒其家僮积薪舍后，曰：“吾力不足以守，当死于此。”贼闻其有备，不敢入境。贼平，安抚使王钦若以状闻，召为秘书省著作佐郎、大理寺详断官。迁太常博士，出知邵武军。预修《册府元龟》，改监察御史。真宗宴近臣崇和殿，召从易预，赋诗称旨。迁侍御史，改刑部员外郎、直史馆、知虔州。会岁大饥，有持杖盗取民谷者，请一切减死论，凡生者千余人。

天禧中，坐荐送别头进士失实，降工部员外郎。以父老，求乡郡。宰相寇准恶其疏己，除吉州，从易因对自言改福州。未行，遭父丧，服除，纠察在京刑狱，出为湖南转运使，徙知荆南，擢太常少卿、直昭文馆、知广州。又坐尝课校太清楼书

字非伪误而从易妄判窜之，降直史馆。明年复职。在广三年，以清德闻。入为左司郎中、知制诰。

初，景德后，文士以雕靡相尚，一时学者乡之，而从易独守不变。与杨大雅相厚善，皆好古笃行，时朝廷矫文章之弊，故并进二人，以风天下。兼史馆修撰，迁左谏议大夫。命使契丹，以年老，辞不行。又辞职请补郡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杭州，卒。

从易好学强记，为人激直少容，喜别白是非，多面折人，或尤其过，从易终不变。王钦若最善之，尝谓人曰：“数日不见简夫，辄忽忽不怿。”及废居南京，时丁谓方用事，人畏谓，无敢往见钦若者。从易将使湖南，欲过之，遇汴水旱涸，遂告谓曰：“从易愿使湖外者，非独为贫也，亦以王公在宋，故就省之尔。今汴涸，义不可从他道进，幸公许少留。”谓即大喜曰：“王公之门，独君为知我者。”留权纠察刑狱，从易不敢当，乃听归馆，须汴通乃行。时寇准贬道州，谓又谓从易曰：“庐陵之事，可以释憾矣。”从易对曰：“当以故相事之尔。”谓有愧色。其行志多类此。所著《泉山集》二十卷，《中书制稿》五卷，《西清奏议》三卷。

杨大雅，字子正，唐靖恭诸杨虞卿之后。虞卿孙承休，唐天祐初，以尚书刑部员外郎为吴越国册礼副使，杨行密据江淮，道阻不克归，遂家钱塘。大雅，承休四世孙也。钱俶归朝，挈其族寓宋州。大雅素好学，日诵数万言，虽饮食不释卷。进士及第，历新息、鄢陵县主簿，改光禄寺丞、知新昌县，徙知浚州，监在京商税，再迁秘书丞。

咸平中，交趾献犀，因奏赋，召试，迁太常博士。久之，又上书自荐，献所为文，复召试。直集贤院，出知筠、袁二州，提举开封府界诸县镇事，为三司监铁判官，知越州，提点淮南

路刑狱。还，考试国子监生，坐失荐，迭降监陈州酒。徙知常州，判三司都磨勘司、户部勾院。迁集贤殿修撰、知应天府。还，纠察在京刑狱，以兵部郎中知制诰。大雅初名侃，至是，避真宗藩邸讳，诏改之。居二岁，拜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、知亳州，卒。

大雅朴学自信，无所阿附，直集贤院二十五年不迁，有出其后者，往往致荣显。或笑其违世自守，大雅叹曰：“吾不学乎世，而学乎圣人，由是以至于此。吾之所有，不敢以荐于人，而尝自献乎天子矣。”天禧中，使淮南，循江按部，过金陵境上，遇风覆舟，得傍卒拯之，及岸，冠服尽丧。时丁谓镇金陵，遣人遗衣一袭，大雅辞不受，谓以为歉。宰相王钦若亦不悦之。晚与陈从易并命知制诰。大雅尝因转对，上《原治》十七篇。所著《大隐集》三十卷，《西垣集》五卷，《职林》二十卷，《两汉博闻》十二卷。

论曰：仲孙以才力自奋于时，论事著效，号为能吏。太素、寻、曾能知法意，理官之良也。虚己、献卿立朝虽微，卓犖大节，及为他官，所至有吏称。若从易拒释憾之言，大雅辞袭衣之遗，卒使权奸愧歉，抑又可尚哉。

列传第六十

边肃 梅询 马元方 薛田 寇瑊 杨日严 李行简
章频 陈琰 李宥张秉 张择行 郑向 郭稹 赵贺 高勰
袁抗 徐起 张旨 齐廓 郑骧

边肃，字安国，应天府楚丘人。进士及第，除大理评事、知于潜县，累迁太常博士。三司使魏羽荐为户部判官，祀南郊，超荐尚书度支员外郎。帝以三司钩取无法，至道初，置行帐司，以会财用之数，命肃主之。帐成，迁工部郎中。

真宗幸大名府，命肃经度行在粮草。改判开拆司，出知曹州，徙邢州。会契丹大入，先是地屡震，城堞摧圯，无守备，帝在澶州，密诏肃：“若州不可守，听便宜南保他城。”肃匿诏不发，督丁壮乘城而辟诸门，悉所部兵阵以代之。骑傅城下，肃与战小胜，契丹莫测也，居三日，引去。时镇、魏、深、赵、磁、洺六州闭壁不出，老幼趋城者，肃悉开门纳之。

擢枢密直学士，徙宣州。车驾朝陵，徙河南府。还，勾当三班院。出知天雄军，徙真定府，累迁给事中。以王嗣宗代肃。嗣宗与肃有旧隙，讽通判东方庆讼肃前在州，私以公钱贸易规利，遣吏强市民羊，买女口自入。嗣宗上其事，帝以肃近臣，不欲属吏，遣刘综、任中正以章示之，肃引伏。以守城功，止夺三官，贬岳州团练副使。久之，徙武昌、安远军节度副使，起知光州，以泰宁军节度副使徙泗州，又徙泰州，卒。

子调，终尚书兵部员外郎、福建路转运使。

梅询，字昌言，宣州宣城人。少好学，有辞辨。进士及第，为利丰监判官。后以秘书省著作佐郎、御史台推勘官，预考进士于崇政殿，真宗过殿庐，奇其占对详敏，召试中书，除集贤院。

李继迁攻灵州急，吴淑上书请遣使谕秦、陇以西诸戎，使攻继迁。询亦请以朔方授潘罗支，使自攻取。帝问谁可使罗支者，询请行，未至而灵州陷。还，为三司户部判官。询自以为遇主知，屡上书陈论西北事。时契丹数侵河北，询请遣大臣临边督战，募游手击贼。又论曹玮、马知节才可用，傅潜、杨琼败当诛，田绍斌、王荣等可责其效以赎过，凡数十事，其言甚壮。

帝欲命知制诰，李沆力言其险薄望轻，不可用。后断田讼失实，降通判杭州，知苏州，就徙两浙转运副使，判三司开拆司。坐议天书，出知濠州。为湖北转运使，擅假驿马与邵晔子省亲疾而马死，夺官一级，降通判襄州。知鄂州，徙苏州，为陕西转运使。坐荐举朱能，贬怀州团练副使。又以善寇准，徙池州。起知广德军，历楚、寿、陕州。复直集贤院，改直昭文馆、知荆南，擢龙图阁待制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历龙图阁直学士、枢密直学士，知通进银台司，判流内铨，为翰林侍读学士、群牧使。累迁给事中、知审官院。

仁宗御迓英阁，读《正说养民篇》，览历代户口登耗之数，顾谓侍臣曰：“今天下民籍几何？”询对曰：“先帝所作，盖述前代帝王恭俭有节，则户口充羨；赋敛无艺，则版图衰减。炳然在目，作鉴后王。自五代之季，生齿凋耗，太祖受命，而太宗、真宗休养百姓，天下户口之数，盖倍于前矣。”因诏三司及编修院检阅以闻。病足，出知许州，卒。故事，侍读学士

无出外者。天禧中，张知白罢参知政事，领此职，始出知大名府。非历二府而出者自询始。

询性卞急好进，而侈于奉养，至老不衰。然数为朝廷言兵。在濠州，梦人告曰：“吕丞相至矣。”既而吕夷简通判州事，故待之甚厚。其后，援询于废斥中，以至贵显，夷简力也。

马元方，字景山，濮州鄄城人。父应图，尝知顿丘县，太宗攻幽州，应图部刍粮，没虏中。元方去发为浮屠，间行求父尸，不得，诉于朝。上哀之，为官其兄元吉。

元方，淳化三年进士及第，为韦城县主簿，改大理寺评事、知万年县。诸将讨李继迁，关辅转饷逾瀚海，多失亡，独元方所部全十九。以劳，迁本寺丞，为御史台推勘官，迁殿中丞。户部使陈恕奏为判官，元方言：“方春民贫，请预贷库钱，至夏秋，令以绢输官。”行之，公私果便，因下其法诸路。

知徐州，改太常博士、梓州路转运使。后知郢州，量括牧地数千顷。为京东转运副使，迁转运使。按部至濮州，被酒殴知州蒋信，降知宿州，下诏切责之。徙滑州，为京西转运使，知应天府，累迁太常少卿。擢右谏议大夫、权三司使公事，众论不以为允。真宗谓宰臣曰：“元方在三司，何多谤也？”王旦曰：“元方尽心营职，然其性卞急，且不纳僚属议，而丑言诋之，所以贾怨。”帝曰：“僚属顾不有贤俊邪？”岁余，以烦苛罢。进给事中、权知开封府。以枢密直学士知并州，留再任，赐白金五百两，诏中书谕以委属之意。官至兵部侍郎，卒。

薛田，字希稷，河中河东人。少师事种放，与魏野友善。进士，起家丹州推官。李允正知延州，辟为从事，向敏中至，亦荐其材。改著作佐郎、知中江县。真宗祀汾阴，田时居父丧，经度制置使陈尧叟奏起通判陕州。还，拜监察御史，以母忧去。会祀太清宫，又用丁谓奏，起通判亳州。迁殿中侍御史、权三

司度支判官，改侍御史、益州路转运使。民间以铁钱重，私为券以便交易，谓之“交子”，而富家专之，数致争讼。田请置交子务，以榷其出入，未报。及寇瑊守益州，卒奏用其议，蜀人便之。

就除陕西转运使，进直昭文馆、知河南府，复入度支为副使。使契丹还，擢龙图阁待制、知天雄军。未几，擢知开封府，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，累迁左司郎中。代还，知审刑院。羌人内寇，特迁右谏议大夫、知延州。久之，以疾徙同州，又徙永兴军，辞不行，卒。

田性颇和厚，初以干敏数为大臣所称，后屡更任使，所治无赫赫名。

寇瑊，字次公，汝州临汝人。初，母梦神人授珠，吞之而娠，生而眉目美秀。擢进士，授蓬州军事推官。李顺余党谢才盛等复起为盗，瑊设方略，擒送京师。

徙开封推官。会施州蛮叛，转运使移瑊权领施州。先是，戍兵仰他州馈粮，瑊至，请募人入米，偿以盐，军食遂足，而民力纾。复招谕高州刺史田彦伊子承宝入朝，得给印纸为高州官族。未几，溪南蛮复内寇，瑊率众擒其酋领戮之，以白芩子弟数百人筑栅，守其险要。

就除大理寺丞、知开州，迁殿中丞、通判河南府。坐解送诸料失实，降监晋州税。以太常博士通判并州，改监察御史。真宗祀汾阴，王嗣宗知永兴，辟权通判，专领祠事。迁殿中侍御史，为开封府判官。尝奏事，帝询施州备御之术，因谕之曰：“东川控蛮夷，尔功已试，其为朕镇抚之。”命为梓州路转运使。

晏州多刚县酋斗望劫泸州，烧涪井监，杀官吏。瑊趋富顺监，命部兵多张旗帜，逾山西北趋戎州，尽取公私舟载粮甲，

具音乐，合两路兵至江安，诱纳溪、蓝、顺史个松，南广移、悦等州刺史及八姓乌蛮首领，使断贼径。用夷法，植竹为誓门，横竹系猫、犬、鸡各一于其上，老夷人执刀剑，谓之“打誓”，呼曰：“誓与汉家同心击贼。”即刺牲血和酒而饮。瑊给盐及酒食、针梳、衣服等，付以大榜，约大军至，揭榜以别逆顺，“不杀汝老少，不烧汝栏栅。”夷人大喜。帝遣内殿崇班王怀信议攻讨招辑之宜，瑊奏：“夷人尝于二年春烧涪井监，杀吏民。既赦贷其罪，复来寇边，声言朝廷且招安，得酒食衣服矣。若不讨除，则戎、泸、资、荣、富顺监诸夷竞起为边害矣。”诏发陕西兵，益以白芩子弟合六千三百人，缘涪井溪转斗，凡十一阵，破之。夷人相率来附，纳牛羊、铜鼓、器械甚众，而斗望犹旅拒不从。瑊命怀信分兵拔其栅，与都巡检使符承顺进战思晏江口，斗望等始惊遽，势稍却，明日，复分三道来拒王师，怀信等格战，瑊乘其后，大破之。斗望众万余，器不能军，溺死者众，遂降。因籍军之勇悍千人，分五都以隶禁军，为宁远指挥，使守涪井监，更建砦栅，浚三壕以环之。就加侍御史，召为三司盐铁判官，逾月，出为河北转运使。

天禧中，河决澶渊。瑊视役河上，堤垫数里，众皆奔溃，而瑊独留自若。须臾，水为折去，众颇异之。迁工部郎中，上言：“契丹约和以来，河北减戍卒之半，而复刺土兵，其实益三分之一，而塞下军储不给。请行入中、凿头、便余三说之法。”入为三司度支副使。未几，以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知益州。

仁宗即位，迁给事中。瑊与丁谓厚善，帝谓辅臣曰：“瑊有吏干，毋深谴也。”徙邓州，坐失举，降少府监、知金州，复右谏议大夫。会河决，徙知滑州，总领修河。既而以岁饥罢役，瑊言：“病民者特榷刍耳，幸调率已集，若积之经年，则

朽腐为弃物，后复兴工斂之，是重困也。”乃再诏塞河。河平，擢枢密直学士。

明年，复给事中、知秦州，又坐失举夺一官。召权三司使，复其官如故。时有议茶法者，帝访以利害，瑊曰：“议者未知其要尔。河北入中兵食，皆仰给于商旅。若官尽其利，则商旅不行，而边民困于馈运，茶法岂可以数更？”帝然之。权知开封府，戚里有殴妻至死，更赦事发者。太后怒曰：“夫妇齐体，奈何殴致死邪？”瑊对曰：“伤居限外，事在赦前，有司不敢乱天下法。”卒免死。天圣末，再使契丹，未行而卒。

瑊少孤，鞠于祖母王氏，及登朝，以妻封邑回授之，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。性颇疏财，通音律，知术数。初附丁谓，故少达，及谓败左迁，郁郁不自得，秘书丞彭齐赋《丧家狗》以刺之。

杨日严，字垂训，河南人。进士及第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安丘县。三司辟为检法官，迁大理寺丞，又为本寺检法官，监都进奏院，通判亳、陈二州，判吏部南曹兼登闻鼓院。出知襄州，徙庐、郟二州，入为开封府判官。

使契丹还，为两浙转运副使。未行，会青、徐饥，改京东转运使。因请江、淮、陕西转粟五十万，以赈贫民；又开清河八十里抵暖水河，并堤起仓廩，以便漕运。加直史馆，徙益州转运使，又徙江、淮制置发运使。还，历三司户部、度支、盐铁副使。累迁太常少卿，以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知河中府，加枢密直学士、知益州。

时用兵伐元昊，三司急财用，有诏析户版为十等，第赋役；民以岁租占佃官田庐者，高其估，募输钱就市为己业，人苦其扰。又陕西奏收市益、梓、利路溪洞马，而不知其实无马也。日严皆奏罢之。迁勾当三班院、知通进银台司。闻后为守者，

其政不便蜀人，因进对，犹从容言：“远方所宜抚安之，无容变法以生事。”迁给事中，以龙图阁学士知澶州。召权知开封府，吏械囚不谨，囚自杀，坐是罢府事。判太常、司农寺，同知审官院，卒。

日严初为益州转运使，无他治能，及知益州，颇为蜀人所信爱。兄日华，历官至太常少卿、三司副使。

李行简，字易从，同州冯翊人。家贫，刻志于学，读《六经》每至夜分，寒暑不易。又聚木叶学书，笔法遒劲。与里中富人杨士元同学，既而同时中进士第，士元资遗行简，谢不取。起家陇州司理参军，徙彭州军事推官。

陵州富民陈子美父死，继母诈为父书逐出之，累诉不得直，转运使檄行简劾正其狱。改秘书省著作郎，再迁太常博士、知坊州。御史中丞王嗣宗荐为监察御史，王旦数称其才，真宗雅亦知之，再迁侍御史。

陕西旱蝗，命往安抚，发仓粟救乏绝，又蠲耀州积年逋租。还，擢龙图阁待制，历尚书刑部郎中。帝数幸龙图阁，命讲《周易》，间访大臣能否，行简所对无怨昵，各道其所长，人以为长者。久之，拜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。乾兴初，改给事中，以足疾请外，得知河中府，徙虢州，卒。

章频，字简之，建州浦城人。与弟頔皆以进士试礼部预选，会诏兄弟毋并举，频即推其弟，弃去。后六年，乃擢第。自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南昌县，改大理寺丞、知九陇县，迁殿中丞。

眉州大姓孙延世伪为券夺族人田，久不能辨，转运使使按治之。频视券墨浮朱上，曰：“是必先盗印然后书。”既引伏，狱未上，而其家人复诉于转运使，更命知华阳县黄梦松覆按，无所异。梦松用此入为监察御史，频坐不时具狱，降监庆州酒，徙知长洲县。

天禧初，增置谏官、御史十二人，频以选得召对，称旨，擢监察御史。陈、亳间民讹言兵起，老幼皆奔，命安抚京西。还，为三司度支判官。青州麻士瑶杀从子温裕，并其财，遣往按治，士瑶伏诛。又诏鞫邛州牙校讼盐井事。皇城使刘美倚后家受赇，使人市其狱，频请捕系，真宗以后故不问。忤旨，出知宣州，改殿中侍御史，迁侍御史。

频雅善丁谓，谓贬，左迁尚书比部员外郎、监饶州酒。起知信州，进刑部员外郎、知福州。王氏时，赋民官田，岁输租税而已。至是，或谓鬻之可得缗钱二十余万，频疏以为不可。徙知潭州。改广西转运使，擿宜州守贪暴不法，既罢去，反讼频子许尝被刑，而冒奏为秘书省校书郎，频坐谪知饶州。复入为度支判官，累迁刑部郎中。

使契丹，至紫濛馆卒。契丹遣内侍就馆奠祭，命接伴副使吴克荷护其丧，以锦车驾橐驼载至中京，敛以银饰棺，又具鼓吹羽葆，吏士持甲兵卫送至白沟。诏遣其子访乘传扈其柩以归。访官三班奉职，即许也。

陈琰，字伯玉，澶州临河人。进士及第，历溧阳、栾城县主簿，迁大理寺丞、监真定府税，知金堂、夏津二县。再迁太常博士。转运使卢士伦，曹利用婿也，怙势听狱不以直，讼者不已，付琰评决，琰直之。御史知杂韩亿闻其事，奏为监察御史。丁父丧，哀毁，坟木连理。忧除，迁殿中侍御史。

天圣五年祀南郊，中外以为丁谓复还，琰上疏曰：“乱常肆逆，将而必诛，阴怀奸恶，有杀无赦。丁谓因缘险佞，据窃公台。贿赂包苴，盈于私室；哇。琰始奏选官监视，谓之“定计斗面”。积迁至尚书工部郎中，卒。

李宥字仲严，唐之后裔，自吴徙青，遂为青人。祖成，五代末，以诗酒游公卿间，善摹写山水，至得意处，疑非笔墨所

成。人欲求者，先为置酒，酒酣落笔，烟景万状，世传以为宝。赦。”帝然之。

为三司度支判官，迁侍御史。历京西、河东、河北转运副使，三司户部、度支、盐铁副使。汴仓纳粮纲，概量不实，操舟者坐亡失所载，或杖背徒重役。琰始奏选官监视，谓之“定计斗面”。积迁至尚书工部郎中，卒。

李宥，字仲严，唐之后裔，自吴徙青，遂为青人。祖成，五代末，以诗酒游公卿间，善摹写山水，至得意处，疑非笔墨所成。人欲求者，先为置酒，酒酣落笔，烟景万状，世传以为宝。父觉，见《儒林传》。

宥幼孤，不好弄，长读书属文，不杂交游。举进士，调火山军判官。入馆校勘书籍，迁集贤校理，遂直院。知蕲州，岁凶人散，委婴孩而去者相属于道。宥令吏收取，计口给谷，俾营妇均养之，每旬阅视，所活甚众。或杀人，以米十石给佣者，使就狱，曰：“我重贿吏，尔必不死。”宥得其情，论如法。

提点荆湖刑狱，权户部判官，利州转运使，判户部勾院，知制诰，纠察在京刑狱，同判太常寺。旧宗庙五飧，辅臣摄事，中废且久，止差从官。宥因对力言，遂复故事。以谏议大夫知江宁府。民有告人杀其子者，曰：“吾子去家时，巾若巾，今巾是矣。”民自诬服。宥疑，召问，卒伸其枉。府舍火，宥畏兵乱，阖门不救，降秘书监致仕。起分司南京，改太子宾客，判留司御史台，卒。

宥性清介，然与物无忤，好奖拔士人。外族甚贫，宥有别业，以券畀之。既死，家无余财，官赐钱十万。

张秉，字孟节，歙州新安人。父谔，字昌言，南唐秘书丞、通判鄂州。宋师南伐，与州将许昌裔叶议归款，太祖召见，劳赐良厚，授右赞善大夫。蜀平，选知阆州。太平兴国中，即除

西川转运副使。先是，土人罕习舟楫，取峡江中竞渡者给漕运役，覆溺常十四五。谏建议置威棹军分隶管勾，自是无覆舟之患。累迁荆湖、江、浙等道制置茶盐副使，卒。

秉举进士，仪状丰丽，属词敏速，善书翰，太宗喜之，擢置甲科。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宣州。迁监察御史，深为宰相赵普所器，以弟之子妻之。会有荐其才，得知郑州。召还，直昭文馆，迁右司谏。会以赵昌言为制置茶盐使，秉与薛映副之。入为右计司河南西道判官，俄换盐铁判官、度支员外郎、知制诰、判吏部铨、知审官院。唐朝故事，南省首曹罕兼掌诰，多退为行内诸曹郎。至是，用此制，其后进改，多优迁首曹，遂隳旧制矣。迁工部郎中，依前知制诰。

真宗嗣位，进秩兵部郎中、判昭文馆。时草敕用官制，有“顷因微累，谪于遐荒”之语，上览之曰：“若此，则是先朝失刑矣。”遂除秉左谏议大夫，连知颖、襄二州。徙凤翔府，诉以母老贫窶，诏给装钱，未行，改江陵。丁母忧，起复，知河南府。景德初，徙河阳，换澶州。车驾将幸河上，又徙知滑州。道出韦城，秉迎谒境上，俾预从官侍食；遣与齐州马应昌、濮州张晟往来河上，部丁夫凿凌，以防契丹南渡。

召归阙，复判吏部铨，拜工部侍郎、同知审官院、通进银台司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复与周起同试东封路服勤辞学、经明行修举人。出知永兴军府，会祀汾阴，为东京留守判官，转礼部侍郎，加枢密直学士，复知并州。将行，恳求御诗为钱，上为作五言赐之。徙相州。九年，复纠察在京刑狱，暴疾卒。

秉典藩府，无显赫誉，及再至太原，临事少断，多与宾佐博弈。虽久践中外，然无仪检，好谐戏，人不以宿素称之。好饬衣服，洁饌具，每公宴及朋友家集会，多自挈肴膳而往。家甚贫，常质衣以给费焉。

张择行，字行先，青州益都人。进士起家，历北海、临沂主簿，自宣州观察推官为大理寺丞。初，石亭县掾檄将陵塞决河，众欲登舟以济，择行独以为不可，皆笑其怯。既而舟果覆，择行坐堤上董役，埽卒不溃。

除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，改言事御史、右司谏。与唐介、包拯共论张尧佐除节度、宣徽两使不当，语甚切。又论河北兵多、财不足，愿分兵就食内地，不报。迁侍御史知杂事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，累迁吏部员外郎。御史皆言宰相陈执中嬖妾笞小婢，死外舍。择行以为主命妾笞婢，于律不当坐，御史固迫之，因中风不能语。除户部郎中、集贤殿修撰，提举兖州仙源县景灵宫，逾年而卒。

郑向，字公明，开封陈留人。举进士中甲科，为大理评事、通判蔡州，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、知濠州，徙蔡州。召试集贤院，未几，除三司户部判官，修起居注。迁度支员外郎，为盐铁判官。出为两浙转运副使，疏润州蒜山漕河抵于江，人以为便。复为盐铁判官，擢知制诰、同勾当三班院。使契丹，再迁兵部郎中、提点诸司库务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，卒。

五代乱亡，史册多漏失，向著《开皇纪》三十卷，摭拾遗事，颇有补焉。

郭稹，字仲微，开封祥符人。世寓郑州，举进士中甲科，为河南县主簿。除国子监直讲，议者以其资浅，罢还河南。时孙奭、冯元判监事，因奏稹学问通博，他选莫能及，乃得留。居二岁，陈尧咨知大名，辟签书府判官事，改大理寺丞。奭等复荐为直讲。奭出知兖州，又荐稹与贾昌朝赴中书试讲说，而稹固辞。召试学士院，为集贤校理。冯元知河阳，辟为通判，徙通判河南府。入为三司度支、户部判官，累迁尚书刑部员外郎，同修起居注。

康定元年使契丹，告用兵西鄙。契丹厚礼之，与同出观猎，延稹射。稹一发中走兔，众皆愕视，契丹主遗以所乘马及他物甚厚。既还，转兵部，知制诰，判吏部流内铨，擢龙图阁直学士、权知开封府。暴感风眩卒。

稹性和易，文思敏赡，尤刻意于赋，好用经语对，颇近于谐。聚古书画，不计其货购求之。妇张悍嫉，无子。初，稹幼孤，母边更嫁王氏，既而母亡，稹解官服丧。知礼院宋祁言稹服丧为过礼，诏下有司博议，用冯元等奏，听解官申心丧，语在《礼志》。

论曰：肃之守邢，以羸兵却敌，开门纳避难之民，功在王府。元方为并州，有勤留之命，其宜民可知。宥在蕲，则活饥氓；在江宁，则直冤狱。吏之良者欤！然皆不能无小累也。日严、行简临政，视秉、择行、向、稹虽无瑕可指，亦皆无赫赫名。询以厚吕夷简，复致贵显；瑊、频坐善丁谓，并遭斥谪，固无足议者。琰言谓奸邪，不当用南郊恩牵复，与唐袁高论执卢杞正相类，识者韪之。

赵贺，字余庆，开封封邱人。少时，尝丧明，久之，遇异医辄愈。喜饮酒，至终日不乱。事继母至孝。举《毛诗》及第，补临朐县主簿。贺有干力，知州寇准且知贺。淳化中，调丁壮塞澶州决河，众多逸去，独贺全所部而归。临朐父老张乐迎贺，准使由谯门过，曰：“旌贺之能也。”改大理评事。盐池吏欺缙钱，选贺往解州钩校出入，贺悉得其奸。

契丹入寇，真宗决策澶渊，遣使八人省州县，贺以太子中舍安抚京东。改殿中丞，历通判明州、宿州。徙知汉州，蜀吏喜玩法，而贺精明，吏不敢欺，事更贺所，多被究诘，人目为“赵家关”，谓如关梁不可越也。

召权三司户部判官，真补度支判官，出为京东转运副使，

徙京西。又徙益州路转运使，寻纠察在京刑狱，累迁尚书工部郎中、提举诸司库务，为江、淮制置发运使。发运司占隶三司军将，分部漕船，旧皆由主吏白遣，受赇不平，或数得诣富饶郡，因以商贩，贫者至不能堪其役。贺乃籍诸州物产厚薄，分剧易为三等，视其功过自裁定，由是吏巧不得施，岁漕米溢常数一百七十万。

苏州太湖塘岸坏，及并海支渠多湮废，水侵民田。诏贺与两浙转运使徐奭兼领其事，伐石筑堤，浚积潦，自吴江东赴海。流民归占者二万六千户，岁出苗租三十万。迁刑部郎中，历三司户部、度支、盐铁副使，知延、同、秦三州、江陵府，累迁光禄卿，入判大理寺，以右谏议大夫知永兴军，徙邓州，岁余，判宗正寺，出知越州。坐失举，降知濠州，改庐州。迁给事中，复判宗正寺，知郑、蔡、寿三州，卒。

在临朐时，用转运使李中庸荐改官。中庸没，无子，贺为主葬，图其象，岁时祠于家。子宗道，终集贤校理。

高觐，字会之，宿州蕲人。进士起家，为嘉兴县主簿。后以孙奭荐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，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、通判泗州。诏定淮南场茶法，觐陈说利害，不报。擢提点利州路刑狱，召为三司户部判官，安抚河北。还，为京西转运使。徙益州。彭州广碛、丽水二峡地出金，宦者挟富人请置场，募人夫采取之。觐曰：“聚众山谷间，与夷獠杂处，非远方所宜，且得不偿失。”奏罢之。王蒙正恃章献太后亲，多占田嘉州，诏勿收赋，觐又极论其不可。坐失察嘉州守张约受赇，贬通判杭州，徙知福州。入为三司盐铁判官，历陕西、河北转运使，累迁兵部郎中，复入户部、盐铁为副使，迁右谏议大夫、河东都转运使，加集贤院学士，判尚书刑部，进给事中、知单州，卒。

子秉常，为梓州路转运使。

袁抗，字立之，洪州南昌人。举进士，得同学究出身，调阳朔县主簿，荐补桂州司法参军。抚水蛮寇融州，转运使俞献可檄抗权融州推官，督兵粮与谋军事。蛮治舟且至，抗即杨梅、石门两隘建水栅二，据其冲，贼不得入，后因置戍不废。事平，特迁衡州推官，改大理寺丞，累迁国子博士、知南安军，擢提点广南东路刑狱。浙东叛卒鄂邻钞闽、越，转南海，与广州兵逆战海中。值大风，有告邻溺死者，抗独曰：“是日风势趣占城，邻未必死。”后果得邻于占城。

还为度支三司判官，以尚书金部员外郎为梓州路转运使，徙益州路。时三司岁市上供绫锦、鹿胎万二千匹，抗言：“蜀民困惫，愿少纾其力，以备秦中他日之用。”是年郊祀，蠲其数之半。黎州岁售蛮马，诏择不任战者却之。抗奏：“朝廷与蛮夷互市，非所以取利也。今山前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，一旦失利侵侮，不知费直几马也。臣念蜀久安，不敢奉诏。”寻如旧制。除江、淮发运使，召为三司盐铁副使。时抗老矣，为御史所劾，罢知宣州。累迁光禄少卿，分司南京。明堂覃恩，改少府监，卒。

抗喜藏书，至万卷，江西士大夫家鲜及也。抗子陟，少刻厉好学，善为诗，终殿中丞。

徐起，字豫之，濮州鄄城人。举进士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隰川县，积官尚书都官员外、知楚州。枢密直学士张宗象荐之，擢提点广南西路刑狱。入判三司开拆司，历开封、三司度支判官。馆伴契丹使，还奏：“所过州县，使者既去，官吏将校皆出郊旅贺，燕饮久之，城邑为之空。”乃下约束禁止之。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，部有戍卒杀人系狱，其徒欲劫之。起闻，亟往按诛之，分其徒隶他州。

徙江西，知徐州，就为转运使。募富室得米十七万斛，赈

饿殍，又移粟以贍河北、京西者，凡三百万。与安抚使刘夔不相能，徙京西。又徙江东，起请开长淮旧浦，以便漕运。知洪州，徙兖州。有都巡检虐所部，而部兵百余人持兵至庭下。州人大恐，起不为动，以祸福开谕之，众感泣听命。因按致其首，奏罢都巡检。复为度支判官，累迁秘书监、知湖州，卒。

张旨，字仲微，怀州河内人。父延嘉，颇读书，不愿仕，州上其行，赐号嵩山处士。旨进保定军司法参军，上书转运使钟离瑾，愿补一县尉，捕剧贼以自效。瑾壮其请，为奏徙安平尉，前后捕盗二百余人。尝与贼斗，流矢中臂，不顾，犹手杀数十人。擢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遂城县，迁著作佐郎。

明道中，淮南饥，自诣宰相陈救御之策。命知安丰县，大募富民输粟，以给饿者。既而浚溁河三十里，疏泄支流注芍陂，为斗门，溉田数万顷，外筑堤以备水患。再迁太常博士、知尉氏县，徙通判忻州。

元昊反，特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、通判府州。州依山无外城，旨将筑之，州将曰：“吾州据险，敌必不来。”旨不听。城垂就，寇大至，乃联巨木补其罅，守以强弩。中外不相闻者累日，人心震恐。库有杂彩数千段，旨矫诏赐守城卒，卒皆东望呼万岁，贼疑以救至也。州无井，民取河水以饮，贼断其路。旨夜开门，率兵击贼小却，以官军壁两旁，使民出汲。复以渠泥覆积草，贼望见，以为水有余。督居民乘城力战，贼死伤者众，随解去。以功迁都官员外郎，徙知莱州。

叶清臣举材堪将帅，召对，改知邢州，擢提点河东路刑狱。范仲淹、欧阳修言其鸷武有谋略，除阁门使，固辞。进工部郎中、知凤翔府，加直史馆、知梓州，以直龙图阁知荆南。入判尚书刑部，累迁光禄卿，知潞、晋二州。以老疾，权判西京御史台，寻卒。

齐廓，字公辟，越州会稽人。举进士第，自梧州推官累迁太常博士、知审刑详议官，知通、泰州。提点荆湖南路刑狱。潭州鞫系囚七人为强盗，当论死。廓讯得其状非强，付州使劾正，乃悉免死。平阳县自马氏时税民丁钱，岁输银二万八千两，民生子，至壮不敢束发，廓奏蠲除之。历三司度支、开封府判官，出为江西、淮南转运使。时初兼按察，同时奉使者，竟为苛刻邀声名，独廓奉法如平时，人以为长厚。入判盐铁勾院，加史馆、知荆南府，徙明、舒、湖三州，积官光禄卿、直秘阁，以疾分司南京，改秘书监，卒。

廓宽柔恭谨，人犯之不校。弟唐，为吉州司理参军，博览强记，尝举贤良方正，对策入等。越州蒋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，穷居乡里，二子委而之官，唐复久不归省，于是罢唐，令归侍养。廓方使湖南，虽置不问，然士论薄之。

郑骧，字士龙，河南人。登进士第，更庆、汝、郑、秦州推官，改秘书省著作郎、知垣曲县。康继英辟签书卫州判官事，刘从德代继英，又表骧有善状，进一官。寻监左藏库，迁太常博士、知乾州，提点益州路刑狱，为三司度支判官。建言：“蜀人引江水溉田，率有禁，岁旱利不均，宜弛其禁。”又言：“京西旱，旧禁粟无出国门，可且勿禁。”

庆历中，与鱼周询刺陕西民兵十余万。除陕西转运、按察使兼三门发运使，加直史馆、河北转运使，入为度支副使。河决德州，入王纪口，议欲徙州，诏骧往视之，还言州不当徙，已而州果无患。又为河北转运使。王则反，讨平之。除天章阁待制、知凤翔府。先是，皇甫泌、夏安期皆为转运使，泌先谪去，安期后至，不及赏，骧因辞不受，愿命推功与二人。复为河北都转运使，累迁尚书工部郎中，以疾知华州，卒。

论曰：历观数子，风迹虽不同，其为政爱民，谦己利物，

有古道焉。若旨浚淖河，覲罢采金，抗论互市，起赈穷戢暴，骧推功与人，皆无所愧矣。赵贺不忘李中庸，而齐廓兄弟弃亲以徇荣，用心何其不同哉！

列传第六十一

王臻 鱼周询 贾黯 李京 吴鼎臣 附 吕景初 马遵附 吴及 范师道 李绚 何中立 沈邈

王臻，字及之，颍州汝阴人。始就学，能文辞。曾致尧知寿州，有时名，臻以文数十篇往见，致尧览之，叹曰：“颖、汝固多奇士。”举进士第，为大理评事，历知舒城、会昌县，通判徐、定二州，以殿中丞知兖州，特迁监察御史。

中使就营景灵宫、太极观，臻佐助工费有劳，迁殿中侍御史，擢淮南转运副使。时发运司建议浚淮南漕渠，废诸堰，臻言：“扬州召伯堰，实谢安为之，人思其功，以比召伯，不可废也。浚渠亦无所益。”召为三司度支判官，而发运司卒浚渠以通漕，臻坐前异议，降监察御史、知睦州。道复官，徙福州。闽人欲报仇，或先食野葛，而后趋仇家求斗，即死其处，以诬仇人。臻辨察格斗状，被诬者往往释去，俗为之少变。又民间数以火讹相惊，悉捕首恶杖之，流海上，民乃定。

仁宗即位，迁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历三司户部、度支副使，擢龙图阁待制、权知开封府，累迁尚书工部郎中。奸人伪为皇城司刺事卒，吓民以取赀，臻购得其主名，黥窜三十余人，都下肃然。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，建言：“三司、开封府诸曹参军及赤县丞尉，率用贵游子弟，骄惰不习事。请易以孤寒登第、更仕宦书考无过者为之。”又言：“在京百司吏人入官，请如《长定格》，归司三年。”皆可其奏。未几，卒。臻刚严

善决事，所至有风迹。

鱼周询，字裕之，开封雍丘人。早孤，好学。举进士中第，为大理评事，历知南华、分宜、静海三县，迁太常博士、通判汉州。城中夜有火，部众救之，植剑于前曰：“攘一物者斩！”火止，民无所失亡。以尚书屯田员外郎知真州，徙提点荆湖南路刑狱。求便郡，知安州，徙蔡州，召为侍御史。陕西用兵，科敛烦数，命安抚京西路，还赐绯衣银鱼。为开封府判官，又使陕西刺民兵，判三司理欠、凭由司。进起居舍人、知谏院，固辞，乃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为三司盐铁副使。时渭州城水洛，尹洙、郑戩争未决，诏周询与都转运使程戡相利害。周询是戡议，遂城之。迁吏部员外郎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成德军，徙河北都转运使，拜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

庆历八年，手诏近臣访天下之务。周询对曰：

陛下患西陲御备，天下绎骚，趣募兵士，急调军食，虽常赋有增，而经用不足。臣以谓唐季及五代，强臣专地，中国所制，疆域非广。及祖宗有天下，俘吴、楚、蜀、晋，北捍獯鬻，西服羌戎，所用甲兵，所入租赋，比之于今，其数尚寡。然而摧坚震敌，库府无空虚之弊，县官无烦费之劳，盖赏信罚必，将选兵精之效也。近元昊背惠，西方宿师。朝廷用空疏鬪茸者为偏裨，以游惰怯懦者备行伍，故大举即大败，小战辄小奔。徒日费千金，度支不给，卖官鬻爵，淆杂仕流，以铁为钱，隳坏国法。而又官立盐禁，驱民赍犂，荡析恒产，怨咨盈路。去秋水旱继作，今春饥馑相属，生灵重困，于兹为剧。今元昊幼子新立，乃朝廷宽财用、惜民力之时也，速宜经度，以纾匱乏。愿委安抚使与本路守边、掌计臣僚同议，裁减冗兵，节抑浮费，禁止横敛，廩假贫民，去武臣之庸懦，出守宰之贪残。仍冀特发宸衷，出内帑钱助关陕费，使通盐商之利，改钱币之法，宣

布德泽，与民休息。然后劝勉农桑，隐括税籍，收遗利，抑兼并，则公有羡财，私有余力矣。

陛下患承平浸久，仕进多门，人污政滥，员多阙少，滋长奔竞，靡费廩禄。臣以谓国家于制举、进士、明经之外，复有任子、流外之补，负瑕衅、服舆台者，亦置班列。历年既久，纷猥塞路，求人任事，适用者鲜，而又亟更数易，交错道涂，额置有常，诏除无限，凡守一阙，动逾再期。预闕籍、服武弁者，坐费水衡之给，虚计岁考之期；赴铨调、守选格者，居多困乏之叹，行寡廉耻之风。官冗之弊，一至于此！愿陛下特诏，进士先取策论，诸科兼通经义，中第解褐，无令过多。其文武班奏荐并流外出官者，权停五七年，自然名器不滥，奔竞衰息矣。

陛下患牧守之职，罕闻奏最。臣闻汉宣帝勉厉二千石，其有治效者，增秩赐金，或爵至关内侯，公卿缺，则以次用之，故良吏为盛。国家鉴诸侯专地之患，一切用郡守治之。而班行浸冗，序迁者众。乃有地处藩宣，秩为卿监，而未历省府提转，则为沉抑。内重外轻，何以求治？改弦易辙，正在此时。愿诏两府大臣，选委两制、台谏官参举，如两任通判可充知州军京朝官，依次除补。若治状尤异，即升省府提转。其常例入知州者，一切停罢，则进擢得人，牧守重矣。

陛下患将帅之任，艰于称职。臣闻晏子荐司马穰苴曰：“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。”是知将帅之材，非文武兼备，则不可为。我朝自二边款附，久不用兵。近岁有西北之警，补授帅臣，出于遽猝，非自卒伍，即恩泽侯。无信义以结士心，无庄严以正师律，退则奔北，进则被擒，亏损威灵，取侮夷狄，命将之失，未有若今之甚也。愿择名臣，选举深博有谋、知兵练武之士，不限资级，试以边任，临轩敦遣，假以威权，如祖宗朝任

郭进、李汉超辈，阃外之事，俾得专之，无以谤讪轻有迁徙，使其足以取重，则安有不称职之忧乎？

陛下患西北多故，边情罔测，献奇譎空言者多，陈悠久实效者少，备豫不虞，理当先物。臣闻国家和约北戎，爵命西夏，偃革止戈，逾四十载。而守边多任庸人，不严武备，因循姑息，为敌所窥，致元昊悖逆，耶律张皇。未免屈己为民，息兵讲好，皆用苟安之谋，而无经远之策。此班固所谓“不选武略之臣，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货赂，割剥百姓以奉寇仇”者也。愿陛下特议减三路兵马之弩冗者，以纾经费，以息科敛。然后选将帅，择偏裨，使戢肃骄兵，饬利戎器，识山川形胜，用兵奇正。河朔旷平，可施车阵，亦宜讲求其法。虽二边异时侵轶，恃吾有以待之，庶几无患矣。

时执政及近臣所对多疏阔，仁宗颇嘉周询详敏。知恩州张得一诛，坐失举，出知永兴军；数日，改知成德军，未行，卒。帝嗟悼之，特赠尚书工部侍郎。

周询性和易，闻见该洽，明吏事。在安州时，园吏见大蛇垂阑楯，即视之，乃周询醉而假寐，世传其异。

贾黯，字直孺，邓州穰人。擢进士第一，起家将作临丞、通判襄州。还为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直集贤院，迁左正言、判三司开拆司。

黯自以年少遭遇，备位谏官，果于言事。首论韩琦、富弼、范仲淹可大用。杜枢覆张彦方狱，将驳正，忤执政意，执政以他罪绌枢。黯言：“枢无罪，且旨从中出，不因臣下弹奏。恐自此贵幸近习，言一得入，则将阴肆谗毁，害及善良，不可不察。”时言者或论事亡状，辄戒励穷诘。黯奏：“谏官、御史，迹既疏远，未尝预闻时政，不免采于传闻，一有失言，而诘难沮辱随之，非所以开广言路。请如唐太宗用王珪、魏徵故事，

每执政奏事，听谏官一人随入。”执政又患言事官旅进，论议上前不肯止。乃诏：“凡欲合班上殿者，皆禀中书俟旨。”黯论以为：“今得进见言事者，独谏官、御史，若然，言路将壅，陛下不得闻外事矣。请如故便。”皆弗许。

侂智高反，余靖知桂州，杨旼安抚广南东、西路，皆许便宜行事。黯言：“二人临事，指踪不一，则下将无所适从。又靖专节制西路，若贼东向，则非靖所统，无以使众，不若并付靖经制两路。”从之。皇祐四年，同修起居注，徙判盐铁勾院，迁左司谏。建言天下复置义仓，下其说诸路，而论者不一，黯亦反复辨析，卒不果行。宰相刘沆请中外荐举陈乞，一切以诏令从事，毋用例。论者以为非便，黯奏罢之。狄青除枢密副使，黯言：“国初武臣宿将，扶建大业，平定列国，有忠勋者，不可胜数。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者。”不报。会灵观灾，又言：“天意所欲废，当罢营缮，赦守卫者罪，以示儆惧修省之意。”擢知制诰。

初，仁宗视事退，御迓英阁，召侍臣讲读，而修起居注官独先出。黯言：“君臣访对，动关政体，而史臣不得预闻，请并召侍经筵。”许之。初，迓英、延义二阁，讲读官自有记注。至是，乃罢焉。直龙图阁钱延年擢天章阁待制，黯当命辞，即诋延年不才，不宜污侍从，封词目还中书，命遂寝。

判吏部流内铨。益州推官桑泽父留乡里，死三年矣。泽为弗知者而调京师，既觉而去。黯奏劾，废终身。福州推官刘抃挟数术，言人祸福，多游公卿门，黯奏以为灵台郎。

时诏两制、两省官唯公事许至中书、枢密院见执政，群臣心知其非，而嫌于自言。后黯知许州，乃言：“他官皆得见执政，而侍从近臣，反疏斥疑问如此。尝闻先朝用王禹偁请，百官候谒宰相，并于政事堂，枢密使亦须聚坐接见，以防请托。

令下，左正言谢泌上书，以谓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，大臣展四体报人主之谊。”即时追寝前诏。

徙襄州，迎父之官，而父有故人在部中，遣直厅卒致问。黯辄答卒，父恚，一夕归乡里。他日，疾且亟，黯内怀不自安，请徙郡及解官就养。不报，乃弃官去。而御史吴中复等劾黯辄委州印，挠朝廷法，绌知郢州。未及行，父死。服除，勾当三班院，为翰林学士。唐介等坐言陈升之不当柄用，皆外补。黯奏介等敢言，请宽之。以疾请郡，改侍读学士、知邓州。未行，疾愈，复以为翰林学士、知审官院。

时官吏有以祖父嫌名，援律为请授他官。黯言：“礼不讳嫌名，二名不偏讳，律：‘府号、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，又上书若奏事犯祖庙讳，罪皆有差。’又曰：‘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，不坐。’今官吏许避嫌名，则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，可坐以冒荣之律乎？国朝雍熙中，尝诏：‘除官犯私讳者，三省御史台五品、文班四品以上，许用式奏改，余不在此制。’请约雍熙诏书，自某品而上，以礼律从事。”诏非嫌名及二名，不以品秩高下皆听避。

累迁尚书左司郎中、权知开封府。两军狱囚岁瘐死者众，而吏不任其责。黯言：“吏或怠于视囚，饥渴疾病，因以致死，请岁计死者多少而赏罚之。”府吏额七百人，以罪废复叙者，皆数外补之，黯请叙者须有阙乃补。然所断治，或出己见，人不以为允。御史中丞王畴与其属陈经、吕诲、傅尧俞，谏官司马光、龚鼎臣、王陶，皆言黯刚愎自任，赦书下府，罪应释者反重行之。罢为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。

英宗即位，迁中书舍人。受诏撰《仁宗实录》，权知审刑院，为群牧使。时封拜皇子，并除检校太傅。黯言：“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是为三师，天子之所师法。子为父师，于义不可，

盖前世因循弗思之过。请自今皇子及宗室属卑者，皆毋兼师傅官，随其迁序，改授三公。”下两制议，请如黯奏。而中书亦谓：“自唐以来，亲王无兼师傅者。国朝以三师、三公皆虚名，故因而授之，宜正其失。”诏可。

迁给事中、权御史中丞。未几，以吕诲知杂事，诲尝弹治黯，遂巡引避。黯言尝荐诲为御史，知其方正谨厚，一时公言，非有嫌怨，愿终与共事，诲乃就职。时帝初即位，王广渊、周孟阳以藩邸之旧，数召对。黯言：“俊义满朝，未有一被召者，独亲近一二旧人，示天下以不广。请如太宗故事，召侍从馆阁之臣，以备顾问。”帝尝从容谓黯曰：“朕欲用人，少可任者。”黯对：“天下未尝乏人，顾所用如何尔。”退而上五事：一、知人之明，二、养育以渐，三、材不求备，四、以类荐举，五、择取自代。

后与两制合议，请以濮王为皇伯，执政弗从，数诣中书争论。会大雨水，时黯已被疾，疏言：“简宗庙，逆天时，则水不润下。今二三执政，知陛下为先帝后，乃阿谀容说，违背经义，建两统贰父之说，故七庙神灵震怒，天降雨水，流杀人民。”既病，求出，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。未行，卒，年四十四。口占遗奏数百言，犹以濮王议为请。赠尚书礼部侍郎。

初，黯母陈归宗，继母史在堂，后迎陈归，二母不相善，黯能安以事之。黯修洁自喜，在朝数言事，或从或否，人称其介直。然卞急，初通判襄州，疑优人戏己，以人鹵啖之。在开封，为罪人所詈，又啖以人鹵，言者亦以是诋之。

李京，字伯升，赵州人。进士中第，历平定军判官、冀州推官，改大理寺丞、知魏县。奉法严正，吏不便，欲以苛中京，遂相率遁去。监司果议以苛刻斥京，知府任布曰：“如此，适堕吏计中。”京赖以免。徙永昌县，通判赵州。王拱辰荐为监

察御史里行，迁监察御史。

时太史言日当食不食，群臣皆贺。京上疏曰：“陛下因天之戒，恐惧修省，避正殿，减常膳，故精意感格，日当食而阴云蔽亏。虽宋景公之荧惑退舍，商大戊之桑谷并枯，无以异也。然臣区区窃有所疑者，自宝元初，定襄地震，坏城郭，覆庐舍，压死者以数万人。殆今十年，震动不已，岂非西、北二边，有窥中国之意乎？二月雷发声，在《易》为《豫》，言万物出地，皆悦豫也。八月收声，在《易》为《归妹》，言雷声入地，避群阴之害也。今孟夏雷未发声，岂非号令不信乎？愿陛下饬边臣备夷狄，戒辅臣慎出命，以厌祸于未形。又尚美人弃外馆多年，比闻复召入，臣虑假媚道以为蛊惑，宜亟绝之。苗继宗嫔御子弟，乃缘恩私，为府界提点。宜割帷薄之爱，重名器之分，庶几不累圣政。”仁宗嘉纳，授右正言、直集贤院、同管勾国子监，加史馆修撰。

数上书论事，宰相贾昌朝不悦。京尝属侍御史吴鼎臣荐推直官李实，鼎臣希昌朝意，以告中丞高若讷。若讷为鼎臣上京简，谪京太常博士、监鄂州税。既至，引令狐峒、钱徽事言：“臣为御史谏官，首尾五年，凡六上章、四亲对，自陈疾故，恳求外补。臣之出处，粗有本末。向者在台，见《入阁图》，三院御史立班各异。闻元日将入阁，而御史王贄、何郯皆谒告归。会推直官李实岁将满，因简鼎臣宜留实补御史，鼎臣亦谓议协公望，不意逾两月，乃诬臣与实为朋党。臣初被黜，阅诸囊中，鼎臣所遗私书别纸故在，臣令男湛亟悉焚毁。臣与实僚友，鼎臣乡曲之旧，鼎臣为御史，臣延誉推引，实有力焉。待之不疑，因以诚告，岂谓倾险包藏，甘为鹰犬，惟陛下察之。”未几，卒官。诏录湛为郊社斋郎。

鼎臣，棣州人。既逐京，会昌朝罢，夏竦自北京召为相。

鼎臣先论竦在并州杖杀私仆，复与谏官、御史言竦论议与陈执中异，不可共事。竦既罢，遂以刑部员外郎知谏院。上言：“朝廷方与契丹保誓约，而杨怀敏增广塘水，辄生事，民或怨叛，虽斩怀敏，无及矣。”遂为河北体量安抚，令经度塘水利害，而鼎臣更顾望，依违不能决。昌朝与都转运使施昌言议河事不合，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阁待制，代昌言，数月卒。

吕景初，字冲之，开封酸枣人。以父荫试秘书省校书郎，举进士，历汝州推官，改著作佐郎、知夏阳县，金书河南府判官，通判并州。高若讷荐为殿中侍御史。

张贵妃薨，有司请依荆王故事，辍视朝五日，或欲更增日，听上裁，乃增至七日。景初言：“妃一品当辍朝三日，礼官希旨，使恩礼过荆王，不可以示天下。”妃既追册为皇后，又诏立忌，景初力争，乃罢。

时兵冗，用度乏，景初奏疏曰：“圣人在上，不能无灾，而有救灾之术。今百姓困穷，国用虚竭，利源已尽，惟有减用度尔。用度之广，无如养兵。比年招置太多，未加拣汰。若兵皆勇健，能捍寇敌，竭民膏血以啖之，犹为不可，况羸疾老怯者，又常过半，徒费粟帛，战则先奔，致勇者亦相牵以败。当祖宗时，四方割据，中国才百余州，民力未完，耕植未广，然用度充足者，兵少故也，而所征皆克。自数十年来，用数倍之兵，所向必败。以此，知兵在精，不在众也。议者屡以为言，陛下不即更者，由大臣偷安避怨，论事之臣，又复缄默，则此弊何时而息。望诏中书、枢密院，议罢招补，而汰冗滥。”

又言：“坐而论道者，三公也。今辅臣奏事，非留身求罢免，未尝从容独见，以评讲治道。虽愿治如尧、舜，得贤如稷、契，而未至于治者，抑由此也。愿陛下于辅臣、侍从、台谏之列，择其忠信通治道者，屡诏而数访之，幸甚！”又与言事御

史马遵、吴中复奏弹梁适与刘宗孟连姻，而宗孟与冀州富人共商贩。下开封府劾治，所言不实，皆坐谪，景初通判江宁府。徙知衡州，复召还台。

嘉祐初，大雨水，景初曰：“此阴盛阳微之诚也。”乃上疏称：“商、周之盛，并建同姓；两汉皇子，多封大国；有唐宗室，出为刺史；国朝二宗，相继尹京。是欲本支盛强，有磐石之安，则奸雄不敢内窥，而天下有所倚望矣。愿择宗子之贤者，使得问安侍膳于宫中，以消奸萌，或尹京典郡，为夹辅之势。”时狄青为枢密使，得士卒心，议者忧其为变。景初奏疏曰：“天象谪见，妖人讹言，权臣有虚声，为兵众所附，中外为之恟々。此机会之际，间不容发，盖以未立皇子，社稷有此大忧。惟陛下蚤为之计，则人心不摇，国本固矣。”数诣中书白执政，请出青。文彦博以青忠谨有素，外言皆小人之为，不足置意。景初曰：“青虽忠，如众心何，盖为小人无识，则或以致变。大臣宜为朝廷虑，毋牵闾里恩也。”知制诰刘敞亦论之甚力，卒出青知陈州。

李仲昌以河事败，内遣中人置狱。景初意贾昌朝为之，即言：“事无根原，不出政府，恐阴邪用此，以中伤善良。”乃更遣御史同讯。迁右司谏，安抚河北。还，奏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，有田七百顷，因请均其徭役，著限田令。以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判都水监，改度支副使，迁吏部员外郎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，以病，未入谢而卒。

马遵者字仲涂，饶州乐平人。尝以监察御史为江、淮发运判官，就迁殿中侍御史为副使。入为言事御史，谪知宣州，后复为右司谏，以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改吏部，直龙图阁，卒。性乐易，善议论，其言事不为激讦，故多见推行，杜衍、范仲淹皆称道之。

吴及，字几道，通州静海人。年十七，以进士起家，为侯官尉。闽俗多自毒死以诬仇家，官司莫能辨，及悉为讞正，前后活五十三人，提点刑狱移其法于一路。辟大理寺检法官，徙审刑院详议，累迁太常博士。

是时，仁宗春秋既高，无子，及因推言阉寺，以及继嗣事。至和元年，上疏曰：

臣闻“官师相规，工执艺事以谏。”臣幸得待罪法吏，辄原刑法之本，以效愚忠。切惟前世肉刑之设，断支体，刻肌肤，使终身不息。汉文感缙萦之言，易之鞭箠，然已死而笞未止，外有轻刑之意，其实杀人。祖宗鉴既往之弊，蠲除烦苛，始用折杖之法，新天下耳目，兹盖旷古圣贤，思所未至，陛下深恻民隐，亲览庶狱。历世用刑，无如本朝之平恕，宜乎天降之祥。而方当隆盛之时，未享继嗣之庆，臣窃惑焉。

或者宦官太多，而陛下未悟也。何则？肉刑之五，一曰宫，古人除之，重绝人之世。今则宦官之家，竞求他子，剿绝人理，希求爵命。童幼何罪，隐于刀锯，因而夭死者，未易悉数。夫有疾而夭，治世所羞，况无疾乎？有罪而宫，前王不忍，况无罪乎？臣闻汉永平之际，中常侍四员，小黄门十人尔。唐太宗定制，无得逾百员。且以祖宗近事较之，祖宗时宦官凡几何人，今凡几何人？臣愚以谓胎卵伤而凤凰不至，宦官多而继嗣未育也。伏望顺阳春生育之令，浚发德音，详为条禁。进献宦官，一切权罢，擅宫童幼，置以重法。若然，则天心必应，圣嗣必广，召福祥、安宗庙之策，无先于此。

书奏，帝异其言，欲用为谏官，而及以父忧去。

嘉祐三年，始擢秘阁校理，逾月，改右正言。复上疏曰：“帝王之治，必敦骨肉之爱，而以至亲夹辅王室。《诗》曰：‘怀德惟宁，宗子惟城。’故同姓者，国家之屏翰；储副者，

天下之根本。陛下以海宇之广，宗庙之重，而根本未立，四方无所系心，上下之忧，无大于此。谓宜发自圣断，择宗室子以备储副。以服属议之，则莫如亲；以人望言之，则莫如贤。既兼亲贤，然后优封爵以宠异之，选重厚朴茂之臣以教导之，听入侍禁中，示欲为后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，曰：‘宫中有子矣。’陛下他日有嫡嗣，则异其恩礼，复令归邸，于理无嫌，于义为顺，弭觊觎之心，属天下之望，宗庙长久之策也。”既而又言：“开宝诏书：‘内侍臣年三十无养父者，听养一子为嗣，并以名上宣徽院，违者抵死。’比年此禁益弛，天绝人理，阴累圣嗣。愿诏大臣明示旧制，上顺天意，以绥福祐。”明年，遂权罢内臣进养子。

管勾登闻检院。又上书论政事，谓：“仓廩空虚，内外匮乏，其弊在于官多兵冗。请汰冗兵，省冗官，然后除民之疾苦。”因条上十余事，多施用之。建请择馆职，分校馆阁书，并求遗书于天下，语在《艺文志》。

明年，日食三朝，及言：“日食者，阴侵阳之戒。在人事，则臣陵君，妻乘夫，四夷侵中国。今大臣无姑息之政，非所谓臣陵君，失在陛下渊默临朝，使阴邪未尽屏也。后妃无权横之家，非所谓妻乘夫，失在左右亲倖，骄纵亡节也。疆场无虞，非所谓四夷侵中国，失在将帅非其人，为敌所轻也。”因言孙沔在并州，苛暴不法，燕饮无度；庞籍前在并州，轻动寡谋，辄兴堡砦，屈野之衄，为国深耻。沔繇此坐废。

又言：“春秋有告余，陛下恩施动植，视人如伤。然州郡官司各专其民，擅造闭余之令，一路饥，则邻路为之闭余；一郡饥，则邻郡为之闭余。夫二千石以上，所宜同国休戚，而坐视流离，岂圣朝子育兆民之意哉！”遂诏：“邻州、邻路灾伤而辄闭余，论如违制律。”

久之，迁右司谏、管勾国子监。在职数年，以劲正称，遇事无小大辄言。尝请毋纳群臣上尊号，出后宫私身及非执事人，毋以御宝白札子赐近幸家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；并责执政大臣因循苟简，畏避怨谤，宜用唐李吉甫故事，选拔贤俊，约杜预遗法，旌擢守令；复置将作监官属，专领营造；论入内都知任守忠陵辘驹马都尉李玮及干求内降。

会谏官陈升之建请裁节班行补授，下两制、台谏官集议。主铁冶者，旧得补班行。至是，议罢之。既定稿，及与御史沈起辄增注兴国军磁湖铁冶如旧制。主磁湖冶者，大姓程叔良也。翰林学士胡宿等即劾及与起职在台谏，而为程氏经营占锢恩例，请诏问状，皆引伏。及出为工部员外郎、知庐州，进户部、直昭文馆、知桂州。卒，录其弟齐为太庙斋郎。

及当官有守，初为检法官，三司请重铸铁钱法至死。下有司议，及争不可，主者恚曰：“立天下法，当由一检法邪？”及曰：“义理为先，安有高下？”卒不为诎。

范师道，字贯之，苏州长洲人。进士及第，为抚州判官，后知广德县。县有张王庙，民岁祠神，杀牛数千，师道禁绝之。通判许州，累迁都官员外郎，吴育举为御史。奏请罢内降推恩，择宰相久其任，选宗室贤者养宫中备储贰。

初，皇祐中，贾昌朝上议置五辅郡，设京畿转运使、提点刑狱，号为“拱辅京师”，而论者谓宦官谋广亲事亲从兵，欲取京畿财赋贍之，因以收事柄。师道力奏非便，遂复旧制。又以四年贡举，士苦淹久，请易为三年。宰相刘沆护葬温成皇后，礼官议称“陵”，师道以为非典制，数以争，沆恶之，引著令“台官满二年当补外”，出知常州。台谏官共言师道不当去，不报。徙广南东路转运使。旧补摄官皆委吏胥，无先后远近之差，师道为置籍次第之。召为盐铁判官，道改两浙转运使，迁

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，管勾国子监。

后宫周氏、董氏生公主，诸阁女御多迁擢。师道上疏曰：“礼以制情，义以夺爱，常人之所难，惟聪明睿哲之主然后能之。近以宫人数多而出之，此盛德事也。然而事有系风化治乱之大，而未以留意，臣敢为陛下言之。窃闻诸阁女御，以周、董育公主，御宝白札并为才人，不自中书出诰。而掖庭覬觐迁拜者甚多，周、董之迁可矣，女御何名而迁乎？才人品秩既高，古有定员，唐制止七人而已。祖宗朝宫闈给侍不过二三百，居五品之列者无几，若使诸阁皆迁，则不复更有员数矣。外人不能详知，止谓陛下于宠幸太过，恩泽不节耳。夫妇人女子，与小人之性同，宠幸太过，则渎慢之心生，恩泽不节，则无厌之怨起，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。且用度太烦，须索太广，一才人之奉，月直中户百家之赋，岁时赐予不在焉。况诰命之出，不自有司，岂盛时之事耶？恐斜封、墨敕，复见于今日矣。”

时大星陨东南，有声如雷。又上疏曰：“《汉》、《晋天文志》：‘天狗所下，为破军杀将，伏尸流血。’《甘氏图》：‘天狗移，大贼起。’今朝廷非无为之时也，而备边防盗，未见其至。虽有将帅，不老则愚，士卒虽多，劲勇者少。小人思乱，伺隙乃作，必有包藏险心，投隙而动者。宜拣拔将帅，训练卒伍，诏天下预为备御。”仁宗晚年尤恭俭，而四方无事，师道言虽过，每优容之。迁兵部员外郎，兼侍御史知杂事、判都水监。与谏官、御史数奏枢密副使陈升之不当用，升之罢，师道亦出知福州。顷之，以工部郎中入为三司盐铁副使。感风眩，迁户部，直龙图阁、知明州，卒。

师道厉风操，前后在言责，有闻即言，或独争，或列奏。如陈执中家人杀婢，卒坐免；夺王拱辰宣徽使、李淑翰林学士；及王德用、程戡领枢密，宦官石全彬、阎士良升进，皆尝奏数

其罪焉。

李绚，字公素，邛州依政人。少放荡亡检，兄絢教之书，严其课业而出，绚邀自若，比暮絢归，绚徐取书视之，一过辄诵数千言，絢奇之。稍长，能属文，尤工歌诗。尝以事被系，既而逸去。

擢进士第，再授大理评事、通判邠州。元昊犯延州，并边皆恐。邠城陴不完，绚方摄守，即发民治城，僚吏皆谓当言上逮报，绚不听。帝闻之喜，因诏他州悉治守备。还为太子中允、直集贤院，历开封府推官、三司度支判官，为京西转运使。是时，范雍知河南，王举正知许州，任中师知陈州，任布知河阳，并二府旧臣，绚皆以不才奏之。

未几，召修起居注，纠察在京刑狱。时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置台省，恶衍者指绚为其党。绚尝举陆经，经坐赃贬；而任布又言绚在京西苛察，出知润州。改太常丞，徙洪州。时五溪蛮寇湖南，择转运使，帝曰：“有馆职善饮酒者为谁，今安在？”辅臣未谕，帝曰：“是往岁城邠州者，其人才可用。”辅臣以绚对，遂除湖南转运使。绚乘驿至邵州，戒诸部按兵毋得动，使人谕蛮以祸福，蛮罢兵受约束。

复修起居注，权判三司盐铁勾院，复纠察在京刑狱。以右正言、知制诰奉使契丹，知审官院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起居舍人、权知开封府，治有能名。绚夜醉，晨奏事酒未解，帝曰：“开封府事剧，岂可沉湎于酒邪？”改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权判吏部流内铨。初，慈孝寺亡章献太后神御物，盗得，而绚误释之，谪知苏州，未行，卒。

绚疏明乐易，少周游四方，颇练世务。数上书言便宜。仁宗春秋高，未有继嗣，绚因祀高禘还献赋，大指言宜远嬖宠，近贤良，则神降之福，子孙繁衍，帝嘉纳之。性嗜酒，终以疾

死。

何中立，字公南，许州长社人。幼警迈，与狄遵度游，遵度曰：“美才也！”其父棐遂以女妻之。进士及第，授大理评事，历金书镇安、武胜二镇节度判官，迁殿中丞，召试学士院，为集贤校理。改太常博士、修起居注，迁祠部员外郎、知制诰，权发遣开封府事。

初，有盗慈孝寺章献皇太后神御服器者，既就鞫，李绚以属吏，考掠不得其情，辄释去。中立至，人复执以来，中立曰：“此真盗也。”穷治之，卒伏罪。迁兵部员外郎，纠察在京刑狱。除龙图阁直学士、知秦州。言者以为非治边才，改庆州。奏曰：“臣不堪于秦，则不堪于庆矣，愿守汝。”不报。戍卒有告大校受赃者，中立曰：“是必挟他怨也。”鞭卒窜之。或曰：“贷奸可乎？”中立曰：“部曲得持短长以制其上，则人不自安矣。”还判太常寺，迁刑部郎中，进枢密直学士、知许州，改陈州。讹言大水至，居人皆恐，中立捕诛之。又徙杭州，暴中风卒。

中立颇以文词自喜，然嗜酒无行。庆历中，集贤校理苏舜钦监进奏院，为赛神会，预者皆一时知名士，中立亦在召中。已而辞不往，后舜钦等得罪，中立有力焉。

沈邈，字子山，信州弋阳人。进士及第，起家补大理评事、知侯官县，通判广州，累迁都官员外郎，历知真州、福州。庆历初，为侍御史。时吕夷简罢相，辅臣皆进官，邈言：“爵禄所以劝臣下，非功而授则为滥。今边鄙屡警，未闻庙堂之谋有以折外侮，无名进秩，臣下何劝焉。”又论：“夏竦除枢密使，而竦阴交内侍刘从愿。使从愿内济狡谲，竦外专机务，奸党得计，人主之权去矣。”其言甚切。权盐铁判官，转兵部员外郎。时选诸路转运加按察使，邈与张昷之、王素首被选。邈加直史

馆，使京东。岁余，入为侍御史知杂事。未几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澶州，徙河北都转运使，又徙陕西，岁中，加刑部郎中、知延州，卒。

邈疏爽有治才，然性少检。在广州时，岁游刘王山，会宾友纵酒，而与闾里妇女，笑言无间。

论曰：庆历以来，任谏官、御史，名有风采，见推于时者，繇臻、京之辈，凡数十人，观其所陈，盖不虚得。及之论阉宦，真仁人之言，其最优乎！绚、中立、邈亦有美才，致位通显，然皆以酒失自累，故不能无贬焉。

列传第六十二

张昱之 魏瓘 弟琰 滕宗谅 刘越附 李防 赵湘
唐肃 子询 张述黄震 胡顺之 陈贯 子安石 范祥 子育
田京

张昱之字景山。父秘，自有传。昱之进士及第，补乐清尉，润州观察推官，校勘馆阁书籍，迁集贤校理，通判常州，知温州。蔡齐荐其材可用，擢提点淮南路刑狱。杨崇勋知亳州，恃恩为不法，诬蒙城知县王申罪，械送狱。昱之廉得冤状，乃出申，配奸吏若干人。徙广南东路转运使。夷人有犯，其酋长得自治而多惨酷，请一以汉法从事。权度支判官，为京西转运使，加直史馆，徙河北。被边诸州发卒斩西山木，卒逃入契丹者岁数百人，敌既利其所开地，又得亡卒，故不急。昱之戒斩伐毋得深入北地，卒亦不敢逃。

还，为盐铁副使，擢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按察使。保州、广信、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，号缘边都巡检司，亦曰策先锋，以知州、军为使，置副二人，分所领卒为三部，使援邻道。太祖尝用之有功，诏每出巡别给粮钱以优之。其后州将不复出，内侍为副，数出巡，部卒偏得廩赐，军中以为不均。通判保州石待举言于昱之，请合三部兵更出入，季一出即别给钱粮，余悉罢，仍请以武臣代内侍。时杨怀敏方任边事，尤不悦巡检司。云翼卒恶石待举，遂杀之以作乱。昱之自魏驰至城下，召诸将部分攻城，使人请怀敏曰：“不即来，当以军

法从事。”既至，又以兵自卫，显之曰：诸将方集，独敢以兵随，将欲反邪！”叱去卫者。城开，田况潜杀降兵数百人，显之预知其谋。除户部副使，既而坐前事夺职，知虢州。

王则反贝州，有言显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杀，使得逸去，今乃为则主谋，事平，无其人。会冀州人段得政诣阙，自言“尝为叔父屯田郎中晁隸免缘坐”，且言“晁以书属显之”，乃下御史按劾，虽不得书，犹夺三官，监鄂州税。知汉阳军，稍迁刑部郎中，复待制、知湖州，徙扬州。以光禄卿致仕，卒。显之喜吏事，所至有声。退居筑家庙，率子弟岁时奉祠。

魏瓘，字用之。父羽奏补秘书省校书郎、监广积仓，知开封府仓曹参军。持法精审，明吏事。上元起彩山，阙前张灯，与宦者护作，宦者挟气，视瓘年少，辄诛索侵扰。瓘密以闻，诏杖宦者遣之。

瓘门人魏纲上疏诋天书，流海岛，瓘亦坐是停官。复监邓州税、鄂州茶，以大理寺丞知衡山县，通判寿州，历知循、随、安州，提点广南西路刑狱。邕州獠户缘逋负没妇女为佣者一千余人，悉奏还其家。就除转运使。刘鋹时计口以税，虽舟居皆不免，至是而雷、化、钦、廉、高州犹未除，瓘为除之。减柳州无名役四百人。召权度支判官。寻以罪降知洪州，徙梓州路转运使，还知蔡州、潭州，为京西转运使，江、淮制置发运使，自主客郎中迁太常少卿，知广州。筑州城环五里，疏东江门，凿东西澳为水闸，以时启闭焉。拜右谏议大夫，再任临江军判官。

史沆性险谲，尝为瓘所劾免。会广州封送贡余椰子煎等饷京师，辄邀留之，飞奏指以为珍货，诏遣内侍发验无有，沆坐不实废，瓘亦降知鄂州。未逾年，复为陕西转运使，徙河北。以给事中知开封府，政事严明，吏民惮之。内东门索命妇车，

得赂遗掖庭物，付府验治，狱未上，内降释罪。谏官吴奎言法当执奏，而瓘不即奏行，请以废法论，降知越州。

侂智高寇广东、西，独广州城坚守不能下。于是论筑城功，迁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，复知广州，兼广东经略安抚使，给禁卒五千，听以便宜从事。属狄青已破贼，召还，纠察在京刑狱。议者请开六塔河，塞商胡北流，宰相主其说，命瓘按视，还奏以为不可塞。下溪州蛮彭士羲叛，将发兵讨除。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荆南。瓘以为“五溪之险，师行鸟道，诸将贪功生事，于国家何所利？”因条上三策，以招徕为上，守御为下，功取为失。不报。后卒如瓘议。徙澶州、滑州。又徙邓州，不行，请老，以吏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瓘所至整办，与人置对未尝屈。史沆、王逵以善讼名天下，瓘既废沆，又尝奏抵逵罪，专任机数，不称循吏。弟琰。

琰字子浩，以父恩授秘书省正字，为吏强敏，名齐于瓘。尝通判陈州，适岁饥，百姓相率强取人粟，坐死者甚众，琰曰：“此迫于穷饿，岂得已者。”坐其首黥之。历知寿、润、滁、安州。寿州盗杀寺童子，有司执僧笞服，琰悯其非罪，命脱械纵去，一府争以为不可，后数日得真盗。富人犯法当死而死狱中，琰曰：“是尝欺匿异籍孤弱者财，所以自毙，岂不可穷治尔，其吏受赇而为之谋乎？”后有告者如琰所料。累官司农卿、知福州，徙广州。以疾告，得知江宁府。晚昏眊，纵私人乱法，日笞扑无罪吏卒。监司劾奏，召判刑部，乃致仕，进卫尉卿，卒。

滕宗谅，字子京，河南人。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，其后仲淹称其才，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。改大理寺丞，知当涂、邵武二县，迁殿中丞，代还。会禁中火，诏劾火所从起，宗谅与秘书丞刘越皆上疏谏。宗谅曰：“伏见掖庭遗烬，延炽

宫阙，虽沿人事，实系天时。诏书亟下，引咎涤瑕，中外莫不感动。然而诏狱未释，鞫讯尚严，恐违上天垂戒之意，累两宫好生之德。且妇人柔弱，箠楚之下，何求不可，万一怀冤，足累和气。祥符中，宫掖火，先帝尝索其类置之法矣，若防患以刑而止，岂复有今日之虞哉。况变警之来，近在禁掖，诚愿修政以禳之，思患以防之。凡逮系者特从原免，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。”疏奏，仁宗为罢诏狱。时章献太后犹临朝，宗谅言国家以火德王，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，因请太后还政，而越亦上疏。太后崩，擢尝言还政者，越已卒，赠右司谏，而除宗谅左正言。

刘越者字子长，大名人。少孤贫，有学行，亦宗谅同年进士。尝知襄城、固始二县，有能名。既赠官，又官其一子，赐其家钱十万。

宗谅后迁左司谏，坐言宫禁事不实，降尚书祠部员外郎、知信州。与范讽雅相善，及讽贬，宗谅降监池州酒。久之，通判江宁府，徙知湖州。元昊反，除刑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、知泾州。葛怀敏军败于定州，诸郡震恐，宗谅顾城中兵少，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，又募勇敢，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，檄报旁郡使为备。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，时天阴晦十余日，人情忧沮，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；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，厚抚其孥，使各得所，于是边民稍安。

仲淹荐以自代，擢天章阁待制，徙庆州。上言：“朝廷既授范仲淹、韩琦四路马步军都总管、经略安抚招讨使，而诸路亦带招讨称号，非所宜。”诏罢之。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，及遣中使檢視，乃始至部，日以故事犒赆诸部属羌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。宗谅恐连逮者众，因焚其籍以灭姓名。仲淹时参知政事，力救之，止降一官，知虢州。御

史中丞王拱辰论奏不已，复徙岳州，稍迁苏州，卒。

宗谅尚气，倜傥自任，好施与，及卒，无余财。所莅州喜建学，而湖州最盛，学者倾江、淮间。有谏疏二十余篇。

李防，字智周，大名内黄人。举进士，为莫州军事推官。随曹彬入契丹，授忠武军节度推官。括磁、相二州逃户田，增租赋十余万。因请均定田税，又请县有破逃五十户者令佐降下考，百户殿三选，二百户停所居官，能招携者旌赏之。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通判潞州，迁秘书丞。体量二浙民饥，建言逃户田宜即召人耕种，使人不敢轻去畝亩，而官赋常在。又请京师置折中仓，听人入粟，以江、浙、荆湖物偿之。擢开封府推官，请与判官间三五日即府司军巡院察冤狱。出为陕路转运副使。先是沿江水递，岁役民丁甚众，颇废农作，防悉以城卒代之。会分川、陕为四路，徙防梓州路转运使，累迁尚书工部员外郎，为三司户部判官。

景德初，江南旱，诏与张知白分东、西路安抚。上言：“秦羲尝增江、淮、两浙、荆湖榷酤钱，民颇烦扰。江南以岁饥权罢，而淮南、荆湖未被德音。”诏悉罢之，仍诏羲等毋得复增榷酤之利。遂为江南转运。淮南旧不禁盐，制置司请禁盐而官自鬻之，使兵夫辇载江上，且多漂失之患。防请令商人入钱帛京师，或输刍粮西北边，而给以盐，则公私皆利，后采用之。徙知应天府，凿府西障口为斗门，泄汴水，淤旁田数百亩，民甚利之。又徙兴元府，入为三司盐铁判官，失举免官。后起通判河南府，徙知宿、延、亳三州，为利州路转运使，累迁兵部郎中、纠察刑狱，擢右谏议大夫、知永兴军，进给事中，复知延州，更耀、潞二州，卒。

防好建明利害，所至必有论奏，朝廷颇施行之。其精力过人。防在江南，晏殊以童子谒见，防命赋诗，使还荐之，后至

宰相。

赵湘，字巨源，华州人。进士甲科，历彰武、永兴、昭武三军节度推官，迁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新繁县。以吏最，命知商州，徙陇州、兴元府，再迁太常博士。上《补政忠言》十篇，召判宗正寺，赐白金二百两。久之，上书言：“元德李太后母育圣躬，请祔太宗庙室。”后用其说。册赵德明，假尚书礼部员外郎，为官告副使。

擢殿中侍御史，权判三司勾院，上言：“汉章帝以《月令》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，而无鞫狱断刑之政，遂定令毋以十一月、十二月报囚。今季冬诞圣之月而决大辟不废。愿诏有司，自仲冬留大辟弗决，俟孟春临轩阅视，情可矜恻者贷之，他论如法。”真宗曰：“此固善矣，然虑系囚益淹久，吏或因缘为奸尔。”湘又上书请封禅。未几，命管勾南宫北宅事。东封泰山，为东京留守推官，礼成，迁侍御史。升州火，命湘往致祠，兼问民疾苦。还言转运使刘炤弛职不按部，知洪州马景病不任事，皆罢黜之。

纠察刑狱，改尚书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湘又言：“旧制文武常参官日趋朝，并赴待漏院俟禁门辟，今则辰漏上始放外朝，故朝者多后时乃入。望敕正衙门主者察晚至，以惩其慢。若风雨寒暑托病不朝者罪之。”时帝亲制五箴以自儆，湘因言：“宗室风化所本，宜有以训厉，愿特制铭以赐南北邸。”帝悦，为制宗室座右铭，赐宁王元偓以下并及湘，且谕之曰：“卿宗姓也，故赐卿。”

祀汾阴，为考制度副使，请如《周官》置土训，录所过州县山川与俗好恶，日上奏御。兼判宗正寺。历三司户部、度支副使。祀太清宫，管勾留司三司事。为盐铁副使，再迁工部郎中、直昭文馆，出知河南府，徙河中府，为京西转运使。又徙

凤翔府、延州，迁太常少卿、知襄州。又知应天府，进右谏议大夫，复知河南，为集贤院学士，以疾徙虢州，卒。

唐肃，字叔元，杭州钱塘人。当钱俶时，始七岁，能诵《五经》，名闻其国中。后与孙何、丁谓、曹商游，学者慕之。举进士，调郟县主簿，徙泰州司理参军。有商人寓逆旅，而同宿者杀人亡去，商人夜闻人声，往视之，血沾商人衣，为捕吏所执，州趣狱具。肃探知其冤，持之，后数日得杀人者。后守雷有终就辟为观察推官。迁秘书省著作佐郎，历知闻喜、福昌县，通判陕州。召拜监察御史。或荐肃为群牧判官，真宗曰：“朕欲别用肃。”遂提点梓州路刑狱。迁殿中侍御史，入为三司户部判官，出知舒州。迁侍御史，为福建路转运使，判三司开拆司。再迁工部郎中、知洪州。寻为江南东路转运使，擢三司度支副使。奉使契丹，还，迁刑部。为龙图阁待制、登闻检院，知审刑院，卒。子询。

询字彦猷，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。天圣中，诏许天下士献文章，应诏者百数，有司第其善者，询数人而已，诏赐进士及第、知长兴县。

后以太常博士知归州，用翰林学士吴育荐为御史，未至，丧母。服除，育方参政事，宰相贾昌朝与询有亲嫌，育数与昌朝言，询用故事当罢御史，昌朝欲留询，不得已，以知庐州。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辞，而询独不用，比入见，中丞张方平乃奏留询，育争不能得，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。昌朝雅不善育，询希其旨上奏曰：“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、茂才异等科，汉、唐皆不常置。若天见灾异，政有阙失，则诏在位荐之，不可与进士同时设科。若因灾异，非时举擢，宜如汉故事，亲策当世要务，罢秘阁之试。”育亦奏言：“三代以来，取士之盛，莫如汉、唐。汉诏举贤良文学直言极谏之士，非有灾异而举。唐制

科之盛，固不专于灾异也。况灾异之出，或弥年所无，则此举奚设？或频岁而有，则于事太烦。令礼部进士数年一举，因以制科随之，则事与时宜。又从而更张之，使遗材绝望，非所以广贤路也。”仁宗是育言，诏礼部：“自今制科随进士贡举，其著为令。”时育由制科进，帝以为得人，故询力肆排诋，意在育不在制科也。

育弟妇故驸马都尉李遵勳妹，有六子而寡。询又奏育弟妇久寡不使更嫁，欲用此附李氏自进。后询终以故事罢御史，除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直史馆、知湖州，徙江西转运使。

会诏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六路转运司移文发运使如所属，询争以为不可，乃移福建路。还，为三司户部判官，又判磨勘司，出为江东转运使。上言：“执政纯取科名显者修起居注，非故事。”未几，起居注阙人，帝特用询，遂知制诰。以参知政事曾公亮亲嫌，出知苏州，徙杭、青二州，进翰林侍读学士，累迁右谏议大夫。召还，勾当三班院，判太常寺，进给事中，卒，赠礼部侍郎。有集三十卷。

询少刻励自修，已而不固所守，及知湖州，悦官妓取以为妾。好畜砚，客至辄出而玩之，有《砚录》三卷。子垞，附王安石为监察御史里行，自有传。

论曰：宋承平日久，吏多以严刻为治。显之辨冤狱，配奸吏；瓘奏还妇女为佣者若干人；琰吏事不下于瓘，脱械纵囚，审知奸弊，何其明且决也。宗谅、刘越以孤生立朝，请太后还政。越年不逮用，声名与宗谅同矣。防请罢榷酤，兴水利，湘廉问疾苦，按不称职者；肃明于狱讼：皆不多见也。然显之以杀降而夺官，瓘以能置对而兴谤，询傅会喜进，窃非其据，虽列侍从，君子所不与也。

张述，字绍明，遂州小溪人。举进士，调咸阳县主簿，改

大理寺丞，迁太常博士。皇祐中，仁宗未有嗣，述上书曰：“生民之命，系于宗庙社稷，而继嗣为之本。匹夫有百金之产，犹能定谋托后，事出于素，况有天下者哉。陛下承三圣之业，传之千万年，斯为孝矣。宗庙社稷未有托焉，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为陛下忧也。谓宜慎择宗亲才而贤者，异其礼秩，试以职务，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，则天下大幸。”至和元年，复上疏曰：“臣闻‘明两作离，大人以继明照四方’。离为日，君象也。二明相继故能久照，东升西没，昼夜迭运，数之常也。陛下御天下且三纪矣，是日之正中也，而未闻以继照为虑，臣窃疑之。历观前世或令出宫闈，或谋起閤寺，或奸臣首议，利幼主以专政，假后宫以盗权，安危之机发于顷刻。朝议恬然，曾不为计，此臣拳拳为陛下言也。”述前后七上疏，最后语尤激，仁宗终不以为罪。

述慷慨喜论事，历通判延州，知泗州，皆有政迹。后以尚书职方员外郎为江、浙、荆湖、福建、广南路提点坑冶铁钱事，行至万州，道病卒。

黄震，字伯起，建州浦城人。进士及第，累迁著作佐郎、通判遂州。尝给两川军士缗钱，诏至西川，而东川独不及，军士谋为变。震白主者曰：“朝廷岂忘东川邪？殆诏书稽留尔。”即开州帑给钱如西川，众乃定，明日诏至。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、提点湖北路刑狱，还，判三司磨勘司，擢江、淮发运使。

先是，李溥自三司小吏为发运使十余年，奸赃狼籍，丁谓党之，无敢言者。震将行，上书自陈，辞颇愤激，真宗知其意在溥也，谕之曰：“卿当与人和。”震对曰：“廉正公忠，臣职也。负陛下任使者，臣不敢与之和。”既至，发溥奸赃数十事，溥坐废；而震亦为溥讼，夺一官。罢，畏谓权，不敢自直，及谓贬，乃复官，知饶州，徙广东转运使。广南岁进异花数千

本，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，道路苦其烦扰，震奏罢之。震在真宗朝数论事，既卒，诏进其官一等。

胡顺之，字孝先，原州临泾人。登进士第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休宁县。民有汪姓者豪横，县不能制，岁租赋常不入，适以讼逮捕，不肯出。顺之曰：“令不行何以为政。”命积薪环而焚之，豪大骇，少长趋出，叩头伏辜，推其长械送州，致之法。为青州从事。高丽入贡，中贵人挟以为重，使州官旅拜于郊。顺之曰：“青，大镇也。在唐押新罗、渤海，奈何卑屈如此？”独不拜。大姓麻士瑶阴结贵侍，匿兵械，服用拟尚方，亲党仆使甚多，州县被陵蔑，莫敢发其奸。会士瑶杀兄子温裕，其母诉于州，众相视曰：“孰敢往捕者？”顺之持檄径去，尽得其党。有诏鞫问，士瑶论死，其子弟坐流放者百余人。改著作佐郎、知常熟县，迁秘书丞，分司南京。

仁宗即位，迁太常博士。天圣、明道间，再上宰相书，乞太后还政，宰相匿不以闻。太后崩，顺之附疾置自言，求其书，出宰相家。仁宗嘉其忠，特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。其后数论朝廷事，仲淹爱其才，然挟术尚权，喜纵横捭阖。以目失明废，州里皆惮焉。

陈贯，字仲通，其先相州安阳人，后葬其父河阳，因家焉。少倜傥，数上疏言边事。举进士，真宗识贯名，擢置高第。为临安县主簿，以秘书省著作佐郎为刑部详覆官，改秘书丞，为审刑院详议官，历知卫州、泾州。督察盗贼，禁戢不肖子弟，簿书筦库，赋租出入，皆自检核。尝谓僚属曰：“视县官物如己物，容有奸乎？”州人惮其严。擢利州路转运使。岁饥，出职田粟赈饥者，又帅富民令计口占粟，悉发其余。徙陕西，累迁尚书度支员外郎，入为三司盐铁判官。领河北转运使，请疏徐、鲍、曹、易四水，兴屯田。徙河东，历三司户部、盐铁副

使，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馆，知相州。还朝卒。

贯喜言兵，咸平中，大将杨琼、王荣丧师而归，贯上书曰：“前日不斩傅潜、张昭允，使琼辈畏死不畏法，请自今合战而奔者，主校皆斩；大将战死，裨校无伤而还，与奔军同。军衄城围，别部力足救而不至者，以逗留论。”真宗嘉纳之。又尝上《形势》、《选将》、《练兵论》三篇，大略言：

地有六害。今北边既失古北之险，然自威虏城东距海三百里，沮泽硗确，所谓天设地造，非敌所能轻入。由威虏西极狼山不百里，地广平，利驰突，此必争之地。凡争地之利，先居则佚，后起则劳，宜有以待之。

昔李汉超守瀛州，契丹不敢视关南尺寸地。今将帅大抵用恩泽进，虽谨重可信，卒与敌遇，方略何从而出邪？故敌势益张，兵折于外者二十年。

方国家收天下材勇以备禁旅，赖廩给赐予而已，恬于休息，久不识战，可以卫京师，不可以戍边境。请募土人隶本军，籍丁民为府兵，使北捍契丹，西捍夏人。敌之情伪，地势之险易，彼皆素知，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矣。

后以疾卒。著《兵略》，世颇称之。子安石。

安石字子坚，以荫锁厅及第。嘉祐中，为夔、峡转运判官。民蓄蛊毒杀人，捕诛其魁并得良药图，由是遇毒者得不死。提点陕西刑狱，摄帅鄜延，能用谍者，敌动静辄先闻。尝敕边民戒严，既而数万骑奄至，无所获而去，玺书嘉之。历使京西、河东、淮南、京东，知苏州、邠州、河中府。户部副使韩绛镇太原，议行盐法，与监司多不合，加安石集贤殿修撰，为河东都转运使，议始定。谓其僚曰：“兴事当有渐，急则扰。”乃出盐付民而俾之券，使随所得贸易，鬻毕而归券，私贩为减。进天章阁待制。

官军西征时，遣县令佐督饷，安石谓文吏畏怯，武人邀功，乃但取敢行者。申约束以防众溃，曰：“事不豫警，俟其犯而诛之，是罔民也。”王中正帅东师而西，报安石持四十日粮，而师驻白草平弥月。安石深念曰：“吾顿兵益久，而秦甲未至，倘不足于食，将以乏军兴罪我。”即擅发民再饷，乃以闻。李舜举劾其专，诏置狱于潞，安石自麟州会逮，俄而他路馈粮多不继，神宗察其无罪，赦之。

尚书省初建，召为户部侍郎。尝与右曹李定同奏事，帝目留之曰：“卿岂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？”对曰：“诏问臣，臣不敢不以实奏。”帝曰：“以实事君，朕所与也。”进吏部侍郎。选人将改京官，须次久，临当引对，率困于刑寺审问，或沮以微文，则一跌不复。安石则罢再问，以绝曩弊，遂为后法。出知永兴军、邓、襄、陈、郑州、河阳，至龙图阁直学士。绍圣元年卒，年八十一。

范祥，字晋公，邠州三水人。进士及第，自乾州推官稍迁殿中丞、通判镇戎军。元昊围城急，祥帅将士拒退之。请筑刘璠堡、定川砦，从之。历知庆、汝、华三州，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。祥晓达财利，建议变盐法，后人不敢易，稍加损益，人辄不便，语在《食货志》。提点本路刑狱，制置解盐，累迁度支员外郎，权转运副使。古渭砦距秦州三百里，道经哑儿峡，边城数请城之，朝廷以馈饷之艰不许。祥权领州事，骤请修筑，未报，辄自兴役。蕃部惊扰，青唐族羌攻破广吴岭堡，围哑儿峡砦，官军战死者千余人，坐削一官，知唐州。后复官，提举陕西缘边青、白盐，改制置解盐使，卒。

嘉祐中，包拯言：“祥通陕西盐法，行之十年，岁减榷货务使缗钱数百万，其劳可录。”官其子孙景郊社斋郎。熙宁中，平洮、岷、叠、宕、河州数千里，置郡县，以古渭为通远军。

权陕西转运副使张洸奏：“朝廷复洮、陇故地，自将帅至裨佐悉有功赏。臣见洮、渭父老言，皇祐中，转运使祥因熟羌数被寇掠，其部族愿输土置城以为守御，乃即古渭为砦。祥此举足以消沮边隙，可谓知攻守之利矣。兵出少挫，身黜谋废，臣窃悲之。冀推原旧功，少赐褒恤，使天下知祥死犹被恩，且舒祥忠义之气。”诏赠秘书，录一子未官者。子育。

育字巽之，举进士，为泾阳令。以养亲谒归，从张载学。有荐之者，召见，授崇文校书、监察御史里行。神宗喻之曰：“《书》称‘圣谗说殄行’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。”育请用《大学》诚意、正心以治天下国家，因荐载等数人。西夏入环庆，诏育行边，还言：“宝元、康定间，王师与夏人三大战而三北，今再举亦然。岂中国之大，不足以支夏人数郡乎？由不察彼己，妄举而骤用之尔。昨荔原之役，夏人声言：‘我自修垒，不与汉争。’三犯之，然后掩杀，虽追奔亦不至境。由是观之，其情大可见矣。”

又使河东，论韩絳筑啰兀二砦：“始调外郡稍远边城前后三十万夫，辽州最为穷僻，然犹上户配夫四百三十四，徕直计三千缗，下者十六人，其直十万。辇运所经二十二驿，宣抚司不先告期，转运使临时督办，致民皆破产，上下莫敢言。独辽守李宏能约民力所胜，而馈不失期，顾以诉其实，翻令鞫罪。愿贷被劾官吏，其刍粮在道者随所至受之，使已困之民咸蒙德泽。”神宗皆从之。坐劾李定亲丧匿服，罢御史，检正中书户房，固辞，乃知韩城县。

诏往鄜延议画地界，育言：“保疆不如持约，持约不如敦信。前日疆场尝严矣，一旦约败兵拏，斗者跌于前，耕者侵于后，是封沟不足恃也。使人左去而兵革右兴，金缯朝委而烽烟夕举，是持约不足恃也。今我见利而加兵，当讲好之后，复自

立界，不亦愧乎！”安南行营郭逵、赵高以兵十万伐交阯，行及长沙，病死相属，逵、高又不辑睦，育疏其不便，不从。久之，知河中府，加直集贤院，徙凤翔，以直龙图阁镇秦州。

元祐初，召为太常少卿，改光禄卿、枢密都承旨。刘安世暴其闺门不肃，出知熙州。时又议弃质孤、胜如两堡，育争之曰：“熙河以兰州为要塞，此两堡者兰州之蔽也。弃之则兰州危，兰州危则熙河有腰膂之忧矣。”又请城李诺平、汝遮川，曰：“此赵充国屯田古榆塞之地也。”不报。入为给事中、户部侍郎，卒。高宗绍兴中，采其抗论弃地及进筑之策，赠宝文阁学士。

田京，字简之，世居沧州，其后徙亳州鹿邑。举进士，调蜀州司法参军，自秦州观察推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，为大理寺详断官。

赵元昊反，侍读学士李仲容荐京知兵法，召试中书，擢通判镇戎军。夏守贇为陕西经略使，奏兼管勾随军粮料。入对，陈方略，赐五品服。寻为经略安抚判官。守贇既罢，以武略应运筹决胜科，及试秘阁，与他科偕试六论，京自以记诵非所长，引去。

又参夏竦军事。会遣翰林学士晁宗慝即军中问攻守孰便，众欲大举入讨，京曰：“夏人之不道久矣，未易破也。今欲驱不习之师，深入敌境，与之角胜负，此兵家所忌，师出必败。”或曰：“不如讲和。”京曰：“敌兵未尝挫，安肯降我哉？”未几，元昊使黄延德叩延州乞降，以奇兵出原、渭，败大将任福。夏竦素不悦京，坐是改通判庐州，徙知邵武军，提点河北路刑狱事。乃上言：“请择要官守沧、卫，凿西山石臼废道以限戎马，义勇聚教，复给粮，置卒守烽燧，用奇正法训兵，徙战马内地以息边费。”凡十余事，仁宗颇嘉纳之。

入为开封府判官，坐械囚送狱道死，出知蔡州，徙相、邢二州，复提点河北刑狱事。王则据恩州反，京缒城趣南关，入骁健营抚士卒。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应贼，京捕斩之乃定。贼遣其党崔象伪出降，京以其持妖言惑众，又斩以徇，由是营兵二十六指挥在外者皆慑服，不敢叛。州之南关，民众多如城中，得不陷贼，京有功焉。京督士攻城甚力，贼系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：“毋亟攻，城中将屠我辈矣。”京叱诸军益进攻，注矢仰射，杀其家四人。贼知京无所顾，乃牵妻子去，恩州平。以不能预察贼，降监郢州税。

先是，驻泊都监田斌亦以贼发不能捕，待罪兵间，及城破，从诸将入，以功迁宫苑副使，而京独被谪。御史言失察贼过轻，忘家为国义独重，不宜左迁，乃徙通判兖州。又徙知江阴军，知密州，历提点淮南刑狱事、京西转运使，累迁兵部员外郎、直史馆、知沧州转运使。

京能招辑流民，为之给田除税租，凡增户万七千，特迁工部郎中。然传者谓流民之数多不实，又强为人田非其所乐，侵民税地，仿古屯田法，其后法不成，所给种钱牛价，民多不偿，鞭笞督责，至累年不能平，公私皆患之。擢天章阁待制、陕西都转运使，改兵部郎中，复知沧州，拜右谏议大夫，卒。

京喜论议，然语繁而迂，颇通兵战、历算、杂家之术。为人尚气节，少时与常山董士廉、汾阴郭京相友善，俱以倜傥闻。著《天人流术》、《通儒子》十数书，又有奏议十卷。

论曰：人臣之职，当奋不顾身，而庸人怯夫于国事则噤喑而不言，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，如张述者其亦忠且果矣。黄震指李溥忤权臣，胡顺之击强宗，为众人所不敢为；陈贯论兵事，范祥画边计，皆一时隗士。妖盗窃发，京出孤力保城南，置妻孥之忧，先登示贼，其勇盖可壮也。

列传第六十三

周渭 梁鼎 范正辞 子讽 刘师道 王济 方偕 曹颖叔 刘元瑜 杨告赵及 刘湜 王彬 仲简

周渭，字得臣，昭州恭城人。幼孤，养于诸父。力学，工为诗。刘鋹据五岭，昭州皆其地也，政繁赋重，民不聊生。渭率乡人六百逾岭，将避地零陵。未至，贼起，断道绝粮，复还恭城，则庐舍煨烬，遂奔道州。为盗所袭，渭脱身北上。

建隆初，至京师，为薛居正所礼。上书言时务，召试，赐同进士出身，解褐白马主簿。县大吏犯法，渭即斩之。上奇其才，擢右赞善大夫。时魏帅符彦卿专恣，朝廷选常参官强干者莅其属邑，以渭知永济县。彦卿郊迎，渭揖于马上，就馆始与相见，略不降屈。县有盗伤人而逸，渭捕获，并暴虐匿者按诛之，不以送府。

乾德中，通判兴州。州领置口砦多戍兵，监军敖很，纵其下为暴，居人苦之。渭驰往谕以祸福，斩其军校，众皆慑服。诏书嘉奖，命兼本砦钤辖。开宝元年，凤州七房冶主吏盗隐官银，择渭往代。周岁，羨课数倍，赐绯鱼，又迁知棣州。殿直傅延翰为监军，谋作乱走契丹，为部下所告，渭擒之以闻；命械至阙下，鞫得实，斩于西市。渭在郡以简肃称，及还，吏民遮道泣留，俄诏赐钱百万。

太平兴国二年，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。初，渭之入中原，妻子留恭城。开宝三年，平广南，诏昭州访求，赐钱米存恤之。

及是，渭始还故里，乡人以为荣。渭奏去刘鋹时税算之繁者，重定田赋，兴学校。迁殿中丞。属有事交阯，主将逗挠无功。有二败卒擐甲先至邕州市，夺民钱，渭捕斩之。后至者悉令解甲以入，讫无敢犯。移书交阯，谕朝廷威信，将刻日再举。黎桓惧，即遣使入贡。就加监察御史，在岭南凡六年。徙知扬州，进殿中侍御史，改两浙东、西路转运使，入为盐铁判官。迁侍御史，历判户部、度支二勾院，出知亳州，赐金紫，俄换宋州。加职方员外郎，为益州转运使。坐从子违诏市马，黜为彰信军节度副使。咸平二年，真宗闻其清节，召还，将复用，诏下而卒，年七十七。上闵其贫不克葬，贖钱十万，以其子建中为乘氏主簿。

渭妻莫荃，贤妇人也。渭北走时，不暇与荃诀，二子孩幼，荃尚少，父母欲嫁之。荃泣誓曰：“渭非久困者，今违难远适，必能自奋。”于是亲蚕绩碓舂，以给朝夕，二子皆毕婚娶。凡二十六年，复见渭，时人异之。朱昂著《莫节妇传》纪其事。

梁鼎字凝正，益州华阳人。祖钺，仕蜀为剑门关使。父文献，乘氏令。鼎，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，解褐大理评事、知秭归县，再迁著作佐郎。端拱初，献《圣德徽号颂》万余言，试文，迁殿中丞、通判歙州，以能声闻，有诏嘉奖。徙知吉州，民有萧甲者，豪猾为民患，鼎暴其凶状，杖脊黥面徙远郡。太宗尤赏其强干，代还，赐绯鱼，旧例当给银宝瓶带，太宗特以犀带赐之，记其名于御屏。

淳化中，上言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。’此乃尧、舜氏所以得贤人治天下也。三代而下，典章尚存，两汉以还，沿革可见。至于唐室，此道尤精，有考功之司，明考课之令，下自簿尉，上至宰臣，皆岁计功过，较定优劣，故人思激励，绩效著闻。五代兵革相继，礼法陵夷，顾惟考课

之文，祇拘州县之辈，黜陟既异，名存实亡。且夫今之知州，即古之刺史，治状显著者，朝廷不知；方略蔑闻者，任用如故。大失劝惩之理，浸成苟且之风。是致水旱荐臻，狱讼填溢，欲望天下承平，岂可得也。伏惟陛下继二圣之丕图，为亿兆之司牧，念百官之未乂，思四海之未康，特诏有司，申明考绩之法，庶几官得其人，民受其赐矣。”

俄为开封府判官，迁太常博士、三司右计判官，又为总计判官，会复三部，换度支判官。至道初，鼎洎陈尧叟建议兴三白渠，及陈、许、邓、颖、蔡、宿、亳数州用水利垦田，事具《食货志》。迁都官员外郎、江南转运副使，就改起居舍人，徙陕西。二年，五将分道击李继迁，李继隆擅出赤柅路无功，还奏军储失期，鼎坐削三任。复为殿中丞，领职如故。以母老求郡，历知徐、密二州。真宗践位，复旧官。咸平四年，迁兵部员外郎、知制诰，赐金紫。时三司督逋负严急，有久被留系者，命鼎与薛映按籍详定，多所蠲免。逾月，拜右谏议大夫、度支使。

时西鄙未宁，建议陕西禁解池盐，所在官鬻，诏从之。以鼎为制置使，杨覃为转运使，张贺副之，又以内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盐事。议者多言：“边民旧食青盐，其价甚贱。洎禁青盐以困贼，令商贾入粟，运解盐于缘边，价直与蕃盐不相远，故蕃部赍盐至者，不能货鬻。今若禁解池盐，与内地同价，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，乃资盗粮也。”时刘综为陕西转运使，鼎奏罢之。综归朝，亦密陈其非便。鼎既行，即移文禁止盐商，所在约束乖当，延州刘廷伟、庆州郑惟吉皆不从规画。

又鼎奏运咸阳仓粟以实边，粟已陈腐，鼎即与民，俟秋收易新粟，朝廷闻而止之，上封章密陈其烦扰者甚众，鼎始谋多沮，遂令林特乘传与永兴张咏会鼎等同议可否，于是依旧通盐

商。鼎坐首议改作非是，诏罢度支使，守本官。未几，丁内艰，起复。景德初，知三班院、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，出知凤翔府。以居忧哭泣伤目，表求判西京留司御史台。三年，卒，年五十二，赐二子出身。

鼎伟姿貌，磊落尚气，有介节，居官峻厉，名称甚茂。好学，工篆、籀、八分。尝著《隐书》三卷，《史论》二十篇，《学古诗》五十篇。子申甫、吉甫。

范正辞，字直道，齐州人。父劳谦，获嘉令。正辞治《春秋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登第，调补安阳主簿。开宝中，判入等，迁国子监丞、知戎州，改著作佐郎。代还，治逋欠于淄州，转运使称其能，转左赞善大夫，就知淄州。太宗征河东，诸州部粮多不及期，正辞所部长山县吏张秀督民输，受钱二千，即杖杀之，郡中畏服。

太平兴国中，改殿中丞，通判棣、深二州，迁国子博士。御史中丞刘保勋奏充台直，会有言饶州多滞讼，选正辞知州事，至则宿系皆决遣之，胥吏坐淹狱停职者六十三人。会诏令料州兵送京师，有王兴者，怀土惮行，以刃故伤其足，正辞斩之。兴妻诣登闻上诉，太宗召见，正辞廷辨其事。正辞曰：“东南诸郡，饶实繁盛，人心易动。兴敢扇摇，苟失控驭，则臣无待罪之地矣。”上壮其敢断，特迁膳部员外郎，充江南转运副使，赐钱五十万。

饶州民甘绍者，积财钜万，为群盗所掠，州捕系十四人，狱具，当死。正辞按部至，引问之，囚皆泣下，察其非实，命徙他所讯鞫。既而民有告群盗所在者，正辞潜召监军王愿掩捕之。愿未至，盗遁去，正辞即单骑出郭二十里，追及之。贼控弦持矛来逼，正辞大呼，以鞭击之，中贼双目，执之。贼自刃不殊，余贼渡江散走，追之不获，旁得所弃赃。贼尚有余息，

正辞即载归，令医傅药，创既愈，按其奸状，伏法，而前十四人皆得释。

端拱二年，代归，与洛苑副使綦仁泽、西京作坊副使尹宗谔同监折中仓。先是，令商人输米豆而以茶盐酬其直，谓之“折中”，复有言其弊，罢之，至是复置焉。迁仓部员外郎，同知幕府州县官考课，改判刑部，历户部、盐铁二判官，迁考功员外郎，通判定、扬、杭三州。真宗即位，迁膳部郎中，召判三司勾院，俄复为盐铁判官。咸平二年，出为河东转运使。三年，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。

时李昌龄自忠武行军起知梓州，董俨知寿州，王德裔、杨缜皆任转运使，后失官宰畿邑。正辞上言：“昌龄辈贪墨著闻，愿陛下罢其民政。”诏追还俨敕，余悉代之。又言：“治民之官，牧宰为急。”举吴奋等五人堪任大郡，复请令奋等各举知县、县令，从之。坐鞫任懿狱，贬滁州团练副使。会赦，复为仓部考功员外郎、通判郢州，知淮阳军，复膳部郎中，以年老，求监兖州商税。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，年七十五。子识、讽，并进士及第。

讽字补之，以荫补将作监主簿，献《东封赋》，迁太常寺奉礼郎。又献所为文，召试入等，出知平阴县。会河决王陵埽，水去而土肥，失阡陌，田讼不能决，讽分别疆畔，著为券，民持去不复争。讽辨数激昂，喜为名声，然亦操持在己，吏不敢欺。为县存视贫弱，至豪猾大家，峻法治之。

举进士第，迁大理评事、通判淄州。岁旱蝗，他谷皆不立，民以蝗不食菽，犹可艺，而患无种，讽行县至邹平，发官廩贷民。县令争不可，讽曰：“有责，令无预也。”即出货三万斛；比秋，民皆先期而输。徙知梁山军，以母老不行，得通判郢州。时知州李迪贬衡州副使，宰相丁谓戒使者持诏书促上道，讽辄

留迪数日，为治装祖行。诏塞决河，州募民入刍犍，而城邑与农户等，讽曰：“贫富不同而轻重相若，农民必大困。且诏书使度民力，今则均取之，此有司误也。也。”即改符，使富人输三之二，因请下诸州以郟为率，朝廷从其言。

徙知广济军，民避水堤居，凡给徭于官者，讽悉纵使护其家，奏除其租赋。累迁太常博士，以疾监舒州灵仙观。尚御药张怀德至观斋祠，讽颇要结之，怀德荐于章献太后，遂召还。问所欲言，对曰：“今权臣骄悍，将不可制。”盖指曹利用也。利用贬，拜右司谏、三司度支判官。百官转对，敕近臣阅视其可行者，类次以闻。讽奏曰：“非上亲览决可否，则谁肯为陛下极言者。”玉清昭应宫灾，下有司治火所起，讽曰：“此天之戒告，乃复置狱以穷治之，非所以应天也。”狱由是得解。议者疑复修，讽上书谏：“山木已尽，人力已竭，宫必不成。臣知朝廷亦不为此，其如疑天下何。宜诏示四方，使明知之。”于是下诏罢修。改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

钱惟演自许州来朝，图相位，讽奏：“惟演尝为枢密使，以皇太后姻属罢之，示天下以不私，固不可复用。”遂以惟演守河南。使契丹，道过幽州北，见原野平旷，慨然曰：“此为战地，不亦信哉。”辽人相目不敢对。擢天章阁待制、知审刑院，出知青州，再迁户部郎中。时山东饥，宰相王曾，青人，家积粟多，讽发取数千斛济饥民，因请遣使安抚京东。入为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又请益漕江、淮米百万，自河阳、河阴东下以赈贷之。钱惟演倡议献、懿二太后宜祔真宗庙室，讽弹奏之；及言其在太后时权宠甚盛，且与后族连姻，请细去。仁宗不听，讽袖告身以对曰：“陛下不听臣言，臣今奉使山陵，而惟演守河南，臣早暮忧刺客。愿纳此，不敢复为御史中丞矣。”帝不得已可之，讽乃趋出，遂贬惟演随州。

陈尧佐罢参知政事，有王文吉者，告尧佐谋反，仁宗遣中官讯问，复以属讽。夜中被旨究诘，旦得其诬状奏之。时上章懿皇后谥，宰相张士逊、枢密使杨崇勋日中不赴慰班，讽弹士逊与崇勋，俱罢。讽尝侍对，帝语及郭后亡子。讽言亡子大义当废，阴合帝旨，以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。时狄棐为直学士已久，讽盛气凌棐，宰相李迪右之，遂特诏班棐上，论者非之。寻转阁学士，又疾免三司使，改翰林侍读学士、管勾祥源观。徙会灵观，复改阁学士、给事中、知兖州。

既至郡，而庞籍为广南东路转运使，未行，上言：“向为侍御史，尝奏弹讽以三司使曲为左藏监库吴守则奏课迁官。尚美人同父弟娶守则女，讽以银鞍勒遗守则相结纳。既出兖州，乃给言贫，假翰林白金器数千两自随，而增产于齐州，市官田亏平估。”置狱于南京劾之，讽坐方听旨擅驰驿还兖州，当赎。籍所奏有不实，当免官。宰相吕夷简嫉讽诡激，特贬讽武昌军节度行军司马；贷籍，止降官知临江军。由是宰相李迪等坐亲善讽皆斥。

岁中徙保信军，听居舒州持母丧，又许归齐州。日饮酒自纵，为时所讥。服除，改将作少监、知淮阳军，迁光禄卿、知陕州，道改潞州。入见帝言：“元昊不可击，独以兵守要害，捍侵掠，久当自服。倘内修百度，躬节俭，如祖宗故事，则疆事不足忧。”复给事中，卒。

讽尝建议朝廷当差择能臣，留以代大臣之不称职者。大臣闻而恶之。又数短参知政事王随于帝前，因奏：“外人谓臣逐随将取其位，愿先出臣，为陛下引奸邪去，而朝廷清矣。”又尝与张士逊议事不合，讽曰：“世谓大事未易可议，小事不足为，所为终何事邪？”及为庞籍讼，人谓大臣阴讽籍焉。

讽类旷达，然捭阖图进，不守名检，所与游者辄慕其所为，

时号“东州逸党”。山东人颜太初作《逸党诗》刺之，而姜潜者又尝贻书以疏其过云。

子宽之，终尚书刑部郎中、知濠州。

刘师道，字损之，一字宗圣，开封东明人。父泽，右补阙。师道，雍熙二年举进士，初命和州防御推官，历保宁、镇海二镇从事，凡十年。王化基、吕祐之、乐史荐于朝，擢著作佐郎，才一月，会考课，又迁殿中丞，出知彭州，就加监察御史。转运使刘锡、马襄上其治迹，召归。会蒲洛之败，奉诏劾白守荣辈，狱成，太宗奖其勤，面赐绯鱼。

川陕豪民多旁户，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，使之如奴隶，家或数十户，凡租调庸敛，悉佃客承之。时有言李顺之乱，皆旁户鸠集，请择旁户为三耆长迭主之，畴岁劳则授以官，诏师道使两川议其事。师道以为迭使主领则争忿滋多，署以名级又重增扰害，廷奏非便，卒罢之。改祠部员外郎，出为京东转运使。真宗嗣位，进秩度支。咸平初，范正辞荐其材堪长民，徙知润州。三年，改淮南转运副使兼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发运使。四年，以漕事入奏，特迁司封，俄为正使，改工部郎中，代查道为三司度支副使。七月，擢枢密直学士，掌三班。俄擢权三司使，从幸澶渊，判随驾三司，充都转运使。

师道弟几道，举进士礼部奏名，将廷试，近制悉糊名较等，陈尧咨当为考官，教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号。几道既擢第，事泄，诏落其籍，永不预举。师道固求辨理，诏曹利用、边肃、阎承翰诣御史府推治之。坐论奏诬罔，责为忠武军行军司马，尧咨免所居官，为郢州团练副使。二年，以郊祀恩，起为工部郎中、知复州，换秀州。

大中祥符二年，以兵部郎中知潭州，迁太常少卿。师道敏于吏事，所至有声，吏民畏爱。长沙当湖、岭都会，剖烦析滞，

案无留事。岁满，复加枢密直学士，换左司郎中，留一任。七年，李应机代还。应机未至郡，六月，师道暴病卒，年五十四，录几道为试秘书省校书郎。

师道性慷慨尚气，善谈世务，与人交敦笃。工为诗，多与杨亿辈酬唱，当时称之。

王济，字巨川。其先真定人，祖卿，有祠辨，赵王熔召置幕府。熔政衰，卿惧祸，避地深州饶阳，遂为县人。父恕，后唐时童子及第，开宝中，知秀州。会盗起，城陷，为盗所杀，将并害济。济伏枢号恸，谓贼曰：“吾父已死，吾安用生为，但恨力不能杀汝，以报父仇尔！”贼义之，舍去。济携父骨匿山谷间。既而官军大集，济脱身谒其帅朱乙，陈讨贼之计。乙嘉之，遗以束帛，奏假驿置遣归。

先是，济母终于岳阳，权窆佛舍。至是，乃并护二丧还饶阳。州将以闻，太祖召见，以其尚少，且俾就学。雍熙中，上书自陈死事之孤，得试学士院，补龙溪主簿。时调福建输鹤翎为箭羽。鹤非常有物，有司督责急，一羽至直数百钱，民甚苦之。济谕民取鹤翎代输，仍驿奏其事，因诏旁郡悉如济所陈。县有陂塘数百顷，为乡豪斡其利，会岁旱，济悉导之，分溉民田。汀州以银冶构讼，十年不决，逮系数百人，转运使使济鞠之，才七日情得，止坐数人。

再调胙城尉，徙临河主簿。转运使王嗣宗被诏举法官，以济名闻。迁光禄寺丞、权大理丞，改刑部详覆官、通判镇州。牧守多勋旧武臣，倨贵陵下，济未尝挠屈。戍卒颇恣暴不法，夜或焚民舍为盗。一夕，报有火，济部壮士数十潜往侦伺，果得数辈并所盗物，即斩之。驰奏其事，太宗大悦。都校孙进使酒无赖，殴折人齿，济不俟奏，杖脊送阙下，繇是军城畏肃。就迁太子中舍，诏书奖劳。召判登闻鼓院，拜监察御史。上疏

陈统天下之术、节民物之道，大者有十：择左右，别贤愚，正名器，去冗食，加奉禄，谨政教，选良将，分兵戍，修民事，开仕进。其言切于时，词多不载。

咸平初，济以刑纲尚繁，建议请删定制敕，乃命张齐贤领其事，济预焉。《刑统》旧条：持仗行劫，不以赃有无，悉抵死。齐贤议货不得财者，济曰：“刑，期于无刑。以死惧之，尚不畏，况缓其死乎？”因与齐贤廷争数四。济词气甚厉，目齐贤为腐儒。然卒从齐贤议，人以济为刻。改盐铁判官。

车驾巡师大名，调丁夫十五万修黄、汴河，济以为劳民，诏济驰往经度，还奏省十六七。齐贤时为相，以河决为忧。因对，并召济见，齐贤请令济署状保河不决，济曰：“河决亦阴阳灾沴，宰相苟能和阴阳，弭灾沴，为国家致太平，河之不决，臣亦可保。”齐贤曰：“若是，则今非太平邪？”济曰：“北有契丹，西有继迁，两河、关右岁被侵扰。以陛下神武英略，苟用得其人，可以驯致，今则未也。”上动容，独留济问边事。济曰：“陛下承二圣之基，拥百万之众，蠢兹丑虏，敢尔凭陵，盖谋谩当国之人未有如昔之比。臣谓国家所恃，独一洪河耳！此诚急贤之秋；不然，臣惧敌人将饮马于河渚矣。”又著《备边策》十五条以献。

三年，选官判大理寺，上曰：“法寺宜择当官不回者，苟非其人，或有冤滥，即感伤和气。王济近数言事，似有操持，可试之。”遂令济权判大理寺事。福津尉刘莹集僧舍，屠狗群饮，杖一伶官致死，济论以大辟，遇赦从流。时王钦若知审刑，与济素不相得，又以济尝忤齐贤，乃奏莹当以德音原释。齐贤、王钦若议济坐故入，停官。逾年，复为监察御史、通判河南府。

景德初，徙知河中府。契丹南侵，上幸澶渊，诏缘河断桥，梁，毁船舫，稽缓者论以军法。济曰：“陕西有关防隔阂，触

舳远属，军储数万，一旦沉之，可惜；又动摇民心。”因密奏寝其事，上深嘉叹，遣使褒谕。未几，召拜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三年，判司农寺。时周伯星见，济乘间言曰：“昔唐太宗以丰年为上瑞。臣愿陛下日慎一日，居安虑危，则天下幸甚。”受诏与刘综改定茶法，颇易旧制，由是忤丁谓、林特、刘承规辈，因与钦若迭诋訾之。

四年，拜本曹郎中，出知杭州。上面加慰谕，仍戒以朝廷阙失许密上言。迁刑部郎中。郡城西有钱塘湖，溉田千余顷，岁久湮塞。济命工浚治，增置斗门，以备溃溢之患，仍以白居易旧记刻石湖侧，民颇利之。睦州有狂僧突人州廡，出妖言，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其实，斩之，上嘉其能断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徙知洪州，兼江南西路安抚使。属岁旱民饥，躬督官吏为糜粥，日亲尝而给之；录饥民为州兵，全活甚众。是岁卒，年五十九，遗奏大旨以进贤退谏佞、罢土木不急之费为言。

济颇涉经史，好读《左氏春秋》，性刚直，无所畏避。少时，深州刺史念金锁一见器之，且托后于济。金锁没，济抚其孤，授置禄仕。素与内臣裴愈有隙，愈坐事，上怒甚，命宪府鞠之，济适知杂事，力为辨理，遂获轻典。子孝杰，国子博士。

论曰：渭有清节，临事多从便文。鼎好规画。师道喜论世务。正辞按贪吏，辨冤狱。济议论挺特，无所畏避。五臣者，仕不过监司、郡守，而名称甚茂，可尚哉。

方偕，字齐古，兴化莆田人。年二十，及进士第，为温州军事推官。岁饥，民欲隶军就廩食，州不敢擅募。偕乃诣提点刑狱吕夷简曰：“民迫流亡，不早募之，将聚而为盗矣。”夷简从之，籍为军者七千人。后迁汀州判官，权知建安县。县产茶，每岁先社日，调民数千鼓噪山旁，以达阳气。偕以为害农，奏罢之。

迁秘书省著作佐郎，历知福清、资阳县。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，为御史台推直官。澧州逃卒佣民家自给，一日，诬告民事摩驼神，岁杀十二人以祭。州逮其族三百人系狱，久不决。偕被诏就劾，令卒疏所杀主名，按验皆亡状，事遂辨，卒以诬告论死。知杂事庞籍荐为御史里行，再迁侍御史。南京鸿庆宫灾，偕引汉罢原庙故事，请勿复修。

元昊寇塞门，鄜延副总管赵振逗挠不出救，诏偕往按之，法当斩。偕奏：“兵寡不敌，苟出以饵贼，无益也。”振由是得不死。为开封府判官、江南安抚。三司岁出乳香、绵绮下州郡配民，偕奏罢之。更盐铁判官，迁兵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事，言：“以罪谪监当者，监司勿得差权亲民官。”判大理寺，改度支副使，擢天章阁待制、江淮制置发运使、知杭州，迁刑部郎中。

偕以吏事进，治杭州有能声。喜饮酒，至酣宴无节。数月，暴中风，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，迁光禄卿，卒。

曹颖叔，字秀之，亳州谯人。初名熙，尝梦之官府，见颖叔名，遂更名颖叔。进士及第，历威胜军判官、渭州军事推官。御史中丞蔡齐荐为台主簿，改大理寺丞。韩亿知亳州，辟金书节度判官事，通判仪州。韩琦、文彦博荐其才，徙夔州路转运判官。夔、峡尚淫祠，人有疾，不事医而专事神，颖叔悉禁绝之，乃教以医药。提点陕西路刑狱，夏人纳款，诏与户部副使夏安期、转运使柳灏减戍卒吏员之冗者。为开封府判官，时御史宋禧鞫卫士狱于内侍省，禧不能辨，及狱具，内侍使禧自为牒，颖叔言禧为制使辱命，请置之法。元昊死，为夏国祭奠使。除直史馆、知凤翔府，徙益州路转运使，权度支副使。

侂智高寇岭南，朝议以闽中久弛兵备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福州。累迁右司郎中，为陕西都转运使。自庆历铸大铁钱行陕

西，民盗铸不已，三司上榷铁之议。颖叔曰：“铁钱轻而货重，不可久行，况官自榷铁乎？请罢铸诸郡铁钱，以三铁钱当铜钱之一。”从之。两川和买绢给陕西兵，而蜀人苦于烦敛，颖叔为岁出本路缙钱五十万，以易军衣之余者，两川之民始无扰焉。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永兴军；然年老，渐昏耄，事颇壅积，人或嘲诮之，卒于官。

刘元瑜字君玉，河南人。进士及第，补舞阳县主簿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雍丘县，通判隰、并二州，知郢州。以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，上言：“考课之法，自朝廷至员外郎、郎中、少卿，须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迁，故浮薄辈日趋权门，非所以养廉耻也。”诏罢之。

提举河北便余。会永宁云翼军士谋为变，吏穷捕，党与谋劫囚以反，百姓窃知多逃避。元瑜驰至，斩为首者，其余皆释去不问。历京西、河东转运使，迁右司谏。劾奏“集贤校理陆经谪官在河南日，杖死争田寡妇，且贷民镪，监司列荐其才，投托权要，遂复馆职，请重置於法，并坐保荐者。”诏属吏，遂窜经袁州。

又疏“李用和、曹琮、李昭亮不可典军；梁适不当翰林学士；范仲淹以非罪贬，既复天章阁待制，宜在左右；尹洙、余靖、欧阳修皆以朋党斥逐。此小人恶直丑正者也。”既而与靖等相失，反言：“前除夏竦为枢密使，谏臣数人摭其旧过，召至都门而罢之。自此以进退大臣为己任，激讦阴私为忠直，荐延轻薄，列之馆阁，以唱和为朋比。近除两府，出自圣断，独党人以进用不出于己，议论纷然，臣恐复被疏罢矣。前日孙甫荐叶清臣，毁丁度，效此也。”因论：“靖知制诰不宜兼领谏职，且奉使契丹，对契丹主，效六国语，辱国命，请加罪。”修、靖深恶之，繇是论者以元瑜为奸邪。

后除三司盐钱副使，以天章阁待制知潭州。徭人数为寇，元瑜使州人杨谓入梅山，说酋长四百余人出听命，因厚犒之，籍以为民，凡千二百户。徙桂州，固辞，降邓州。坐在潭州擅补画工易元吉为画助教，降知随州。又失保任，改信州，徙襄州。富人子张锐少孤弱，同里车氏规取其财，乃取锐父弃妾他姓子养之。比长，使自诉，阴赅吏为助，州断使归张氏，锐莫敢辨。既同居逾年，车即导令求析居。元瑜察知，穷治得奸状，黥车窜之，人伏其明，历河中府，以左谏议大夫知青州，卒。

元瑜性贪，至窃贩禁物，亲与小人争权，时论鄙之。

杨告字道之，其先汉州绵竹人。父允恭，西京左藏库使，数任事有功。既死，赐告同学究出身，调庐江尉。时张景笞吏死而吏捕急，逃归告，惧告不见纳，告曰：“君勿忧也，吾死生以之。”景卒免。改丰城主簿，邑有贼杀人，投尸于江，人知主名，而畏不敢言，告闻，亲往擒贼。有言贼欲报怨者，告不为动。既而果乘夜欲刺告，告又捕得，致於法，境内肃然。

再调南剑州判官，知南安、六合、钱塘、宁国县，改大理寺丞、通判江宁州。盗杀商人，凿舟沉尸江中。有被诬告者笞服，狱具，告疑其无状，后数日，果得真盗。徙知池州，累迁尚书司封员外郎、开封府推官、开拆司。为赵元昊旌节官告使，元昊专席自尊大，告徙坐即宾位，莫之屈也。除京西转运副使。属部岁饥，所至发公廩，又募富室出粟赈之。民伐桑易粟，不能售，告命高其估以给酒，官民获济者甚众。以疾，权管勾西京留台。顷之，判三司凭由、理欠司，为淮南转运使，徙制置发运使，除三司户部副使，更度支，安抚河东，改盐铁副使。历祠部、度支、司封郎中，以少府监复为制置发运使。拜右谏议大夫、知郑州，徙江宁府、寿州。

告晓法令，颇知财利，而不务苛刻，时号能吏，然喜事权

贵以要进。一子，力学有文，数为近臣荐，召试，赐同进士出身，未几卒。告悲伤之，寻卒。

赵及，字希之，其先幽州良乡人。父的，事契丹为蔚州灵丘令，雍熙中，王师北征，乃归，授偃师令，因家焉。及举进士，为慈州军事推官，徙广信军判官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魏县，徙九陇，以母老监叶县税，历黄河、御河催纲，通判青州、大名府，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，被举为殿中侍御史、权宗正丞。诏劾夏守恩狱，内侍岑守中用贿挠法，及劾正其罪。迁侍御史，夏守赉经略西鄙还，及言其无功，不可复枢府。又疏罢郭承祐团练使。

未几，请知怀州，徙徐州，还为三司户部判官，迁兵部员外郎、京东转运按察使。知莱州张周物贪暴，及劾奏，贬周物岭外。擢兼侍御史知杂事，数论时政，权判吏部流内铨。初，铨吏匿员阙，与选人为市，及奏阙至即榜之，吏部榜阙自及始。迁户部副使，以疾，改刑部郎中、直昭文馆、知卫州，召为盐铁副使。又以疾，请知汝州，岁余，复召为副使，不赴。徙知河中府，特拜天章阁待制、右司郎中。祀明堂，迁右谏议大夫。还判大理寺、流内铨。出知徐州，疾甚，求解近职，还州事，乃以本官管勾南京留司御史台，未赴，卒。

及和厚谦退，内行尤笃，所治有声，民吏爱之。

刘湜，字子正，徐州彭城人。举进士，为澶州观察推官，再调湖南节度推官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益都县，徙阴平。再迁太常博士、通判剑州。审阆州狱，活死囚七人。王尧臣安抚陕西，荐之，擢知耀州。富平有盗掠人子女者，既就擒，阳死，伺间逸去；捕得，复阳死，守者以报，湜趣焚其尸。拜监察御史，王德用自随州诏还，近臣言其有反相，湜保右之。历开封府推官、三司盐铁判官，迁殿中侍御史。上言：“转运使

掎摭郡县，苛束官吏，人不得聘其材，宜稍宽假，不为改者绳治之。”诏诣渭州劾尹洙私用公使钱，颇傅致重法，以故洙坐废。还，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同判吏部流内铨，除盐铁副使。议者谓湜探宰相意，深致洙罪，故得优擢焉。

明年，宴紫宸殿，副使当坐殿东庑，湜不即坐，趣出。阁门奏之，坐谪知沂州，徙兖州。又坐沂州误出囚死罪，降知海州。起为河东转运使，迁户部员外郎，复为盐铁副使兼领河渠事。汴水绝，凿河阴新渠，通漕运如故。会江南饥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江宁府，奏运苏州米五十万斛，以贷饥民。除户部郎中、知广州。侂智高初平，湜练士兵，葺械器，作铁锁断江路。有盗据山，敕贷罪招之，不肯降。湜知并山民资之食，即徙民绝饷，盗困蹙乞降，民安之。居二年，母老求内徙，遂徙徐州。湜喜曰：“昔布衣随计，今以侍从官三品复典乡郡，过始望矣。”又以左司郎中知郢州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庆州。

湜少贱，母更嫁营卒，既登第，具袍笏趋卒舍迎母，里人观叹。然嗜酒，持法少恕，改知密州，以病卒。

王彬，光州固始人。祖彦英，父仁侃，从其族人潮入闽。潮有闽士，彦英颇用事，潮恶其逼，阴欲图之。彦英觉之，挈家浮海奔新罗。新罗长爱其材，用之，父子相继执国政。

彬年十八，以宾贡入太学。淳化三年，进士及第，历雍丘尉。皇城司阴遣人下畿县刺史，多厉民，令佐至与为宾主。彬至，捕鞫之，得所受赂，致之法，自是诏亲事官毋得出都城。易右班殿直，辞不受。后以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筠州，历知抚州。抚州民李甲、饶英恃财武断乡曲，县莫能制。甲从子詈县令，人告甲语斥乘舆。彬按治之，索其家得所藏兵械，又得服器有龙凤饰，甲坐大逆弃市。并按英尝强取人孥，配岭南，州里肃然。

擢提点荆湖南路刑狱，徙知潭州，入判三司户部勾院，出为京西转运使，徙河北。部吏马崇正倚章献太后姻家豪横不法，彬发其奸赃，下吏。忤太后意，徙京东，又徙河东、陕西。复为三司盐铁判官，判都理欠、凭由司，累迁太常少卿，卒。

仲简字畏之，扬州江都人。以贫，佣书杨亿门下，亿教以诗赋，遂举进士。历通判郑州、河南府推官。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芜湖县，通判楚州，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。改侍御史、安抚京东，迁知真州，入为三司度支判官。经制陕西粮草，就迁兵部员外郎、直史馆、知陕州。徙江东转运使，除侍御史知杂事，为三司盐铁副使、工部郎中。奉使陕西，多任喜怒，以马箠击军士流血，仁宗面诘之，不能对，出为河东转运使。

逾年，复为盐铁副使，再迁兵部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广州。侂智高犯邕州，沿江而下，人告急，简辄囚之，仍榜于道，敢妄言惑众者斩，以是人不复为避贼计。比智高至，始令民入城，民争道，竞以金帛遗闾者，相蹂践至死者甚多，其不得入者，皆附贼。贼既去，以其能守城，徙知荆南。既而言者论之，遂落职，又降刑部郎中、知筠州。复为兵部郎中，徙洪州，卒。

论曰：士抱一艺者，思奋励以功名自效，况其设施见于政事者乎？方偕、曹颖叔、杨告、赵及、王彬之流皆文吏，能推恩行利，划烦去蠹，其治不下古人。刘元瑜、刘湜辈亦不减此数人，然而元瑜讥诋余靖，湜文致尹洙，公议所不与也。仲简小才，所谓斗筭之器也，何足道哉！

列传第六十四

杨亿 弟伟 从子纁 晁迥 子宗慤 刘筠 薛映

杨亿，字大年，建州浦城人。祖文逸，南唐玉山令。亿将生，文逸梦一道士，自称怀玉山人来谒。未几，亿生，有毛被体，长尺余，经月乃落。能言，母以小经口授，随即成诵。七岁，能属文，对客谈论，有老成风。雍熙初，年十一，太宗闻其名，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，送阙下。连三日得对，试诗赋五篇，下笔立成。太宗深加赏异，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书，又赋诗一章，宰相惊其俊异，削章为贺。翌日，下制曰：“汝方髫髻，不由师训，精爽神助，文字生知。越景绝尘，一日千里，予有望于汝也。”即授秘书省正字，特赐袍笏。俄丁外艰，服除，会从祖徽之知许州，亿往依焉。务学，昼夜不息，徽之间与语，叹曰：“兴吾门者在汝矣。”

淳化中，诣阙献文，改太常寺奉礼郎，仍令读书秘阁。献《二京赋》，命试翰林，赐进士第，迁光禄寺丞。属后苑赏花曲宴，太宗召命赋诗于坐侧；又上《金明池颂》，太宗诵其警句于宰相。明年三月，苑中曲宴，亿复以诗献。太宗讶有司不时召，宰相言：“旧制，未贴职者不预。”即以亿直集贤院。表求归乡里，赐钱十五万。至道初，太宗亲制九弦琴、五弦阮，文士奏颂者众，独称亿为优，赐绯鱼。二年春，迁著作佐郎，帝知其贫，屡有沾赆，尝命为越王生辰使。时公卿表疏，多假

文于亿，名称益著。

真宗在京府，徽之为首僚，邸中书疏，悉亿草定。即位初，超拜左正言。诏钱若水修《太宗实录》，奏亿参预，凡八十卷，而亿独草五十六卷。书成，乞外补就养，知处州。真宗称其才长于史学，留不遣，固请，乃许之任。郡人周启明笃学有文，深加礼待。召还，拜左司谏、知制诰，赐金紫。

咸平中，西鄙未宁，诏近臣议灵州弃守之事。亿上疏曰：臣尝读史，见汉武北筑朔方之郡，平津侯谏，以为罢敝中国，以奉无用之地，愿罢之。上使辩士朱买臣等发十策以难平津，平津不能对。臣以为平津为贤相，非不能折买臣之舌，盖所以将顺人君之意尔。旧称朔方，地在要荒之外，声教不及。元朔中，大将军卫青奋兵掠地，列置郡县。今灵州盖朔方之故墟，僻介西鄙，数百里间无有水草，烽火亭障不相望。当其道路不壅，饕餮无虞，犹足以张大国之威声，为中原之扞蔽。自边境屡惊，凶党猖炽，爵赏之而不恭，讨罚之而无获。自曹光实、白守荣、马绍忠及王荣之败，资粮靡屦，所失至多，将士丁夫，相枕而死。以至募商人输帛入谷，偿价数倍；孤壤筑城，边民绎骚，国帑匱乏，不能制边人之命，及济灵武之急。数年之间，凶党逾盛。灵武危堞，岿然仅存，河外五城，继闻陷没。但坚壁清野，坐食糗粮，闭垒枕戈，苟度朝夕，未尝出一兵驰一骑，敢与之角。此灵武之存无益，明矣。平津所言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，正今日谓也。

臣以为存有大害，弃有大利，国家輓粟之劳，士卒流离之苦，悉皆免焉。尧、舜、禹，圣之盛者也，地不过数千里，而明德格天，四门穆穆。武丁、成王，商、周之明主也，然地东不过江、黄，西不过氐、羌，南不过蛮荆，北不过太原，而颂声并作，号为至治。及秦、汉穷兵拓土，肝脑涂地，校其功德，

岂可同年而语哉！昔西汉贾捐之建议弃朱崖，当时公卿，亦有异论，元帝力排众说，奋乎独见，下诏废之，人颂其德。故其诏曰：“议者以弃朱崖羞威不行，夫通于时变，即忧万民之饥餓，危孰大焉。且宗庙之祭，凶年不备，况乎避不嫌之辱哉？”臣以为类于灵武也，必以失地为言，即燕蓟八州，河湟五郡，所失多矣，何必此为？

臣窃惟太祖命姚内斌领庆州，董遵诲领环州，统兵裁五六千，悉付以阃外之事，士卒效命，疆场晏然，朝廷无旰食之忧，疆场无羽书之警。臣乞选将临边，赐给廩赋，资以策略，许以便宜而行。傥寇扰内属，挠之以劲兵，示之以大信，怀荒振远，谕以赏格，彼则奔溃众叛，安能与大邦为敌哉？若欲谋成庙堂，功在漏刻，臣以为彼众方黠，积财犹丰，未可以岁月破也。直须弃灵州，保环庆，然后以计困之尔。如臣之策，得骁将数人，提锐兵一二万，给数县赋以资所用，令分守边城，则寇可就擒，而朝廷得以无虞矣。

景德初，以家贫，乞典郡江左，诏令知通进、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。时以吏部铨主事前宜黄簿王太冲为大理评事，亿以丞吏之贱，不宜任清秩，即封诏还。未几，太冲补外。俄判史馆，会修《册府元龟》，亿与王钦若同总其事。其序次体制，皆亿所定，群僚分撰篇序，诏经亿审定方用之。三年，召为翰林学士，又同修国史，凡变例多出亿手。大中祥符初，加兵部员外郎、户部郎中。

五年，以疾在告，遣中使致太医视之，亿拜章谢，上作诗批纸尾，有“副予前席待名贤”之句。以久疾，求解近职，优诏不许，但权免朝直。亿刚介寡合，在书局，唯与李维、路振、刁衍、陈越、刘筠辈厚善。当时文士，咸赖其题品，或被贬议者，退多怨诽。王钦若骤贵，亿素薄其人，钦若衔之，屡抉其

失；陈彭年方以文史售进，忌亿名出其右，相与毁訾。上素重亿，皆不惑其说。亿有别墅在阳翟，亿母往视之，因得疾，请归省，不待报而行。上亲减药剂，加金帛以赐。亿素体羸，至是，以病闻，请解官。有嗾宪官劾亿不俟命而去，授太常少卿，分司西京，许就所居养疗。尝作《君可思赋》，以抒忠愤。《册府元龟》成，进秩秘书监。

七年，病愈，起知汝州。会加上玉皇圣号，表求陪预，即代还，以为参详仪制副使，知礼仪院，判秘阁、太常寺。天禧二年冬，拜工部侍郎。明年，权同知贡举，坐考较差谬，降授秘书监。丁内艰，属行郊礼，以亿典司礼乐，未卒哭，起复工部侍郎，令视事。四年，复为翰林学士，受诏注释御集，又兼史馆修撰、判馆事，权景灵宫副使。十二月，卒，年四十七。录其子紘为太常寺奉礼郎。

亿天性颖悟，自幼及终，不离翰墨。文格雄健，才思敏捷，略不凝滞，对客谈笑，挥翰不辍。精密有规裁，善细字起草，一幅数千言，不加点窜，当时学者，翕然宗之。而博览强记，尤长典章制度，时多取正。喜诲诱后进，以成名者甚众。人有片辞可纪，必为讽诵。手集当世之述作，为《笔苑时文录》数十篇。重交游，性耿介，尚名节。多周给亲友，故廩禄亦随而尽。留心释典禅观之学，所著《括苍武夷颖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》等集、《内外制》、《刀笔》，共一百九十四卷。弟倚，景德中举进士，得第三等及第；以亿故，升为第二等。亿无子，以从子紘为后。弟伟。

伟字子奇，幼学于亿。天禧元年献颂，召试学士院，赐进士及第。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衢州龙游县，再补蕲州录事参军，国子监荐为直讲。驸马都尉李遵勖守澶州，辟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。迁大理寺丞、知河间县，再迁太常博士。用近臣荐，

为集贤校理、通判单州。会巡检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余人，谋杀巡检使，入鼓角门，州将不敢出。伟挺身往问曰：“若属何为而反？”俱曰：“将有诉于州，非反也。”伟曰：“持兵来，非反而何？若属皆有父母妻子，以一朝忿而欲鱼肉之乎？”悉令投兵，坐籍首恶得十余人，斩之。徙知祥符县、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，权开封府判官，又判三司开拆司，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、同修起居注。

伟清慎，无治剧才，常秉小笏以朝。知制诰缺。中书以伟名进。仁宗曰：“此非秉小笏者邪？”遂命知制诰，权谏院。尝曰：“谏臣宜陈列大事，细故何足论。”然当时讥其亡补。迁刑部郎中，为翰林学士。祀明堂，迁右司郎中、判太常寺，为群牧使兼侍读学士，进中书舍人。卒，赠尚书礼部侍郎。

纮字望之，以荫历官知鄞县。鄞滨海，恶少贩鱼盐者，群居洲岛，或掠商人财物入海，吏不能禁。纮至，设方略，使识者质恶少船，及归，始给还，且戒谕之，由是不敢为盗。以亿文献，赐进士出身。通判越州，知筠州，提点江东刑狱，除转运、按察使。江东饥，纮开义仓赈之，吏持不可。纮曰：“义仓，为民也，稍稽，人将殍矣。”

纮御下急，常曰：“不法之人不可贷。去之，止不利一家尔，岂可使郡邑千万家俱受害邪？”闻者望风解去，或过期不敢之官。与王鼎、王绰号“江东三虎”。坐降知衡州，徙越州。为荆南转运使，徙福建，不赴，知湖州，复为江东转运使。官至太常少卿，卒。纮性严，虽家居，儿女不敢妄言笑。聚书数万卷，手抄事实，名《窥豹篇》。

晁迥，字明远，世为澶州清丰人，自其父仵，始徙家彭门。迥举进士，为大理评事，历知岳州录事参军，改将作监丞，稍迁殿中丞。坐失入囚死罪，夺二官。复将作丞，监徐、婺二州

税，迁太常丞。真宗即位，用宰相吕端、参知政事李沆荐，擢右正言、直史馆。献《咸平新书》五十篇，又献《理枢》一篇。召试，除右司谏、知制诰，判尚书刑部。

帝北征，雍王元份留守京师，加右谏议大夫，为判官，进翰林学士。未几，知审官院，为明德、章穆二园陵礼仪使，同修国史。知大中祥符元年贡举。封泰山，祀汾阴，同太常详定仪注，累迁尚书工部侍郎。使契丹，还，奏《北庭记》，加史馆修撰、知通进银台司。献《玉清昭应宫颂》，其子宗操继上《景灵宫庆成歌》。帝曰：“迥父子同献歌颂，搢绅间美事也。”

史成，擢刑部侍郎，进承旨。时朝廷方修礼文之事，诏令多出迥手。尝夜召对，帝令内侍持烛送归院。方盛暑，为蠲宿直，令三五日至院；迥辞以非故事，乃听俟秋还直。迁兵部侍郎，请分司西京，特拜工部尚书、集贤院学士、判西京留司御史台。赐一子官河南，以就养。

仁宗即位，迁礼部尚书。居台六年，累章请老，以太子少保致仕，给全俸，岁时赐贲如学士。天圣中，迥年八十一，召宴太清楼，免舞蹈。子宗悫为知制诰，侍从同预宴。迥坐御史中丞之南，与宰臣同赐御飞白大字。既罢，所以宠贲者甚厚，进太子少傅。后复召对延和殿，帝访以《洪范》雨 易之应。对曰：“比年变灾荐臻，此天所以警陛下。愿陛下修饬王事，以当天心，庶几转乱而为祥也。”既而献《斧宸》、《慎刑箴》，《大顺》、《审刑》、《无尽灯颂》，凡五篇。及感疾，绝人事，屏医药，具冠服而卒，年八十四。罢朝一日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元。

迥善吐纳养生之术，通释老书，以经传傅致，为一家之说。性乐易宽简，服道履正，虽贵势无所屈，历官临事，未尝挟情害物。真宗数称其好学长者。杨亿尝谓迥所作书命无过褻，得

代言之体。喜质正经史疑义，摭括字类。有以术命语迥，迥曰：“自然之分，天命也。乐天不忧，知命也。推理安常，委命也。何必逆计未然乎？”所著《翰林集》三十卷，《道院集》十五卷，《法藏碎金录》十卷，《耆智余书》、《随因纪述》、《昭德新编》各三卷。子宗恚。

宗恚字世良，以父荫为秘书省校书郎。屡献歌颂，召试，赐进士及第。又除馆阁校勘，三迁大理寺丞、集贤校理兼注释御集检阅官。迥领西台，宗恚求便养，通判许州。仁宗即位，迁殿中丞、同修起居注。天圣中，百官转对，宗恚请减上供，垦闲田，择狱官，令监司举县令。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宋绶尝谓：“自唐以来，唯杨于陵身见其子嗣复继掌书命，今始有晁氏焉。”父忧，夺丧，管勾会灵观，入翰林为学士。母亡，又起复，兼龙图阁学士、权发遣开封府事，辨雪疑狱有能名。

元昊反，关中久宿师，以宗恚安抚陕西，与夏竦议攻守策。未还，道拜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。会朝廷以金饰胡床及金汲器赐唃廝罗，宗恚曰：“仲叔于奚辞邑请繁缨，孔子曰：‘不如多与之邑。’繁缨，诸侯之马饰，犹不可与陪臣，况以乘舆之器赐外臣乎？必欲优其礼，不若加赐金帛。”后从帝郊祠感疾，数求罢，除资政殿学士、给事中。数日，卒。赠工部尚书，谥文庄。

宗恚性敦厚，事父母孝，笃于故旧，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。在翰林，一夕草将相五制，褒扬训戒，人得所宜。尝密诏访边策，陈七事，颇施用之。

刘筠，字子仪，大名人。举进士，为馆陶县尉。还，会诏知制诰杨亿试选人校太清楼书，擢筠第一，以大理评事为秘阁校理。真宗北巡，命知大名府观察判官事。自边鄙罢兵，国家

闲暇，帝垂意篇籍，始集诸儒考论文章，为一代之典。筠预修图经及《册府元龟》，推为精敏。真宗将祀汾睢，屡得嘉奖，召筠及监察御史陈从易崇和殿赋歌诗，帝数称善。车驾西巡，又命筠纂土训。是时四方献符瑞，天子方兴礼文之事，筠数上赋颂。及《册府元龟》成，进左正言、直史馆、修起居注。尝属疾，予告满，辄再予，积二百日，每诏续其奉。

迁左司谏、知制诰，加史馆修撰，出知邓州，徙陈州。还，纠察在京刑狱，知贡举，迁尚书兵部员外郎。复请邓州，未行，进翰林学士。初，筠尝草丁谓与李迪罢相制，既而谓复留，令别草制，筠不奉诏，乃更召晏殊。筠自院出，遇殊枢密院南门，殊侧面而过，不敢揖，盖内有所愧也。帝久疾，谓浸擅权，筠曰：“奸人用事，安可一日居此。”请补外，以右谏议大夫知庐州。

仁宗即位，迁给事中，复召为翰林学士。逾月，拜御史中丞。先是，三院御史言事，皆先白中丞。筠榜台中，御史自言事，毋白丞杂。知天圣二年贡举，数以疾告，进尚书礼部侍郎、枢密直学士、知颍州。召还，复知贡举，进翰林学士承旨兼龙图阁直学士、同修国史、判尚书都省。祀南郊，为礼仪使，请宿斋太庙日，罢朝飨玉清昭应宫，俟礼成，备銮驾恭谢。从之。筠素爱庐江，遂筑室城中，构阁藏前后所赐书，帝飞白书曰“真宗圣文秘奉之阁”。再知庐州，营冢墓，作棺，自为铭刻之。既病，徙于书阁，卒。

筠，景德以来，居文翰之选，其文辞善对偶，尤工为诗。初为杨亿所识拔，后遂与齐名，时号“杨刘”。凡三入禁林，又三典贡部，以策论升降天下士，自筠始。性不苟合，遇事明达，而其治尚简严。然晚为阳翟同姓富人奏求恩泽，清议少之。著《册府应言》、《荣遇》、《禁林》、《肥川》、《中司》、《汝阴》、

《三入玉堂》凡七集。一子蚤卒，田庐没官。包拯少时，颇为筠所知。及拯显，奏其族子为后，又请还所没田庐云。

薛映，字景阳，唐中书令元超八世孙，后家于蜀。父允中，事孟氏为给事中。归朝，为尚书都官郎中。映进士及第，授大理评事，历通判绵、宋、升州，累迁太常丞。王化基荐为监察御史、知开封县。太宗召对，为江南转运使，改左正言、直昭文馆，为江、淮、两浙茶盐制置副使。改京东转运使，徙河东，兼河西随军。求便亲，知相州。再领漕京东，积迁尚书礼部郎中，擢知制诰，权判吏部流内铨兼制置群牧使。同梁颙安抚河北，还，权判度支。

映以右谏议大夫知杭州。映临决蜂锐，庭无留事。转运使姚铉移属州：“当直司毋得辄断徒以上罪。”映即奏：“徒、流、笞、杖，自有科条，苟情状明白，何必系狱，以累和气。请诏天下，凡徒流罪于长吏前对辨，无所异，听遣决之。”朝廷施用其言。与铉既不协，遂发铉纳部内女口及鬻铜器抑取其直，又广市绫罗不输税。真宗遣御史台推勘官储拱劾铉，得实，贬连州文学。映坐尝召人取告铉状，当赎金，帝特赏之。

在杭五年，入知通进、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。封泰山，为东京留守判官，迁给事中、勾当三班院，出知河南府。祀汾阴还，驻蹕西京，以映有治状，赐御书嘉奖。

迁尚书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、判尚书都省，进枢密直学士、知升州。建言：“州以牛赋民出租，牛死，租不得蠲。”帝览章矍然，曰：“此朝廷岂知邪？”因令诸州条奏，悉蠲之。顷之，纠察在京刑狱，再判都省。历尚书左丞、知扬州。徙并州，又徙永兴军，拜工部尚书兼御史中丞。仁宗即位，迁礼部，再为集贤院学士、判院事、知曹州，分司南京。卒，赠右仆射，谥文恭。

映好学有文，该览强记，善笔札，章奏尺牋，下笔立成。为治严明，吏不能欺。每五鼓冠带，黎明据案决事，虽寒暑，无一日异也。子耀卿秘阁校理，孙绅直龙图阁。

论曰：自唐末词气浸敝，迄于五季甚矣。先民有言：“政厯土裂，大音不完，必混一而后振。”宋一海内，文治日起。杨亿首以辞章擅天下，为时所宗，盖其清忠鲠亮之气，未卒大施，悉发于言，宜乎雄伟而浩博也。刘筠后出，能与齐名，气象似尔，至于文体之今古，时习使然，遑暇议是哉。晁迥宽易，与物无忤，父子先后典书命，称为名臣。薛映学艺、吏术俱优，而挟忿以挟人之私，君子病之。